
武俠世界
第31年
48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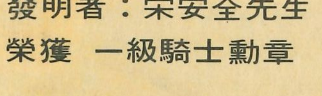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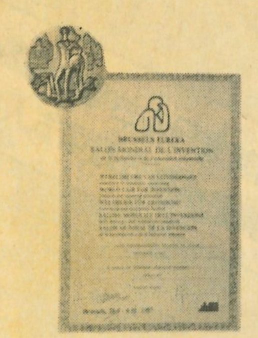
強力生髮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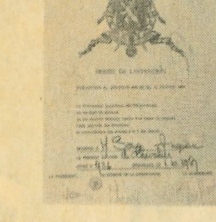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代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　華　牌

振華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為，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為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值此新春佳節，本刊同人恭祝各位讀者新春快樂！萬事如意！本期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的精選作品「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擒兇記」，名追捕手蕭原連番遇襲，險死還生，懷疑是曾被他緝捕歸案的惡狗胡猛所爲，於是聯同蘇泉找尋胡猛，結果發現「兩頭蛇」張光包庇他，隨後更發現軍火庫失去大批軍火，蕭原義助偵緝隊偵查此案，可惜此案的知情者一一遭人滅口，最後却因蕭原拘捕了女賊陳細妹，而獲得重要線索……本故事情節離奇曲折，陰謀陷阱，觸目皆是，且看機智、勇敢的蕭原如何把兇手緝捕歸案！

*　　　*　　　*

今期另一新篇「地煞天魔起風雲」乃石中蓮所著，故事題材新穎，構思獨特，筆法清新脫俗，佳節期間得睹此一佳作，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新作「小乞俠傳奇故事」之「乞俠丐仙」，故事情節神奇詭異，有緊張激烈的打鬥場面，更有行俠仗義、樂意助人的動人情節，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8期
（總號15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八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天之驕子—
月見草
油丸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胆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應用範圍：
降脂、降胆固醇，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特應性濕疹，月經周期前綜合症，酒精中毒等。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文　可飛・圖

擒兇記



連番遇襲

大清早，有一個中年人在蕭原所住的那座房屋前大呼小叫，驚動了居住在那條街道上的所有居民，紛紛走出屋外觀看。

那個中年人手舞足動地在街道上邊走邊大叫：「蕭原，你出來，我要殺死你！要你償命！」

蕭原在這條街道上雖然住了三四年，由於他經常外出去追捕那些被通緝的罪犯，在家的時間不多，加上他不喜應酬左鄰右里，因此，附近的居民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姓名。

當然，有些人是見過他的。

那人不停地大叫，揮舞着雙手，從街頭走到街尾，又從街尾走到街頭。

最初，那些居民只是站在門口觀看，恐怕那人發起瘋來，會對他們不利。當那個中年人走了兩個來回後，那些居民漸漸膽壯起來，有幾個頑皮的孩童還跟在那中年人的身後，漸漸地，甚至大人也跟着，不一會，那人的周圍滿是人，像看猴子戲一樣的指點笑謔。

幸而，那人的舉動雖然像個瘋子，却沒有理會跟在他身前身後的大人小孩，否則，準會嚇得那些大人小孩雞飛狗走。

死裡逃生

蕭原自睡夢中被喧叫聲驚醒，由於睡意仍濃，所以，沒有理會外面的喧叫，身子往裏一個翻側，繼續睡覺。

平時，這個時候他已經起床了。由於昨晚與幾個朋友喝酒，不知不覺喝到半夜，他還差點喝醉，所以，他才會睡到這個時候還未起床。

喧叫聲不斷傳進來，令他無法再睡下去，但他仍然不想起床。

他的腦袋昏昏沌沌的，眼皮沉重如鉛，他不想起床，翻了個身，乾脆扯起被子，將頭蒙住。

突然間，他一手將蒙在頭上的被子扯下來，霍然坐起！

原來，他在用被子蒙頭的刹那，驀地聽到一聲：「蕭原……你滾出來……償命！」這句嘶叫的話聲傳入他耳中，恍似在他耳邊響起一聲焦雷，震得他從昏沌的睡意中完全清醒過來！

「蕭原，你這個烏龜王八蛋，出來啊……」這一次，蕭原聽得清清楚楚。

是甚麼人在外面大呼小叫的要找我算賬？

蕭原雙眼大睜，甩甩腦袋，立刻下床往外走。

在下床的時候，他已順手將放在枕邊的那柄匣子槍插在褲頭上。

隨着那一聲嘶叫，跟着是一陣起哄與喧笑聲，蕭原隱隱聽到起哄聲中有「瘋子，瘋子」的叫聲，他心裏一陣奇怪，在外面叫嚷的莫非是個瘋子？他怎會叫我的姓名？邊想邊急往外走。

走到門前，外面的叫嚷聲及喧叫起哄聲直傳進來：「殺人償命，蕭原，你這個狗賊，快出來！」跟着是一陣哄笑聲。

他怒氣沖沖地一把將門推開，一步踏出門外。

目光一掃，他立刻看到一個中年人在街道的另一端手舞足動地，嘴角滿是白沫，在這邊走過來，在他的身前身後，跟着一大羣人——大人與孩童，兩邊的門前，則站滿了看熱鬧的人——大多數是老人與婦女。

「蕭原，你再不出來，我將你的狗窩踩平，將你從狗洞中揪出來！」那人又叫嚷起來。

蕭原細看那人，並不認識他，心裏奇道：「那人看上去有點瘋瘋癲癲的，我根本不認識他，他怎會在這裏大呼小叫，指名道姓找我晦氣？」

驀地，他心頭一動，手往身上的匣子槍一摸，同時急往門內退入！

就在這刹那，驟然響起四五下槍聲！

蕭原在槍聲響起的刹那，半身疾轉，閃向左邊的門後。

「砰砰」兩下激掠擊連續在他的鼻尖及膀側嘯掠過，蕭原陡覺那兩處地方火灼般劇痛。

蕭原却毫不理會那兩處傷痛，頭往門邊一探，搜索那個向他開槍射擊的人，但却一無發現。

原來，在槍聲乍響後，滿街的人都被嚇得大呼小叫的四散驚走，一時間，街道上像亂了套的馬羣般，盡是驚慌走避的大人小孩，根本就看不清楚誰是誰。

那個「瘋子」也雜在驚走的人羣中慌惶奔走。

在如此混亂的場面，要找出那個開槍的襲擊者，有如大海撈針。

蕭原咬着牙，忍着痛，手上的匣子槍握得緊緊的，陡地身子一弓，從門邊往屋外衝出去。

他冒險衝出外面，是要追那個「瘋子」。

眼前的情形最明白不過，那個「瘋子」在街上大呼小叫，無非是要引他露面，那個襲擊者則早已匿在附近——極有可能混在看熱鬧的人羣中，他一露面，那個襲擊者便向他開槍射擊。絕無疑問，那個「瘋子」是餌，誘他這條大魚上釣！

只要捉到那個「瘋子」，就有可能查出那個襲擊他的人是誰。

蕭原衝出門外，從街頭那邊望去，却看不到那個「瘋子」。

但他仍然弓着身，箭一樣的往街頭那邊奔去。

無論如何，也要捉到那個瘋子。

——那是唯一的線索。

他這麼做，是冒了很大危險的，那個襲擊他的人若是仍匿在附近，那就極有機會射殺蕭原。

幸好，那個伏擊者似乎已經溜走

了，蕭原沒有再遭到槍擊。

不過，蕭原仍然躲躲閃閃地往前奔跑，驀地，他發現那個「瘋子」正奔出街口，忙大喝一聲：「喂，不要跑，站住！」

這時候，在街上奔走的人只剩下幾個，大部份的人都已經避進各自的屋子內，那個瘋子及幾個仍在倉惶奔走的人，並沒有理會蕭原那一聲大喝。

雖然只有那麼幾個人，但誰也不知道他喝叫誰人停下來，所以，沒有人理會他的喝叫。

情急之下，蕭原朝天開了一槍。

那一槍比他的喝叫聲奏效，那個「瘋子」以及其他幾個奔跑的人被嚇得趴下的趴下，找地方躲避的忙躲避，全都不敢再跑。

那個「瘋子」就趴在街口的地上。

從他的反應，蕭原看出那個「瘋子」不是瘋癲的。

因為，一個瘋癲的人，對於危險，決不會有那麼敏捷的反應。

蕭原幾步衝到那個「瘋子」的身前，一脚踏在他的身上，厲聲喝道：「別動，動一動，我一槍轟爆你的腦袋！」

那個「瘋子」出於本能，掙扎了一下，但當他扭頭往上看到蕭原手上的槍正對準他的腦袋時，他立刻嚇得抖顫了一下，全身發僵，動也不敢再動一下。「你……幹麼……捉……住我？」

蕭原惡狠狠地一把將他的左手反扭過來。「快說，你是誰？」

那人惶恐地道：「我……叫田錦……」

「田錦？」蕭原從未聽聞過這個姓名。「你知道我是誰麼？」

那人扭着頭，驚恐地瞧了蕭原一眼。「我……不認識你。」

「那你剛才為何在街上大呼小叫，要找我算賬？」蕭原厲視着田錦。

田錦渾身一顫，驚恐地看了蕭原一眼：「你就是……蕭原？」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快說，你為何要找我算賬？」

田錦慌忙道：「我根本不認識你……老兄，你輕一點好麼？我的手快要被你扭斷了……我不過受人指使……大呼小叫……我不知道……那個人會用槍對付你。」

蕭原心頭急跳一下，急忙問：「那個人是誰？」稍為放鬆了扭着田錦的手。

田錦鬆了口氣，急急道：「我不認識那個人。」

「你不認識那個人？」蕭原馬上用力一扭田錦的左手，痛得田錦半邊身側起來，一張臉扭曲。

「我眞的不認識那個人呀！」田錦痛叫。

「不認識？那你為何替那個人做事？」蕭原惡狠狠地直瞪着田錦。「你騙我？」

田錦痛得雪雪呼痛。「他給我三個大洋……酬勞，我……管他是甚麼人，當然替他做事啊……何況，不過是在街上大呼小叫，要是不幹，那才是傻瓜！」

「三個大洋？」蕭原怔了一下，「那個人怎會找上你的？」

「你輕一點成嗎？」田錦啞着聲道：「痛死人了。」

蕭原哼了一聲，放鬆一點。

田錦噓口氣。「我在馬路口那家正心茶居門前擺賣南乳花生，今早，我剛喝過早茶，準備擺檔，那個人找上我，先買了一包南乳花生，跟着和我搭訕，說了幾句話後，那人忽然說，我若是替他做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便可以賺到三個大洋……三個大洋，有時候，我賣一個月花生也賺不到三個大洋……一下子能夠賺到三個大洋，而且只是在街上大呼小叫這麼容易賺的錢，任何人也不會推却，那裏想到，那個人是要我將你引出來……開槍……殺你。」

「你眞的不認識那個人？」蕭原厲聲問。

「我眞的不認識那個人。」田錦道：「那人不似是城裏人，帶有一點鄉音。」

「那個地方的鄉音？」

「這……我聽不出……」田錦眨着眼。「老兄，我眞的聽不出……那人……是甚麼地方的鄉音。」

「那人有多大年紀？」

「約三十出頭。」

「相貌呢？」

田錦眨着眼想了一會，才道：「國字口面，下巴的鬍渣子又粗又密……鼻子很大，左邊有一隻爆牙，兩眼很……精，老兄，我只記得這些。」

「高矮呢？」

「與普通人差不多高矮，很壯健。」田錦邊想邊說。

「起來吧。」蕭原放開扭着田錦的手，移開踏在他背上的脚，退開一步。

田錦如獲大赦，透了口大氣，站起來。

蕭原剛想說話，一聲呼喝及一陣急驟的奔跑聲傳來，忙抬眼往左邊的大街望去，只見一隊士兵荷槍急奔而來。

蕭原一眼認出領頭的那一個是保安大隊的小隊長李貴來，忙揚手叫道：「李隊長！」

李貴來應了一聲。「蕭老兄，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想殺我！」蕭原高聲道。

「你沒有事吧？」李貴來一句話才說完，已奔到蕭原的身前，當他一眼看到蕭原的鼻尖及臂膀有殷紅的鮮血，失聲驚叫：「你受傷了！」

蕭原故作輕鬆地一笑：「只是擦損了皮膚，沒事的。」

「甚麼人向你開槍？」李貴來的目

光落在一臉驚色的田錦。「是他？」

田錦慌惶道：「長官……不是我，我沒有向他開槍。」

蕭原不想因為這件事，令到田錦惹上麻煩，雖然是他引他出來的，但他是受人利用，說得上是無辜的，那何苦令他被拉回隊部盤問一番，所以，他馬上接口道：「李隊長，不關他的事，他走避時跌倒，我扶他起來。」

田錦做夢也想不到，蕭原會為他開脫，他不由愕了一下，跟着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欲言又止。

「你叫甚麼名字？住在那裏？」李貴來仍然盯着田錦。

田錦慌忙道：「長官，我叫田錦，住在桂花巷，平日在馬路口的正心茶居旁擺賣花生。」

「還不快走！」李貴來瞪了田錦一眼。

田錦慌不迭往馬路口那邊走去。

「長官，我馬上走。」一句話未說完，已走出丈遠。

「蕭老兄，看見是甚麼人槍擊你嗎？」李貴來問。

「我才走出屋外，便遭到襲擊，一連串槍火向我掃射過來，接着，街上的人狼奔豕突，根本無法找到那個傢伙的所在，你說，在那種情形下，那個兇手一擊不中，還會不會留下來不走？」

李貴來想了一下，看着蕭原。「蕭老兄，那個襲擊你的人今次沒得手，他可能會再找機會向你下手的。」

蕭原笑笑。「這一次那傢伙在我毫無所覺的情形下射不死我，以後，他很難殺死我。」

「蕭老兄，發生了這種事，你一定要跟我回隊部走一趟，要不，兄弟很難交代。」李貴來以商量的口吻對蕭原說。

蕭原爽快地道：「李隊長，你放心，我一定跟你回隊部走一趟。不過，我要先回家洗個臉，才跟你回隊部。」

「成！成！」李貴來迭聲說。接着，他對手下道：「快到附近一帶搜索一下！」

那一隊士兵立刻散開來，在附近一帶的街巷搜查。

李貴來下令手下士兵在附近搜查，不過是例行公事。

* * *

蕭原想遍了，也想不出，有誰會向他下殺手，要殺他。

那並不是說，他一個仇家也沒有。

相反，他的仇家多的是——他相信所有被他緝捕歸案的匪徒，都對他恨之入骨，欲殺他而後快，那麼多的仇家，他當然不可能想得到襲擊他的人是誰。

說實話，他自己也記不清楚，曾有多少匪徒被他送入監獄。

既然想不到是甚麼人要殺他，他只好小心提防，走在路上也不敢大意。

從隊部走出來，看看已快近午，蕭原決定到附近的茶居吃飯。

他向一家叫得如的茶居走去。

得如茶居樓高兩層，蕭原經常來光顧，說得上是老主顧。

得如茶居也是南寧城內有數的幾間大茶居之一。

走過前面的一個巷口，便是得如茶居。

蕭原走過那個巷口的時候，不免加倍小心，幸好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他走到得如茶居前，兩眼飛快地往行走的路人掃了一眼，才走進茶居。

「蕭原！」突然在他背後，來路那面，傳來一聲急叫。

叫聲入耳，蕭原心頭劇跳，疾忙一矮身，右手摸在腰間的槍柄上，同時扭頭回望。

附近的路人驟然看到蕭原那個樣子，都奇怪地停下脚步看着他。

蕭原自然不會理會那些感到奇怪的路人，此刻，最要緊的是自己的生命。

當他一眼看清楚那個呼叫他的人後，頓時鬆了一口大氣，立刻直起身。

剛才，他虛驚一場。

那個呼叫他的人並不是今早襲擊他的人，而是他的一個朋友！

「蘇泉，是你！」他轉過身，看着從來路急步走來的那個人。

蘇泉含着笑，詫異地瞧着蕭原。「蕭原，你剛才怎麼了？我叫你，你怎麼突然蹲下去？」

蕭原笑一下，待蘇泉走到他的面前，才說：「我剛才突然蹲下，是以為有人會……襲擊我。」

蘇泉吃驚地睜大眼。「蕭原，有人曾經襲擊你？」

蕭原點點頭。「就在今天早上，我家門前！」

蘇泉吸口氣，疾聲道：「有這種事？我沒有聽聞啊！」

蕭原透口氣：「大概沒有死了人，所以傳得沒有那麼快。」

「知道是甚麼人幹的嗎？」蘇泉問。

「根本就看不見那個襲擊我的人，怎知道他是誰！」蕭原忽然對蘇泉道：「你不是來找我吧？」

蘇泉點點頭，正想說話，蕭原却一拉他的衣袖：「進去坐下再說吧。」

蘇泉點點頭，與蕭原走進得如茶居內。

在靠墻角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待伙計泡了一壺茶送上來，退開去，蘇泉急不及待地道：「蕭原，你知道胡猛出來了麼？」

蕭原正在替蘇泉斟茶，聽聞之下，不由窒了一窒。「你說的可是惡狗胡猛？」

「就是他。」蘇泉用力點一下頭。

蕭原將茶壺放在枱面上，驚詫地道：「惡狗胡猛不是被判了三十年監的麼？」

「嗯！」蘇泉又點一下頭。

「他不過坐了五年多六年的監，起碼還要坐二十年，怎麼會放出來？」蕭原不大相信。

原來，惡狗胡猛是蕭原與一個叫李華的追捕手於五年多前合力緝捕歸案的，由於他在梧州犯案，所以，判了刑後，便被關在梧州監獄內。

「蕭原，最初我也不大相信，」蘇泉道：「但告訴我的張安年說，他在南寧城內，看到惡狗胡猛。」

蘇泉口中的張安年，與蕭原是「同行」，也是一個追捕手，蕭原認識他，但不太熟。

蘇泉也是一個追捕手，但名氣卻比不上蕭原，不過，他與蕭原是好朋友。

「阿張見過胡猛？」蕭原雙眼一睜。「甚麼時候見過他？」

「四天前。」蘇泉道：「我昨晚遇到他，與他喝酒時，他告訴我的，並要我轉告你，要你小心。」

蕭原吸口氣：「他怎會只坐了五六年監便放出來？」

「這要問他才知道了。」蘇泉喝口茶：「說不定，其中有古怪，又或是，他是偷走出來的。」一頓，又道：「胡猛這隻惡狗突然來南寧，而你又莫名其妙地遭到襲擊，說不定其中有關連。」

「嗯！」蕭原點一下頭。「他沒有可能是逃出來的，要不，他怎敢在這裏露面？」

蘇泉同意蕭原的看法。「你說得對，他要是逃出來，梧州方面早已發下通緝他的公文，他不逃得遠遠的才怪。」

「阿張有告訴你，在甚麼地方見到惡狗胡猛嗎？」

「他說，是在大馬路的高昇樓見到惡狗胡猛。」蘇泉道。「最初，他以爲認錯人，看清楚，確是他，與當年那張緝捕公文上繪畫的圖像沒有多少改變，最好認的是，他那個狗鼻頭上長着的那顆黑痣。」

「阿張可有說，他當時與甚麼人在一起？」

「有。」蘇泉道：「阿張說，胡猛當時與兩個漢子在一起喝茶。」

「阿張認識那兩個人嗎？」

蘇泉搖搖頭。

「你知道阿張住在那裏嗎？」

「知道。」蘇泉道。「你想去找他？」

蕭原點點頭。

「他今天大清早便回鄉了，」蘇泉道。「他有一個兄弟結婚，要回鄉喝喜酒。」接着又道：「要不是昨天晚上遇到我，他打算延遲一天才回鄉，希望可以找到你，將消息告知。」

「日後見到他，要多謝他的一番好意。」蕭原由衷地道。

「蕭原，你打算怎樣應付這隻惡狗？」蘇泉問。

「儘快找到胡猛這隻惡狗，看看他是否來找我報仇！」蕭原握拳道。

「嗯，我也是這個想法。」蘇泉道。「蕭原，若要我幫忙，只管開口。」

蕭原笑笑道：「胡猛這隻惡狗，我一個人對付得了。蘇泉，謝謝你的好意。」

「客氣甚麼。」蘇泉道：「反正這些日子我都是游手好閒。」

「聽說你在上個月，緝捕了龍山縣懸賞緝拿的悍匪廖大雄。」蕭原替蘇泉斟酒。

他們要的酒菜，早已送上了。

蘇泉笑笑。「蕭原，與你相比，我差多了。」

「來，別只顧說話，喝酒。」蕭原舉起杯子。

蘇泉忙拿起酒杯，與蕭原碰了一下，兩人一口將杯中的酒喝光。

* * *

蕭原與蘇泉走出得如茶居，互相道別一聲，驀地，附近的路人爭相走避，兩人警覺的時候，已見一個人舞動手上的一把柴刀，撲向蕭原。

蘇泉驚叫一聲，「蕭原，小心！」撲向那個漢子。

蕭原是側背着那個撲過來的人，所以，他發覺得比蘇泉遲，待他扭頭瞥到那個撲來的漢子時，那人手上的刀已險險地斬下他的肩背側。

驚慌走避的路人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蕭原也暗吃一驚，就在刀鋒沾上他肩背側上的刹那，他的身形疾快地往後閃縮了一下。

「颼」地一聲，刀鋒貼着他的肩衣斬下去，蕭原感覺到刀鋒過處，寒颼颼的，頓起雞皮疙瘩。

那個漢子忽然發出一聲嚎叫，身形一歪，斜跌開去。

原來，是蘇泉飛起一脚，踢在他的腰腹上。

蕭原的反應及動作快疾無倫，身子一欺，一拳擊在那人握刀的臂肘上。

那漢子手臂一震，嚎叫一聲，手上的刀掉落地上。

人影一閃，蘇泉朝那漢子的身上連擊四五拳。

那漢子怪叫連聲，跌倒在地上。

但他馬上又跳起來，怪吼聲中，虎撲向蘇泉。

蘇泉料不到那漢子如此勇悍，急忙往旁閃跳，但仍然被那漢子撞中腰側，打了個半轉，幾乎跌倒。

蕭原在旁覷得準確，一脚猛踹在那漢子的股側上。

那漢子怪叫一聲，被踹得斜撲前去，一個餓狗搶屎，撲跌在地上。

蘇泉身子半轉，撲落那人身上。

那人奮力掙扎，蘇泉竟然壓不住那傢伙，被他掀翻落地。

那漢子一個翻身，撲落蘇泉的身上，張口便咬。

蘇泉痛得張口大叫。

原來，那漢子一口咬在他的右臂膀上！

蕭原在兩人糾纏時，一時間無從下手對付那漢子，眼見蘇泉被咬得大叫，急忙搶前一步，一掌擊向那人的後頸。

那人悶叫一聲，昏了過去，但仍然死口咬着蘇泉的手臂不放。

蕭原只好揑開那漢子的牙關，蘇泉才脫出那漢子的噬咬。

他憤怒地一拳將那漢子從他身上擊翻落地。

蕭原伸手將他拉起來，發覺他額上滿是冷汗，可知那漢子咬得他很痛。

蘇泉的臉肉抽搐了一下，噓口大氣，憤憤地又踢了地上那漢子一脚。

「蘇泉，快捋起衣袖看看。」蕭原關切地伸手去捋蘇泉的衣袖。

蘇泉咬着牙，邊捋起衣袖，邊狠狠地道：「他媽的一隻瘋狗！」

將衣袖捋起後，只見臂膀上有兩排深深的牙齒印，有血滲出來。

那些路人看見蘇泉臂膀上的牙齒印，莫不驚叫出聲。

那牙齒印確是很深，深得教人看了打從心裏打冷顫。

蕭原馬上從身上拿出隨身帶備的刀傷葯，替蘇泉敷上，蘇泉感到劇痛頓減。

「蕭原，看看那傢伙是甚麼人？」蘇泉噓口大氣。

蕭原在遇襲的刹那，以爲又是今天早上向他開槍射擊的那個人，他在閃過那一刀的刹那，右手已摸在腰間的槍柄上，及至一眼看到那人雙眼射出青光，手上拿的是刀而不是槍，他才放開摸在槍柄上的手。

他斷定那漢子不是今早向他放冷槍的襲擊者。

他懷疑那人是個瘋子。

一脚踏在那漢子的身上，蕭原將那人的頭扳轉過來，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他不認識的。

他扭頭瞧着蘇泉。「你認識他嗎？」

蘇泉搖搖頭，晦氣地道：「不知從那裏竄出來的瘋狗，被他咬了一口！」

「老兄，他確實是一個瘋子。」圍觀的人中，有人接口說。

蕭原馬上瞧着那人。「兄台，你認識他？」

說話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就住在我家那條巷子的後面，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瘋子，每一次神經病發，都會追人來打，但從未試過用刀斬人，這一次，他怎會用刀斬人的？」

圍觀的人中，有幾個附和那中年人的話。

蕭原掃了那幾個人一眼，才問那中年人。「他叫甚麼名字？」

「他本來姓何，名叫鑑榮，由於他不時會發瘋，附近的人都叫他傻榮。」

「他家裏還有甚麼人？」蕭原問。

「有父母。」那中年人道：「平日，他的父母都會將他關在家中，很少放他出來，恐怕他會打傷人……啊！說不定他又病發，將父母打傷了，走出來亂斬人！」

「既然他是個瘋子，我們不再追究，你們既然知道他住在那裏，可否將他抬回去？」蕭原望着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猶豫了一下。「我一個人很難將他抬回去，有那一個街坊願意幫忙的？」

有幾個人馬上响應，有一個更提議將傻榮的手脚綁起來，免得他醒來後又狂性大發，不但制服不了他，還會被其所傷。

沒有人反對，於是，那個提議的人找來了一根繩子，將傻榮的手脚綁起來，幾個自告奮勇的人便七手八脚的將傻榮抬走。

蘇泉悄聲對蕭原道：「蕭原，要不要跟着去看看？」

蕭原搖搖頭：「那人確是一個瘋子，跟着去，也是白跑一趟。你臂上被咬傷的地方還痛嗎？」

蘇泉伸手撫了一下傷口。「不怎麼痛了。今天眞倒霉，無緣無故的，被一個瘋子咬了一口！」

「算了吧。」蕭原拍拍蘇泉的肩頭。「多謝你將惡狗出監的消息告訴我。」

「蕭原，在未找到惡狗之前，你要小心啊。」蘇泉關切地道。

「蘇泉，你放心，經過今早那一次，我還會不小心在意？你以爲我有九條命？」

「你眞的不要我幫忙？」蘇泉熱心地道。

蕭原搖搖頭。「若我要你幫忙的時候，我一定會去找你。」

「那好，我走了。」蘇泉揚揚手，轉身往馬路的另一端走去。

蕭原亦轉身往來路那端走去。

* * *

蕭原在外面打聽了半天，也打聽不到惡狗胡猛的下落。

吃過晚飯，蕭原返回家中。

在走入街巷時，他小心留意是否有陌生人出現，走到家門前，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他才放心地打開門鎖，走入屋內。

才走入屋內，他馬上閃到墻邊，飛快地將匣子槍抽出來，扳開大機頭。

他在走入屋子的時候，隱約聽到屋裏响起一下異响聲。

前車可鑒，他不得不小心一點。

他瞪大眼，往屋裏掃視。

黑暗中，他發覺不到有任何異

樣。

他慢慢蹲下來，脫下一隻鞋子，往前拋出去。

鞋子「答」地一聲跌落地上，屋裏立刻响起「咪嗚」一聲猫叫，跟着一條黑影輕捷無聲地竄躍上一個窗口，跳出窗外。

大概蕭原在進門時隱約聽到的那一下異响聲，是那頭猫弄出來的。

蕭原輕輕舒口氣，仍然不敢貿然的站起來現身，身子一竄，往裏面竄去。

事關生死，稍有錯失，便會死在槍彈射擊之下，連後悔也來不及，因此，蕭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

就在他往前竄的刹那，屋裏面的一個角落槍火閃吐，响起幾下槍聲。

蕭原在槍火閃現的刹那，心頭劇跳，疾往地上趴下。

「嘯嘯嘯！」槍彈曳起的火光就在他身上射過，相距不到半尺！

蕭原立刻一扣槍機，朝那個角落連開數槍。

同時間，他身子一翻，往墻脚下滾去。

若是趴在地上不動，很容易會成爲伏擊他的人的槍靶，所以，蕭原在開槍後，立刻滾避。

匿在屋裏角落伏擊他的人，並沒有再向他開槍射擊。

疾滾到墻脚下，蕭原立刻又朝那邊掃了幾槍，接着竄起來，衝到四五尺前的一堵墻柱前。

那道墻柱與墻壁成一個曲尺位，蕭原側身在那曲位內，恰好可以將身體遮擋住。

他聽到有急疾的脚步聲往屋子的後面那邊奔去。

原來，蕭原這座房屋是有後門的，打開門進入屋內，便是堂屋，堂屋的後面是兩間房子，房子的後面，是一個小天井，天井的右邊是灶間及柴間，後門開在天井後墻的左邊，貼着灶間。

蕭原抓起一張櫈子，扔向甬道內，伏擊他的人並沒有開槍射擊，他立刻像一支箭般，向甬道衝過去。

甬道是通向天井的。

衝到天井前的門邊，他將身子貼在門邊的墻上，偏首往天井瞥視，只見後門大開，他立刻閃出天井，却並不是撲向後門，而是竄到灶間前，看清楚裏面沒有躲着人，才衝出後門外面。

外面是一條窄窄的後巷，蕭原往後巷的兩端急掃一眼，瞥到後巷的左邊那端，有一條人影飛一般往前奔。

他立刻朝那條飛奔的人影連開兩槍！

那條人影一閃，便不見。

原來，那一端已經是巷口，那條人影閃沒在巷口左邊的墻角後。

蕭原發足往那端奔去。

這時候，他才聽到附近一帶的民居傳出不安的騷動聲，每一家都是烏燈黑火的，他對於驚擾了坊衆，深感歉疚，他也不想發出聲响的。

因此，他緊咬着牙往前追，非要將那個伏擊他的人捉到不可。

轉過巷口的左面，他突然停下來。

眼前，已失去了那個傢伙的影子。

原來，前面就是他的屋子所在的那條街道的街口，再遠一點的右邊，是一個巷口，再遠一點，又是一個街口，蕭原知道，眼前這條街道，一共有八條街巷。

猶豫了一下，蕭原往屋子所在的那條街巷口跑去。

他猜得沒有錯，那個伏擊他的人果然跑入他所住的那條街巷內，他看到那條人影在街巷那端的左邊。

那傢伙似乎要與他捉迷藏。

他追進去。

追到那一端，又不見了那個傢伙的人影。

蕭原只好在附近的街巷追尋，結果，還是被那傢伙逃脫了。

他只好回家。

待到保安隊聞訊趕來，蕭原少不得又要向那個帶隊的陳小隊長費一番唇舌，將發生的經過說一遍。

幸而，那個姓陳的小隊副見過蕭原，聽聞過他的大名，知道他是一個追捕手，與他的長官保安隊長是朋友，才沒有要他回隊部協助調查。

循例地，趕來的保安隊在附近搜索一番，當然一無所獲，才收隊回去。

蕭原將前後門關好，洗了個澡，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坐在堂屋的一張椅子上，邊抽烟，邊在想着。

兩番襲擊他的人到底是甚麼人？會不會是惡狗胡猛？

這是兩個想不出答案的問題，只有捉到伏擊他的人，才能找到答案。

扔掉烟屁股，用力將之踩熄，他決定不再想下去，起身走入房間，躺在床上。

他很快便睡着了。

* * *

大清早，蕭原被一陣拍門聲驚醒。

他跳下床，將放在枕邊的匣子槍拿在手中，扳開大機頭，才走出房外。

「誰呀？」他站在門邊問。

「是我呀，蕭原。」門外有人應道。

蕭原聽出是蘇泉的聲音，但仍然問一句：「蘇泉？」

「是呀！」門外那人回答。

蕭原這才放心地將門打開。

拍門的人果然是蘇泉。

「蘇泉，大清早找我，有甚麼事？」蕭原看着蘇泉。

蘇泉邊走進屋內，邊看着蕭原手上的槍，詫聲道：「蕭原，你拿着槍……不是以爲……」

蕭原邊將槍插在褲頭上，邊道：「昨晚有人潛入屋子，幸好我警覺，結果，那傢伙逃脫了。」於是將昨晚發生的事情說出來。

蘇泉聽完蕭原的叙述，擔心地道：「蕭原，太危險了，你這樣下去，可是防不勝防。你在明，他在暗，吃虧的是你！」頓一下，又道：「你這裏不太安全，還是搬到別個地方暫住較安全。」

蕭原點點頭。「我也想搬個地方，不過一時間，却想不出搬到那裏暫住。」

「到我家暫住吧。」蘇泉道：「我一個人住，比較方便。」

「蘇泉，我怕連累你。」蕭原猶豫地看着蘇泉。

蘇泉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蕭原，那你是不將我當作朋友啊。」

蕭原忙道：「正是因爲咱們是朋友，我……」

蘇泉截斷蕭原的話。「蕭原，咱們既然是朋友，那就不要說甚麼連累不連累的，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蕭原握住蘇泉的手。「好，我搬到你家住。」接着，他又問道：「蘇泉，你大清早來找我，有甚麼事？」

蘇泉這才省起他此來的目的，忙說道：「蕭原，我是來告訴你一個消息的！」

蕭原雙眼一睜。「胡猛的消息？」

蘇泉點點頭。「昨晚，我遇見斬頭昌，從他的口中，打聽到惡狗胡猛的下落。」

「胡猛在那裏下脚？」蕭原急問。

「據斬頭昌說，胡猛在兩頭蛇那裏出入。」蘇泉道。

「兩頭蛇張光？」蕭原看着蘇泉。

「嗯！」蘇泉點點頭。

「他既然在兩頭蛇那裏出入，那就不難找到他。」蕭原握起拳頭，伸伸腰，又道：「惡狗胡猛與兩頭蛇混在一起，只怕不會單是來找我算賬那麼簡單。」

「兩頭蛇那個傢伙除了正經事，甚麼事也幹，惡狗找上他，確是令人思疑。」蘇泉同意蕭原的猜疑。

蕭原忽然道：「你喝過早茶沒有？」

蘇泉搖搖頭。「我起床後，便馬上來找你。」

蕭原道：「你坐坐，待我洗個臉，去喝早茶。」

蘇泉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蕭原轉身往裏面走去。

* * *

兩頭蛇張光在南寧城內，說得上是一個聞人。

那是指江湖道上而言。

在南寧城，凡是出來混的人，沒有誰不知道有兩頭蛇張光這號人物的。

張光有十幾個弟兄跟着他，他除了開賭、包娼之外，還暗中販賣烟土，據說，有時候也會暗中做一單「買賣」，但有時候，他又會向偵緝隊暗通消息，兩頭蛇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正因爲他是個兩頭蛇，所以，他在南寧城內頗吃得開，有點勢力。

這一天，他從賭館附近的一家茶居走出來，準備回家睡覺。

這是他的習慣。每晚在賭館挨到五時左右，便去品茗，品茗後，便回家睡覺，睡到午後才起來，吃點東西，便又出外應酬會友談生意，吃過晚飯，才回賭館坐鎮。

除非有特別的事情，否則，他不會改變這個習慣。

他走出茶居的時候，才是六時多七時未到，嘴上叼着一根洋烟，手上托着一個鳥籠，上衣敞開，胸前掛了一條沉甸甸的金錶鍊，這種打扮，便是誰也看出，他是出來混的老大。

兩頭蛇今年大約四十出頭，臉上有幾顆麻子，雙眉又粗又短、獅子鼻、海口厚唇，雙眼目光不定，尾指上戴了一隻玉戒指，左邊的門牙鑲了一顆金牙，笑起來時，金光閃閃。

這就是兩頭蛇張光。

吐掉抽剩小半截的那支洋烟，兩頭蛇邊走邊吹口哨，逗引籠中那隻相思鳥唱歌。

那隻相思鳥在籠中活潑地跳動幾下，跟着便婉轉地唱起來，果然動聽。

兩頭蛇陶醉地聽着，臉上滿是笑容。

據說，那隻相思鳥是他心愛的玩物，花了二十個大洋買回來的，由於唱得美妙動聽，兩頭蛇視之爲心肝寶貝，除非要辦事，否則，他不會把那隻相思鳥離開他的視線之外。

據說，有一個闊少曾出價五十個大洋要他割愛，他一口拒絕了。

每天，他都會帶着那籠相思鳥到茶居品茗，炫耀一下那頭相思鳥的歌喉。

事實上，那隻相思鳥確實唱得美妙動聽，凡聽過的人，無不讚不絕口。

每天，都有兩個弟兄陪他去品茗，再陪他回家，才各自回家睡覺，風雨不改。

雖然是早上七時未到，那時候的人都習慣早起，所以，街上已是人來車往，一片熱鬧。

兩頭蛇邊逗弄着籠中的那隻相思鳥，邊往前走，那種自得自滿的樣子，直教人看不順眼。

他却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走到一個巷口前，驀地，有一個人冷不防衝出來，一把搶去他手上的鳥籠，撒腿往對面的一條巷子跑去。

兩頭蛇先是驚得呆了呆，繼之厲聲呼叫：「他搶了我的鳥籠，快追！」第一個氣急敗壞地拔腳追那個人。

跟隨在他身後的兩個弟兄，馬上跟着追下去。

兩頭蛇眼見那隻相思鳥在那人拿着的鳥籠內驚跳惶叫，心痛得有如被刀割一樣，對那人恨得牙癢癢的，直想一口將他吞下肚。

他那兩個弟兄由於年輕力壯，很快便追上他，吆喝着追趕那個搶了鳥籠的傢伙。

那人飛一般在巷子內飛跑，根本不理會籠中那隻相思鳥的驚飛亂跳。

兩頭蛇在心裏發誓，要是捉住那個人，非要將他的雙手斬下來，還要他吃雀屎。

那人在巷子內左穿右插，奔跑如飛，追在他後面的兩個張光的弟兄，怎也追不上他，氣得兩人咬牙切齒的。

兩頭蛇跟在兩個弟兄的後面，氣喘如牛，要不是心痛那隻相思鳥，他才不會拚着老命追下去。

也不知追了多遠，突然間，那個在前面逃跑的人停下來，轉身對着追來的兩頭蛇三人。

兩頭蛇的兩個弟兄料不到那個「賊」會停下來不跑，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呼喝一聲，撲上去。

那個賊大喝一聲：「站住，要不，我將它摔落地上！」舉起手上那個鳥籠，作狀欲往地上摔下去。

「不要，有話好說！」在後面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兩頭蛇睹狀大急，慌不迭呼叫。「鋤頭七，你兩個快站住！」

那兩個弟兄急忙停下來，瞪着那個「賊」。

那個「賊」卻一面笑容，狀甚輕鬆，待到兩頭蛇跑到來，才開口說道：「兩頭蛇，你已無復當年勇了。」

那個叫鋤頭七的弟兄惡狠狠地道：「喂，你居然連我們老大的鳥也敢搶，你不識死嗎？還不快將鳥籠交還。」

那個「賊」哈哈一笑：「我就是要搶你們老大的鳥籠，你能將我怎樣？」

「你他媽的，我要宰了你！」鋤頭七獰聲道，跟着從身上拔出一把匕首來，向那個賊逼過去。

那個「賊」夷然不懼，看着兩頭蛇。「兩頭蛇，你不要這隻相思鳥嗎？」

作勢往地上摔去。

兩頭蛇大驚急叫：「不要，鋤頭七，你他媽的，快將刀收起來。」

鋤頭七不敢違拗老大的喝叫，只好不忿地將刀子收起來。

「兄弟，你想怎樣？」兩頭蛇畢竟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這時候，他已經看出那個「賊」不是衝着他那隻鳥來的，顯然另有所圖，因此，他才會這樣問。

那個「賊」冷冷一笑。「果然是老大，好！既然你這麼說，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頓一下，淸淸楚楚地道：「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兩頭蛇吁口氣，直視着那個賊。「誰？」

「惡狗胡猛！」那個「賊」道。

兩頭蛇像是被尖刀刺了一下般，整個人震搐了一下，吸口氣，疾聲道：「你是誰？」

那個「賊」笑說道：「蕭原。」

兩頭蛇一聽，神色驟變了一下，雙眼睜得大大的。「你就是蕭原？」

兩頭蛇在南寧混了這麼多年，對於各方面的人物，當然有所聞，蕭原在道上的名氣响噹噹，他自然聽聞其大名。

那個「賊」原來是蕭原。

蕭原點點頭：「兩頭蛇，你是要這隻鳥，還是說出惡狗的下落？」

兩頭蛇眼看蕭原將手上的鳥籠擺來擺去，那隻相思在籠內驚飛惶叫，心痛不已，忙擺手道：「蕭原，你別將雀籠擺來擺去，會嚇死牠的，求求你。」

那個鋤頭七知道眼前的人是槍法如神的追捕手蕭原，頓時收斂起那副兇相，不敢亂來。

蕭原冷冷道：「只要你說出惡狗的下落，我立刻將你的心肝寶貝交還給你。」

「蕭原，你聽誰說我知道那個……惡狗胡……猛的下落？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蕭原冷冷地盯了兩頭蛇一眼。「我給你半支香煙的時間，到時你不說，我將你的心肝寶貝放掉。」

「我眞的不知道那個惡狗的下落，叫我說甚麼？」

蕭原哼了一聲，不理會兩頭蛇的話，並且伸手拈着鳥籠門，作勢要打開它。

「蕭原，你爲甚麼要找那個惡狗胡猛？」兩頭蛇緊張地看着蕭原那隻拈住鳥籠門的手。

蕭原別轉臉，不理會兩頭蛇。

兩頭蛇朝站在蕭原左邊、一直沒有作聲的那個弟兄打了個眼色。

那個弟兄悄沒聲息地斜移一步，突然間像一頭猛虎般，撲向斜背着他的蕭原。

那個「弟兄」才動，蕭原也陡然動了——身子驀然一個半轉，手上已多了一柄匣子槍，槍咀指着那個「弟兄」。

那個弟兄頓時僵住，驚恐地看着那指着他的烏黑槍咀，背脊冷汗直冒。

兩頭蛇與鋤頭七均駭然看着蕭原手上的匣子槍，禁不住退了一步。

兩人幾乎看不見蕭原是怎樣將槍拔出來的。

「老兄，你是否想見識一下我的槍法？」蕭原將手上的槍一動，指着那人的臉門。

那個「弟兄」臉色一白，往後退了一步，顫聲道：「不……要……」

蕭原霍地將槍一移，指向兩頭蛇，「張光，你不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吧？」

兩頭蛇大吃一驚，慌惶地退了半步，雙手亂搖。「蕭……老兄，別亂來……我說，我說。」

蕭原冷笑一聲，將槍放下。

兩頭蛇噓口大氣，額上滿是冷汗。「惡狗……一直住在……妓寨內。」

「那一家妓寨？」蕭原直視着兩頭蛇。

「我在蘭桂里開的那家妓寨。」兩頭蛇一口說出來。

「張光，你想淸楚了麼？」蕭原冷聲道：「你要是騙我，我一定回來找你算賬。」

「蕭老兄，我怎敢騙你？」兩頭蛇忙道。

「好，我信你。」蕭原說完，手一揚，將手上的鳥籠拋向兩頭蛇。

兩頭蛇與兩個弟兄慌忙搶撲向那個拋過來的鳥籠。

待到三人接住那個鳥籠，蕭原已經走得不見影踪。

兩頭蛇緊緊地抱住鳥籠，好一會，才猛然醒覺地向鋤頭七叫道：「鋤頭七，快抄小路趕去妓寨，通知胡猛！」

鋤頭七答應一聲，拔脚便跑。

* * *

兩頭蛇張光一共開了三家妓寨。

蘭桂里的那一家，只是其中的一家。

蕭原直闖那家妓院。

兩頭蛇的手下眼見蕭原來意不善，立刻將他攔住。

「喂，你不懂規矩的麼？」兩個攔住他的人中，其中一個瞪眼問他。

蕭原二話不說，突然用槍指着那兩人，低喝道：「快說，惡狗胡猛在那裏？」

那兩個傢伙驟見蕭原亮出槍來，嚇了一跳，那裏還敢逞惡。

「快說！」蕭原用槍咀戳在剛才向他說話的那個人的左肋上。

那個人嚇得臉色煞白，瑟縮了一下，慌忙道：「住在……阿艷的房中。」

「你帶我去！」蕭原伸手執住那人的衣領，轉對另一個人道：「你乖乖地呆在這裏，要不，我一定會找你算賬！」拿槍的手一動，在那人的額上戳了一下。

那人痛得叫了一聲，雪雪呼痛。

蕭原再一把將他推開，推着被他抓住衣領的那個人，往後面走去。

那個鴇母及其他人看見蕭原手上拿着槍，那個敢出頭管閒事，誰也不敢吭聲。

那個傢伙將蕭原帶到後面最裏的一個房間前。

那個房間的門是關着的。

蕭原在那個傢伙扭頭向他示意時，突然間一掌切在那人的頸側大脈上。

那傢伙身子一軟，倒下去。

蕭原扯着那人的衣領，讓他慢慢坐倒下去，免得弄出聲响，驚動了房內的惡狗胡猛。

在他推着那人往裏走的時候，他曾經低聲問那人，胡猛是否在那個房間內，那人肯定地說，胡猛才回來不久，一直窩在房內，沒有再出去，他相信那人在他的槍咀指嚇下，不敢對他撒謊。

放下那人，蕭原吸口氣，伸手輕輕去推那扇房門，推不開，於是輕輕退了一步，猛地飛起一脚，踹向那扇房門。

「彭」的一聲大响，那扇門應聲踹開來。

蕭原疾撲入房內。「胡猛，別動！」

在踹開房門的刹那，蕭原一眼瞥到房內那張床邊坐着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摟着女的，那女的衣襟敞開，露出了那雪白的胸脯，那男的一隻手搓揑着女的奶子，那情景，教人心頭跳蕩。

那雙男女被突如其來的踹門聲及喝叫聲嚇得呆住，驚恐地望着衝入房內的蕭原，那男的一隻手仍然摸着那女的一隻奶子。

蕭原不是聖人，看到那春色呈現、猥褻的情形，禁不住心頭蕩了蕩，忙吸口氣，鎭住心神。

他手上的槍，穩定地指着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也在目光閃爍地看着他。

那個女的一臉驚恐慌駭之色，忘記了自己敞露出雪白的胸脯，突然間，她發出一聲尖叫，身子一側，偎入那男的懷中。

大概，她從震驚慌駭中回過神來了。

「別動！」蕭原疾喝一聲，那雙男女同時震了一震，僵木着不敢動一下。

「惡狗胡猛，果然是你！」蕭原手上的槍穩穩地指着那個男的，雙眼也牢牢地盯着他。

那個男的臉肉搐動了一下，雙眼發出既驚恐，又兇惡的目光。「蕭原，是你，你來幹嗎？」

蕭原冷厲地道：「惡狗胡，你又來南寧幹嗎？」

惡狗胡猛摸着那個女的奶子的手這時已經移開，他一點也不難爲情。「你管不着！」他咬着牙低吼。

「哼！」蕭原冷哼：「你本來被判了三十年監禁，在梧州監獄不過蹲了五六年，忽然間出來了，還來到南寧，你分明是逃出來的，怎會不關我的事？」

「蕭原，你老子我是光明正大地從

監獄裏走出來的！」惡狗胡猛眼中兇光閃閃：「你老子我……」下面的話，被一下槍聲打斷了。

蕭原應聲斜跌落地上，兩個翻滾，滾到門邊的牆下。

他的左手臂上，血漬殷然。

剛才响起的那一槍，是射向他的。

子彈射中他的左手臂。

子彈是從房外斜射進來的。

床上的惡狗胡猛在槍聲乍响的刹那，疾往床上躺下，同時間猛地將摟住的女人往外一推，藉着那一推之力，他的人却往床裏滾去。

那個女人冷不防被他一推，驚叫聲中，向前撲跌，敞開的衣襟大張，露出半截胸脯來，那雙奶子顫動得教人目眩。

蕭原在滾到牆脚下的刹那，瞥到胡猛往床裏滾，忙忍痛喝道：「惡狗胡，別動，否則開槍。」

胡猛根本不聽蕭原的，蕭原欲開槍，但眼前只見那女人敞胸露乳的向前撲跌過來，恰好遮擋住他的視線與槍口，令他無法開槍。

待到那人撲跌在地上，滾向床裏的胡猛已沒了影踪！

事後，蕭原才知道，床裏的那面牆壁是一塊活板，只要大力一撞，那塊活板便會被撞開來，若是發生甚麼事，可以從那裏逃走。

而這個房間是特設的，平時空置，專門用來招待那些身份特別的客人。

惡狗胡猛當然是特別的客人。

蕭原却不敢撲向床那邊，免得被房外向他開槍射擊的人將他當作靶子。

他朝床裏那堵牆上露出來的「空格」開了兩槍。

本來，從那裏逃走脫身後，是可以在外面將那塊翻起的活板推合上的，胡猛大概只顧逃走，忘了推回活板，所以，那牆上便露出那道「空格」來。

房外自响了那兩下槍聲後，便沒有動靜，蕭原却不敢妄動，恐防襲擊他的人仍匿在房外，伺機向他開槍射擊。

蕭原只好靠在門邊的牆上，看看情形如何才說。

那個女人撲跌在地上後，也不敢動，但一個身子却抖索得很厲害。

驀地，房外有人喝叫：「蕭原，快滾出來，你已被咱們包圍，跑不了。」

蕭原聽出，是那個叫鋤頭七的聲音。

蕭原不作聲。

那個女人聽到房外有人呼喝，想爬起來奔出房外，看到蕭原用槍指着她，她禁不住打了個冷顫，不敢動。

「蕭原，你再不出來，咱們便衝入去！」外面的鋤頭七又吆喝。

蕭原忽然向那個女人做手勢，示意她站起來，向房外走出去。

那女人猶豫了一下，看到蕭原連打手勢催促，才壯着膽爬起來，發覺自己露出雪白的胸脯，慌忙將衣襟掩起來，在蕭原的示意下，慢慢往外走。

蕭原之所以放那個女人走，是想待那女人走到房門前，將房門口堵住，遮擋着房外那些兩頭蛇的手下的刹那，撲向床上，從那個活板內脫身。

那女人一步步走向房門口，蕭原將她喝停，同時間，欲向床前撲去。

就在這刹那，房外响起一聲厲喝：「統通放下槍，舉起手。」

房外應聲起了一陣騷動。

蕭原欲竄向床前的身子，改爲衝向房門口。

因爲他聽出，在房外發出吆喝聲的那個人，是蘇泉！

蘇泉忽然間在這裏出現，倒是他意想不到的。

但此刻，他已無暇去想這個問題，脫身要緊。

他一手將停在房門口的那個女人扯退，閃身衝出房外，一眼便看到房門外的兩邊站着五六個漢子，雙手舉起來，其中兩個人的脚下有兩柄槍，其餘幾人的脚下則是刀與棒。

在進來的那面，三個高舉雙手的漢子的後面，有一個人用槍指着那三個漢子。

三個漢子中，其中一個是鋤頭七。

用槍指着鋤頭七三人的，正是蘇泉。

蘇泉一眼看到蕭原衝出來，立刻叫道：「蕭原，你沒事吧？」

蕭原透口氣，朝蘇泉笑笑：「沒事，一根汗毛也沒損掉。」

蘇泉却驚叫道：「蕭原，你的左手受了傷。」

原來，他看到蕭原左臂上殷然的血漬。

蕭原被蘇泉一說，只覺左臂受傷的地方劇痛難當，禁不住吸口氣，裝作不要緊的樣子：「擦傷了一點皮肉，沒有甚麼大礙。」跟着盯着鋤頭七：「你跑得好快啊，這麼快便趕到來，嘿嘿，不愧是飛毛腿，待我一槍打斷你的腿，看你還能夠跑得那麼快！」手上的槍一擺，指着鋤頭七的右腿！

鋤頭七一張臉「刷」地白了，渾身打了個抖震，慌恐地顫聲道：「蕭……老兄，別開槍，求求你。」

蕭原冷笑一聲：「你不想斷脚，馬上走入房內！」走到門外左面墻邊，擺動手上的匣子槍。

鋤頭七那顆提到嗓子眼的心，這才一下子落回原位，急不迭第一個向房間內走進。

其餘幾個漢子急忙跟着走入房間內，蕭原這才將地上兩把槍拾起來，喝令房內的人將房門關上，才與蘇泉急急跑出妓寨。

以身作餌　誘出惡狗

走在路上，蕭原好奇地問道：「蘇泉，你怎會知道我去那家妓寨找惡狗胡猛的？」

蘇泉笑笑：「我一直暗中跟着你。」

蕭原感激地道：「幸虧你及時趕到，要不，我很難脫身。」

蘇泉道：「我實在不放心你一個人去找惡狗胡猛，蕭原，你不會怪我多管閑事吧？」

蕭原拍拍蘇泉的肩頭：「怎會？多謝還來不及呢。走，我們去喝兩杯，也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蘇泉點下頭：「蕭原，兩個人行動，總比一個人好，起碼有個照應，你說是嗎？」

蕭原點頭：「那當然了，以後有甚麼事，我一定找你幫忙。」

蘇泉高興地道：「蕭原，這才是朋友啊！」

蕭原笑笑，用力握着蘇泉的手。

兩頭蛇張光自遭遇到蕭原那一次的「搶劫」後，出入都加强了保護，由兩個手下護衛增加到四個。

而且，四個手下都隨身帶着槍械。

他自己也帶了一柄手槍。

這一天，他大清早品茗後，在四個手下弟兄的擁護下，手上托着鳥籠，返回家中。

自從加强了保衛之後，這幾天都沒有事發生過，兩頭蛇最先還有點提心吊膽的，這兩天已完全放下心來，不再擔心蕭原會來找他痲煩。

蕭原雖然厲害，他却不相信，蕭原一個人能夠應付他們五個人。

在四個手下的前呼後擁下，張光自不免覺得威風，顧盼得意，自然引得途人爲之側目。

兩頭蛇更加感到自得。

轉入一條街口的時候，有一個人忽然迎面跑來，邊跑邊扭頭回望，一個不留神，撞向走在前面、護着兩頭蛇的兩個漢子的其中一個。

那個「弟兄」在冷不防之下，雖然急忙閃避，但仍然被撞中，斜向後跌。

跟在兩頭蛇後面的兩個「兄弟」怒喝一聲，左邊的那個一個橫閃，一把抓住那個冒失鬼的左肩。

那個冒失鬼一掙不脫，氣急地叫道：「放手，你抓着我幹麼？」

那個弟兄惡狠狠地道：「他媽的，你瞎了眼嗎？橫衝直撞的，你是甚麼人？」

那個冒失鬼驚慌地扭頭回望一眼，發急地道：「你管我是甚麼人，快放開我！」欲掙開那個「弟兄」的手。

那個弟兄兇惡地一拳擊在那人的胸膛上。「他媽的，你知道我是甚麼人？你不說，我打到你說！」又一拳往那人的臉上擊去。

這一次，那人眼快，閃過那「弟兄」的一拳，口裏大叫：「你爲甚麼打人，快放開我，救命啊！」

那個被撞得幾乎跌倒的「弟兄」自然不忿被撞，站穩之後，馬上撲向那個「冒失鬼」，向他拳脚交加。

那個冒失鬼大叫救命的同時，亦奮力掙扎反抗，結果，與那兩個「弟兄」糾纏在一起。

這一來，自然引起不少人圍觀。

兩頭蛇早已退到墻下站着，剩下的兩個弟兄左右護着他。

兩頭蛇眼見兩個手下與那個冒失鬼糾纏不清，開始不耐煩，正想叫左邊的那個手下上前去幫忙，那個手下忽然無聲地倒下。

他馬上往身上收藏手槍的地方摸去，但已慢了。

一支冷硬的槍管，已指着他的腰間：「別動，將手放下！」聲音冰冷得教兩頭蛇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他當然不敢再動，乖乖地將手放下。

那柄槍是眞的，只要那人一扣扳機，他便沒命。

他當然不想死，只好聽從那個忽然間出現在他身旁的那個人的吩咐。

站在右邊那個手下很快便驚覺，立刻拔槍，制住兩頭蛇的那人疾對兩頭蛇喝道：「快叫他收起槍，要不，第一個死的是你！」

那人疾喝時，抵在兩頭蛇腰上的槍嘴用力一戳，痛得兩頭蛇齜牙咧嘴，忙向右邊那個手下喝道：「快將槍收起來！」

那個手下不敢不從，將槍收起來。

這時候，那兩個與冒失鬼糾纏的手下，亦已發覺突變驟生，慌忙放開那個冒失鬼，將槍拔出來，指向制住兩頭蛇的那個人。

「又是你！蕭原！」右邊那個人一眼看清楚制住兩頭蛇的那個人後，臉色突變，失聲叫起來。

那個人原來是上次栽在蕭原手上的鋤頭七。

制住兩頭蛇的人，確是蕭原。

蕭原冷笑一聲：「鋤頭七，估不到吧！快放下你手上的槍，要不，你老大第一個死！」

鋤頭七强悍地道：「你敢？你若是殺死老大，你也會死！」扳開機頭。

兩頭蛇張口欲言，但又閉上嘴巴，眼珠亂轉。

本來，他是想喝叫鋤頭七兩人將手上的槍收起來的，但暗忖在眼前的情形下，蕭原肯定不敢殺自己，若自己喝令鋤頭七他們放棄對抗，那就等於讓自己任由蕭原擺佈，所以，他打消了原意。

他要看一下，在二對一的情形下，蕭原還有甚麼辦法應付。

蕭原冷冷一笑，就在這刹那，鋤

頭七的身子震抖了一下，整個人變得僵木駭恐，手上的槍鬆跌在地上。

原來，剛才與他倆糾纏在一起的那個冒失鬼，這時用槍抵在兩人的背上。

那是兩柄小巧的掌心雷。

「蘇泉，難為你了。」蕭原對那人含笑說。

那人原來是蘇泉。

蘇泉笑笑：「沒甚麼，不過挨了幾拳，還受得住。」

蕭原轉過目光，直視着兩頭蛇：「張光，你以為加派兩個弟兄跟着你，便沒有人可以接近得你？嘿嘿，你想錯了！不是我誇口，若我想殺你，就算你再有十個人跟着你出入，我一樣可以一槍打死你！」

兩頭蛇臉色煞白，禁不住打了個哆嗦。

「張光，你不要怪我不事先警告你，」蕭原厲聲道：「你今次若再耍花樣，下一次，我不會這麼便宜你。」頓一下，加重語氣道：「說！惡狗胡猛躲在那裏？」說時用槍嘴頂頂兩頭蛇。

兩頭蛇痛叫一聲，手上的鳥籠差點掉在地上，慌忙將它抱住。「蕭原，自從上次之後，我不知道他溜到甚麼地方，他也沒有找過我，根本不知道他現在躲在甚麼地方。」

「張光，你不是想死吧？」蕭原扳開大機頭。

兩頭蛇眼中閃過一抹恐慌之色，慌不迭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躲在甚麼地方，叫我怎麼說？」

「真的？」蕭原逼視着兩頭蛇。

兩頭蛇吁口氣：「我騙你幹嗎？」

「聽着！」蕭原拿槍戳在兩頭蛇的鼻尖上，惡狠狠地道：「我要是查出你騙我，一定不會放過你！」一頓，又道：「要是知道惡狗的下落，派人去通知我！我就住在寶祥街尾第五間屋子。」說完，將槍從兩頭蛇的鼻尖上移開，擺動手上的槍，說道：「走吧！」

兩頭蛇慌忙帶着鋤頭七等四個手下，急急離去。

蕭原與蘇泉一直拿着槍指着兩頭蛇五人離去的背影，直到五人走得遠遠的，兩人才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　＊　＊

走在路上，蘇泉有點不解地問蕭原：「蕭原，你真的相信兩頭蛇的話？」

「我要是相信他的話，豈不是個大笨蛋？」蕭原笑着說。

「那你為何放他走？」蘇泉大惑不解。

「蘇泉，當時的情形，你也看到，他們一共有五個人，我們只有兩個人，若是真的動槍，我們雖然不會吃虧，但肯定會惹上麻煩，在無憑無據的情形下，我們怎樣向偵緝隊交代？我看得出，兩頭蛇那傢伙就是看準了我們不敢殺他，才會那麼口硬，就算我們怎麼迫他，他也肯定不會說，與其僵持下去，不如放了他。」

蘇泉聽蕭原那麼說，想了想，覺得有道理，但他挨了鋤頭七及另一個傢伙幾拳，心裏感到不忿：「蕭原，我們這一次豈不是白費一番手脚，便宜了他們？」

蕭原笑着搭住蘇泉的肩頭：「別失望，我已向兩頭蛇施了誘敵之計。」

蘇泉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恍然道：「蕭原，你是故意將地址告訴兩頭蛇，好讓他通知惡狗胡猛，叫他來對付你？」

蕭原含笑點頭：「與其我們想方設法去找他，何不讓那惡狗來找我，省功夫多了。」

「好主意。」蘇泉一拍大腿道：「蕭原，真虧你想出這個好主意來。」

蕭原笑笑：「你先別高興，要是兩頭蛇與惡狗胡猛都不上當，此計便行不通。」

蘇泉肯定地道：「你放心，他們一定會上當的，你先後兩次弄到兩頭蛇當街出醜，他不惱怒才怪，而你纏着要找到惡狗胡猛，他一日不解決你，你一日不會罷休，惡狗胡猛一日不得安寧，這幾個原因，足以令到他們要找你！」

蕭原點一下頭：「聽你這麼說，我有信心他們會來找我。」

蘇泉忽然向蕭原問道：「蕭原，你可有想到，兩頭蛇與惡狗胡猛混在一起，而兩頭蛇又極力保護他，這其中可能會有古怪。」

蕭原「嗯」了一聲：「這個麼，我早已想到了，那是偵緝隊的事，我只想弄清楚，惡狗胡猛是否來找我報仇的！」

「蕭原，我們要不要通知老程一聲？」蘇泉口中的老程，就是偵緝隊長程天端。

程天端是在大半年前，才接任偵緝隊長之職的，蕭原與蘇泉與前任偵緝隊長是好朋友，經他介紹，認識了程天端，相交之下，也成了好朋友。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應該告訴老程。走，我們去找他喝兩杯，算算也有半個月沒有找他品茗了。」

蘇泉連聲說好，兩人往偵緝隊部那方走去。

＊　＊　＊

寶祥街就是蕭原居住的那條街巷。

就在當晚，他已經從蘇泉的家中，搬回自己的家中。

這兩日，他並沒有掩飾自己的行藏，依然直出直入，但却沒有遭到襲擊。

他開始懷疑兩頭蛇與惡狗胡猛不上當。

不過，他仍然不敢大意，出入皆小心提防。

這一日，他很晚才回家。

由於已是深夜時份，路上幾乎看不到別的行人，所有的店舖都關了門

，沿路都是暗暗黑黑的。

蕭原打醒十二分精神往前走。

街道上靜靜的，只有他的脚步聲，這倒對蕭原有利，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他都會立刻發覺。

還有一段路，便走到他所住的那條寶祥街，突然間，從一個巷口內，竄出一條黑影來。

蕭原的反應好快，身子一個橫閃，已閃躍到牆下，右手亦已拔出插在腰間的匣子槍，指向那條黑影。

那條竄出來的黑影「汪」地吠了一聲，掉頭往前竄去。

——原來是一隻狗。

蕭原頓時鬆口氣，離開牆邊，繼續往前走。

才走了一步，他馬上又竄躍回牆下。

就在那剎那，夜空中響起「砰」的一聲槍聲，那隻狗竄出來的巷口牆角處，閃現出槍火來。

子彈曳出的流光，在蕭原剛才所在的地方掠射過，要不是他及時竄躍到牆下，那一槍一定射中他。

蕭原出了一身冷汗。

剛才，要不是他突然想到那隻狗不會無緣無故竄出來的，其中必有古怪，心中悚然，急忙竄躍回牆下，險險避過那一槍。

蕭原身子貼在牆上，往下微挫，向巷口那邊開了兩槍。

巷口那邊還了一槍。

蕭原又向那邊開了一槍，往斜對面疾衝過去。

要是一直貼在牆下，由於角度的關係，他很難射中匿在巷口牆角後向他開槍的人，那人當然亦很難射中他，這樣互相射擊，只會浪費子彈，所以，蕭原才冒險衝向斜對面，在那面，由於斜對着巷口，角度較有利向巷口那邊射擊，所以，他冒險衝過去。

巷口那邊立刻連開兩槍。

疾衝中的蕭原在第二下槍聲中，悶叫一聲，摔跌在地上，手上的匣子槍亦「砰」地一聲飛跌出老遠。

巷口內立刻竄出一條人影來。

摔跌在地上的蕭原就在那剎那，左手一抬，響起一下槍聲。

從巷口內竄出來的那條人影立時應聲發出一聲痛叫，身子一窒一蹌，扑倒下去。

地上的蕭原一下子跳起來，手上的槍指着跌在地上的那個人，厲聲喝道：「將手上的槍扔開去。」

那人在地上動了一下，並沒有將手上的槍扔掉。

蕭原手上的槍立刻吐出火光。

那人全身震抖了一下，急不迭將手上的槍扔開去。

原來，蕭原那一槍正射在那人握槍的手旁邊的地上，洩起的火花灼痛了他的手，嚇得他慌忙將手上的槍扔掉。

蕭原手上拿着的，是藏在右腿內側的一柄小巧的勃朗寧手槍。

那是他用作救命的秘密武器。

剛才，他根本就沒有中槍。

他是假裝中槍倒下，並故意將手上的槍摔掉，誘那個伏擊他的人上當現身。

那人果然上當。

而他向斜對面衝去，是故意讓匿在巷口牆角後的那個人有機會「射中」他。

結果，他成功了。

「坐起來！」蕭原一步步走向那個人。

那個人不敢不從，慢慢地坐起來，黑暗中，蕭原仍然認出，那個人就是惡狗胡猛！

這一次，他終於捉住胡猛。

胡猛的左大腿被射中，他忍着痛，緊張地望着蕭原握槍的手，咬着牙不吭聲。

「胡猛，你為甚麼要殺我？想報仇？」蕭原厲聲喝問。

胡猛張口欲說，一下槍聲就在這時響起。

槍聲是在蕭原的身後響起的。

蕭原應聲往地上一倒。

胡猛就在那剎那，有如一頭負傷的惡狗般，往巷口那邊竄去。

蕭原在倒地後，亦立刻往外疾滾。

「砰砰砰」一連三下槍聲響起，子彈射擊在他剛才跌倒的地上，火星四射。

蕭原若不是立刻往外滾，那三顆槍彈肯定會射在他身上。

但是，他却無暇顧及惡狗胡猛，被胡猛竄入巷口內。

畢竟，自己的生死比捉拿胡猛要緊。

蕭原疾滾到牆脚下，趴在地上，舉槍正欲往身後開槍，他居住的那條街口內驀地衝出一條人影，朝槍聲響起的地方連續開了數槍。

向蕭原放冷槍的那個人却沒有還擊，那邊也沒有動靜。

蕭原趴在地上，透口氣，呻吟出聲。

原來，他的右背側中了一槍。

他也知道，從街口那邊向襲擊他的人開槍的那個人，一定是蘇泉。

原來，蘇泉這幾日一直在他的家中窩着，只要蕭原在屋子附近遭到襲擊，他便隨時接應，令襲擊蕭原的人措手不及。

還有，若是有人乘蕭原外出，潛入屋子內伏擊蕭原，那正好成了他的獵物，手到擒來。

那是蕭原與蘇泉設下的陷阱。

蕭原是餌，蘇泉是釣鈎。

可惜，這一次，胡猛並不是在蕭原的屋子附近向他下手，要不，蘇泉一定可以及時跑出來接應他，將胡猛捉住。

這一次，又白費了一番功夫，而

且，蕭原還受了很重的傷，結果却被獵物溜了。

蘇泉是因聽到槍聲，從屋裏跑出來接應蕭原的。

蘇泉飛奔到蕭原趴伏的地方，急急蹲下來：「蕭原，你受傷了？」

蕭原忍痛道：「在右背側上，我身上帶着刀傷藥，快拿出來替我敷上。」

蘇泉猶豫了一下，急急從蕭原的身上拿出刀傷藥，敷在他右背側的傷口上。

這時候，他才發現，蕭原傷得很重，地上流了一灘血。

敷好藥，蘇泉脫下身上一件衣服替蕭原包紮好，吁口氣，自責地道：「蕭原，要是我早點跑出來，就不會……」

蕭原吸口氣，說道：「蘇泉，幸好你及時趕來，要不，我可能已死在從後面襲擊我的那個傢伙的槍下。」吐口氣，接着又道：「好可惜，又讓惡狗胡猛逃了！」

「那隻惡狗好狡猾，不在屋子附近伏擊你，却在這裏向你下手，他媽的，令我不能及時接應你。」

「那隻惡狗受了傷，他逃不了的，遲早會捉到他。」蕭原忍着痛道：「要不是有人接應那隻惡狗，他跑得了才怪。」

「接應胡猛的人，一定是兩頭蛇的手下。」蘇泉咬着牙道：「明日，我去找他算賬！」

蕭原忙道：「蘇泉，不要亂來，待我的傷好後，才去找兩頭蛇算賬。」

一言提醒蘇泉：「你傷得這麼重，我馬上送你去醫院！」說着，扶起蕭原。

蕭原沒有反對。

原來，那顆子彈留在他的背側內，要到醫院才能將之取出來，所以，他不反對蘇泉送他去醫院。

蘇泉正要扶起蕭原，一羣人急促地跑來，領頭的一個手上握着短槍，後面的那些人肩上掛着步槍，蘇泉一眼便認出那是保安隊的人。

一定是他們聽聞槍聲，急急趕來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那羣人迅速奔近，蘇泉一眼便認出，跑在前面的那個人，是保安隊的副隊長方正行，忙招呼道：「方隊副。」

蕭原也認識方正行，還是朋友，所以，他也招呼一聲：「方隊副，是你啊！」

跑在前頭的那一個，果然是方正行，他也認出蕭、蘇兩人，忙道：「老蕭，老蘇，你倆發生了甚麼事？」跟着又急切地問：「老蕭，你受了傷？」

蕭原苦笑一聲：「方隊副，要是子彈射歪一點，我大概已去了地府向閻羅王報到。」

蘇泉接口道：「蕭原遭到匪徒的襲擊！」

說話間，方正行那隊人已跑到兩人身前。方正行看見蕭原傷得不輕，忙道：「老蕭，要不要送你去醫院？」

蘇泉接口道：「我正想送他去醫院，那顆槍彈仍留在他的體內。」

「阮球、李福，馬上送老蕭入醫院！」方正行馬上吩咐兩個士兵。

兩個士兵上前答應一聲，左右扶住蕭原，往醫院那個方向走去。

方正行跟着又吩咐兩個士兵隨行保護。

接着，他又立刻向蘇泉發問：「老蘇，知道是甚麼人襲擊老蕭嗎？」

「是惡狗胡猛。」蘇泉道。

「往那裏逃了？」

「那邊。」蘇泉指一下那個巷口。

「逃了多久？」

「一刻鐘不到。」蘇泉道：「聽蕭原說，那傢伙也受了傷。」

「那他肯定跑不遠！」方正行跟着吩咐一個小隊長。「毛漆，馬上帶一個班追下去。」

那個小隊長毛漆答應一聲，帶了一個班，往那個巷口跑去。

方正行看着蘇泉，說道：「老蘇，憑老蕭的身手，他不會那麼輕易栽在那個叫……胡猛的手上。」

蘇泉道：「方隊副，你說得對，蕭原本來已捉到那隻惡狗，可惜突然間有人在後面向他開槍，蕭原在冷不防之下，背側上中了一槍，才讓那隻惡狗跑了。」

「原來有人在他背後放冷槍！」方正行道：「那就怪不得老蕭會栽了。」接着又道：「老蘇，向老蕭背後開冷槍的人，往那裏跑了？」

蘇泉指指前面：「往那面跑了。」

方正行馬上吩咐一個部下：「郭明，帶五個弟兄往那面追下去看看。」

那個叫郭明的班長答應一聲，帶了五個士兵，往蘇泉所指的方向追去。

方正行對蘇泉道：「老蘇，那個叫……惡狗胡……猛的人，是甚麼人？爲何伏擊老蕭？」

「那隻惡狗是一個賊匪，」蘇泉道：「大約五年多六年前，他被蕭原追捕緝拿到，被梧州方面判了三十年監……但他只坐了大約六年監便出來了，來到南寧，躲在兩頭蛇張光的一家妓寨內，蕭原在幾日前莫名其妙地遭到槍擊，因而懷疑是那隻惡狗尋仇報復……」他將整件事情，原原本本地說出來。

方正行聽完他的話，以肯定的語氣道：「那傢伙一定是從梧州監獄逃出來，對老蕭一直懷恨於心，於是，便來找老蕭算賬。」

蘇泉連連點頭：「我也是這樣想，要不是被那隻惡狗逃脫了，早已眞相大白！」

「他媽的，兩頭蛇張光居然敢窩藏逃犯，我明天便去找他，要他交出惡狗胡猛！」方正行揮動了一下拳頭。

蘇泉道：「方隊副，我與蕭原還懷

疑，兩頭蛇與惡狗胡猛混在一起，可能有古怪。」

「他們這種人混在一起，那裏會幹出好事來，」方正行被蘇泉一言提醒。「老蘇，那就更加不能放過他們！」

「方隊副，那何不馬上帶人去捉拿兩頭蛇？」蘇泉向方正行提議。

方正行晃動一下握着的拳頭，「對，打鐵趁熱，我們立刻去抓兩頭蛇！」

蘇泉興奮地道：「方隊副，我帶你們去。」

方正行點點頭，帶着剩下來的七八個士兵，跟着蘇泉急走。

＊　＊　＊

射入蕭原背側內的子彈被取了出來。

蕭原感到好了很多，但却不能下床走動，因爲醫生說，爲免令傷口爆裂，要他最好躺在床上不要動。

蕭原不敢不聽，只好無聊地躺在床上，專心等人來探望他。

最先來探望他的是蘇泉。

看到蘇泉來探他，蕭原很高興。

「蕭原，子彈取出來了嗎？」蘇泉第一句就問。

「取出來了。」蕭原笑着說道：「醫生說，那顆子彈要是射歪一點，便會射入肺內，那就危險了。」跟着又說笑道：「眞要多謝那個射傷我的人槍法不太準，要不，我便要去地府報到。」

「要在醫院躺多久才能夠離院？」

「醫生說，起碼要躺十日，才能離院。」蕭原苦着臉：「要我在床上躺十天，悶也悶死了。」

「悶也沒有辦法啊。」蘇泉輕輕拍一下蕭原的左手。「好好地休息吧！待你痊癒，我請你喝個痛快的。」

「蘇泉，保安隊捉到惡狗胡猛嗎？」

「捉不到。」蘇泉搖搖頭：「就連兩頭蛇也躲了起來，不見人影，保安隊無法找到他。」

「待我的傷好後，我一定要將惡狗與兩頭蛇挖出來！」蕭原握起拳頭道。

「蕭原，你放心養傷吧，我會繼續查探惡狗胡猛的下落，這種人，決不能放過他。」

蕭原忽然道：「蘇泉，我昨晚想了半晚，你可覺得，兩頭蛇不惜犯法，也要包庇惡狗胡猛，其中的原因耐人尋味。」

「嗯，」蘇泉點點頭：「兩頭蛇那樣做，無異放開了在南寧的一切，這損失可大啊，莫非他與惡狗有大買賣，足以補償其損失？」

「我看，不但可以補償他的損失，還有幾倍的利錢，要不，兩頭蛇不會放棄在南寧的生意的。」

「對！」蘇泉大表同意：「惡狗這一次到南寧，一來是找你報仇，二來是與兩頭蛇進行一宗大買賣，一定是這樣。」

「蕭原，你猜他們會不會逃出了南寧？」蘇泉問。

蕭原搖搖頭：「不會！我猜，他們的買賣是在南寧進行的，要不，惡狗也不用一直窩在兩頭蛇的地方，兩人雖然失了踪，我猜他們仍然躲在南寧城內。」

蘇泉連連點頭：「蕭原，你說得有道理，這件事，要不要通知偵緝隊的馬志新？」

馬志新是偵緝隊的新任隊長，上任不到三個月，但與蕭原兩人已成了朋友。

「最好去通知老馬一聲。」蕭原道：「說不定，老馬可能查出惡狗與兩頭蛇在搞甚麼鬼。」

「好，待會我到偵緝隊，知會老馬一聲。」

＊　＊　＊

兩頭蛇與惡狗胡猛一如蕭原所料，一直躲在南寧城內。

狡兔三窟，像兩頭蛇這種人，當然不難找地方躲藏。

他雖然躲起來，却不如蕭原所猜，放棄了所有的生意，那些妓寨及賭館，仍然由他的手下打理。

這一晚，在兩頭蛇開設的其中一家賭館內，「生意」興隆，鬧哄哄的，吆五喝六之聲不絕於耳。

但在賭館後面的一間密室內，却清清靜靜的，桌上點了一盞火水燈，亮晃晃的，照得室內的三個人臉上也亮晃晃的。

靠牆裏那張床上躺着的一人，是惡狗胡猛，他的右大腿上包紮白布，臉色很白，大概腿上的傷口流了很多血，以至臉上沒有血色。

床前約兩尺的地方，放着一張桌子，左右兩邊，對坐着兩個人，那盞火水燈就吊在方桌的上面。

坐在桌子左邊那頭的，是兩頭蛇張光。

坐在他對面的那一個，年約三十七八，身材魁梧高大，油光滿臉，要不是長了一雙八字眉，倒也一貌堂堂。

「老劉，那批貨到底幾時到啊？」兩頭蛇一臉焦急之色。「早幾天你說，那批貨今日到，我們在那裏等了一日，連影子不見，到底是怎麼搞的？」

那個叫老劉的人攤攤手：「老張，那批貨確定是今日到的，至於爲何遲遲未到，可能在路上有阻滯。」

「老劉，你不是說，那批貨可能在路上出了事吧？」躺在床上的惡狗胡猛一下子坐起來。

老劉急忙搖頭兼擺手：「你放心，那批貨絕對不會在路上出事的，我敢保證。」

「那批貨今日送不到來，那怎辦？」兩頭蛇着急地問。

老劉想了一下，說道：「我待會回去打聽一下，那批貨今日不能依時送到，他們一定有消息送到來的，我一得到消息，馬上派人來通知你們。」

「那我不留你了，你快回去看看

吧。」兩頭蛇站起來。

老劉跟着站起來：「老張、老胡，我走了。」

兩頭蛇親自將床頭旁邊的那堵牆推開——那堵牆上原來開了一道暗門，老劉朝兩頭蛇點點頭，低頭彎腰走入那個通向隔壁屋子的暗門內。

兩頭蛇隨即將那道暗門推上。

隔壁那間屋子住着一個老頭子，是兩頭蛇的一個親戚，那老頭子又聾又盲，身子却還硬朗，兩餐由兩頭蛇照顧，兩頭蛇這個安排，是方便自己及別的見不得光的朋友出入。

「老張，那傢伙不會有甚麼古怪吧？」惡狗胡猛看着走回桌前，欲坐下來的兩頭蛇張光道。

張光雙手按在桌面上，慢慢坐下來，搖搖頭道：「老劉這個人我很清楚，老胡，你放心，他不會耍花樣的，別忘記，那批貨若沒有我們出面，根本脫不了手，他不敢撇開我們的。」一頓，又道：「要不，當初他何需找上我們？」

惡狗胡猛聽他那麼說，才不說話。

* * *

蕭原在醫院內躺了八日，到第九日，他不理會醫生的規勸，堅持要離院。

那個醫生拗不過他，只好讓他出院。

事實上，蕭原身上的傷口雖然已經愈合，但仍未完全痊癒，因此，那個醫生才不讓他出院。

走出醫院，蕭原頓時感到整個人輕鬆起來。

躺在醫院內，實在沉悶無聊得教人沒精打彩。

摸摸背側上癒合了的傷口，蕭原想了一下，決定去找蘇泉。

他想去找蘇泉，那知道，蘇泉就出現在他眼前。

他不由得高興地揚手向走過來的蘇泉呼叫：「蘇泉，你來了？」

蘇泉也見到蕭原，加快腳步走過去。「蕭原，你怎麼走出來？」

他還未知道蕭原已離院。

蕭原快步迎上去：「蘇泉，我可以離院了。」

說話間，蘇泉已走過馬路，走近蕭原。

就在這刹那，蘇泉忽然大叫一聲：「蕭原，快趴下！」大叫聲中，他急蹲下來，飛快地拔出身上的槍，朝蕭原身後那面舉起手上的槍。

蕭原的反應好快，蘇泉叫聲才出口，他已疾往地上撲趴下去，同時橫滾開去。

「砰砰」兩聲，就在他撲向地上的霎間响起。

他清楚地聽到教人頭皮發麻的槍彈「砰砰」地從他的頭上掠過。

他要是仍站着，那兩顆槍彈肯定會射在他的頭上或身上。

要不是蘇泉及時叫他伏下，他可能已進了鬼門關。

「砰砰」蘇泉手上的槍連响三聲。

槍彈向醫院大門旁邊的一堵圍牆上射去，擊得牆頭上的泥屑四洩。

牆頭上沒有人。

不過，剛才確是有人從那堵牆頭上向蕭原射擊。

說起來，也算是蕭原命大，蘇泉跑過馬路時，無意瞥到面對的那堵牆頭上，有人向蕭原開槍射擊，大驚之下，慌忙向蕭原大叫。

而那個伏在牆頭上的人在開槍後，眼見事敗，馬上從牆頭上縮回去，蘇泉那幾槍，自然射在牆頭上。

「蕭原，你沒事吧？」蘇泉蹲下的身子猛地往前一竄，往那堵圍牆奔去。

蕭原也從地上一躍而起，追着蘇泉，但才跑了兩步，背側近腰處的傷口一陣抽痛，只好停下來，朝往前疾奔的蘇泉大叫：「蘇泉，小心啊！」終於不放心，大步往那邊走去。

醫院的大門前本來是人來車往的，槍聲一响，嚇得那些人雞飛狗走，轉眼間，所有人都走得一個不見。

蘇泉追入那堵圍牆後面，那裏一個人也沒有，牆下的地上，遺下兩個彈殼。

他想追下去，但又猶豫不決，追下去，不知往那裏追，原來，前面十多丈的地方，是一個三岔口，他無法斷定向蕭原放冷槍的人往那一個街口逃去。

想想，他決定不追下去。

他是擔心蕭原會再遭到襲擊，他要是追下去，那就沒有人照應蕭原，那太危險了。

往前面打量了兩眼，他轉身往回走，蕭原看見他從圍牆後走出來，停下腳步，看着蘇泉：「那傢伙逃了？」

蘇泉點點頭：「前面不遠處是一個三岔口，不知道那個傢伙跑入那個街口，所以，我不追下去。」

「那算了吧。」蕭原道：「蘇泉，幸虧你及時叫我伏下，要不，這一次，我準死無疑。」

「蕭原，一定是兩頭蛇和惡狗胡猛派人來殺你！」蘇泉揮動一下手上的槍：「他媽的，看樣子，惡狗胡猛那傢伙非要殺你不罷休。」

蕭原笑笑：「蘇泉，幸好我命大，惡狗胡猛想殺我，枉費心機。」一頓，收歛起笑容，正色道：「蘇泉，查到他們的消息下落嗎？」

蘇泉搖搖頭：「保安隊與偵緝隊分頭去偵查，我也去打聽查探，兩頭蛇那個傢伙就像泥牛入海一樣，無影無蹤，一點消息也沒有。」

「他那些弟兄呢？」蕭原邊說，邊拍去衣服上的塵灰。

「除了那幾個心腹外，所有手下都有露面，他那幾間妓寨、賭館，也照樣開門做生意。」

蕭原和蘇泉開槍射擊行兇的歹徒。

「這麼說，兩頭蛇那些手下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都不知道。」蘇泉道：「偵緝隊的人查問過那些傢伙，他們都說沒有見過兩頭蛇，也沒有他的消息。」

「兩頭蛇既然沒有放棄他的生意，那就證明他仍在南寧城內，早晚他也會露面的，總會找到他的下落。」蕭原拍拍蘇泉的肩頭。「走吧，我們去喝兩杯。」

蘇泉將槍插回腰上，看一眼蕭原：「蕭原，你怎會忽然離院的？你的傷全好了嗎？」

「好了八九成，仍未完全痊癒，我吵着要離院，那個醫生沒辦法，只好讓我走。」

「蕭原，你的傷口還未完全痊癒便離院，可要小心點啊！」蘇泉關切地道。

「你放心吧，不會有事的，只要再敷兩三日我自己的那種刀傷藥，保證完全痊癒。」蕭原笑着拍拍蘇泉的肩頭：「快走吧！躺在醫院的這幾天，簡直淡出鳥來，恨不得大魚大肉吃個夠。」

「哈哈，想不到你躺在醫院不過幾日，變了個餓鬼，等會小心點吃啊！別脹破了肚皮。」

「哈哈，做個飽死鬼，總好過做餓死鬼！」蕭原也笑起來：「我已經直流口水了。」

兩人一路說笑着，往茶居走去。

* * *

一連幾日，都沒有兩頭蛇與惡狗胡猛的消息下落。

蕭原的傷經已完全痊癒了。

這幾日，蕭原都是住在蘇泉的家中。

對於這件事，蘇泉比蕭原還要熱心與心急，整天往外查探兩頭蛇的消息下落。

這天，蘇泉忽然向蕭原提出一個主意：「蕭原，我想到一個辦法，可以將兩頭蛇逼得非露面不可。」

蕭原大感興趣：「說來聽聽。」

蘇泉將他的辦法說出來。

蕭原聽完，一拍大腿，讚道：「好辦法。蘇泉，虧你想到這個鬼打鬼的辦法。」一頓，又道：「我看，要逼兩頭蛇出面，最好找虎頭蚤那傢伙。」

「蕭原，我也是這麼想。」蘇泉興奮地道：「虎頭蚤與兩頭蛇一直面和心不和，兩頭蛇失踪了這麼多天，只怕他早已蠢蠢欲動了。」

「好，我們馬上去找虎頭蚤！」蕭原說走便走。

* * *

大金賭館是兩頭蛇所開的兩間賭館之一。

兩頭蛇雖然已失踪了近十天，但賭館仍然照常營業，生意一點也不受影響。

大清早，所有的賭客，不論是輸的還是贏的，都走得一個不剩，兩頭

蛇的手下也準備關門睡覺。

負責關門的，是一個叫做大鼻的後生小子。

別看他年紀輕輕的，動起手來，比老江湖還要兇狠，大概，那就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吧。

清場後，關門是他的職責。

打了個呵欠，大鼻將兩扇大門關上，拿起那根放在門後牆邊的大橫木，準備落門。

他已經將那根大橫木放在右邊的一個牆洞內，正準備將另一端放下，驀地「砰」然一聲大响，兩扇關起來的大門應聲彈開來，撞在那根橫門上，震得那根橫門往外彈開，大鼻閃避不及，被那根橫門撞在胸腹上，往後跌倒！

大門被踢開的刹那，外面有人猛衝進來，手起棍落，重重地擊在大鼻的頭上，大鼻慘叫一聲，頓時昏暈過去。

接着，有人將那根往外彈開的橫門除下扔掉，兩扇大門便大開，外面的人一湧而入。

「大鼻，甚麼事？」裏面有人叫。

「快拿傢伙，有人衝進來！」裏面有人走出來，一眼看到有人蜂湧而入，張口驚叫，掉頭往裏面跑。

「殺啊！」衝進去的那伙人大叫。

裏面的人一陣騷動，跟着有人衝出來，手上執着刀棒。

兩伙人就在賭館內展開厮殺。

兩伙人在賭場內厮殺，自然驚動附近的人家，但沒有一個人敢多管閒事，甚至不敢走出屋外觀看。

賭場內的兩伙人大約厮殺了一刻鐘左右，兩頭蛇的手下紛紛奪門鼠竄而逃，殺入賭館內的那伙人佔據了賭館。

令人奇怪的是，保安隊與偵緝隊都沒有出現，他們不可能得不到消息的。

幾乎是在大金賭館遇襲的同時，兩頭蛇名下的妓寨及另一間賭館都先後遭到襲擊，兩頭蛇的手下亦被襲擊的人打得頭破血流，鼠竄而逃。

兩頭蛇名下的「生意」，就這樣於一個上午之間，被人佔據了。

這麼樣的一件大事，自然震動了南寧城內的江湖道上。

但是，沒有人敢出面過問。

這是罕見的事。

至於搶奪了兩頭蛇的「生意」的是何方神聖，原來是兩頭蛇的對頭人虎頭蚤林樹。

本來，林樹與張光在南寧城內，勢力相當，誰也奈何不了誰，如今虎頭蚤乘兩頭蛇不敢露面，於一天之間，將兩頭蛇的「生意」搶奪了，佔據了他的地盤。江湖上的人都估計，兩頭蛇一定不會罷休。

事實上，若是換上任何人，也忍不下這口氣。

＊　＊　＊

兩頭蛇張光一樣吞不下這口氣。

他在接到手下的通報後，他忿怒得將手上的那個鳥籠大力摔在地上，籠內那隻他心愛的相思鳥也被摔死了。

接着，他又踢爛了一個花盆，仍然餘怒未消，咆哮道：「虎頭蚤，你他媽的！我不會放過你，我要你雙倍奉還！」一拳擊在墻上，皮破血流，他却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老張，別動氣。」站在一旁的惡狗胡猛這時才開口說話。「這件事因我而起，我遲早會將虎頭蚤的人頭拿來讓你當夜壺。」

「他媽的，虎頭蚤竟然乘我不在，搶走我的生意、地盤！這口氣，我怎吞得下？」張光捏着拳頭，咬牙切齒道。

惡狗胡猛道：「老張，你不是想馬上找虎頭蚤算賬吧？」

張光長長地吁出一口氣，緩緩搖搖頭。「不！這時候他一定有準備，這時候動他，無異硬碰硬，就算拚贏了，也是慘勝，那只會給人可乘之機，我不會那麼蠢！就讓他高興一些日子，待那批貨搞妥後，我要虎頭蚤在我脚下哭着求饒！」

惡狗胡猛聽張光那麼說，才放下心來。「老張，你果然是辦大事的人！待那貨批搞妥後，我一定替你對付虎頭蚤。」

兩頭蛇仰起頭，長長地吸了口氣，兩道目光落在惡狗胡猛的臉上。「老胡，有你幫忙對付虎頭蚤，他一定完蛋。」

「老張，我現在只擔心那批貨，」胡猛忽然轉過話題。「上海方面已催促了幾次，那批貨若再不送來，那就見財化水了。」一頓，又道：「那個老劉不知在搞甚麼鬼，先後一共推遲了三次，老張，這個人靠得住嗎？」

張光點一下頭。「絕對靠得住，我與他相識也有十年了，打交道也有五六年，每一次與他交易，都能準時交貨，這一次，可能那批貨數量太大，他一時間張羅不到，所以便推遲了。」

「老張，不怕對你說，這一次冒的風險很大，所謂夜長夢多，我只想快些搞妥這單買賣，拿到錢後，到上海去見識一下那個花花世界，我不想再坐監！」

「老胡，上海眞的是遍地黃金、繁華熱鬧得像個花花世界？」張光好奇地問。

「我那個朋友是這麼說的。」胡猛臉上現出羨慕的神色。「老張，你也看到我那個朋友，身穿洋服，脚踏黑亮尖硬的皮鞋，走起路來『咯咯』作响，大分頭，好不神氣，說穿了，六七年前，他還不是像我一樣，像個鄉巴佬，四年前，他跟一個鄉裏的兄弟到上海，如今再見他，簡直像換了一個人，據他說，上海眞是一個花花世界，五光十色的，只要你有本領，夠膽量

，想發財，易如反掌。老張，反正你已不能露面，何不跟我去上海看看，闖出個名堂來？」

張光想了一下，下定決心道：「好，那單買賣辦妥後，我與你到上海見識一下，能夠見識一下那個花花世界，也不枉此生了。」

「老張，憑咱們的本領，一定可以在上海闖出名堂來的。」胡猛上前拍一下張光的肩頭。

看他走路的樣子，沒有一拐一拐的，他腿上的傷大概已痊癒了。

惡狗大腿上的傷確是痊癒了，他雖然中了一槍，由於槍彈只是從他的腿側射進去，射穿了皮肉，並沒有傷及大腿骨，所以，他傷得不算重。

這時候，他與張光匿藏在城北一個隱蔽的地方——一座房屋內。這座房屋是兩頭蛇在幾年前秘密買下的，以作不時之需，如今果然用上了。

兩頭蛇經常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以，他早已佈置好退路，說起來，他在南寧城中，還有兩三處可供藏身的地方。

「老胡，你還打算對付蕭原嗎？」張光看着胡猛。

胡猛咬着牙，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腿上的傷口，切齒道：「這筆賬當然要算，要不是他，我怎會在梧州監獄蹲了近六年，腿上怎會挨那一槍？要是不算那筆賬，我還是胡猛麼？」

張光也恨道：「要不是他插上這一脚，我何需躲起來，生意被虎頭蚤搶去，他媽的！這都是拜他所賜，我也不會放過他。」

「老張，你可否派人去催促老劉，要他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覆？」胡猛說回正題。

「他今天晚上會來見我們，」張光道。「那時，我會要他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　＊　＊

自從兩頭蛇的地盤及生意被虎頭蚤林樹搶奪後，蕭原與蘇泉便一直密切注意虎頭蚤的行踪，以及江湖道上的動靜。

令兩人奇怪的是，兩頭蛇一點動靜也沒有。

江湖道上也一點風聲也沒有，似乎，兩頭蛇吞下了那口氣！

蕭原與蘇泉好不失望。

原先，他們以爲利用虎頭蚤搶奪兩頭蛇的地盤，可以逼他露面，從而找出胡猛的下落，如今看來，這條計策行不通了。

事實上，虎頭蚤林樹之所以敢搶奪兩頭蛇的地盤，是受到蕭原與蘇泉的慫恿，並答應代他向保安隊及偵緝隊說項，不理會他的行動，虎頭蚤這才膽敢吞併了兩頭蛇的地盤。

而蕭、蘇兩人是先去偵緝隊及保安隊談過，得到答應不干預虎頭蚤的行動，才去找虎頭蚤的。

原來，保安、偵緝兩隊都想捉到兩頭蛇，好爲蕭原被槍擊的案子結案，才答應蕭原的請求。

同樣地，偵緝、保安兩隊的人手，這幾天亦時刻監視着虎頭蚤的動靜及兩頭蛇被搶去的那些「生意」，只要一有動靜，他們便採取行動。

可惜，兩頭蛇不上當。

兩頭蛇按兵不動，也令江湖道上的那些老大大感意外。

午間，蕭原與蘇泉在得如茶居吃午飯，偵緝隊的副隊長馬志新居然到得如茶居來找他們。

兩人自然大感意外，忙招呼馬志新坐下，蘇泉急不及待地開口道：「老馬，可是兩頭蛇有甚麼動靜？」

馬志新搖搖頭。「那老狐狸大概猜到其中有陰謀，不上當，一直沒有動靜。」

蕭原在馬志新說話時，一直瞧着他，從他焦灼的眼神，他看出馬志新一定有事找他們。馬志新才說完，他馬上道：「老馬，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

馬志新喝了口茶，驚詫地看了蕭原一眼。「老蕭，你眞厲害，甚麼事也瞞不過你。」

蕭原笑笑，沒有說話，等他說出來。

蘇泉心急地道：「老馬，發生了甚麼事？」

馬志新神色一沉，看了兩人一眼，壓低聲音道：「城防部隊的軍械庫失了一批軍火，是一大批！上頭指令，要偵緝隊偵辦此案，務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查出那批失竊軍火的下落，我已經派出大批人手四出偵查，想起你們對於城內江湖道上較熟悉，所以我來找你們，請你們幫忙偵查。」

蘇泉一口答應。「老馬，你開了口，我們一定幫忙。」

蕭原問道：「那批軍火是甚麼時候失竊的？」

「昨天。」馬志新道。「發現軍火被竊後，部隊的軍械官馬上報告城防司令官，司令官立刻去見督軍，督軍大爲震怒，責成偵緝隊全力偵辦，一定要尋回那批軍火。」

「被竊了那些軍火？」蕭原問。

「十挺機槍、三門小鋼炮、二十五發炮彈、十七支衝鋒槍、五十支步槍、幾百發子彈，還有四箱手榴彈。這是歷來失竊的最大的一批軍火。」

「嘩，這麼大批的軍火，足夠一連軍隊的裝備。他媽的，偷軍火的人好大胃口啊！」蘇泉差點叫起來。

「老馬，這麼說，軍火庫經常失竊？」蕭原問。

「是啊！」馬志新道：「以前失竊的都是小數目，因此也就不了了之，這一次却失竊了這麼一大批軍火，很難瞞得住，這才不得不報告督軍。失竊了這麼大批軍火，誰也擔當不起啊，而且，那批軍火中的三門小鋼炮、十挺機關槍，是督軍新近從日本人那裏

買來的，督軍視爲寶貝。還有那些衝鋒槍，是從德國買來的，一共買了三十支，一下子被偷去了十七支，如何隱瞞？聽說，督軍大人差點拔槍斃了那個軍械官。」

「老馬，軍械庫經常失竊，那一定有人監守自盜，你一定會想到這方面吧？」

「老蕭，這麼簡單的推理也想不到，我怎幹偵緝隊長這個職位？事實上，我接到上頭的命令後，馬上對守衛軍火庫及在那裏辦事的人員展開偵查，結果……」說到這裏，馬志新大概感到口渴，住口不說，拿起茶杯喝茶。

蘇泉性急地問：「老馬，結果怎樣？」

「發覺有五個人失了踪，」馬志新喝下一口茶，重重地將茶杯放在桌面上。

「那五個？」蘇泉脫口問。

「一個是姓劉的副軍械官，」馬志新道。「另外四個人，一個是負責守衛軍械庫的排長，其餘三個是士兵。」

「這麼說，這是一宗監守自盜的失竊案。」蕭原道。

馬志新點點頭。「我已派人全力偵查那五個人的下落。」

「老馬，恐怕那五個傢伙已逃之夭夭了。」蘇泉道。

蕭原却不同意他的說法。「這倒未必，除非他們已將那批軍火脫了手，否則，他們極有可能仍躲在南寧城內。這麼大的一批軍火，可不是輕易的可以脫手。」

馬志新連連點頭。「我也是這麼想。這麼大宗的交易，江湖道上一定會聽到消息的，所以，我才請兩位幫忙偵查。」

「老馬，你開了口，我們能不幫忙嗎？」蘇泉慨然道。「你放心，向江湖道上打聽消息這回事，就包在我們身上。」

「老蘇，老蕭，我先謝謝你們的幫忙，」馬志新朝兩人拱拱手。「這頓飯，我請。」

蕭原忙道：「老馬，別客氣，待偵破那件軍火失竊案後，你才請我們喝個痛快吧。」

馬志新想說話，蘇泉已說道：「老馬，別和我們客氣了。」

馬志新看了兩人一眼，知道拗不過他們，只好作罷。

「老蕭，事不宜遲，我們就去偵查。」蘇泉再也坐不住，催促蕭原結賬。

蕭原却笑道：「老蘇，急也不在一時，老馬還未吃飯啊，待他吃過後，才去偵查吧。」

馬志新確是未吃午飯，但却說道：「老蕭，我怎吃得下……」

蕭原却道：「老馬，我明白你的心情，但人不是鐵打的，急也急不來，聽我說，放開胸懷，吃飽飯才有精神辦事啊。」

說完，不待馬志新說話，立刻揚手招來一個伙計，要了兩個菜。

原來，馬志新來找他們時，兩人已經吃飽了。

* * *

南寧城中，論到消息之靈通，要算老鼠仔。

老鼠仔名叫蔡興。

別以爲老鼠仔是個後生小子，那不過是他的綽號，其實，他今年經已四十出頭。

這人嫖吹飲皆好，但却身無長物，所以，便在江湖上混，除了幹鼠竊狗偷的勾當外，對於江湖道上的消息也很靈通，不少人想打聽甚麼消息，都會找他。

他就這樣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多年。

正因爲他消息靈通，所以，在江湖道上，他自然吃得開，那些老大便不想動他。

不想，並不等於不敢。

蕭、蘇兩人好不容易才打聽到老鼠仔蔡興的下落。

兩人急急趕去一家妓寨。

那家妓寨是一個叫黃牛的江湖老大開的。

黃牛既是他的綽號，也是他的眞姓名。

聽告訴他們老鼠仔行踪的那個混混說，老鼠仔這兩天特別「生猛」，不是吹便是飲，袋裏似乎有幾個錢，才吹完，便去嫖，煞煞火。

蕭原與蘇泉當然不好走進妓寨，從床上將老鼠仔揪出來，只好在外面等。

大約等了半個小時，終於等到老鼠仔從妓寨內走出來，看上去似乎精神爽利。

蘇泉馬上便要前去將老鼠仔攔住，蕭原忙阻止他。「老蘇，不要急，他跑不了的，待走遠點才截住他。」

「他媽的，那老小子手裏有幾個錢啊，一臉春風得意的樣子，眞他媽的想摑他一巴掌。」蘇泉看不慣眼地嘀咕一句。

「老蘇，管他的，最重要是從他口中問出點有用的消息來。」蕭原笑着拍拍蘇泉的肩頭。

「我就是看不過眼他那種小人得志的樣子。」蘇泉似乎對老鼠仔成見很深。

蕭原笑笑，輕拍一下蘇泉的肩頭。「老蘇，別這樣，走快點，別讓他溜掉了。」拉着蘇泉，急急往前走去。

老鼠仔這時已轉入一條街巷，吹着口哨，一搖三擺地往前走。

蕭原與蘇泉迅速趕上去。

老鼠仔似乎發覺有人追上來，他却一點也不吃驚，而且連頭也不轉向後望一眼，嘴裏哼着難聽下流的小調，待到蕭原與蘇泉走到他身後，他像是背後長了眼睛般，仰頭噴口氣，才霍地扭轉頭，一眼看到蘇、蕭兩人，

身子震了震，齜牙笑道：「啊啊，我以爲是誰，原來是蕭老兄你，哈哈，我早已想到，你一定會來找我，如今果然。」

「老鼠仔，你怎知道我們一定會來找你？」蘇泉惡狠狠地說。

老鼠仔一點不以爲忤，打了個哈哈，「蘇老兄，你們不是一直要找尋兩頭蛇的下落嗎？不怕對兩位說，我有他們兩個人的消息。」

「快說，兩頭蛇躲在甚麼地方？」蘇泉不耐地喝道。

「蕭老大總該懂規矩吧？」老鼠仔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這時候，蕭原也恨不得一拳將他的腦袋砸破，但却極力壓抑着。「你想要多少？」

「今天老子心情不錯，就要你五個大洋吧。」老鼠仔伸出手掌。

蘇泉伸手，把他的手掌用力一握，「老鼠仔，你好大膽啊，膽敢向我們要錢。」

老鼠仔痛得喲喲地大叫起來。

「還要錢嗎？」蘇泉再用力。

老鼠仔痛得軟下來，臉白唇青的「唷唷」連聲。「蕭老大，蘇老大，求求你放了我，我一個銅板也不要，免費奉送一個消息給你們。」

「你他媽的，你知道我們要得到甚麼消息？」蘇泉兇神惡煞地喝問。

「當然知道。」老鼠仔透了口大氣。「道上的人，那一個不知道，你們想找兩頭蛇與那個惡狗胡猛。」

「你知道他們的下落了？」蘇泉立刻問。

「呀！你握碎我的手了，」老鼠仔殺豬般叫起來。「求求你，放開我的手，好嗎？」

「說來聽聽。」蘇泉稍爲放鬆握着老鼠仔手掌的手。

「噢……」老鼠仔長長地吁口氣：「兩頭蛇躲起來，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我得到消息，他並沒有逃，仍然躲在城內一處地方……」

「你他媽的，這是甚麼消息？」蘇泉一巴摑在老鼠仔的頭上。

老鼠仔縮縮頭，叫道：「我只知道這個消息。」

「老鼠仔，你聽着，我並不是想得到兩頭蛇的消息。」蕭原道。

老鼠仔怔了一下，急急道：「那你們想知道甚麼消息？」

「你聽着，我們想知道，最近可有消息說，有甚麼人暗中買賣軍火？」蕭原壓着聲，一字字的對老鼠仔說。

老鼠仔連連搖頭。「蕭老哥，買賣軍火的消息，我一點也聽不到，你們去找別人吧。」

「他媽的，你一定知道，快說！」蘇泉一把執住老鼠仔的胸衣，幾乎將他提起來。

原來，老鼠仔身材普通，加上嫖吹的關係，掏空了身子，整個人乾乾瘦瘦的，體重大概不到七十斤，蘇泉的身體雖然不怎麼高大，但却壯健，他若是用力，眞的可以將老鼠仔提起來。

老鼠仔被揪得踮起脚尖，睜着一雙骨碌碌凹陷下去的老鼠眼睛，驚恐地亂轉着。「蘇哥，我眞的不知道，要我說甚麼？」

蘇泉厲聲道：「你他媽的，城裏算你消息最靈通，你不知道，還有那一個知道？」

老鼠仔哀求道：「我眞的不知道啊……」

「你既然不肯說，好，我押你回偵緝隊部，叫隊上的弟兄好好招呼你，然後，再將你關起來，看看你挺得多久！」蕭原緩緩說道。「聽說，烟癮發作的時候，若不吸幾口，那種滋味比死還難受，老蘇，你瞧過嗎？」

蘇泉冷笑一聲：「看得多了，那種口水鼻涕直流的模樣，看了教人倒胃！」

老鼠仔猛地打了個冷顫，哀叫道：「蕭老哥，你不能押我去偵緝隊啊……我又沒有犯事……」

「你他媽的還說沒有犯事？」蘇泉氣恨恨地摑了老鼠仔一巴掌。「你知道嗎？知情不報，一樣有罪！不怕對你說，督軍的軍火庫失了一批鎗械，他嚴命偵緝隊火速偵破這件案子，若我們將你送到偵緝隊，只怕你說了，這身骨頭也會散下來！他媽的，要不是我們對馬隊長說，由我們找你查問消息，這時候，你已經在偵緝隊裏面被好好地招呼一番了！」一頓，又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老鼠仔聽得臉也白了，急急道：「蘇哥，我說，我說了！」

「聽到甚麼消息，說出來吧。」蕭原平和地說。

嘸了口口水，老鼠仔說道：「我……聽到一個消息……上海有人……來買軍火……這幾天會交易……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上海來的人？是些甚麼人？跟誰交易？」蘇泉緊張地問。「那一天交易？」

蕭原沒有說話，只是看着老鼠仔。

老鼠仔苦着一張臉。「蘇哥，我只聽到這個消息，其他的，甚麼也不知道。」

「老鼠仔，你想清楚，還聽到那些與買賣軍火有關的消息？」蕭原提醒蔡興。

老鼠仔想了一下，那雙眼骨碌碌地轉了兩下，眉稍聳動一下，開口道：「你們去找棺材釘吧！他可能知道得多一點。」

「棺材釘譚中？」蘇泉問。

「就是他。」老鼠仔道。「但我先此聲明，我不敢保證他知道的比我多。」

「棺材釘最近在甚麼地方露面？」蕭原問。

「誰也知道，棺材釘身上有錢便手

癢，這些日子，他經常在三眼華光開的賭館內磨。」

「老鼠仔，別耍花樣，要不，偵緝隊的人一定會剝下你那身鼠皮！」蘇泉在蕭原的示意下，放開老鼠仔。

老鼠仔這才能夠站下來，長長地透口氣。「兩位阿哥，我怎敢耍花樣？我有點事，失陪了。」話未說完，一溜烟地走了。

看着老鼠仔飛快遠去的背影，蘇泉道：「老蕭，你相信他的話嗎？」

蕭原點點頭，「相信，他不敢對我們說假話的。」

「要不要去通知老馬？」

蕭原想了一下，搖頭道：「待找到棺材釘譚中，查問出確實的消息後，才去找老馬吧。」

「甚麼時候去找棺材釘？」蘇泉性急地問。

「晚上才去吧。」蕭原道。「在賭館外面等他，免得驚動別的人。」

「那現在我們去那裏？」

「到處走走吧，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　＊　＊

蕭原與蘇泉的運氣似乎很好，兩人逛到城西頭那邊，意外地發現了棺材釘譚中。

譚中被兩個人架着走。

這情形，明眼人都看得出，棺材釘惹上了痲煩，那兩個左右挾着他的人，兇神惡煞的，棺材釘惹上的痲煩似乎不小。

蘇泉一眼看到棺材釘，便欲跑過去，蕭原忙將他攔住，低聲道：「跟下去看看那兩個傢伙要帶他到那裏去，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蘇泉聽蕭原那麼說，點點頭，與蕭原遠遠地跟着前面的棺材釘。

棺材釘被那兩個人挾着，走進一條後巷內。

蕭、蘇兩人馬上加快脚步，才走到巷口前，突然聽到一聲悶叫，蕭原暗叫一聲不妙，邊疾奔入巷口內，邊將身上的鎗拔出來。

蘇泉的反應也不慢，跟着蕭原衝入後巷。

才衝入後巷，蕭原一眼便看見棺材釘慢慢的倒下，捂着腹腔的手滿是血，蕭原大喝一聲：「站住，別跑！」

原來，那兩個傢伙聽到脚步聲響，馬上警覺地往巷子的另一端拔脚便跑，其中一個人的手上，還握着一把染滿了血的尖刀！

那兩個傢伙原來要殺棺材釘！這可是蕭原始料不及的。

那兩個傢伙根本不聽蕭原的喝叫，沒命地往前飛奔。

蕭原開了一鎗。

那個手上仍握着染血尖刀的傢伙，應聲撲跌在地上。

另一個亦慌忙往地上撲下。

「別跑！你們跑不了！」蕭原疾喝，奔到倒在地上的棺材釘身前，扭頭對蘇泉道：「蘇泉，你看看棺材釘還有救沒有！」

話未說完，那端鎗聲連響，蕭原與蘇泉急忙斜撲在地上，顧不了察看棺材釘的生死，往那邊開鎗還擊。

剎時間，窄小巷子內鎗聲「砰砰」，幸好巷子內沒有人行走，要不，可能會被流彈誤傷。

那兩個傢伙邊開鎗射擊，邊往前跑，蕭原瞄準了那個受了傷、跑得較慢的那個傢伙開了一鎗。

那個傢伙應鎗跌下。

另外一個傢伙回身一把扯起那個被擊中的同伴，却不是救他走，而是用他來作擋箭牌，側着身子，邊往前走，邊從那個仍未斷氣的同伴身側伸出鎗來，向蕭、蘇兩人射擊。

被他扯起來、擋在身前的那個同伴接着再中了兩鎗，本已搭拉的腦袋垂得更低，大概經已斷氣。

蕭原兩次想竄起來往前衝，却被那個傢伙的鎗火所阻，眼看着那人拖着死去的同伴往巷口那端跑（拖着一個人，當然跑得不快），急得他與蘇泉牙癢癢的。

蘇泉按捺不住，冒險想往前衝，却被蕭原將他攔住。

終於，那個傢伙拖着同伴的屍體，跑到那一端的巷口，扔掉屍體，閃沒在巷口的左邊。

蕭原兩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人逃出巷外，無法阻止，恨得牙癢癢的，但却莫奈他何。

蕭原仍不敢從地上竄起來，恐怕那個傢伙伏在巷口牆角，向他們放冷鎗，只好側頭對蘇泉道：「蘇泉，快看看棺材釘是死是活！」

蘇泉就趴在棺材釘身前的地上（要不是棺材釘的身子遮擋着他，他可能已經中鎗），聽蕭原那麼說，急忙爬上前去，伸手去探棺材釘的鼻息。

他感覺不到棺材釘還有氣息。「蕭原，他好像死了！」

蕭原焦急地道：「看清楚一點，我懷疑那兩個傢伙是殺人滅口！」

蘇泉再伸手摸向棺材釘的心臟部位，屏息一會，驚喜地道：「還活着！」

原來，他摸到棺材釘的心臟仍然微弱地跳動着。

「快弄醒他！」蕭原一直監視着前面巷口的動靜。「他傷得那麼重，隨時會死去！」

棺材釘確是傷得很重，胸腹之間被插了一刀，從傷口流出來的血，染紅了他下半截衫褲。

蘇泉將棺材釘扶起來，輕輕拍打他的臉。「棺材釘，你醒醒。」

棺材釘一點反應也沒有。

蘇泉急得用力在棺材釘的臉上摑了兩下。「喂，你醒啊！」

這一次，棺材釘終於有了反應——眼睫毛顫動了一下。

巷口那端一直沒有動靜。

蕭原估計那人已經逃了，從地上竄起來，貼着左邊的牆邊，往前跑。那個傢伙果然跑了。

蕭原跑到巷口，探頭瞥望一眼，那個傢伙已經沒了踪影。

巷口附近，有人閃閃縮縮地在瞧看。

蕭原估計無法追到那人，返身跑回巷內。

待他跑回蘇泉身前，棺材釘剛好咽了氣。

他急忙問蘇泉。「他有說話麼？」

蘇泉將棺材釘放回地上，吁口氣。「我問他殺他的人是甚麼人，他只說了一句上海人。我再問他，知道是甚麼人買賣軍火這回事，他又說了一句兜風耳三個字，那便咽了氣。」

「兜風耳？」蕭原沉吟一下。「蘇泉，你知道這個人麼？」

蘇泉搖搖頭。「第一次聽到。」

蕭原將鎗插回褲頭內。「這個兜風耳一定知道有關買賣軍火這回事！」

「我們馬上去找那個兜風耳！」蘇泉立刻站起來。

「我們連兜風耳是誰也不知道，往那裏找他？」蕭原看着蘇泉。

蘇泉摸摸耳朵。「找人查問一下……」

「找誰？」

「棺材釘認識的人，都不是好人！」蘇泉道。「只要找棺材釘的朋友問一下，一定知道！」

「你知道棺材釘有那些朋友嗎？」

「知道！」蘇泉道。「大口波經常與棺材釘走在一起，他一定知道兜風耳是誰！」

「大口波住在那裏？平時在甚麼地方出入？」

「這……」蘇泉窒了窒。「不知道啊！」

「天黑後，我們去三眼華光的賭館試找大口波。」蕭原道。「希望可以在那裏找到他。」

「老蕭，發生了甚麼事？」巷口那端突然有人叫道。

蕭原與蘇泉聞聲往那端望去，只見一個人急步走前來，兩人認出，那是偵緝隊的一個隊目，名叫馮青。

而巷口內外，在那個被棄的死者身前，有幾個人在圍着察看，每一個的手上都拿着鎗。

不用說，那些人都是偵緝隊員。

「阿馮，我們本來想找棺材釘譚中的，那知道他被巷口那個死鬼及其逃了的同伴捷足先登，我與蘇泉只好在後面跟着，看看那兩個傢伙到底要將棺材釘帶到甚麼地方，那知道，那兩個傢伙將棺材釘帶入這條巷內便殺死他，我與蘇泉喝叫那兩個傢伙不要跑，他們拔鎗向我與蘇泉射擊……結果，被我們打死躺在巷口的那一個，另一個逃了。」蕭原一口氣將經過說出來。

馮青聽蕭原說畢，踢踢棺材釘的屍體，冷笑道：「譚中這個傢伙，該死！老蕭，老蘇，你們沒有受傷吧？」

蕭原與蘇泉搖搖頭。

「你們知道殺棺材釘的兩個人是甚麼人嗎？」馮青看着蕭原、蘇泉兩人。

兩人搖搖頭。「我們根本不認識那兩個人。」蘇泉說。

「阿馮，我想看看那個死鬼。」蕭原望向巷口那個被打死的傢伙。

馮青點點頭，三人往巷口那端走去。

三人走到巷口那端，一個偵緝隊員剛好搜過那個死者的全身，馮青問道：「搜到甚麼？」

那個隊員道：「只有五個大洋及幾個銀毫、銅板。」

蕭原與蘇泉蹲下來，打量死者的面目。

「蕭原，這死鬼不像是本地人。」蘇泉抬眼看着蕭原。

蕭原點點頭。「是外省人，可能是……」突然醒覺地將話止住。

他不是不相信馮青與及那些偵緝隊員，他不說下去，是以防萬一。

「老蕭，這死鬼確是外省人。」馮青接口道，這時他已低頭瞧着地上那個死者。「棺材釘到底搞甚麼鬼，惹上外省人，因此被殺？」

「這個麼，恐怕要問棺材釘了！」蘇泉道。「可惜他死了！」

「老蘇，你們爲甚麼要找棺材釘？」馮青抬眼看着蘇泉。

蘇泉怔了一下，隨即道：「我與蕭原找他，是想打聽一個人的消息！」

「誰？」

蘇泉道：「就是兩次襲擊蕭原的惡狗胡猛！」

「老蕭，老蘇，對不起，發生了命案，而你們又在命案的現場，所以請你倆跟我們回隊部一趟。」馮青看着蕭、蘇兩人。「這是規矩，請你倆不要見怪。」

蕭原忙道：「怎會呢？我們是應該跟你回去的。」

蘇泉想說甚麼，被蕭原暗中阻止了。

結果，兩人跟馮青回偵緝隊部。

旁敲側擊　探出口風

蕭原與蘇泉從偵緝隊部走出來時，已經是黃昏時份。

兩人在隊部內，將查到的，都告訴了馬志新。

馬志新聽說有了進展，很是高興，要派人與他們一起去找兜風耳，但被蕭原勸阻了。

蕭原認爲，若是偵緝隊的人跟他們一起去找兜風耳，那太張揚了，不若他與蘇泉，不會引人注意。

馬志新聽他那麼說，認爲他說得也是，但却吩囑兩人要小心。

蕭原與蘇泉離開偵緝隊部後，便去吃晚飯。

兩人在得如茶居吃過晚飯，便去三眼華光的賭館找大口波。

兩人先在三眼華光那間賭館的附近等了一會，不見大口波，便走進賭館。

大概時間還早吧，賭館內不怎麼熱鬧，由於不太多人，兩人很快便發現了大口波。

大口波正在骰寶枱前緊張地賭着，看他的神情，手風似乎不怎麼好。

兩人走到骰寶枱前，剛好看到大口波又輸了一手。

大口波看着自己下注的錢被荷官收去，口裏連聲罵娘，又從衣袋裡拿出一個大洋，觀望了一會，猶豫着不知下注在大或小上。

蕭原走到他的身旁，笑說道：「朋友，既然拿不定主意，何不看一會再下注？」

大口波扭頭看一眼，哼了一聲，將手上那個大洋放在「小」之上，口裏滴咕一句：「就是不信邪！」

結果，開出來的是「大」！

「他媽的，又會這麼邪！」大口波連聲罵娘，跟着又從衣袋裡拿出兩個大洋。

那兩個大洋可能是他最後的本錢了，他拿在手上玩弄着，一臉猶豫之色，在荷官的吆喝下，拿不定主意是全押下去，或是只押一個。

蕭原將五個大洋押在「小」之上，含笑對大口波道：「朋友，你既然不信邪，何不再不信一次？」

大口波眼一翻。「我為甚麼要信你？」

蕭原瞥了他一眼。「因為，這一次你若是再輸了，我賠給你！」

大口波猶疑地打量了蕭原一眼，「你……」

正在這時，荷官吆喝一聲：「有買趁手，買定離手！」

蕭原急道：「你再猶豫，便會錯過一次贏錢的機會！」

大口波眼見荷官張口喝「開」，一咬牙，把心一橫，急急將手上的兩個大洋放在「小」之上。

他的手才離開，那個荷官喝一聲：「開！」按在骰盅蓋上的手猛地往上一起！

大口波瞪大一雙眼，緊張得屏住呼吸，看着盅內的三顆骰子！

「一二三六點小！」荷官高聲唱出來。

大口波頓時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來，看一眼蕭原，興奮地道：「朋友，好眼光！」

蕭原笑笑。「拿錢吧。」

大口波伸手將四個大洋拿起來，笑着對蕭原道：「朋友，這一次買大還是小？」

蕭原笑笑：「別心急，看清楚再下注不遲。」

待那個荷官將搖動的骰盅放下後，蕭原想了一下，將手上的十個大洋全放在「大」的上面。

大口波猶豫了一下，咬咬牙，將手上的四個大洋押在「大」之上。

蕭原打趣地道：「朋友，你跟我押在『大』之上，我可沒叫你跟着啊，要是輸了，我不賠的！」

大口波呆了一呆，繼之奉承地道：「你的眼光這麼準，跟着你，不會輸的！」

「二四六十二點大！」荷官揭開盅蓋，口裏跟着唱出來。

「又贏了……」大口波興奮得叫起來。「朋友，你是財神！」

蕭原笑笑。「翻本了麼？」

「贏了兩個大洋。」大口波邊說邊伸手，一把將八個大洋拿在手中。「朋友，下次買甚麼？」

蕭原道：「我不過是湊巧買中罷了，別以為我有眼光看得準，說不定，這一次你跟我下注會輸。」

「朋友，我信你！」大口波急急道：「快下注啊，要不，便來不及了。」

蕭原仍然不下注。「朋友，賭錢切忌心急氣浮，看清楚再下注吧，你要是下注，自己下吧。」

大口波聽他那麼說，不敢自己下注。

蕭原不着意地道：「朋友，今晚怎麼只得你一個人來？那個兩隻耳朵大大的、兜風耳的，怎麼不見他來？」

「你說的是兜風耳吳中？」大口波看着蕭原。「你認識他？」臉上露出懷疑的神色。

蕭原搖搖頭。「我不過是前幾天在這裏看見你與那個兜風耳的一起賭錢，那個兜風耳的兩隻耳朵很難看，所以才多看他兩眼，因而認得你，也記起那個兜風耳的，順口問問你。」

大口波這才釋疑。「他病了，聽說着了涼，整天躺在床上，我只好一個人來賭錢。」

「你與那個兜風耳的一定是好朋友。」蕭原在動着腦筋，看看怎樣才能夠從大口波的口中，問出兜風耳的住址。

「嗯！」大口波點點頭。「他經常在我家睡覺，誰有錢，誰拿出來花，我昨晚輸光了，今天他給了我六個大洋作賭本，我也到葯材舖買了一劑葯煎給他飲服，我與他，就像兄弟一樣。」

「哈，那眞難得。」蕭原讚他一句，雙眼却看着那個荷官在搖動骰盅，待那荷官將骰盅放下，一隻手按着盅蓋，他將手上的十個大洋放在「小」之上，對大口波道：「你跟不跟我買？不過，我先此聲明，我不敢擔保會贏，你要跟我，輸了別怪我！」

事實上，蕭原根本不是賭徒，他剛才連贏兩次，那是他運氣好。

大口波將手上的八個大洋全部放在「小」之上，說道：「朋友，我相信你！你是我的福星！」

押下去後，大口波緊張得頻頻搓手。

要是輸了，他便沒有錢再賭下去，那八塊錢是他的全部財產，他怎會不緊張。

蕭原却很輕鬆，因為，那十個大洋是贏回來的，輸了，他還贏五個大洋。

荷官終於喝一聲：「開！」手起盅蓋揭，所有人的眼睛都射落骰盅內那三顆骰子上，只聽荷官接着高聲喝道：「雙二單一五點小！」

不少人發出懊喪的噓聲，不用說，那些人一定是押在「大」之上，輸了！

「贏了！」大口波用力一拍大腿，興奮得跳起來。「朋友，你眞是洪福齊天，福星高照，你是我的財神！」

蕭原笑笑。「快收回你的錢吧。」

大口波伸出雙手，將兩疊大洋「扒」到自己的面前，三把兩抓，放入衣袋內。「朋友，還賭嗎？」

蕭原搖搖頭。「不賭了，你知道嗎？賭錢最忌『磨爛蓆』，開賭的人有一句話——不怕你贏錢，最怕你不賭。賭錢靠運氣，但不是時常有那麼好運氣的，見好就收，那才是賭錢之道，你贏了，若不見好就收，遲早會輸回去。朋友，我這個人不大貪心，贏了那些錢，我已心滿意足。」

說完，拍拍大口波的手臂，離開賭枱。

「喂，等一等。」大口波猶豫了一下，急急叫住蕭原。

蕭原停住脚步，扭頭道：「甚麼事？」

大口波道：「朋友，我不賭了，是你令我贏了錢，我請你去喝兩杯！」

蕭原客氣道：「別這麼說，你贏錢，是你的運氣……」

「不，不！」大口波急急打斷蕭原的話。「朋友，無論如何，賞個臉，讓我請你喝兩杯。」

蕭原為難地道：「多謝了，我……」

「朋友，你眞的不賞臉？」大口波盛意拳拳。「不是認為我不配與你交朋友吧？」

「不是。」蕭原道。

「既然不是，那我們去喝兩杯。」

大口波拉着蕭原的手臂往外走。

蕭原忙道：「等一等，實不相瞞，我是與一個朋友同來的……」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大口波慨然道：「你快去招呼你的朋友一聲，一起去喝酒。」

蕭原裝出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朋友，這不大……」

「別不好意思，快去招呼你那位朋友。」大口波催促蕭原。「出外靠朋友，我這個人最喜歡交朋友，認識多一個朋友比少一個朋友好。」

蕭原裝出盛情難却的樣子，答應一聲，抬頭四下張望，找尋蘇泉。

原來，蘇泉在蕭原走到大口波身旁搭訕後，他便走到另一張賭番攤的枱子前，邊賭錢，邊留意賭場內的動靜，提防有人向他們襲擊。

經過日間在那條後巷的遭遇後，兩人都一致認為，今後的行動還是小心點好，免得死了也不知道是死在甚麼人的手上。

總之，小心駛得萬年船。

這時候，賭客比蕭、蘇兩人進來的時候多了一些，每張枱都差不多站滿了人，加上烟霧迷漫，要找一個人可不容易。

蕭原終於在一張天九枱前，找到蘇泉。

他招呼蘇泉過來與大口波見面。

蘇泉以前見過大口波，但大口波却不認識蘇泉，這一次到這裏找大口波，就是靠蘇泉「認出」大口波。

蕭原介紹蘇泉給大口波認識：「朋友，這個就是我的朋友阿蘇。」

他不將蘇泉的姓名說出來，是怕大口波聽聞過蘇泉的大名。

大口波向蘇泉點點頭道：「阿蘇兄，好高興認識你。」

蘇泉亦向大口波含笑點頭。「朋友，敢問貴姓大名？」

蕭原裝出這才省起的樣子，失聲笑道：「哈，我眞糊塗，忘了請教朋友你的大名。」接着自我介紹道：「我叫阿圓，方圓的圓。」

「原來是阿圓兄，失敬了。」大口波道：「我叫楊波，人人都叫我大口波。」

說完，他咧開嘴巴，自嘲地笑起來。

他的嘴巴確是比常人大了些。

蕭原對蘇泉道：「阿蘇，楊老兄硬是要請我們去喝酒，盛情難却，我們去喝兩杯吧。」

「楊老兄，那怎好意思要你請？」蘇泉客氣地對大口波說。

大口波大方地道：「還未喝，便說客氣話，阿圓兄帶挈我贏了錢，我請喝酒，是應該的。」接着又道：「一回生，兩回熟，認識了，便是朋友。」

蘇泉不再客氣，「楊老兄既然這麼說，若再推搪，那就矯情了。」

蕭原含笑點頭，大口波一手推着一個，三個人走出賭館。

＊　＊　＊

走出賭館外面，大口波問蕭原、蘇泉兩人：「兩位老兄，想到那裏喝酒？」

蕭原道：「你是主，我兩個是客，你拿主意吧。」

大口波想了一下，說道：「去唐記好嗎？」

蕭、蘇兩人同聲道：「你說去那裏便去那裏，我兩個聽你的。」

「那就去唐記吧。」大口波道：「那裏的小菜不錯，特別是炒肚尖，精彩極了，吃出癮來。」

「阿蘇，你手氣如何？」蕭原忽然問蘇泉。

蘇泉攤攤手掌，苦笑道：「今晚的

手氣很差，賭番攤，買雙開單，買單開雙，轉去賭天九，又輸了，一共輸了十多二十個大洋，要是再賭下去，只怕會連袋裏的錢也輸光，阿圓，你的手氣如何？」

大口波搶着代蕭原回答：「阿圓兄今晚的手氣好得厲害，買大開大，買小開小，帶挈我贏了十個大洋，要是賭下去，還會贏得多。」言下不無惋惜之意。

話聲才落，他忽然「呀」地叫了一聲。「我差點忘了，我拿了兜風耳的錢去賭，他身上連一個銅板也沒有，要是肚餓了，那有錢去買東西吃？不成，我要回家一趟，兩位不介意我叫那個朋友一道喝酒吧？」

「怎會呢！」蕭原忙說道：「能夠認識多一個朋友，總比識少一個朋友好。」

「兩位，那請你們先到唐記去，我回家與那個朋友一道來。」

蕭原笑說道：「遲也不在一時，我們跟你一道回家走一趟，順道探望一下你那個老友，然後一起去喝酒，那才高興。」

「這……要你兩位陪我走一趟，不……」

蕭原馬上截住大口波的話。「走吧，再說下去，只怕已走到你家了。」推着大口波往前走。

大口波不再說話，帶着蕭、蘇兩人往前走。

* * *

大口波就住在三眼華光那家賭館的附近，那一帶的房屋都很簡陋，那些曲曲折折的街巷也很黑暗，沿途都有狗吠聲迎接他們。

轉轉折折的，終於走到大口波那間有點歪斜的屋子前。

大口波這間屋子的附近，房屋比較疏落，並不像前面所見的，擠得密密麻麻的。屋子的前面，居然有一塊小空地，放了一個石墩、兩塊大樹頭，還有一張有點歪斜的破舊木桌子。

屋子內烏燈黑火的，大口波口裏滴咕道：「他怎麼不點燈，吃過那劑葯，應該好了的啊，莫非他懶得起床……」

蕭原却感到有點不對勁。

眼前這片地方太沉寂了，連狗吠聲也沒有，附近的人家也是烏燈黑火的，這個時候說晚不晚，就算大部份人家習慣早睡，那總有一兩戶人家例外吧？這情形，透着一種令人不安的感覺。

蘇泉暗中用手肘碰了一下蕭原。原來，他也感到不對勁。

蕭原微微點一下頭，表示領會了蘇泉的意思。

「兜風耳！」大口波站在門前張口大叫。

屋內沒有動靜。

「搞甚麼鬼？就算睡了，也該醒來，莫非他熬不住肚餓，去找我？但應該遇到我們的啊？」大口波奇怪他嘀咕着，舉手拍門。

那知道，那扇門一拍就開，由於大口波頗用力去拍，令他差一點跌進屋內！

「怎麼搞的，掩上門就算，屋裏雖然沒有甚麼東西給人偷，但若是連床板也給人拿走了，豈非要睡地板？」大口波嘀咕着，將那扇門推開來，走進屋內，扭頭對蕭、蘇兩人道：「兩位老兄，請進來。」

蕭原應一聲，走進屋內。

蘇泉却站在門口外面，沒有進去。

屋裏很黑，大口波往屋裏走了兩步，差點跌倒。原來，他腳下踼到一張翻倒的矮木櫈。

他生氣地一腳將那張矮木櫈踼到一邊，口裏罵了一句粗語，跟着大叫：「兜風耳，你死了嗎？」

仍然沒有回應。

大口波走到一張木桌前，摸出一盒洋火，將桌上的一盞油燈點着，屋子立刻光亮起來。

蕭原這才看清楚屋子內的情形。

屋子內幾乎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張破舊的木桌、幾張櫈子、一些雜物，地上滿是紙烟屁股，木桌上放了幾個破杯碗，這樣的一間屋子，那像是人住的。

「阿圓兄，請坐。」大口波拉過一張櫈子，讓蕭原坐下來，跟着「咦」了一聲：「阿蘇兄呢？」

蕭原道：「他尿急，去撒尿。」

「哦，」大口波接着對蕭原道：「阿圓兄，你坐一下，待我進去看一看，兜風耳是不是睡死了，還是出外去了。」

蕭原點點頭，大口波往後面的房間走去。

蕭原看着大口波走進房間，驀地，房間內發出一聲驚駭的叫聲。

蕭原立時像觸電一樣，跳起來，往房間衝去。

剛才那一下驚駭的叫聲，蕭原聽出是大口波叫出來的！

「楊老兄，發出了甚麼事？」蕭原疾衝到房門前，却沒有一頭衝進去，早已抽出來的槍已扳開大機頭。

「他死了，兜風耳被人殺死在床上啊！」大口波在房間內駭叫。

蕭原探頭往房內張望一眼，黑暗中，只見大口波站在床前，床上躺着一個人，形狀怪異，房內除了一張木板床外，甚麼也沒有，床底下黑忽忽的，斷定大口波沒有使詐後，蕭原才走進房間內。

他走到床前，站在大口波的身後，這樣，就算床上或床底下有甚麼異動，前面的大口波便成了他的擋箭牌。他看見床上躺着的那個人扭曲着身子，胸口及喉頭滿是鮮血，鮮血染紅了床蓆，大張着口，雙眼翻起，一

隻手緊抓着褲子，看樣子，他不是立刻死去，死前曾有過一陣掙扎。

「他就是你的朋友兜風耳？」蕭原輕聲問大口波。

大口波點一下頭。

「發生了甚麼事？」蘇泉一頭從外面衝進房間。

蕭原扭頭道：「兜風耳死了。」

「被人殺死的！」大口波補充一句。

「一定是殺人滅口！」蘇泉脫口叫道。

大口波怔了一下，扭頭看着蘇泉。「阿蘇兄，你怎會知道是殺人滅口？」

蘇泉知道說漏了口，呆了一下，看着蕭原。

蕭原道：「楊兄，實對你說，我們今晚結識你，其實是要找尋兜風耳！」

大口波霍地轉過身，瞪着蕭、蘇兩人。「你兩個是甚麼人？」

「我兩個是受偵緝隊馬隊長所托，偵查一件案子的。」蕭原道：「兜風耳知道一些事情，有人不想他向人說，所以便殺他滅口。」

「你們怎知兜風耳知道一些事情？」大口波仍然一臉懷疑。

「你認識棺材釘吧！」蕭原接口問。

「當然認識，我們還是好朋友。」大口波道。

「他死了！」蘇泉道：「是今日午後被人殺死的，他臨咽氣前，說出兜風耳三個字，因此，我們才找尋兜風耳。」

「棺材釘也死了？」大口波打了個冷顫，眼中滿是駭恐之色，「他們兩個死了，我不知道會不會也被殺。」

「那就要看你是否知道棺材釘兩人所知道的事情了。」蕭原道。「他們曾經告訴過你甚麼事情嗎？」

大口波眼珠轉了幾轉，搖搖頭。「沒有，他們沒有告訴我甚麼特別的事情。」頓一下，忽然道：「不過，最近兩人口袋裏有不少錢，我問他們是從那裏弄來的，他們笑而不答，我知道一定有古怪。」

「大口波，幸好你今晚不在家，要不，殺兜風耳的人一定不會放過你！」蘇泉道。

大口波猛地打了個冷顫，瑟縮了一下。「兩位，我會有危險嗎？」

「很難說。」蕭原道。「你最好找個地方躲一下。」

「大口波，眼前最安全的地方，便是偵緝隊部，我勸你最好到偵緝隊躲幾天。」蘇泉提議。

大口波正想說話，忽然間，一股烟捲入房間，三人嗅到一股烟火味。

「不好，外面起火了！」蘇泉霍然變色。

「我們出去瞧瞧！」大口波說着，便往房間外面衝去。

蕭原忙一把拉住他。「小心！」喝聲中，一陣槍火激射進房門口。

大口波要不是被蕭原一把拉住，那一串槍火肯定會射中他。

大口波嚇得臉也青了，顫聲問：「我們怎辦？」

蘇泉探手出房外，朝槍火射來的方向開了三槍！

蕭原轉着眼珠，四下打量着房間。

大口波忽然道：「快從窗口跳出外面，要不，我們會被燒成焦炭！」

說着，他便往床上跳去。窗口就在床旁那堵墻的上面。

蕭原一把將他拉住。「你想死嗎？只要你一跳出去，馬上會被射成馬蜂窩。」

「那怎辦？」大口波慌恐得手足無措。「呆在這裏活活被燒死？」

「大口波，你想活，便要安靜點！」蘇泉喝道。

大口波剛閉上嘴巴，但馬上便嗆咳起來。原來，房門外面已經火光閃閃，一陣陣濃煙捲入房間，熱氣迫人。

蕭原與蘇泉也被嗆得咳起來，忙用袖子掩住鼻子。

「怎辦？」蘇泉悶聲對蕭原說。「再不想辦法衝出去，我們會變成燒猪！」

蕭原悶聲不響了一會，突然道：「從窗口跳出去。」

大口波張口道：「你……」一陣煙捲入他的口中，嗆得他猛咳起來。

「蕭原，你剛才不是說不能從窗口跳出去……」蘇泉話未說完，馬上用袖子捂住嘴巴鼻子。

「我是說，用東西將窗口下面的那堵牆撞破，衝出去。」蕭原一句話才說完，便劇烈地咳漱起來。

「大口波，房裏有甚麼笨重的物件？」蘇泉放眼搜索。

「有！」大口波馬上說。「床底下，有一根木椿，以前用來椿米的！」

「快拿出來！」蘇泉急叫。

這時候，火光已蔓延到房門口，炙人的火焰及陣陣濃煙已撲入房內。

三人幾乎忍受不了。

大口波急忙蹲下來，爬入床底下，拖出一根實木造的米椿來。

那根米椿足有一個人高，椿頭鑲嵌了一個鐵皮，那根米椿少說點，也有百十斤重。

三個人二話不說，托起那根米椿，跳上床，往窗下的那面墻壁撞去。

許是屋子太破舊了，只一撞，那面墻壁便被撞出一個大洞來。

但却立刻引來一陣槍聲，子彈射在墻上，「噗噗」作响，幸好沒有一顆槍彈從那個墻洞中射進來。

三人立刻將木椿往後拔出來，跟着再往墻上撞去。

外面槍聲不絕，有槍彈從墻洞中射進來，幸好三人分別站在兩邊，沒有被射進來的槍彈所傷。

三人撞了三下，窗下那面墻壁便穿塌了一個大洞。

外面的槍聲不斷，槍火從破墻洞外飛射而入，但煙霧也從那個牆洞湧出外面。

這倒有利於掩蔽三人衝出外面。

不過，這時候火勢亦已蔓延進房內，屋子內火光熊熊，像個大焗爐，煙薰加上火熱，令到三人幾乎窒息。

大口波經已蹩不住，想從破牆洞中往外衝出去，蕭原手快眼急，一把將他拉住。

「我……咳咳咳……衝出去，咳咳……我蹩不住……咳咳咳咳……」大口波掙扎着道。

蕭原用力拉住他。「你這樣衝出去，馬上便會成爲鎗靶！」一句話說完，他咳了三次。

「蕭原，再不衝出去，火會燒進來啊！」蘇泉咳着道。

「先將這根木樁扔出去！」蕭原道，接着與蘇泉合力，將那根木樁扔出牆外面！

本來已經疏落了的鎗聲，馬上又急驟起來。

蕭原匿在牆洞的左邊，外面鎗聲大作的刹那，他口裏喝一聲：「射！」朝外面鎗聲響起的方向掃了半梭子彈。

蘇泉怔了一下，亦向牆洞外響起鎗聲的地方掃了大半匣子彈。

外面的鎗聲馬上疏落下來。

「掩護我衝出去！」蕭原低喝聲中，從床上竄出破牆洞外面，撲落在地上。

就在他竄出牆洞外的刹那，他感到頰側一陣炙痛，他知道被鎗彈擦傷了皮肉，但却顧不了那麼多，才撲落地上，立刻朝鎗火閃現的地方開鎗射擊！

鎗火閃現的幾處地方立刻沒有了動靜。

一個人幾乎是接着撲落在蕭原的身邊，撞中他的大腿，痛得他哼了一聲。

那個人是大口波。

原來，他已無法再蹩下去，不顧生死地跟着蕭原竄出牆洞外面。

接下來，蘇泉將鎗匣內的子彈射光後，一眼瞥到牆角有一捲棉被，靈機一觸，一把抓起那捲棉被，扔出外面，跟着竄跳出牆洞外面。

那捲棉被剛巧跌在蕭原身旁不遠處，蕭原立刻一把抓住那捲棉被，拉到自己的身前，作爲屏障。

鎗聲忽然間停止了。

蕭原忽然間叫道：「蘇泉，你兩個跟在我後面，衝！」叫聲中，他一手執起那捲棉被，擋在身前，邊往前衝，邊將剩下的子彈射出去！

沒有還擊。

蕭原在衝前兩丈左右，喝叫一聲：「趴下！」撲趴下來。

跟在他身後的蘇泉、大口波應聲撲落地上。

後面，那個破牆洞裏，有火舌閃吐出來。

原來，整座屋子已被火吞噬了，火光熊熊，要不是硝煙不斷從牆洞中噴出來，遮蔽了前面一大片地方，只怕三人未必可以順利地從牆洞內跳出外面！

剛才，蕭原是怕屋子被燒塌下來，有可能會被壓着，才往前衝。

奇怪的是，自起火、鎗聲響，附近的人家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較遠的地方才響起人聲。

也幸好這一帶的屋子較疏落，因此，火勢並沒有波及別的房屋。

背後「蓬」然一聲大響，大口波那間屋子在火光中塌倒下來。

三人剛才伏着的地方，被倒塌下來的磚木壓住。

一陣烟塵火硝及熱浪向三人撲過來，三人急忙將頭臉伏落地上。

待到那陣烟塵火硝熱浪過後，三人抬起頭來，深長地吸口氣，蕭原馬上將藏在左腿上的勃朗寧手鎗取出來。

不過，他馬上便發覺到，他將腿上的鎗取出來是多餘的。

因爲，就在這時，他看到有十幾個人從他們原先前來的那個方向急急奔來，那些人的手上都拿着鎗，在南寧城中，膽敢公然拿着鎗到處走的，只有當兵的。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6,000
封面裏全版	HK＄5,000
封底裏全版	HK＄4,800
內頁全版	HK＄4,000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2,000

不用說，那些人是吃餉的，大概聽聞鎗聲後，急急趕來。

三人仍然伏在地上，不敢起來。

因爲，三人不敢確定，放火燒屋，再在外面堵截他們的人是否都已溜走了。

直到那些拿鎗的人跑到燒塌的屋子前，三人才敢站起來。「老方，你們終於趕來了！」蕭原一眼認出跑在頭裏的是保安隊的副隊長方正行，忙擧起手揮動着，向跑到屋子前的那些人呼叫。

火光中，只見最先跑到屋子前的那個人，聞聲往蕭原三人那邊望去，大概認出是蕭原，邊急步往這邊走來，邊高聲道：「老蕭，是你，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與蘇泉、大口波急步迎上去。「老方，有人想殺我們！不但放火燒屋，還在外面堵着我們，我們差一點被便燒死在屋內。」蕭原邊走邊說。

「什麼人幹的？」方正行已走到蕭原三人面前，一眼看到蘇泉，驚奇地道：「老蘇，你也在這裏？」

蘇泉撥撥頭髮，「我與蕭原跟着他回家找他的朋友兜風耳，幾乎被燒死！」

「大口波，是你？」方正行認出大口波，脫口叫出來。

原來，他認識大口波。

大口波怯怯地道：「方長官。」

「老蕭，是什麼人想燒死你們？」方正行轉對蕭原問。

蕭原道：「我們不知道那些人是什麼人。不過，老方，你知道日間棺材釘被殺的那回事吧？」

方正行點點頭：「偵緝隊那面派人通知了我們。」

「我懷疑，要燒死我們的人，與日間殺死棺材釘的人是同一伙人！」蕭原道：「老方，我們跟大口波回家，是要向兜風耳查問有關那件軍火失竊案的消息，那知道，我們跟大口波回家後，發現兜風耳已經死了，是被人殺死的！接着，屋子便起火，我們想衝出屋外，却被人在外面開鎗掃射逼我們退回房間內……最後，只好冒死從撞開的一個牆洞中衝出屋外。」他將當時的情形詳細地告訴方正行。

方正行聽完後，驚嘆道：「老蕭，你們眞厲害，在內燒外堵的情形下，仍然能夠衝出來，保住一條命，我眞佩服你與老蘇的本領！」一頓，又道：「那個兜風耳是什麼人？」

「兜風耳名叫吳中，是大口波的朋友。」蕭原說道。

「與大口波稱兄道弟的，一定不是好人！」方正行哼了一聲，瞪了大口波一眼。

大口波低下頭，不敢吭聲。

「你們怎會找上那個兜風耳的？」方正行問。

蘇泉道：「是棺材釘臨死的時候，說出兜風耳三個字，我們本來要找棺材釘查問軍火失竊案的消息的，他咽氣前說出兜風耳這個人，我們以爲兜風耳可能知道有關軍火失竊案的消息，所以便找兜風耳。」接着又道：「可惜，兜風耳被人殺死了，還慘被燒成焦炭！這條線索又斷了。」

在他們說話時，那些士兵已在附近一帶展開搜索。

「老方，你們怎會趕來的？」蕭原問方正行。

方正行道：「我與一隊士兵巡到『唐記』飯店前，突然聽到鎗聲，便急急帶隊趕來。」

話聲未落，有一個士兵忽然高聲叫道：「方隊副，這邊發現了一個死人！」

方正行與蕭原等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個士兵站在二三丈外的地方——也就是蕭原三人撞開牆壁時遭到射擊，鎗火閃現的地方，擧手向他們揚動。

方正行立刻往那邊急走過去。

蕭原與蘇泉跟着。

大口波猶疑了一下，也跟着走過去。

大概他想到，目前只有跟着蕭原他們才最安全。

四人走到那個士兵站着的地方，只見在一棵樹下，歪躺着一個人，有兩個士兵站在兩旁。

地上那個人一動不動，這情形，稍有經驗的人都看出，那人已經死了。

方正行蹲下來，察看那個死人的面目。

蕭原與蘇泉也蹲下來。

死者年紀不大，約二十多歲，身子很結實，留着小分頭，雖然穿着一身唐裝衫褲，脚上穿的却是皮鞋！一支駁壳鎗掉在右手旁邊的地上，額角有一個血孔。

「老蕭，老蘇，這傢伙不是本地人。」方正行抬起頭，吁口氣，看着蕭原、蘇泉兩人。

蕭原與蘇泉同時點點頭。

「這傢伙留着小分頭、穿皮鞋，依我看，只有在上海混的人，才有這種派頭。」蘇泉說。

「老方，日間被我打死的那個傢伙也是外省人，有可能，他們都是從上海來的。」蕭原接口道。

「莫非軍火失竊案，與這些人有關？」方正行失聲道。

蕭原與蘇泉同時點點頭。

方正行吸口氣：「若軍火失竊案與這些人有關，那就棘手了！」接着抬頭對一個士兵道：「搜過他嗎？」

那個士兵道：「搜過了，身上除了幾個大洋外，只有一包洋烟，還有一盒洋火。」

「嗯。」方正行站起來伸伸腰，對先後站起來的蕭、蘇兩人道：「可惜這傢伙死了，要不，便知道他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

突然，在附近搜索的一個士兵跑過來，向方正行報告：「報告隊副，在那邊發現血漬。」

方正行道：「帶我去看看。」

那士兵答應一聲，往左邊走去。

方正行招呼蕭、蘇兩人一起走過去。

大口波本不敢跟着，被蘇泉一把拉着他便走，只好跟着走。

走到丈許外的一塊凸出地面的土塊前，那個士兵停下來，伸手指着土塊旁邊的地上：「血漬在這裏。」

方正行走到土塊前，蹲下來，往地上細看，果然見到地上有血漬，鼻端還嗅到血腥味。

他抬頭朝蕭、蘇兩人招招手：「你們來看看。」

蕭、蘇兩人走前兩步，蹲下來，細看地上的血漬。

地上的血漬不太多，瘀黑的，蕭原伸手摸了一下，粘稠稠的還未乾。

「有人受傷逃走了。」蘇泉道：「老蕭，要不要追下去？」

蕭原道：「蘇泉，我與你追下去看看。」

蘇泉馬上站起來。

方正行也站起來：「老蕭，要不要我派人跟你們追下去？」

「不用了。」蕭原道：「我與蘇泉追下去比較快捷，不過，你要借兩匣子彈給我們，我與蘇泉的子彈都射光了。」

原來，蕭原與蘇泉隨身只帶着裝在鎗上的那匣子彈，射光了，便沒有子彈，只有一支空鎗。

方正行將手上的鎗遞給蕭原：「拿我這支鎗去用吧，回去再還給我。」接着又對一個士兵道：「將你的鎗借給他。」伸手指一下蘇泉。

那個士兵將手上的駁壳鎗遞給蘇泉。

他原來是個班長，要是普通士兵，配備的是步鎗。

蘇泉接過鎗，掂了掂，對蕭原道：「追踪的本領你比我高明，你走在前面吧。」

蕭原「嗯」了一聲，對方正行道：「老方，請你帶他回隊部，好好保護他，別放他走，也不要爲難他。」

蕭原說的「他」，是指大口波。

方正行點點頭，橫了大口波一眼：「老蕭，你放心，我會好好招呼他的。」

蕭原不再說話，向方正行揚揚手，循着血漬追下去。

蘇泉緊跟在他後面。

大口波那間燒塌了的屋子，餘燼未熄。

* * *

在一家妓寨的暗室內，坐着四個人。

其中兩個，是兩頭蛇張光與惡狗胡猛。

另外兩個人都留着大分頭，頭髮在火水燈光的照映下，賊亮亮的，一看便知道抹了洋鬼子造的髮蠟。

左邊的一個唇上留着短髭，穿一套綢紗唐裝衫褲，身材壯實，兩眼烱烱，左手無名指戴了一隻斑指，胸前垂掛着一條粗粗的金錶鍊，這般穿戴，任何人也看出他不是普通人。

右邊那個却穿一套西服，右手中指戴着一隻金燦燦的戒子，國字口臉，沒有鬍子，年紀大約三十出頭，右手比左手略粗大，身材壯健，明眼人一眼便看出，此人是個不好惹的人物。

「老張，若三天之內再不交貨，這宗交易便拉倒，訂金也要雙倍奉還！」那個小鬍子看着兩頭蛇張光，語氣很重。

兩頭蛇張光道：「老金，近來風聲這麼緊，我怕……」

「我不管！」那個小鬍子老金決然道：「我已經等了足有半個月！延期幾次，昨天，我還派出人手，替你殺人滅口，以至死了兩個弟兄、三個受了傷，對你，我總算夠朋友了吧？我不想栽在這裏！我再說一遍——三天內交貨，要不買賣拉便倒，我給你的訂金雙倍奉還！」

張光爲難地搓搓手，求救地看着惡狗胡猛。

惡狗胡猛硬着頭皮開口道：「金老大，請看在兄弟的份上，再寬容多幾天吧，風聲實在很緊……」

小鬍子金老大看着胡猛，口氣較爲和緩：「胡老弟，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會一再延期嗎？我要不是信你，我會與他交易？不怕對你說，正是因爲風聲緊，我才要你們在三天內交貨！你知道嗎？我們多留一天，便多一分危險，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寬限！」

「金老大……」胡猛張口說話。

但馬上給金老大截斷他的話：「胡老弟，別說了，對不起，我不會改變主意。」說完，他立刻站起來：「老張，我走了。再說一遍——三天內交貨！」話落，往外走。

那個穿西裝的早已搶先一步，將室門打開，讓金老大走出去。

張光與胡猛看着金老大兩人走出密室外，呆坐着。

直到室門被人在外面關上，張光才唉了一聲，苦着臉對胡猛道：「老胡，你意下如何？」

胡猛抓抓頭皮：「老張，我們收了多少訂金？」

「五千個大洋。」張光道。

「若雙倍奉還，就是一萬大洋。」胡猛道：「老張，我們拿得出來嗎？」

張光搖搖頭：「別說一萬了，五千也拿不出！」頓一下，又道：「金老大給了我們五千大洋訂金，你我各拿了一千，三千給了老劉……」

「老張，既然拿不出，那只有依照金老大的話，三天內交貨！」胡猛道。

「但是……風聲這麼緊，我怕……」張光遲疑地說。

「老張，拿不出錢，風險再大也要冒啊，除此之外，你想得出別的辦法嗎？」接着又道：「不怕對你說，金老大在上海是出了名心狠手辣的人物，我們要是交不出貨，又拿不出錢退還訂金，那只有死路一條！」

張光的臉色頓時變了，吸口氣，變聲道：「老胡，既然這樣，只有冒險了，我馬上派人去通知老劉趕來這裏。」

說完，站起來，急急向門口走去。

* * *

仍然是在妓寨的那間密室內，時間已經是深夜。

張光、胡猛，還有那個老劉，都在密室內。

「老劉，無論如何，你也要將那批貨在三天內運來！」張光沉聲對老劉說：「上海來的買家一定要我們在三天內交貨！」

老劉苦着一張臉，急急道：「風聲這樣緊，這時候交貨，很危險啊！」

「不交貨也成，你要三倍退還訂金！」張光沉下臉。

「老張，我只拿了你三千大洋，實到手的我只有一千，你如今却要我三倍交還，那……」老劉叫起來。

張光冷笑一聲：「老劉，那不是我的主意，是上海買家向我要的！我與老胡各分了一千，若三天內不能交貨，我與老胡也要各自拿出三千大洋！」

「九千大洋，殺了我也拿不出來！」老劉攤開雙手，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

「拿不出來，那我們只有死路一條！」胡猛接口道：「金老大出了名心狠手辣，他不會放過我們的！」

「老劉，你要死，還是冒險搏一搏？」胡猛看着老劉。

老劉神色幻變不定，好一會，才咬咬牙，道：「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冒險搏一搏吧！」

張光與胡猛聽老劉那麼說，頓時鬆了口氣。

老劉跟着又道：「老張，我們交了貨，他們保証將餘款四萬五千大洋交給我們？」

「那是當然！」胡猛道：「你放心吧，我保証他們會依照協定，我們一手交貨，他們一手交錢！」

「好！」老劉站起來：「三天之內，我會通知你們在什麼時候交貨！」

「老劉，那我等你的消息！」張光道：「記着，這次買賣若是成功，你可以得到二萬大洋，那不是一個小數目啊，拿着回鄉，買田起屋做生意，足夠你過下半輩子。」

老劉笑笑，道：「老張，你放心吧，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爲了錢，拚命也值得。」

* * *

在偵緝隊部內，蕭原與蘇泉、馬志新，正在耐心地與大口波說話。

他們想從大口波的口中，查問出一些可供追查的線索來！

目前，由於棺材釘與兜風耳都死了，唯一可供追查的線索亦斷了，所以，他們不得不在大口波的身上下功夫。

大口波說得上是棺材釘及兜風耳最親近的人，他應該知道兩人不少的秘密。

「大口波，你想清楚，兜風耳與棺材釘除了你之外，還有那些人與他們較親近的？」蕭原耐心地對大口波說。

馬志新與蘇泉都定定地瞧着大口波。

大口波皺着眉頭，抓抓臉，又摸摸鼻子，好一會，才搖頭道：「我想不出還有那些人與他兩個較親近的。」

「求求你，再想想吧。」蘇泉低聲下氣。「兜風耳吳中眞的沒有向你透露一點口風？他與棺材釘怎會突然有不少錢？」

大口波又努力的去想。

蕭原三人都沒有吭聲，緊張地瞧着大口波。

苦思了一會的大口波終於搖搖頭。「他們眞的沒有向我透露過一點消息。」

蕭原三人都失望地吐口氣。

「他媽的，我不相信沒有辦法找到那些人。」蘇泉再也按捺不住，一拳擊在桌面上。

大口波嚇了一跳，低下頭，不敢看三人。

蕭原冷靜地道：「蘇泉，別動氣，那些傢伙不會因爲你發怒而自動投案自首的。」接着又對馬志新道：「老馬，只要在失了踪的那幾個傢伙上面加點功夫，一定查出他們的下落，除非他們已溜到別的地方！但我不相信他們已經溜出南寧，那批槍械要是已經交易了，一定會有消息傳出來的。」

「老蕭，我與你的想法一樣。」馬志新是一個精明的人。「劉副官及失踪了的幾個人，偸竊那批軍火，肯定是爲了錢，在未與買軍火的人交易之前，他們一定不會離開南寧城。」

「長官，我想起一個人。」大口波忽然興奮地叫起來。

馬志新三人一聽，一齊看着大口波，「誰？」三人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問。

「吳中的表哥！」大口波道。「不過，我不敢肯定，吳中的表哥知道甚麼。」

「吳中的表哥叫甚麼名字？」馬志新急問。

「朱權。」大口波道。「吳中在十天前曾對我說，過幾天，他可能會發一筆小財，我當時對他說，有財發，預我一份，他却說，他已預了棺材釘，下次再有機會，一定找我。我問他是誰關照的，他說是他表哥朱權。」

「你認識朱權嗎？」蘇泉急問。

「怎會不認識！」大口波道。「我還到過他家，是吳中帶我去的，有時候，他還會在朱權那裏住幾天。」

「朱權是幹甚麼的？」馬志新問。

「甚麼也幹，沒有固定的職業。」大口波道。「吳中會對我說，朱權是個有辦法的人。」

「朱權住在那裏？」馬志新問。

「城東那邊的樂善坊，從街口走進去，左邊第九家。」

「他家裡有些甚麼人？」

「只有一個阿爸和一個妹子。」

「好，你要是想到甚麼，馬上告訴我們。」馬志新道。「夜深了，我叫人帶你去睡覺。」

大口波遲疑地站起來。「長官，你不會將我關起來吧？」

馬志新笑笑。「放心，你又沒有犯事，我怎會將你關起來？我叫人帶你到客房休息。」接着又道：「你要是不喜歡在這裏睡，大可以離開，自己找地方睡。」

大口波慌忙道：「不！不！我願意在這裏睡，就算睡監倉我也願意。」

「大口波，你睡在這裏，沒有人能夠傷害你的。」蕭原拍了一下大口波的肩頭。「去睡吧。」

大口波應了一聲，馬志新走出房外，叫來一個士兵，帶大口波去睡覺。

待大口波走出房外，蕭原對馬志新道：「老馬，我想馬上去找那個朱權。」

馬志新遲疑一下，點頭道：「好，我跟你們去。」

蕭原道：「你與我們去便最好，省得我與蘇泉要解釋自己的身份。」

「好，我們馬上走。」馬志新第一個往外走。

蕭、蘇兩人忙跟着。

* * *

夜已深。

今晚的天氣很好。

深邃的夜空中，繁星點點，月光快圓，算算，原來已是初八，星月交輝下，夜色頗為清明。

蕭原與馬志新、蘇泉，還有兩個偵緝隊員，來到樂善坊。

依照大口波所說，他們在左邊第九戶人家的房屋前停下來。

由於夜已深，街巷內家家關門閉戶，甚少有燈光透出來。這個時候，大多數人家經已睡了。

蕭原與馬、蘇兩人打量了一眼那間房屋，馬志新轉對一個隊員道：「伍健，上前拍門。」

那個叫伍健的隊員答應一聲，走到門前，舉手拍門。「開門！」

「砰砰」的拍門聲，在寂靜的夜晚份外震响。

「誰呀？」屋內有人問。

「偵緝隊，快開門！」那個隊員略為提高聲音。

「甚麼事呀？」屋內傳出來的聲音含有驚慌的成份。

「開門再告訴你。」那個隊員用力拍門。

「來了，來了。」蕭原等人聽得出，是一個老人的聲音。

隨着一陣急亂的脚步聲來到門前，跟着响起拔門閂的聲音，接着，門被拉開，露出一張臉來。

果然是一張老人的臉。

那張臉上的雙眼射出驚恐的目光，慌恐地道：「長官，找上我家，有何貴幹？」

那個隊員厲聲道：「我們來找朱權，他在嗎？」

「不在。」那老人驚慌地道：「長官，他犯了事？」

「你是誰？」馬志新接上問。

「長官，我叫朱阿大，朱權是我兒子。」

「他眞的不在家？」馬志新看着那年約六十出頭的老人。

老人搖搖頭。「他已經有三天沒有回家了。」

「打開門，我們要進去搜查一下。」馬志新伸手將一扇門推開。

那老人急忙將另一扇門打開，退到一旁，讓馬志新等人進屋。

馬志新吩咐兩個隊員在門外守着，他與蕭、蘇兩人走進屋內。

老人急急走進屋內，點亮桌上一盞油燈。「長官，阿權眞的不在家啊，我正在擔心他是否出了事。」

「朱阿大，對不起，我們循例要搜查一下。」馬志新說得頗客氣。

這令蕭、蘇兩人大感奇怪。

從來，當差的，對平民百姓說話那會客氣，不粗聲大氣說話已經算好了。

兩人很快便明白馬志新為何忽然說話客氣起來的原因。

原來，就在這時，有一個女子正從裏面的一個房間內走出來。

那個女子年紀很輕，大約十九二十歲，出落得頗清秀，身段婀娜，正睜着一雙大眼睛看着他們。這就怪不得馬志新變得客氣了。

「阿爸，他們要找阿哥？」那女子慌忙地雙手緊握着，走到朱阿大的身旁。

朱阿大點點頭。

「我阿哥犯了事？」女子水靈靈的眼睛看着馬志新。

馬志新忙含笑道：「朱姑娘，我們夤夜來找妳阿哥，是要向他查問一些事情，至於他是否犯了事，暫時仍未知道，要找到他，查問過，才能確定。」頓一下，又道：「這麼晚驚擾你們，對不起。」

蘇泉聽着，不由用手肘輕輕碰了蕭原一下，眨眨眼，做了個鬼臉。

蕭原會意地笑起來。

看到馬志新對朱阿大的女兒似乎一見鍾情，不禁想起了他的未婚妻張

鳳琴。

「長官，我阿哥三天前外出後，便一直沒有回家，我與阿爸在吃晚飯時，才說起我阿哥，我與阿爸都擔心他出了事。」朱阿大的女兒說話時，不時向馬志新閃一眼，看樣子，她對馬志新這麼客氣，生出好感。

馬志新道：「朱姑娘，你阿哥平時會不會不回家睡覺？」

「有時會。」朱阿大的女兒發覺蕭、蘇兩人看着她與馬志新，露出古怪的笑容，羞赧地垂下頭，不敢再看着馬志新。「不過，他不會幾天不回家的。」

「朱老伯，你們有去找過朱權嗎？」馬志新也發覺蕭原兩人看着他與朱姑娘直笑，禁不臉上一熱，不敢再與朱姑娘說話，轉對朱阿大說。

朱阿大道：「親戚朋友都找過了，都說沒有見過他，我眞擔心他。」

「朱老伯，朱權在失踪之前，有對你說過甚麼話，或是提起甚麼事情嗎？」蕭原插口問道。

朱阿大想了一下，搖搖頭。「沒有，你很少跟我說話的。」

「你再想一下。」蕭原看着朱阿大。

朱阿大想了一下，仍然搖搖頭。

朱姑娘却忽然開口道：「阿爸，阿哥在失踪前，不是給了你很多錢嗎？」

「啊，我想起來了。」朱阿大恍然道：「阿權在失踪前，給了我五十個大洋，他從來沒有給過我那麼多錢，我當時很驚奇，問他怎會有那麼多錢，他要我不要多問，將錢收起來，我再要問他，他却不理睬我，出外去了……一直沒有回來。」

「朱老伯，平時他與甚麼人來往？」馬志新問。

「我不清楚他在外面與甚麼人來往，我只知道，他很多時與他表弟阿中在一起，還招呼阿中回來睡，另外，還有一個叫棺材釘的，與阿中來家裏找過阿權幾次。」朱阿大此話裏，透出對外甥阿中的不滿。

「朱姑娘，妳阿哥是幹甚麼的？」馬志新實在喜歡朱阿大的女兒，忍不住想和她說話。

朱姑娘羞怯地閃了馬志新一眼。「長官，我阿哥以前在一家豬肉店做事……後來不幹，改做打散工，甚麼也做。」

「阿蘭，妳不要替阿權那衰仔遮瞞了，他要不是好高騖遠，在豬肉店好好做下去，做到現在，自己已經做老闆了，他却與阿中那衰仔走在一起……唉，我一直擔心他有一天會出事，果然不出我所料……但願他這一次失踪，不過是與那些豬朋狗友胡混去了，要不……我就無子送終了。」朱阿大說時唏噓不已。

「阿爸，你別胡思亂想，阿哥沒事的。」朱阿蘭忙安慰父親。

蕭原與蘇泉、馬志新看見朱阿大臉上的風霜、憂傷的神色，心裏油然生出惻忍之心。

「朱老伯，為了回去交差，請讓我們查看一下屋子，好嗎？」馬志新硬着頭皮說。

「長官，你們要看，請便。」朱阿大道。

馬志新與蕭、蘇不再客氣，立刻在屋子各處搜查。

結果，朱阿大父女沒有騙他們，朱權眞的不在家。

既然朱權不在家，他們沒有理由再留下去，馬志新向朱阿大父女道歉一聲，與蕭、蘇兩人離開朱家。

馬志新臨走出門口時，忍不住扭頭望了朱阿蘭一眼。

蘇、蕭兩人看在眼內，蘇泉向蕭原眨眨眼。

* * *

離開朱家，走出樂善坊，蘇泉再也忍不住，打趣地對馬志新道：「老馬，看來你已被朱權的妹子迷住了。」

馬志新一拳擂在蘇泉的手臂上，笑罵道：「胡說八道！你以為我沒有見過女人麼。」

蘇泉喲了一聲：「我知道你見過很多女人，正所謂萬綠叢中一點紅，大概是緣份到吧，你偏偏喜歡她。」

馬志新還想申辯，蘇泉又道：「老馬，認了吧，蕭原也看出來了，你剛才在屋子內看朱阿蘭的神情、說話的語氣，就算是呆子，也看出來。」

蕭原只是笑，沒有說話。

蘇泉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馬長官，我自從認識你後，這一次，還是第一遭看見你對人說話那麼客氣，乍聽的時候，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看清楚，哈哈……我與蕭原才明白箇中原因，原來我們的馬長官，對阿蘭姑娘一見鍾情。」

馬志新被蘇泉說得臉上一陣發燒，難為情得無詞以對。

蕭原看在眼內，忙替他解圍。「蘇泉，你別說老馬了，有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小時候讀私塾，一本書上不是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嗎？老馬的年紀也不小了，該是談婚論嫁的時候，遇上一個自己喜歡的女子，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老馬，你要是喜歡朱阿大的女兒，那就不要害羞啊，向她表白才是。」

馬志新聽蕭原那麼說，才沒有那麼羞窘，只是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蘇泉仍在笑，但却沒有再取笑馬志新。

事實上，馬志新確是喜歡朱阿蘭，後來，他也的確是娶了朱阿蘭為妻，不過這段姻緣不在本故事範圍之內，在此表過不提。

那兩個隊員在後面聽到蘇泉在取笑馬志新，忍不住偷偷暗笑。

咳了一聲，馬志新壓下那股羞臊，正經地道：「老蕭，依你看，朱權的

失踪，是否與棺材釘及吳中的先後被殺有關？」

蕭原沉吟着道：「照眼前所知的情形看來，朱權的失踪，極有可能與棺材釘、吳中的被殺有關連。」

「蕭原，你是說，朱權也有可能被那些人殺死？」蘇泉接口道。

「嗯。」蕭原點一下頭。「蘇泉，老馬，你們想一下，朱權與棺材釘、吳中一樣，忽然間有不少錢，之後，棺材釘、吳中先後被殺，朱權又失踪，這不令人感到其中有蹺蹊嗎？」

「老蕭，我與你的想法一樣。」馬志新道。「要是朱權也遭到毒手，那我們在這方面的線索就斷了。」

「老馬，我們可以將希望放在失了踪的那個姓劉的副軍械官，以及同時失踪的那幾個士兵的身上。」蕭原看到馬志新有點失望的樣子，拍拍他的肩頭，鼓勵他。

蘇泉道：「老馬，那方面仍然一點消息也沒有？」

馬志新搖搖頭。「要是有消息，我早已採取行動了。」

「老馬，別灰心，除非姓劉的軍械官能飛天遁地，要不，一定查探出他的下落。」蕭原充滿信心。「他們盜竊了那批軍火，一定要脫手的，那就一定有消息洩漏出來。」

「我也希望在那方面查探到消息。」馬志新仰天吐口氣。「我已經派了不少人手，查探那個劉建富及其同黨的下落。」

「放心吧，這件案一定可以破的。」蘇泉伸手拍拍馬志新的肩頭。

馬志新兩手各自搭住蕭、蘇兩人的肩頭，舒口氣。「老蕭、老蘇，有你兩個幫忙，我還擔心破不了案嗎？」

釋放女賊 換取情報

這幾天，一直不見惡狗胡猛有甚麼動靜，令蕭原感到很奇怪。

他與蘇泉說起這件事。「蘇泉，惡狗胡猛這幾天一直沒有動靜，莫非他改變了主意，不再找我算賬，溜到別的地方去了？」

蘇泉想了一下，頷首道：「有可能。他三番四次殺不了你，大概知道鬥不過你，於是便放棄了。」

「但是，據我所知，惡狗胡猛不是虎頭蛇尾的人，他既然敢來找我報仇，殺不了我，他不會罷休的。」

「那大概是他的傷還未好，所以暫時不找你。」蘇泉猜道。

「這未嘗沒有可能。」蕭原頷首。「我倒希望他快點向我下手，早早解決這件事，免得日夜都要提防他。」

「蕭原，胡猛若是再向你下手，他一定沒有機會逃脫。」

「蘇泉，別說得那麼肯定，」蕭原道。「要不是他的槍法不大準，我早已經沒命了。」

「老蕭，別說他了，我們去偵緝隊看看可有那件軍火失竊案的消息。」蘇泉站起來，伸個懶腰。

「好啊，順便找老馬吃午飯，喝兩杯。」

兩人穿好衣服，走出屋子（蕭原一直住在蘇泉家中），蘇泉將門關上，鎖好，與蕭原往街口走去。

走出街口，往左轉，兩人邊說着話，邊往前走。

一個女人從前面一家賣雜貨的店子內走出來，手上挽着一個籃子，迎着蕭、蘇兩人走來。

蕭原不經意地看了那個女人一眼。

蘇泉也不在意地閃瞥那女人一下。

那個女人只在走出店子門口時望了兩人一眼，之後便低下頭，急急往前走，大概要趕着回家弄午飯吧。

那女人很快便與蕭、蘇兩人擦身走過。

就在這時，那女人腳下一絆，跌倒在地，「喲」地叫了一聲。

蕭原與蘇泉馬上驚覺，蘇泉靠近那女人那邊，聞聲停下脚步，扭頭看到那女人跌倒，忙道：「大嫂，妳沒跌傷吧？」

蕭原亦側轉身，關心地看着那女人。

那女人掙扎着站起來。

蘇泉看到那女人艱難地爬起來，忙上前一步，伸手扶她起來。

那女人在蘇泉的拉扶下，慢慢站起來，連聲對蘇泉道：「謝謝你，你眞好人。」

蘇泉關心地問：「大嫂，有跌傷嗎？」

那女人道：「沒有，不過膝頭好痛，大概跌破了皮，沒事的，謝謝。」

蘇泉聽那女人說沒事，便放開她。「大嫂，小心點，慢慢走啊。」

那女人連連點頭，蘇泉轉身，正欲走回蕭原身邊，就在這刹那，那女人探手入籃子內，取出一柄槍來，抵在蘇泉的後腰上！「別動，慢慢將雙手舉起來。」聲音冷酷，與剛才有天淵之別。

蘇泉頓時僵住，不敢亂動，慢慢將雙手舉起。

在那女人從籃子裏取槍的時候，由於蘇泉正轉回身，向蕭原走來，將他的身體遮擋住，所以，蕭原看不見那女人的動作，待他聽到那女人的冷酷喝聲，看到蘇泉渾身一震後站住，慢慢將雙手舉起來，他驚覺到是怎麼回事，不由倒抽一口氣，不敢妄動。

正所謂投鼠忌器，蘇泉的生死操在那女人的手上，他縱有通天本領，一時之間，也解救不了。

「大嫂，你想怎樣？」蘇泉緩緩別轉頭，斜看着那女人。

憑他的經驗，他感覺到抵在他後腰上的是一柄眞槍，所以，他不敢亂動。

「我要殺蕭原！」那女人咬牙切齒道。

蕭原一聽，馬上道：「妳既然是衝着我來的，妳放開我的朋友，我任你處置。」

這時候，街上的行人以及附近店鋪內的人，看到一個女人用槍指着一個大男人，都驚奇地躲在一邊觀看。

「蕭原，我知道你很厲害！」那女人厲聲道：「上一次殺不了你，今次你死定了！」

蘇泉聽那女人說要對付的是蕭原，不是他，雖然心是定了一些，但却為蕭原擔心。「蕭原，不要理會我，別那麼蠢，聽那女人要脅，快動手！」

那女人抵在蘇泉腰眼上的槍用力一戳，罵道：「你不怕死，充英雄？我先轟死你！」

蘇泉痛得身子一挺，叫出聲來。「開槍呀，快開槍打死我！」

蕭原忙叫道：「蘇泉，別亂來！」

那女人嘶聲道：「蕭原，你敢亂動一下，我一槍打死他！」

蕭原急急道：「別亂來，妳只要放了他，我任妳要打要殺！」

「好呀！」那女人厲聲道：「我殺了你，自會放他！」跟着喝道：「快將身上的槍拿出來扔掉！」

蕭原不敢不聽從，慢慢從身上拿出槍，往身後扔掉。

「將手舉起來！」那女人又大喝。

蕭原聽話地將雙手舉起來。

那女人就在蕭原舉起雙手的刹那，抵在蘇泉後腰上的手一移，指向蕭原，扣在板機上的手用力一扳，同時間一手推開蘇泉。

「砰」地響起一下槍聲。

蕭原並沒有中槍倒下。

他飛撲向那個正與蘇泉糾纏的女人。

躲在一旁觀看的人看到這裏，都舒了口氣，對於蕭、蘇兩人的不怕死，及蘇泉快捷的身手，佩服不已。

原來，那一槍根本射不中蕭原，只斜向上射向空中。

旁觀的人都看到，那是蘇泉的「傑作」。

原來，蘇泉在那女人將抵在他後腰上的槍嘴移開的刹那，他的手臂往上疾抬，將那女人握槍的手臂撞得往上斜遞起來，那刹那，槍聲乍響——那女人扣動了扳機！

說險，眞是險到極。

因為，他要是慢那麼一點點，來不及撞開那女人握槍的手臂，那一槍肯定會射中蕭原。

在那麼近的距離下，就算槍法最差的人，亦能夠開槍射中蕭原。

而蘇泉在撞開那女人的手臂後，雖然也被那女人推得斜跌出一步，但他馬上反身撲向那女人，一手執住那女人握槍的手臂，用力將之抬高起來，另一隻手則抵擋那女人狠命向他撕抓的左手。

「砰砰！」在糾纏中，那女人由於用力掙扎，扣在槍機上的手指受到影響，扣動了槍機，因而連開數槍！

蕭原撲上去，兩個大男人對付一個女人，三數下便制服了她，還將她手上的槍奪過來！

那個女人雖然被制服，仍然瘋狂地用口去咬，破口大罵。

蘇泉不但被那女人抓破臉皮，頸脖子上也有兩道血痕，還被咬了一口，手臂上留下深深的牙齒印。

「蕭原，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我要殺死你，殺死你……」那女人拚命掙扎，嘶聲叫罵。

以蕭、蘇兩人之力，幾乎制不住她，被她掙脫。

蘇泉臉上火辣辣般痛，被那女人叫罵得心頭火發，一巴掌摑在那女人的臉上。

那女人被摑得一張臉猛別向一邊，臉上現出五道指痕。

蘇泉那一巴掌居然奏了效。

那個女人頓時「啞口無言」。

這時候，觀看的人越來越多，議論紛紛，指指點點，這種情形對他們極之不利，極有可能會被人襲擊，蕭原抓緊了那女人的手臂，叫蘇泉將他扔掉的槍拾回來。

蘇泉氣恨恨地罵了那女人一句，才走到牆邊，將蕭原那柄匣子槍撿起來。

蕭原馬上推着那女人，往偵緝隊部走去。

蘇泉拿着蕭原那柄槍，扳開大機頭，沿途戒備。

幸好，半路上已遇上聞聲而來的一隊保安隊，護送兩人押着那個女人返回偵緝隊。

* * *

經過一番訊問，蕭原終於知道那個女人要殺他的原因。

那個女人名叫陳細妹。

她的丈夫名叫雷標，外號鬼眼，四個月前，才被省府處以死刑，在南寧城外的刑場槍斃！

原來，鬼眼雷標是被蕭原於鄰縣捉住，押解回省府南寧，接受法辦的。

鬼眼雷標犯的是劫殺罪。

本來，他只是一個夜盜，專門摸黑偷入一些富有人家中，偷盜財物，間中會傷人，但從未殺過人，但案發那一次，他偷入一戶人家，不知怎的，殺了戶主夫婦兩人，偷走一批財物，他溜出那戶人家後，不巧遇上巡更的保安隊，經過一番追趕，他被捉住，但卻乘那兩個士兵只顧查看那包財物時突然發難，搶了一個士兵的一柄槍，轟死一個士兵，打傷了一個，逃之夭夭，這件案子哄動了南寧城，省府發出通緝令，懸賞緝拿鬼眼雷標歸案。

結果，蕭原只花了十天不到的時間，便將雷標緝拿歸案。

而雷標是有妻子的，這一點，蕭原早已知道。

令他想不到的是，雷標的女人竟然要殺他，替雷標報仇！

訊問過那個女人之後，蕭原才知道，那個女人其實是個女賊，與雷標是夫妻檔，經常與丈夫一起作案，多數負責接應，說得上是好拍檔。

自丈夫被處死後，她一直懷恨在心，時刻想着要替丈夫報仇。

原來，自雷標被處死後，她一個人，又是女人，既要照顧孩子，加上孤掌難鳴，不敢再出去作案，而她夫妻以前是以偷盜爲生，丈夫死後，便斷了生計，坐吃山崩之下，她不去怨責自己與丈夫的所爲，却怪蕭原將她丈夫緝拿歸案法辦，眼見前路茫茫，於是把心一橫，生出惡念，要殺死蕭原洩恨，至於後果如何，她根本沒有想過。

她還供認，蕭原在家門前第一次遇襲，是她幹的。

蕭原聽了她的供詞後，才明白惡狗胡猛到南寧來，並不是找他算賬，他猜錯了。一直想殺他的，是雷標的妻子陳細妹。

捉到一直威脅着他生命安全的陳細妹後，蕭原總算鬆口氣。

但他却替陳細妹的兩個孩子將來的生活擔憂。

他可憐那兩個孩子。

因爲，那兩個孩子是無辜的。

* * *

仍然是在那家妓寨的密室內。

兩頭蛇與惡狗胡猛終於得到老劉的確實答覆——明晚午夜時前，將貨送來。

地點在南寧北郊的亂葬崗。

兩頭蛇馬上將消息派人告知那個金老大。

但是，老劉却向兩頭蛇提出一個條件——要他放出消息，交易會在西郊的一座關帝廟內進行。

兩頭蛇答應照辦。

* * *

蕭原正與蘇泉在得如茶居內吃午飯。

吃完飯，喝了兩杯茶，蕭、蘇兩人正要結賬離開，兩人看見馬志新匆匆走進來，兩人忙招呼他過來。

馬志新才坐下來，便興奮地道：「老蕭，老蘇，有消息了！」

蕭原與蘇泉一聽，忙道：「老馬，有甚麼消息？」

「剛剛得到一個消息，明晚在西郊，有人在關帝廟內交易！」

「甚麼交易？」蘇泉急問。

「不清楚。」馬志新道：「我猜，極有可能是軍火買賣。因爲，消息說，那是大買賣。」

「老馬，在目前的情形下，寧可信其是，明晚，我們去瞧瞧。」蘇泉道。

「我也是這麼想。」馬志新道：「上頭已經催促了我兩次，再不破案，只怕我要被撤職。」

「消息是從那裏打聽到的？」蕭原問。

「老鼠仔那裏。」馬志新道：「那傢伙的消息最靈通。」

「老馬，你準備怎樣採取行動？」蕭原問。

「明晚天黑後，我親自帶兩個小隊將關帝廟包圍起來，然後一舉將廟內的人擒下！」馬志新做了個一網打盡的手勢。

「嗯，明晚我與蘇泉跟你去。」蕭原道：「希望如我們所料的那樣！」

「老蕭，我們喝一杯，預祝我們明晚的行動成功。」馬志新說着，擧手招來一個伙計，要他拿半斤米酒來。

那伙計很快便將米酒拿來，馬志新拿起酒瓶，先替蕭、蘇兩人斟了杯酒，再替自己斟酒，然後，拿起杯子，說一聲：「乾！」

蕭、蘇兩人各自拿起一杯酒，與馬志新碰一下，各自一口氣將杯中的酒喝光。

「再來一杯。」馬志新說着又倒酒。

在「乾杯」聲中，三人又乾了一杯酒。

* * *

翌日，蕭原與蘇泉品茗後，便去偵緝隊部。

馬志新看到兩人，招呼兩人坐下，笑說道：「老蕭，老蘇，這麼早便到來，心急呀？」

蕭原與蘇泉相視一笑：「老馬，有其他的消息嗎？」

馬志新搖搖頭。「風平浪靜，姓劉的軍械官及其同黨像是遁入地下那樣，至今也查不到他們的下落。」

「老馬，只要今晚在關帝廟捉到他們，還不是一樣？」蘇泉笑着說：「我恨不得馬上天黑。」

蕭原道：「老馬，今晚的行動必須小心週詳，一定要待兩方面的人進入關帝廟後，我們方可採取行動，將關帝廟包圍起來！」頓一下，又道：「我們的行動要快，要令廟內的人措手不及，要不，他們有那批軍火在手，恐怕動用一連軍隊也困不住他們。」

「嗯，這方面我早已想到。」馬志新道：「我們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攻入廟內，決不能讓他們有還擊的機會。」

「那就一定要將他們佈在廟外的人手悄沒聲息地除掉。」蘇泉道：「這方面，我與蕭原最擅長，老馬，就讓我與蕭原動手吧。」

「好。」馬志新道：「我會再挑選幾個精幹的手下跟你們一起行動。」

「老馬，你仍有派出人手四出偵查嗎？」蕭原問。

「有。」馬志新道：「要是在天黑之前，偵查到姓劉的軍械官及其同黨的下落，那我們可以先一步將他們逮捕，同時知道與他們交易的是甚麼人，

那就比較容易捉到買軍火的那一方人。比起今晚的行動要安全得多。」一頓，又道：「還有，我們繼續偵查，就不會令到買賣軍火的雙方，懷疑我們已得到消息，今晚他們就會放心到關帝廟交易。」

蘇泉翹起大拇指。「老馬，你不愧是一隊之長，想得這麼周詳。」

「老蘇，別讚我了。」馬志新笑道：「比起你們兩個，我差遠了。拿昨天那回事說吧，要是換上我被人拿槍指着，生死只在一綫之間，我可沒有那麼鎮定，肯定會死在那個女人的槍下，也不可能在那生死一髮之間發難。」

蕭原忙道：「老馬，別說了，過去了的事說來幹嗎？你太謙了。」

馬志新伸伸腰，道：「快到午間了，去吃飯吧，吃得飽飽的，今晚好行動。」

蕭、蘇兩人先後站起來，「那走吧。」

馬志新站起來，一手拉着一個，往外走。

才走出房間，一個隊員急匆匆走來，對馬志新道：「馬隊副，那個女人說要見你，有話對你說。」

「別理睬那賊婆！」蘇泉想起那女人，臉上被抓破的地方便隱隱作痛，心裏的火也大了。「有甚麼話好說，還不是求你放過她，可憐她那兩個孩子。」

蕭原正想說話，那個隊員已急急道：「馬隊副，那個女人說，她有要緊的話對你說，她還說，你不去見她，她會把自己撞死在關押室內。」

蕭原道：「老馬，去見她一下吧，看看她有甚麼話也好。」

馬志新點點頭，好吧，我去見見她。」

蘇泉火氣未消：「老馬，你們去吧，我不想再見那個賊婆，我先到得如茶居等你們。」

說完，大步往外走。

蕭原看着蘇泉的背影，搖搖頭。「也難怪他那麼憎恨那女人的，那女人對他又抓又咬，別人在街上走過，看到他臉上的血痕，都好奇地望着他，表情怪怪的，看得他尷尬的。你說，他怎不憎恨那個女人。」

「老蕭，說眞的，昨天要不是老蘇，你有可能會死在那女人的槍下。」馬志新邊與蕭原往裏面走去，邊說。

蕭原點一下頭：「蘇泉那次確是救了我一命。」

兩人說着話，走到關押陳細妹的關押室前。

通知他的那個隊員馬上將門鎖打開，拉開門。

馬志新與蕭原走進去。

本來躺在床上的陳細妹在聽到開門聲後，立刻跳起來，往馬、蕭兩人走上去。「長官，你來了，你肯與我說話呀？」

馬志新站下來，沉着臉道：「陳細妹，有甚麼話，坐下來再說！」

陳細妹乖乖地在床前坐下來。

「妳有甚麼話說？」馬志新問。

陳細妹一直不敢看蕭原一眼，怯怯地道：「長官，我不想死，我捨不得兩個孩子，求求你放了我，我死了，兩個孩子也活不了！」

「妳犯了法，而且，犯的是殺人罪，要我放妳？妳眞是痴人說夢！」馬志新厲聲道：「我要是放你出去，那不是給妳機會再殺他？」說時指着蕭原。

陳細妹發急地道：「長官，我知錯了，是我男人該死，我不該怪他，長官，你放心吧，你放我出去，我不會再找他麻煩的，你相信我吧。」

蕭原沒有說話，心裏很難過。

他不是替陳細妹感到難過，而是爲她的兩個孩子。

「我沒有時間和妳說廢話！」馬志新說完，霍地站起來。

陳細妹立刻撲前去，拉住他。「長官，等一等，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你一定想知道的！」

馬志新不耐煩地道：「陳細妹，我沒興趣聽妳說廢話，快放開我！」

陳細妹死死抓住馬志新的一條腿，哭叫道：「長官，求求你，你聽我說出那個重要的消息作爲交換，放我走，就算是可憐我那兩個孩子吧，求你大發慈悲。」

蕭原看着，心裏大是不忍。「老馬，就聽她說說是怎麼回事吧。」

陳細妹聽蕭原開口替她說話，感激地道：「蕭原，你眞是大人大量，是我懞了心，錯怪了你，你是個好人，一定會長命百歲。」

馬志新聽蕭原那麼說，才悻悻然地道：「好，我聽你說。」

「長官，謝謝你。」陳細妹這才放開馬志新的腿。「長官，你要答應我，我說出那個消息後，你要放了我。」

馬志新哼了一聲：「我怎知你說些甚麼？你要是胡說八道一遍，我也放你走，我豈不是個呆子？」

「長官，我不會亂說的，那是一個人臨死前告訴我的，你一定有興趣知道！」陳細妹急急說。

蕭原插口道：「老馬，聽她怎麼說，要是說的確是重要的消息，有價值，那就放了她吧！我不再追究她，好嗎？」

馬志新看看蕭原，又看看陳細妹，終於點點頭：「老蕭，你就是心腸軟，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就照你說的去辦。」

陳細妹一聽，頓時如聞大赦，「噗」地跪倒下去，朝兩人叩了兩個頭。「長官，蕭原，今生今世，我和兩個孩子都不會忘記兩位的大恩大德，兩位是我和兩個孩子的再生恩人，以後，我會好好做人的。」

「快起來。」馬志新沉聲道：「快說出你那個重要的消息。」

陳細妹又向兩人叩了個頭，才站

起來，說出她的消息。「長官，那是有關一批軍火失竊的消息！」

馬志新與蕭原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同時瞪着陳細妹，疾聲道：「有關軍火失竊？」

陳細妹認眞地點點頭：「是眞的，那個人臨死前告訴我，他還要我到偵緝隊報告，我若不替他將消息告知偵緝隊的長官，他死不瞑目，我當時一心想殺……他（說到這裏，看了蕭原一眼），那有心情替他辦那件事。」

「妳知道那個死者叫甚麼名字？」蕭原急問。

「好像……叫……朱……」陳細妹極力在思索：「呀，我記起來了！叫……朱權！」

蕭、馬兩人一聽，差一點沒有叫出聲來：「死者眞的叫朱權？妳記清楚了？」馬志新急問。

陳細妹想了一下，肯定地道：「沒有錯，那人確是叫朱權。」

「妳在那裏見到死者朱權？」馬志新問：「甚麼時候？」

陳細妹眨眨眼：「四天前，那天深夜，我記掛着兩個孩子，夤夜趕回去看他們，走着，忽然聽到一下呻吟聲，那裏是一塊蕃薯田，附近沒有人家，當時我嚇了一跳，急忙拔出槍來，呻吟聲却沒有了，我站着聽了一會，沒有動靜，只有虫叫聲，我以爲自己聽錯了，繼續往前走，那知道才走出兩步，又聽到呻吟聲，那刹那，我以爲是鬼怪作祟，嚇得心慌意亂，眞想拔脚便跑，再聽又是一下呻吟聲，我提起來的一顆心才放下來，我聽得好清楚，那是人叫出來的，而且，我聽出是在蕃薯田內發出。接着又聽到一聲呻吟，我自恃手上有槍，壯膽起來，往那邊望去，並低聲喝問：『誰？』回答我的又是一聲呻吟，我走進蕃薯田，發現一個人身上有幾處地方流着血，傷得很重，連爬起來也不成，躺在地上，不住呻吟。」說到這裏，陳細妹吁口氣，打算再說下去。

蕭原却開口道：「那塊蕃薯田在甚麼地方？」

「在北郊。」陳細妹道：「我家在北郊，那塊蕃薯田距我家大約有一里路遠。」

「那人就是朱權？」馬志新問。

「嗯。」陳細妹點點頭：「是他告訴我的，他還告訴我，他是被人殺人滅口。那些人之所以要殺他滅口，是因爲他搬運過一批失竊的軍火，殺他的人，並不是要他搬運軍火的那些人，而是一個叫兩頭蛇的手下，他挨了兩刀一槍，仍然死不了，拚命逃到這裏，終於支持不住，倒在蕃薯地，他要我將他說的話，告訴偵緝隊的長官，他還說出一個人名及一個地方，臨咽氣前，還叫我拿走他身上的幾個大洋快走，因爲那些殺他的人仍在四處找尋他，遲早會找到來……」

「快說出朱權對你說的人名及地方！」馬志新急急打斷陳細妹的話。

陳細妹吞了下口水：「人名是……王昌勝，地名……不，應該是地址……祥發棧……鹹魚欄！」

「沒有記錯？」馬志新看着陳細妹。

「沒有。」陳細妹搖搖頭。

「老馬，失踪名單上，有王昌勝這個人嗎？」蕭原問。

「有！」馬志新興奮地點點頭：「那傢伙是個排長。」

「你認爲怎樣？」蕭原看着馬志新。

「嗯！」馬志新用力點一下頭：「老蕭，要不是你，怎會得到這個消息。」

「老馬，這是運氣！」蕭原拍拍馬志新的手臂：「得來全不費功夫啊！蘇泉要是知道這個消息，他不與奮得跳起來才怪。」

「老蕭，朱權既然死了，怎會沒有人發現他的屍體？」馬志新奇怪地道。

「長官，翌日，我經過那塊蕃薯田，也看不到朱權的屍體，也聽不到有人談說發現屍體，當時，我也很奇怪。」陳細妹急急接口說。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可能兩頭蛇的手下在……她走後，找到朱權的屍體，爲免驚動人們，便將他偷偷埋了。」

「有可能。」馬志新點點頭：「這麼說，兩頭蛇有份參與偷竊軍火。」

「絕無疑問！」蕭原道：「惡狗胡猛與兩頭蛇混在一起，也一定有份參與。」

「老蕭，你本來懷疑他來南寧殺你，想不到，他是參與偷竊軍火！」馬志新道：「說不定，你兩次去捉他，迫得他與兩頭蛇躲起來，因而阻延了他們那宗軍火買賣。」

「長官，我已說出消息，你們不要食言，放我走啊！」陳細妹着急地道。

馬志新猶疑地看着蕭原。

蕭原道：「看在她那兩個孩子的份上，放了她吧，算是積德作福。再說，她並沒有殺死我，她既然知錯，那就放她一馬吧！」

陳細妹感激地看着蕭原：「蕭原，我知錯了，我不會再恨你，我很後悔我一時轉不過彎，鑽入牛角尖，你是個活菩薩，我回家後，日日燒香，保佑你長命百歲。」

馬志新道：「陳細妹，這一次我放過妳，若你不思悔改，我一定不會放過妳，妳好自爲之。」

陳細妹不迭聲說「是」。

不過，馬志新並不馬上放她走：「爲免洩漏消息，妳要在這裏多蹲一天，明天才放你走。」

陳細妹想說話，却又咽住，連連點頭，不敢再說話。

蕭原與馬志新走出關押室，兩人與奮得互相拍掌。

「老蕭，我要馬上行動！」馬志新道：「那批軍火極有可能藏在祥發棧鹹魚欄內。」

「老馬，別急！」蕭原道：「首先，我們要知道祥發棧在那裏，再由我與蘇泉那裏看清楚情形，才行動不遲，那才萬無一失。」

馬志新一拍腦袋，自責地道：「老蕭，幸虧你提醒我，我就是着急，祥發棧也不知道在那裏，便要採取行動，眞他媽的混賬。」

「老馬，你派人去打聽一下祥發鹹魚欄在那裏，我去得如茶居找蘇泉，順便替你買些吃的回來。」蕭原拍拍馬志新的肩頭，急急往外走。

* * *

祥發鹹魚欄在水欄路最末的那一家。

蕭原與蘇泉察看過附近的情形後，建議馬志新來個突襲，但要盡量不開槍，免得消息洩漏出去，驚動了漏網之魚，聞風逃之夭夭。

馬志新採納了兩人的提議。

突襲行動定在黃昏時份。

因爲，那時候，那條路上的所有店鋪欄棧皆已收市，不再做生意，來往的人很少，而且，大多數的店鋪經已吃晚飯，有利他們行動。

黃昏前，負責行動的偵緝隊員經已悄悄將祥發棧前後包圍起來。

蕭原與蘇泉在約定的時間的前一刻鐘，裝作人客，走進祥發棧，要買鹹魚。

這時候由於已收了市，棧內有一個人客也沒有，那些伙計大多走到裏面洗手準備開飯，鋪面只有一個伙計在收拾雜物，一個管賬的在櫃面嘀嘀答答地打着算盤。

那個伙計看見蕭、蘇兩人走進來，馬上停止收拾，抬眼望着兩人，問道：「兩位老闆，要買貨？」

蕭原點點頭：「我們要買五十擔『牙或』，明天早上便要取貨，成嗎？」

那個伙計抓抓頭：「老闆，五十擔『牙或』，我們沒有那麼多貨。大約只有二三十擔，兩位老闆要是急於要買，那請先買二三十擔，好嗎？」

蕭原裝出拿不定主意的樣子，看着蘇泉，問道：「老蘇，怎樣？」

蘇泉沉吟一下：「老兄，價錢方面，可否減一點？」

那個伙計道：「這個麼，我作不得主，兩位老闆請與鄧先生商量。」

蕭、蘇兩人點點頭，那伙計帶兩人往櫃枱走去。

「老哥，明天早上，可以全部出貨嗎？」蘇泉邊走邊問。

「沒問題，只要我們開鋪，便可以出貨。」

說着話，走到櫃枱前，正在算賬的那個鄧先生聞聲抬起頭來，看看蕭、蘇兩人一眼，問那個伙計：「阿旺，這兩位……」

那個伙計阿旺道：「鄧先生，這兩位老闆想買五十擔牙或，倉裏只有二、三十擔，兩位老闆想與你談談價錢。」

那個鄧先生聽說兩人是大客，忙站起來，客氣地道：「兩位老闆怎樣稱呼……」

話聲未落，鄧先生與那個伙計都已駭然愕住。

原來，蕭原與蘇泉就在鄧先生說話時，疾快地用槍指着他們。

「別叫！」蘇泉低聲喝：「要不，一槍送你兩個去見閻羅王！」

那個鄧先生與伙計駭得臉上陣青陣白，那裏敢作聲，蕭原往外面一招手，衝進七八個偵緝隊員，三下五落二，將那個伙計與鄧先生綑綁起來，用紙塞着口，將兩人塞進櫃枱下面。

蕭原與蘇泉已向裏面走去。

一個伙計口裏哼着戲曲，從裏面走出來，看見蕭、蘇兩人，怔了一下，問道：「兩位有何貴幹？」

「來出貨。」蘇泉邊答邊往前走。

「出貨？」那伙計又一怔：「今天的貨都出了啊，我們已經收市，你們還來出貨……」

「貨」字還在口中，他整個人已經呆住。

蕭原的槍已對準他的心。

蘇泉手起槍落，將那人砸倒在地。

跟在後面的幾個隊員，立刻有兩個走上前去，將那個被擊暈的伙計拖到一疊竹籮的後面。

蕭原兩人繼續當先往裏走去。

走出天井，只見當中擺放了一張飯桌，七八個人圍坐着，正在吃飯。

有人看見蕭、蘇兩人走進來，驚詫地看着兩人：「兩位，找誰？」

蕭原道：「找你。」

「找我？」說話的人更加詫異：「我不認識兩位啊！」

「我認識你！」蕭原帶笑道：「你欠我五個大洋。」

這時候，所有人都停下筷子，瞧着蕭、蘇兩人。

那人聽蕭原說他欠他五個大洋，大爲緊張及氣惱，「兄台，你認錯人吧？我不認識你，怎會欠你五個大洋？」

話聲未落，突然從前面衝出來七八個手握短槍的人，紛紛用槍指着他們，頓時嚇得臉青唇白。

蘇泉低喝道：「別叫，也別動，誰要是不聽，我一槍送他歸西。」像變戲法一樣，他的手上多了一柄槍。

沒有人敢動或叫，衝進來的七八個隊員敏捷地將那七八個伙計押到前面，留下兩個人看守，其他的跟着蕭原與蘇泉奔過天井，往後面衝去。

後面是貨倉。

蕭、蘇兩人當先衝進貨倉。

兩人一眼便看到貨倉的最裏面，有四個人正在圍着一張桌子喝酒吃飯。

那四個人看見蕭、蘇兩人衝進來，臉色齊變，急急跳起來，往旁邊的

一疊鹹魚籮撲去。

蕭原與蘇泉厲喝一聲：「別動，誰動誰沒命。」

那四個傢伙頓時窒住。

跟着衝進貨倉的幾個隊員急撲向那四個人。

那四個人當中的一個忽然動了，撲向旁邊那列堆疊起來的鹹魚籮。

蕭原的右手忽然一動，將手上的匣子槍脫手擲向那個傢伙。

其他三個人亦想動，但已遲了，都被疾撲前去的幾個偵緝隊員用槍指住。

那三個人頓時不敢動。

蕭原擲出去的那柄匣子槍奇準地砸在那個撲向鹹魚籮的傢伙身上，大概力道很勁猛，那傢伙被砸得痛叫一聲，斜跌開去。

但身形一穩之後，又撲向鹹魚籮。

蘇泉在蕭原擲出匣子槍的刹那，已然低吼一聲，虎撲向那個傢伙，那傢伙被砸中跌開，再撲向鹹魚籮時，蘇泉經已撲到，握槍的手猛砸向那傢伙的右肩上。

那傢伙很兇悍，反應也很快，上身一擰一歪，便避過蘇泉那一砸，但他跟着便痛叫一聲，打了個半轉，摔跌在地上。

原來，他避得過蘇泉那一砸，却避不過蕭原的一脚，被踢翻摔倒。

那傢伙悶吼一聲，欲竄起來，蘇泉手上那柄槍的冰冷槍咀，經已抵在他的太陽穴上，耳中同時聽到蘇泉冷厲的喝聲：「你他媽的再敢動一下，我轟爆你的腦袋。」

那傢伙怪叫一聲，不敢再動。

這時候，那些自衞隊員已將其餘三個人制住，蕭原上前撿起擲出的匣子槍，走向那排堆疊着的竹籮。

他看到兩個堆疊起來的竹籮面上，放着兩柄駁壳槍。

他拿了一柄插在褲頭上，另一柄遞給經已將那個傢伙鎖起來的蘇泉。

不動聲息地一口氣解決了祥發棧內所有的人，這一次的行動很順利，也很成功。

蕭原馬上叫一個隊員去通知堵着後門的馬志新。

接着，他又叫其他的隊員搜查貨倉。

那個去通知馬志新的隊員將後門打開，馬志新與六個隊員立刻衝進貨倉內。

後門外面，仍有幾個隊員匿在附近，監視附近的動靜，並提防有人從裏面溜出來。

前面，則在蕭原等人往裏面掩進去後，留守在門外附近的幾個隊員中，有兩個閃進鋪內，將鋪門關起來。

馬志新看到蕭、蘇兩人毫髮無損，不動聲息，控制了祥發鹹魚欄，很是高興，三人立刻審問那四個被制住的人。

其他的偵緝隊員很快便從一堆特別堆疊在後門前的鹹魚籮內，搜出軍火。

那十多二十個鹹魚籮內，裏面放滿了軍火，上面則鋪放了一層鹹魚，經過點算，正是那批被盜竊的軍火。

將軍火藏在鹹魚欄內，倒也隱蔽。要不是朱權臨死前對陳細妹說出來，蕭原他們怎會查到失竊的軍火會藏在鹹魚欄內。

怪不得自軍火失竊後，一點消息也查不到。

經過審問，蕭原他們查出，那個被蘇泉制住的傢伙，就是王昌勝——守衞軍火庫的一連軍隊中的一個排長。

其餘三個人都是王昌勝的部下——三個士兵。

與姓劉的軍械官同時失踪的，共有五個人，如今在鹹魚欄內捉到四個，還有一個士兵及姓劉的軍械官漏網。

王昌勝最初不肯說出姓劉的軍械官及另一個士兵的下落，但終於忍受不了蘇泉的「招呼」，再加上蕭原的一番話。「你要不是白痴，便是大傻瓜！你想一下，姓劉的要是逃脫了，你便是主謀，你的罪名可嚴重，一定會被判死罪，姓劉的却逍遙法外，這值得嗎？若抓到他，你只是從犯，他才是主謀，你的罪就輕多了，你自己想一下，要做傻瓜，還是做個聰明人？」他終於選擇做個聰明人，將姓劉的軍械官的下落說出來。

他還供出，天黑後，兩頭蛇便會派人來這裏將那批軍火偷運到南郊的亂葬崗，與上海來的人交易。

當然，他們會跟着去，姓劉的軍械官也會與漏網的那個士兵一起去亂葬崗，與他們會合。

蘇泉聽說交易在亂葬崗進行，馬上叫起來：「老馬，老蕭，老鼠仔的消息豈不是假的？」

「我猜，極有可能是兩頭蛇等人故意將消息放出來，引我們誤入歧途，將所有的注意力及人手放在西郊關帝廟那面，他們則在亂葬崗那面輕輕鬆鬆、順順利利地進行交易！」蕭原將他的看法說出來。

馬志新連連點頭：「老蕭，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

「老馬，老蕭，我們下一步怎樣做？」蘇泉問：「時間緊迫，我們要盡快採取行動。」

蕭原沒有說話，看着馬志新。

馬志新摸着下頜沉吟一下，說道：「老蘇、老蕭，我們派一部份人去捉劉貴鴻（主謀盜竊軍火的副軍械官），其餘的留在這裏，等兩頭蛇派來搬運軍火的人手入甕。你們認爲如何？」

蘇泉說笑道：「老馬，你是偵緝隊的隊副，你怎麼說，我們都聽你的。」

馬志新苦笑道：「老蘇，這個時候還說笑？」

蕭原說道：「這個辦法好啊！就這麼做吧。」頓一下，又道：「老馬，我與蘇泉去捉那個劉貴鴻，你們留在這裏捉鱉，就依照王昌勝說的地點會合，然後一起到南郊亂葬崗，好嗎？」

馬志新連連點頭：「好，老蕭，我派三個人跟你們去。」馬志新說。

「事不宜遲，我與老蘇馬上去捉劉貴鴻。」蕭原想了一下，在馬志新的耳邊說了一番話。

馬志新連連點頭，馬上派了五個隊員跟蕭、蘇兩人去捉劉貴鴻。

＊　＊　＊

劉貴鴻躲在他的相好家中。

他那個相好的，本是個良家婦女，由於夫喪子夭，剩下她一個人，無以爲生，加上欠下別人一身債，只好到妓寨出賣皮肉，大概是緣份吧，劉貴鴻找了她兩次，便喜歡上她，偷偷將她藏起來。

由於那女人不是賣身，所以，妓寨的人並不追究她的失踪，還以爲她找到一個老襯，將她包起來。

劉貴鴻之所以「收」起那女人，有兩個原固，其一，他確是喜歡她；其二，他是預早替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事發，也有一個躲藏的地方，而他從來不向那女人表露他眞正的身份，只說是做生意的，那間屋子也是秘密買下來的，所以，他失踪後，偵緝隊無法查到他的下落。

劉貴鴻躲藏的地方，是在有錢人家住的那一帶，那裏都是獨門獨戶的，每間房屋都不相連，那裏的街巷四通八達，要溜，很方便。

不過，也方便蕭原他們的行動。

至少在行動時，不會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蕭原他們趕到劉貴鴻那間金屋時，天剛好黑下來。

這正好掩護他們的行動。

將五個隊員分派在屋外四周守着，蕭原與蘇泉費了一會功夫，將大門弄開，悄然潛進去。

走過天井，兩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進前廳！

前廳亮着一盞火水燈，但却沒有人。

兩人往後移動。

結果，在裏面的一個房間內，發現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正在收拾房內的衣物，驟見蕭、蘇兩人衝進房間，嚇得緊抓着手上那件衣服，張口驚叫。

才叫出聲，便被撲上去的蘇泉伸手一把將她的口掩住。

「別叫，要不，我對你不客氣！」

蘇泉用槍抵着她的額頭。

那女人嚇得雙眼連翻，差點暈死過去。

蕭原這時已迅速在房間內看了一遍，沒有發現甚麼，去到一張櫈子前坐下來。

那女人就站在床前，蘇泉喝叫她坐下來，然後兇惡地道：「不准亂動，也不准叫，要不，我會好好對付你！知道嗎？」

那女人驚恐地點點頭，蘇泉才放開捂着她嘴巴的手。

那女人煞白着一張臉，因爲驚恐的關系，一個身子索索直抖：「你……們是甚麼……人？那個抽屜內有點錢，你們拿去……吧。」那女人以爲蕭、蘇兩人是盜賊。

「你他媽的閉口！」蘇泉怒喝一聲，那女人嚇得震悚了一下，急忙閉上嘴巴。「我們不是賊，我們是偵緝隊派來捉劉貴鴻的！」

那女人稍安的心馬上又驚跳起來，慌恐地閃上了兩人一眼，口齒噏動，却沒有說出話來。

蕭原放緩聲音道：「大嫂，劉貴鴻怎麼不在屋子裏？」

那女人定定心神，才說道：「他……吃完晚飯，便與阿生匆匆出外了。」

「去了多久？」蘇泉急問。

「一刻鐘左右。」那女人回答。

蕭原想了一下，劉貴鴻與那個同黨阿生——李阿生離開屋子出外後，他們恰好趕來，那麼，他們來遲一步了。

「他們有說到那裏去嗎？」蕭原急問。

「沒有。」那女人這時已沒有那麼驚慌：「他的事，從來不對我說，我只知道他是個生意人……」

「蘇泉，你在這裏看着她，我出去叫他們進來。」他說的「他們」是指守在外面的五個偵緝隊員。

蕭原匆匆步出屋外，將五個偵緝隊員叫進屋子，着他們留守在屋子內外，他則與蘇泉急急離開屋子，趕往王昌勝對他們所說的那個會合地點。

＊　＊　＊

祥發棧那一方面，馬志新與部下很順利地將偷偷前來搬運軍火的人——兩頭蛇的手下，悉數抓起來。

依照事先與蕭原商議好的，馬志新吩咐那些保安隊員取代兩頭蛇那些來搬運軍火的手下，只帶了其中三個爲首的傢伙，與他們一起將軍火搬去與劉貴鴻會合的地方。

當然，他們也將王昌勝帶去。

其餘的隊員則仍然留在祥發棧內，盤問那些伙計，看看祥發棧的老闆是否有份參與這件軍火盜竊案。

絕無疑問，祥發棧內肯定有人參與這件事情，要不，那批軍火及王昌勝等人，不可能躲藏在祥發棧的貨倉內。

＊　＊　＊

蕭原與蘇泉趕到王昌勝招供的會合地點——南郊的一間專門停放棺木的厝屋後面，悄悄掩向屋後不遠處的那一小片野樹叢。

依照約定，王昌勝等人將軍火搬運到這裏來與劉貴鴻會合，然後到亂

葬崗，與兩頭蛇及胡猛會齊，再與那個金老大交易。

蕭原與蘇泉急急趕來這裏，就是相信劉貴鴻與李阿生已趕來這裏，準備會合趕來的王昌勝等人。

兩人希望在馬志新等人將軍火搬運到這裏來之前，將劉貴鴻及李阿生捉住，免得發生甚麼意外，影響整個行動。

劉貴鴻選擇這個地方與王昌勝等人會合，眞是選對了地方。

因爲，這地方附近沒有人家，又是放死人棺材的地方，加上又在夜晚，有誰膽敢到這附近走動？換言之，這附近一帶，晚上根本沒有人前來，也就是說，沒有人會發現他們的行動。

事實上，這一帶在入黑後，便有如鬼域，人影也不見一個，幽寂詭怖得怕人。

蕭原與蘇泉對於鬼神之說，既不會不相信，也不會迷信，加上兩人經常在荒山野地露宿，膽量自然變得很大，因此，兩人對於這種環境，一點也不懼怕。

蕭、蘇兩人悄然掩行到那叢野樹前，發現其中的一棵樹下，有兩條人影。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交換了一個眼色，左右分開來，悄然向那棵樹包抄過去。

那兩條人影站在樹下，一聲不吭，但從兩條人影不停張望的動作來看，那兩條人影顯得有點焦急不安。

蘇泉從左邊包抄過去，突然現身向樹下的兩人撲去，口裏疾喝：「劉貴鴻，不要動！」

樹下的兩人在冷不防之下，嚇了一跳，兩人的反應很快，立刻霍然往下一蹲，拔槍望向蘇泉那邊。

蘇泉在喝聲出口的刹那，已撲到一棵樹後。

蹲下的兩人手上的槍立刻指向蘇泉閃沒的那棵樹，食指緊扣在扳機上。

「誰？」其中一人喝問。

「我！」背後有人沉聲疾應。「別動，要不，你兩個會吃子彈！」

那兩個人聞聲渾身一震，頓時僵住不動。

原來，那兩個人雖然看不見背後那人，但却從喝聲聽出，背後的人距離他們很近——不到三尺遠，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兩人就算動作再快，肯定快不過背後那人的食指一勾。

「將手上的槍拋出去！」背後那人語聲冷厲得叫那兩個人打從心裏顫抖一下，慌忙將手上的槍拋出去。

蘇泉即時從隱匿着的那棵樹後走出來，向那兩個人走過去：「蕭原，想不到這兩個傢伙這麼容易被制住，今晚的行動一定很順利。」

用槍指住那兩個蹲着的人的人馬上應道：「蘇泉，麻煩你將那柄槍拾起來。」

出其不意制住那兩個人的，原來正是蕭原。

蘇泉答應一聲，將兩柄槍撿起來，插在褲頭上。

「站起來。」蕭原向那兩個人喝叫。

蹲着的兩個人乖乖地站起來。

蘇泉走到那個人的面前，喝道：「抬起頭來！」

那兩個人身體震了震，將垂下的頭抬起來。

夜色雖然黝黑，但在那麼近的距離下，蘇泉仍然可以看清楚那兩個人的樣貌。

左邊那一個身材較高，比較粗壯，粗眉大眼，年約四十，與馬志新所描述的劉貴鴻相若。

右邊那個年約二十出頭，身子精壯，相貌端正。

「你就是劉貴鴻？」蘇泉盯着左邊那人，用槍嘴在那人的額上點一點。

那人沒有吭聲，垂下眼皮。

「說！你啞了嗎？」蘇泉瞪眼厲喝。

那人的眼皮顫動了一下，從嘴唇間吐出一個「是」字。

那人承認自己是劉貴鴻，那麼，另一個就是李阿生了。

「你他媽的，終於從龜洞裏面走出來露面了！」蘇泉氣忿地用槍嘴敲了敲劉貴鴻的頭：「我還以爲你一輩子也不出頭露面了。」

劉貴鴻對於蘇泉的嘲罵，一聲也不敢吭聲。

蕭原在後面開口道：「偷竊軍火，你兩個也知道，那是要槍斃的！」

劉貴鴻與李阿生同時震抖了一下。「長官，我不過是聽命行事，我不是主謀，求求你們，放過我。」李阿生雙膝一軟，跪倒下去，却被蘇泉一手執住他的胸衣，將他揪着，跪不下去。

劉貴鴻自知難逃一死，所以雖然心中恐懼，却沒有開口求饒。

「劉貴鴻，你不怕死？」蕭原用槍嘴點了一下他的後腦。

劉貴鴻渾身抖了一下：「世上……不怕死的……的人……根本沒有。」

「姓劉的，只要你好好與我們合作，說不定，免你兩個一死。」蕭原的語氣沒有那麼重了。

「長官，我願意合作。」李阿生驚喜地急叫。

「你怎樣？」蘇泉用槍嘴點了一下劉貴鴻的鼻尖。

劉貴鴻猶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坐下來。」蕭原向劉、李兩人沉喝一聲。

兩人乖乖地坐在地上。

蕭原於是對兩人說出應該如何合作。

兩人聽完蕭原的話後，連連點頭，表示明白。

劉、李兩人肯合作，蕭、蘇兩人鬆了口氣，如今，就只等馬志新他們帶着軍火前來與他們會合，再趕去亂葬崗。

大約等了一個小時，馬志新他們推着軍火趕來了。

馬志新看到蕭、蘇兩人已捉住劉、李兩人，一顆心完全放下來，與蕭、蘇兩人重新商議了一遍趕去亂葬崗，見到金老大、兩頭蛇、胡猛等人後，應該採取的行動細節後，他們在那裏歇了約半個小時，才押着劉貴鴻、李阿生、王昌勝等人，趕去亂葬崗。

他們估計，從這裏趕去亂葬崗，剛好是午夜時份，也就是劉貴鴻與金老大相約好進行交易的時間。

* * *

亂葬崗中，有一棵禿筆一樣豎立着的樹幹，那裏，就是交易的地點。

這片亂葬崗的範圍頗大，一個個墳頭有如一個個饅頭遍佈在這片地上一樣，墳頭間偶爾有鬼火飛舞，加上蟲聲吱吱，荒寂夜黑，這情景，確是恐怖。

蕭原他們推着軍火，來到亂葬崗。

他們才在亂葬崗的邊沿停下來，那棵禿禿的樹幹前不遠處的一個墳頭上，冒起一個人影，朝他們叫道：「是劉貴鴻長官嗎？」

站在劉貴鴻身旁的馬志新忙碰碰他，低聲道：「快答話！」

劉貴鴻忙高聲道：「我就是！老張，你來了嗎？」

禿樹幹下有人叫道：「老劉，我早來了，快將貨推前來。」

蕭原與蘇泉都聽出，那是張光的聲音，低聲對馬志新道：「是兩頭蛇張光。」

劉貴鴻在蕭原說話時，已高聲叫道：「好啊！」

馬志新馬上下令往那棵禿樹走去。

一行人推着軍火，慢慢地往亂葬崗中走去。

那棵樹的附近，這時候突然冒起幢幢人影。

蕭原他們都暗中戒備着，馬志新更緊張得手心沁汗。

他們終於來到那棵禿樹前，停下來。

這時，他們都看到，禿樹的附近，站着十多個人，其中有四個人站在樹下。

「阿勇，貨全都推來了嗎？」樹下的四個人中，有一個人問。

那是兩頭蛇張光。

第一輛手推車旁邊的那個人應道：「老大，全推來了。」

「老劉，沿途平安吧？」又是兩頭蛇張光問。

劉貴鴻答：「若不平安，我們能夠安然來到嗎？」

張光又道：「別說廢話了，快點交易吧。」

在槍嘴的威脅下，劉貴鴻很合作。

兩頭蛇說一聲：「好！」接着對身邊一個人道：「金老大，爲免夜長夢多，我們馬上交易，好嗎？」

那人道：「好啊。」接着對站在他身後的一個人道：「曹健，你去看一下那批貨。」

那個身形頗高大的人答應一聲，往馬志新他們那邊走去。

劉貴鴻突然說道：「慢着，我也想看看，金老闆是否將貨款全帶來。」

兩頭蛇忙道：「老劉，你放心，我看過了，金老大早已將錢帶來了，一個銅板不少。」

「不！我想看清楚，那才公平。」劉貴鴻堅持。

兩頭蛇張光有點不悅：「老劉，你連我也不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你，」劉貴鴻道：「我要親眼看過才放心。」一頓，又道：「那是我用命搏來的，不小心點，怎對得起自己！」

兩頭蛇聽劉貴鴻那麼說，只好看着那個金老大，看他意下如何。

金老大點點頭：「劉先生，你派一個人過來看看貨款是否夠數，我派曹健過去看看那批貨，怎樣？」

劉貴鴻道：「好！」跟着說道：「阿勝，你過去看看貨款。」

應聲走出去的，不是王昌勝，而是一個偵緝隊目金培。

被馬志新他們捉住，並帶來這裏的兩個兩頭蛇的手下，早已得到警告，若不老實合作，不會放過他們，甚至會槍斃他們，那兩個傢伙怕得要死，所以一口答應與馬志新合作。

兩方面派出去的人都在查看貨款及軍火。

蕭原與蘇泉、馬志新三人則在暗中打量形勢，看準時機下手。

金培很快便將貨款點算清楚，高聲向劉貴鴻說：「長官，貨款一共是四萬五仟大洋票子。」

劉貴鴻高聲道：「好，你先站着。」

金培站着沒有動。

那個曹健終於查看過幾輛手推車上的軍火(裝在鹹魚籮內)，挺直身子，抬頭道：「老大，全部貨都是如假包換的！」

金老大馬上道：「劉先生，我們馬上交易！」

劉貴鴻道：「好，我叫他們將貨推過去，你將錢交給阿勝拿過來。」

金老大馬上吩咐看管着那筆錢的一個手下，將放錢的那個箱子交給金培。

金培接過那個箱子，往回走。

那邊，曹健也押着那幾輛載着軍火的手推車，往樹下走去。

手推車一共六輛，每一輛兩個人推，蕭原與蘇泉都混在推車的偵緝隊

員之中。

推着第一輛車的，是兩頭蛇的一個手下阿勇，與他一起推車的是蕭原。

金培拿着貨款，走向馬志新那邊。

六輛手推車也推到那棵禿樹下。

兩頭蛇張光、金老大，還有惡狗胡猛，急急走近第一輛手推車，欲看看車上的軍火。

馬志新就在這時突然大喝一聲：「金老大，你們都被捕了。」

金老大、兩頭蛇、惡狗三人一聽，頓時驚愕地往劉貴鴻那邊望去，那個曹健的反應最快，馬上拔槍。

但蕭原的動作更快。

槍聲一响，曹健應聲倒下。

那一槍，是蕭原開的。

在馬志新喝聲出口時，那些假扮成兩頭蛇的手下、推着手推車的偵緝隊員立時拔槍撲向金老大、兩頭蛇、胡猛三人。

蘇泉在第三輛手推車，也跟着撲上前去。

金老大與兩頭蛇大驚失色，欲拔槍，却已來不及，被那些一湧撲上去的偵緝隊員用槍指住。

惡狗胡猛不愧是一個悍匪，他在一愕之下，馬上往地上撲倒下去，欲拔槍反抗。

但却被一早已盯上他的蕭原縱身自手推車旁躍過去，一脚踢飛他剛拔出來的槍，但蕭原也被他一脚踢在股側上，斜跌出一步。

胡猛身子一滚，攫抓蕭原的左脚，却將他拉倒。

蕭原急跳起來，手上的槍「砰」地响了一下。

胡猛頓時嚇得窒了一下。

但是，蕭原那一槍根本不是射向他，而是射向無人的地方。

那一槍，他不過是嚇唬胡猛。

胡猛果然被震住。

蕭原就在那一刹那，一脚踏在胡猛的頭上：「惡狗，別想再咬我，要不，我一槍送你歸西！」蕭原手上的槍用力抵在胡猛的頭側上。

剛要掙扎的胡猛身子一震，頓時不敢再動。

守在附近的幾個傢伙(都是金老大的手下)，這時亦被那些偵緝隊員用槍指嚇住，不敢妄動一下。

金老大、兩頭蛇張光已被鎖扣。那個右肩頭被射傷的曹健，亦被偵緝隊員捉住。

全部的經過不超過十分鐘，金老大、兩頭蛇、胡猛等人全部落網。

這一次的行動，順利兼快速。

這也是蕭原自出道以來，兇險最小的一次行動。

＊ ＊ ＊

經過偵訊，馬志新、蕭原、蘇泉三人這才知道，那個金老大乃是上海一個黑幫的老大，他們企圖擴展地盤，火拚別的幫會堂口，成爲上海的黑道大亨，但他們的實力不夠，那只有借助槍械，爲免打草驚蛇，金老大親自帶了一批手下來到廣西，購買一批軍火，運回上海，準備大展拳脚。

結果，他們找上惡狗胡猛。

原來，金老大的一個手下，是胡猛的同鄉兄弟。

那時候，胡猛剛好買通了一個獄官，暗中放了他出去。

而他那個同鄉弟兄之所以向金老大推薦他，是因爲知道他以前有門路買到軍火。

原來，胡猛與兩頭蛇張光，乃是拜把兄弟，他能夠買到軍火，是通過張光的介紹。

而張光與軍械官劉貴鴻早已認識，劉貴鴻從軍械庫中偷竊到的軍火，都是經張光從中介紹脫手的。

當然，張光從中得到不少好處。

這一次，由惡狗胡猛引介，張光居中聯絡，談成了這宗軍火買賣。

由於厚利當前，劉貴鴻昏了頭，串通了幾個手下，盜竊了那批軍火。

這件軍火失竊案終於偵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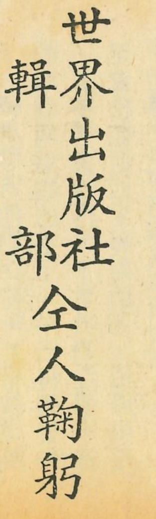
馬志新得到嘉獎，提升爲偵緝隊長(隊長之職一直虛懸着)，對於蕭、蘇兩人的大力協助，他感激不盡。

蕭原與蘇泉却沒有放在心上，只要馬志新請他們喝個痛快的。

馬志新當然不會拒絕，三個人在得如茶居喝起來。

（本文完）

恭賀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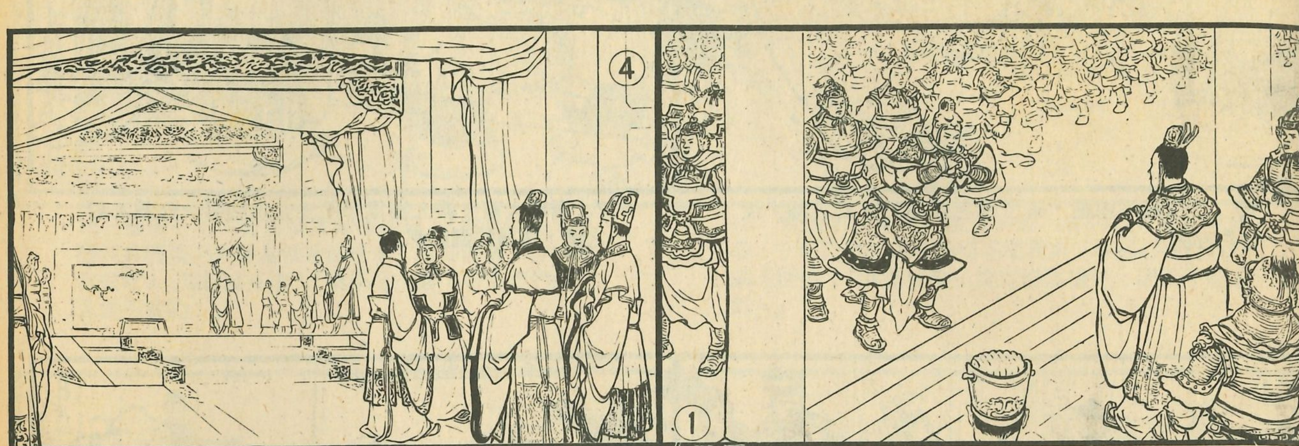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出版社
編輯部全人鞠躬

三國演義之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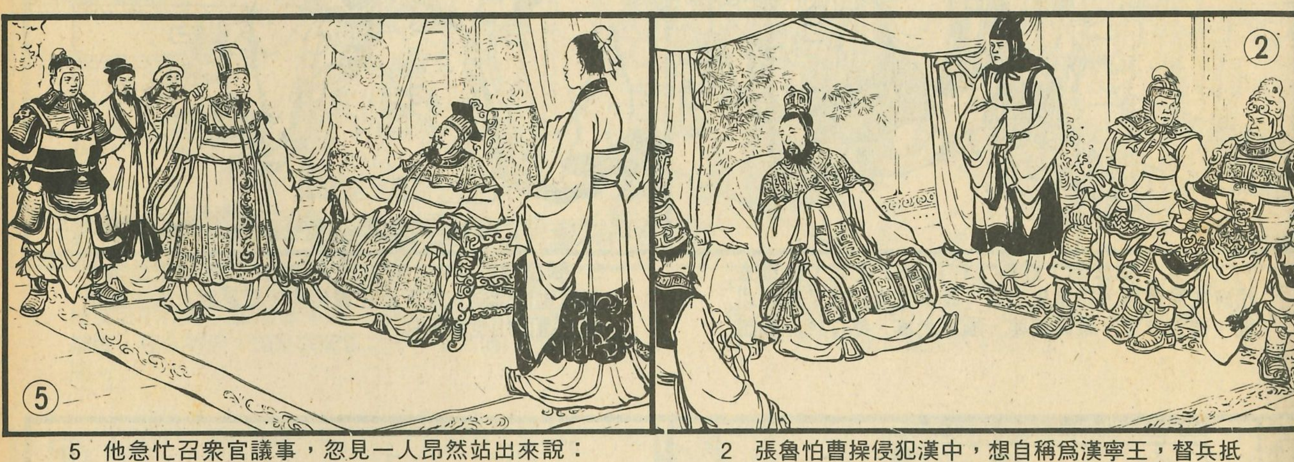
張松獻地圖(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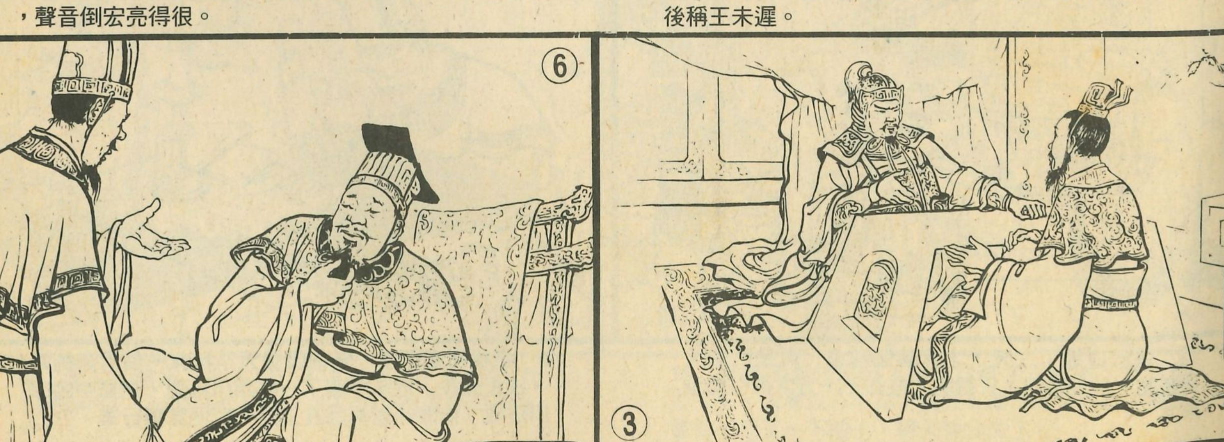
1 上集說到曹操破了馬超，聲威大震。西涼敗兵有好幾萬人逃入漢中，都被漢寧太守張魯收容下來，因此，漢中的兵力也雄厚起來。

4 這消息傳到西川，劉璋非常驚慌，不知如何對付才好。



2 張魯怕曹操侵犯漢中，想自稱爲漢寧王，督兵抵擋曹操。他將此意徵求部下意見。有人說，曹操勢大，不可輕動。益州劉璋昏庸懦弱，不如先取西川，然後稱王未遲。

5 他急忙召衆官議事，忽見一人昂然站出來說：「主公放心，我雖不才，願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來犯西川。」這人生得鼻塌齒露，身長不滿五尺，聲音倒宏亮得很。



3 張魯認爲這話很對，便與弟弟張衞商議起兵。

6 劉璋見是益州別駕張松，忙問他有何高見。張松道：「主公可備進獻之物，由我帶往許都，勸曹操進剿張魯，那末張魯一定要出兵抵敵，就不能進犯西川了。」



7　劉璋大喜，派人搜集了不少金珠錦緞，作爲進獻之禮，遣張松到許都去。



8　張松回到家中，好友法正來訪。二人秘密商議：劉璋生性懦弱，又不能任賢用能，就是這次去說動曹操，這西川也難永保。



9　張松考慮再三，覺得還是及早投靠一個得勢的好。法正去後，他暗中劃了一幅西川地圖，把蜀中的山川險要、府庫錢糧都註在上面，以便見機行事。

10　張松藏好地圖，帶了幾名親隨和進獻之物，便往許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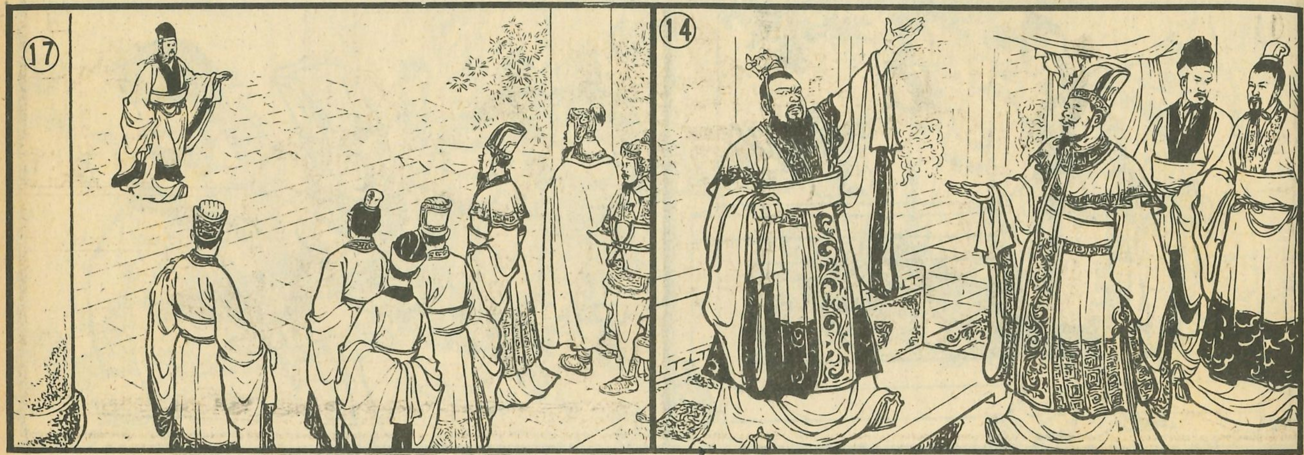
11　不久，張松到了許都，在館驛中住下，每日去相府求見曹操，只是見不着。原來曹操自破了馬超以後，得意洋洋，每日飲宴，國家大事，都在相府商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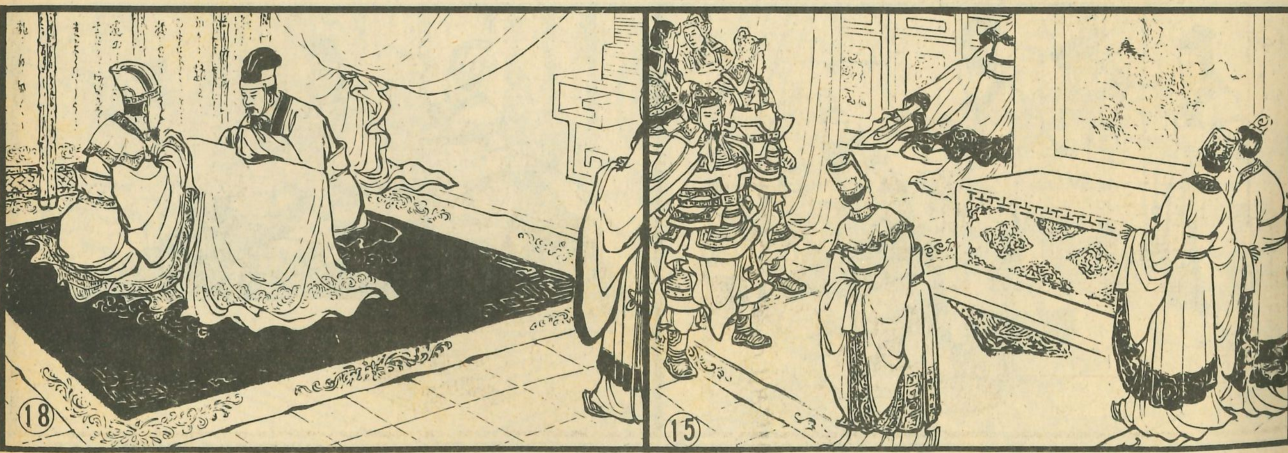
12　張松連等了三天，才等着個機會，可是門官又要賄賂。他沒奈何，只得塞了些銀子，方才被引進堂來。



13　曹操坐在堂上，巍然不動，等張松行過拜禮後，才問起劉璋連年爲何不進貢來。張松心裡有些不滿，便道：「路途艱難，常有盜賊搶劫，因而不能進貢。」



14　曹操叱道：「我掃清中原，那裡還有甚麼盜賊？」張松說：「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都各據一方，怎能說是太平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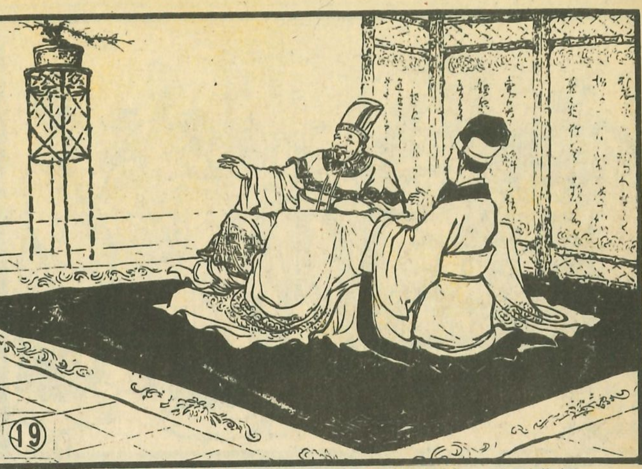


15　曹操初見張松時，看他面貌生得醜陋，身材也很矮小，就有五分不喜；現在又聽他語言冲撞，更加着惱，甩了一下袖子，轉入後堂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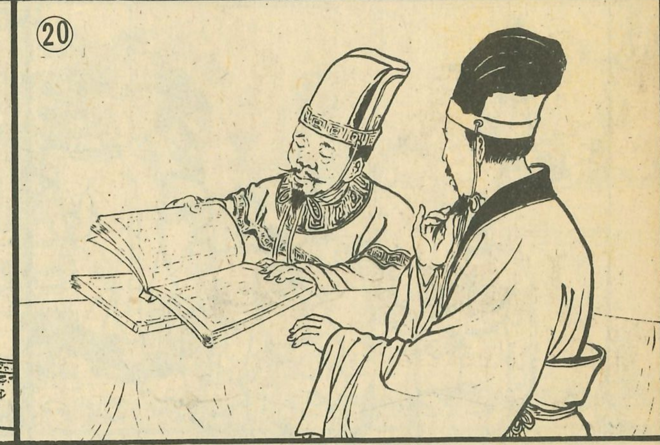
16　曹操手下的官員都責備張松說：「你是使者，怎麼沒有禮貌？幸虧丞相看你遠來，不加罪責。你快點回去吧！」張松冷笑道：「奉承這一套，可惜我們西川人是不會的！」

17　忽然階下有一人喝道：「你們西川人不愛奉承，難道我們中原人就愛奉承嗎？」張松見這人生得單眉細眼，貌白神清，知是個能言之士，便和他打起招呼來。

18　這人叫楊修，是丞相門下掌庫主簿，也是個恃才傲物的人。他見張松招呼，便相請到外面書院中坐下。



19　兩個人閑談起來，由蜀中風土人情，談到曹操爲人。楊修聽張松的口氣，有些看不起曹操，便道：「你在西川，怎知丞相大才，我拿本書給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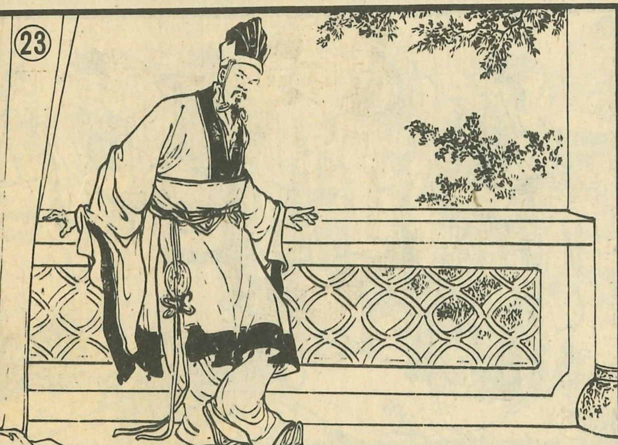
20　說着，叫人把曹操寫的「孟德新書」拿來。張松接來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寫的都是用兵之法。



21　張松看完，反問楊修：「這書寫得如何？」楊修道：「這是丞相根據自己用兵經驗，融匯古人兵法寫成。你說丞相無才，難道這本書不能流傳後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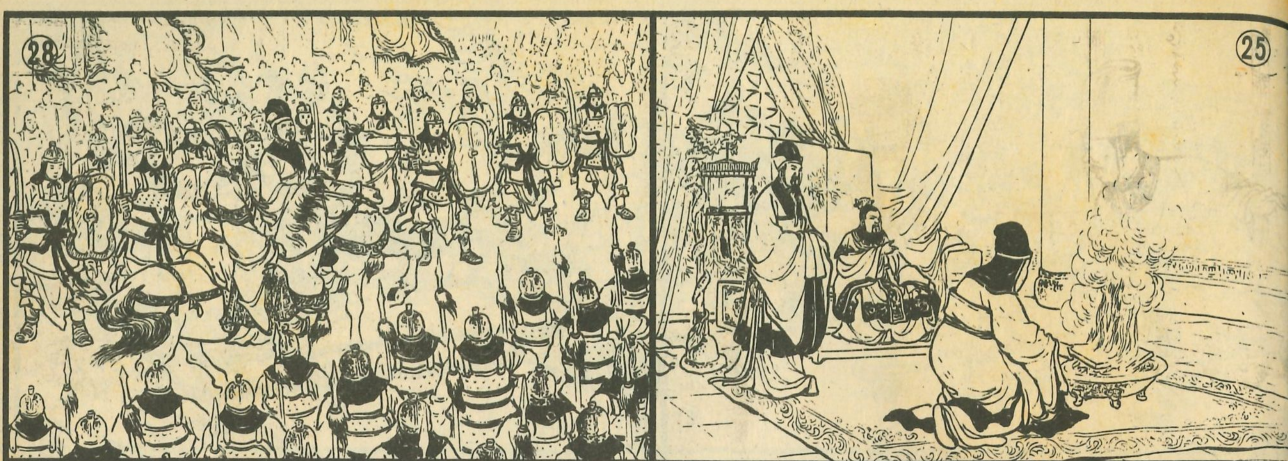
22　張松笑道：「這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竊爲己有，只好瞞你罷了。我們西川連小孩子都背得出，怎能稱得上『新書』？」楊修說：「這書並未刊行於世，你說蜀中小兒都能背得出，未免太欺人了。」



23　張松見他不信，便將「孟德新書」從頭到尾背了一遍，不錯一字。楊修大驚，認爲張松過目不忘，確是奇才。張松去後，楊修決計去見曹操，勸他和張松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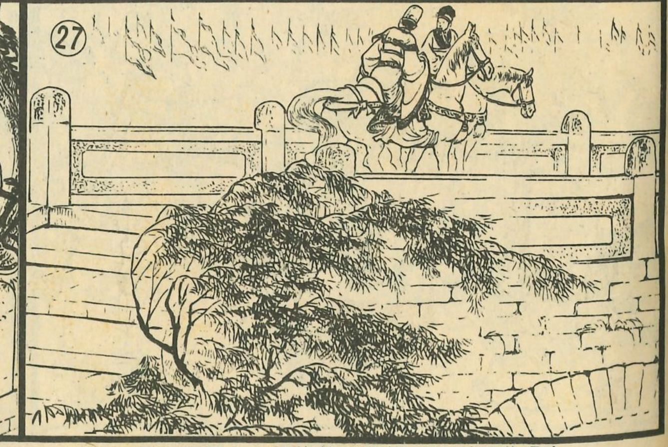
24　楊修連忙來見曹操，問他何故怠慢張松。曹操道：「這人言語不遜，有甚麼值得尊重的。」



25　楊修便把剛才張松背誦「孟德新書」的事說了。曹操暗想道：「莫不是古人和我暗合？傳開去倒成了話柄！」便叫人把那本書燒掉。



26　楊修再三勸他接見張松。曹操道：「明天我在西教場點軍，你可先引他來，看看我們軍威，教他回去傳話，等平了江南，便來收取西川。」楊修無奈，領命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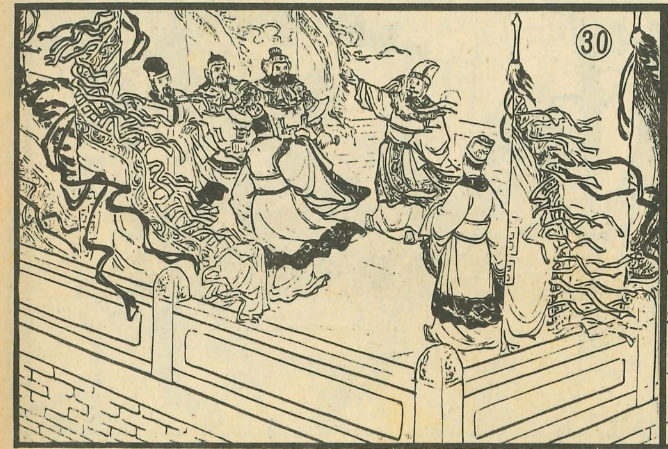


27　第二天早上，楊修約了張松一同到西教場來。

28　教場中有五萬雄兵在操練，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張松知道曹操故意擺弄給他看，他也就故意裝做不放在心上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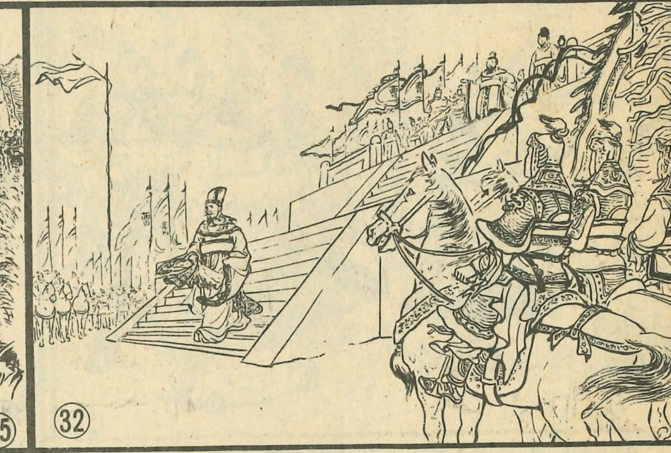
29　過了一會，曹操把張松叫來問道：「你們西川有這樣的雄壯人馬嗎？」張松說：「我們西川沒有這般軍隊，只知道以仁義待人。」曹操聽罷，臉色登時變了。楊修在旁用目暗示張松，張松只當做不知。



30　曹操又道：「我大軍到處，戰無不勝，你知道嗎？」張松含譏帶諷的說：「這個我早就知道了，像濮陽攻呂布、宛城戰張綉、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眞算得上是天下無敵了！」



31　曹操一聽，盡是揭他的短處，越發生氣，喝令左右把張松推出去斬首。楊修勸道：「張松雖然可殺，但他遠來進貢，還望丞相寬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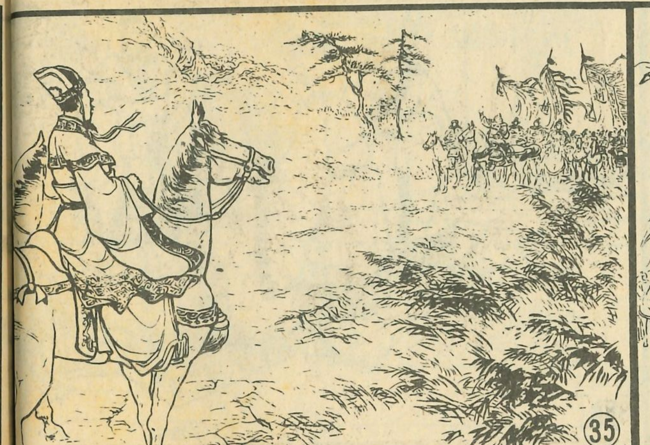


32　曹操怒氣不息，荀彧也從旁諫勸，才免了張松的死罪，喝令亂棒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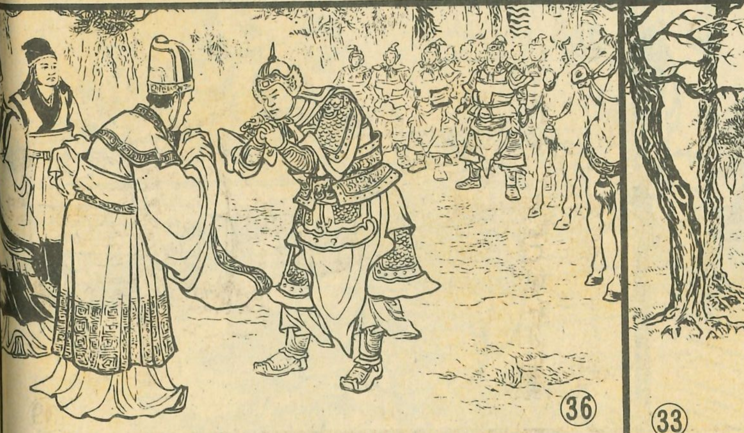


33　張松回到館舍，收拾行李，連夜出城，暗想道：「我本來想把西川獻於曹操，誰想他如此待人！這還罷了，只是來時在劉璋面前誇下大口，回去豈不被人恥笑？」想到這裏，倒爲難起來。

34　路上，他又想起荊州劉備來，覺得這人聲名還不錯，不如由那條路回去，順便看看再說。於是，領了隨衆向荊州界上而來。



35　到了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勒馬上前問道：「來者莫不是張別駕麼？」張松回道：「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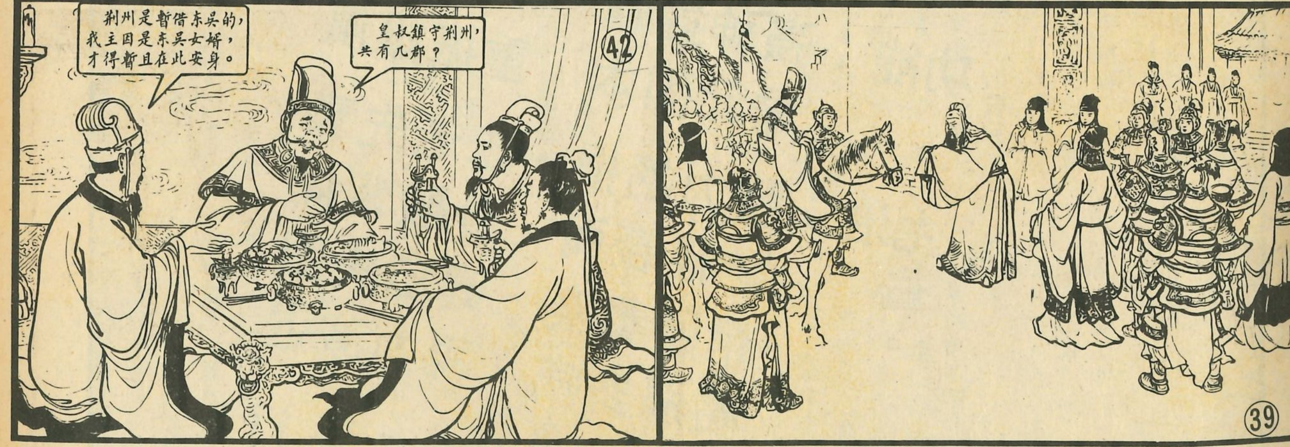
36　那將慌忙下馬，說：「趙雲等候多時，奉了主公劉玄德命令，爲大夫路途辛勞，特備酒食相待。」張松也連忙下馬答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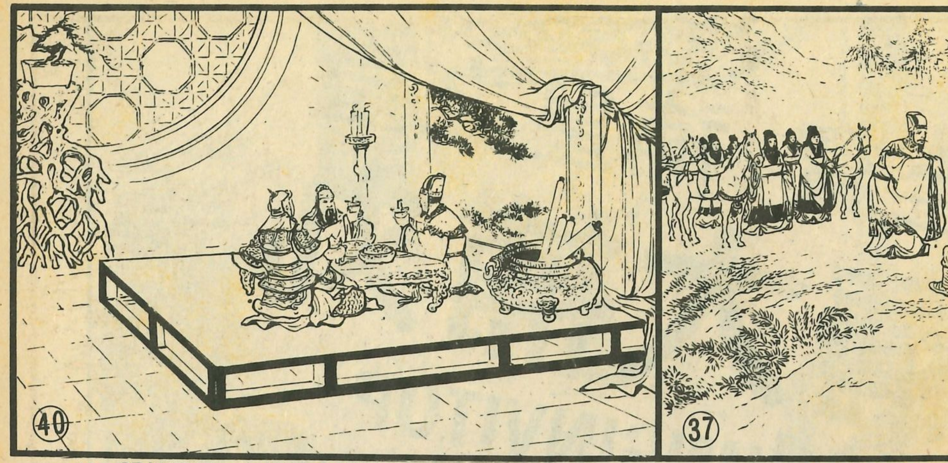
37　軍士跪奉酒食，趙雲親向張松敬酒。張松受了這番招待，認爲劉備果然寬仁愛客，便和趙雲同飲幾杯。



38　吃過酒，便和趙雲上馬，同到荊州來。



39　到了館驛，天色已晚，只見驛門外有百餘人侍立，一將在馬前施禮道：「關羽奉兄長將令，爲大夫洒掃驛庭，以待歇宿。」



40　張松下馬，和關羽、趙雲同進館舍。停了一會，排上酒宴，關、趙二人又殷勤相勸，談談說說，很是投機。



41　第二天上午，三人一同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遠處一簇人馬前來，乃是劉備和諸葛亮，龐統親自前來迎接。張松慌忙下馬相見。

42　劉備邀張松進城，設酒相待。飲酒間，劉備只說閑話，並不提起西川的事。張松卻故意用話挑動他。（待續）



一期完短篇故事／石中蓮・文
可　飛・圖

地煞天魔起風雲

痴漢爭風呷醋　登門惹事生非

春雨連綿不斷的淅瀝而下，沅江畔的「分雲山莊」水閣上，正有兩個老者憑欄遠望這江面，水閣外水氣彌漫，江水因接連幾天的春雨影响，已然暴漲了幾尺，幾乎泛濫到兩岸，江水由上流奔騰而來，洶湧翻滾，向下流激衝而去，聲勢頗爲驚人。

雖然這水閣不遠處，江面較爲寬闊，江水也分爲兩股，水閣中一個五十開外，貌相威嚴的老者，用手一指，對着身旁一位鬚眉花白的老者道：「蒼老哥，這股南下的江水，便是沅水支流的巫水，在此分岐，若是晴天，波平如鏡，另有一番景象。」

姓蒼的老者轉身笑答道：「解莊主對於堪輿之術原來也有心得，老朽來了幾天，看這山莊依灣傍水，面對雷峯，背枕沅水，風水眞是佳妙，尤以這水閣，造得巧奪天工，月白風清之夜，波影倒懸，這水閣便更是瓊樓玉宇了。」

這被稱爲解莊主的，一邊招呼姓蒼老者入座小酌，一邊道：「當年老夫路過此地，見雷峯山屹立當空，江水潺潺而流，心中便是一動，此處若是建所莊院，依其曲折水灣，把這凹入之處，造座水閣，如在月下，定有奇趣，故不管其地勢偏僻，就照心意建造這『分雲山莊』，造成之後，倒是頗符老夫心意，可惜建造費太昂了一點。」

這山莊的工程的確是浩大，雖是狹長，但全莊廳房鱗次櫛比，足有五六十楹，俱都寬敞高大，廳房與水閣之間，相隔約有三四十丈，中間有三道走廊相通，走廊外面是園林，到處是紅柱碧瓦的亭台樓閣，各式花卉果樹和蒼松翠柏，尤以這水閣，全部都伸入水中，建造時頗花費一點時間和匠心。

姓蒼的老者入座後道：「怪不得莊主捨棄了雲山流水崖的莊院，那邊飛瀑流泉，已爲湘南一絕，若與這沅水浩蕩山勢一比，當眞是不足留戀了。」

解莊主舉杯邀飲道：「蒼老哥，這是芷江特產的橘紅酒，昨晚才由一個小輩專程送到的，老哥試一試，還堪上口嗎？」

姓蒼的老者對杯中看了一眼，道：「這酒色如琥珀，清香撲鼻，不必嚐試，已知是上品了。」

他又呷了一口，點頭讚道：「眞是好酒，清冽雋永，這等香醇，非有二十年以上珍藏不可！」

解莊主聽了，一翹拇指道：「蒼老哥不愧堪稱『酒中仙』雅號，一經品試，便知酒齡，總算沒有白費老夫心意，老夫對酒是門外漢，莊中沒有甚麼佳釀，乃托人去老友處乞求得來，老哥路遠迢迢趕來，若不以好酒招待，便顯得不成敬意了。」

二人俱哈哈大笑起來。

姓蒼老者三杯下肚，對水閣瞄了一眼道：「老朽來了多天，這雨一直下

男人至寶　補皇之皇
雄精大補丸
HUNGINVITOP
16種維他命
加
9種礦物質
男人至寶
雄精大補丸
HUNGINVITOP
100 CAPSULES
A rich VITAMIN and MINERAL food
DR FRITZ BODE GMBH
德國原裝進口
德國　寶利大藥廠出品
藥物註冊No. HK－17649
功能：强神益髓・補身壯體
培元固本・重振雄風
主治：體力虧損・未老先衰
神經衰弱・骨酸背痛
精神萎靡・健忘失眠
體弱多病・視力減退
中港澳總經銷：好景大藥行
電話：5713985　5718128
傳眞：5782705

個不停，再過幾天，各地的賓客也陸續趕來，若再不放晴，路上眞是不方便哩！」

解莊主道：「老哥放心，這是季節性的雨水，在雲南山地，春雨總是這樣連綿不斷的一下十幾天，現已暮春，初更來到，雨水便稀少，不過天氣却變成濕潮悶熱，這雨再下二三天，便會停止，老夫居此十數年，已見慣了，唯一差別，便是雨勢大小而已，如是今年天氣突然變常，那倒是大煞風景之事。」

二老一邊小酌，一邊欣賞閣外雨景，同時也天南地北的閒談，一談就是兩個多時辰，這一頓酒，直由午初吃到申末才停杯。

* * *

分雲山莊向南的莊門外，搭起一座大彩牌，還沿來路設有不少涼亭，莊內外到處掛燈結彩，燈上貼上金色的「壽」字和「喜」字，各地前來道賀的賓客已先後到達，冷僻的分雲山莊立即添了不少熱鬧。

前來的賓客，對分雲山莊浩大的工程，莫不感到驚異，似這種偏僻山地，要建造這等雄偉的山莊，眞不知要花費多少時間和財力，在西南幾省中，看來祇有這位七星門耆宿，才有這等魄力。

原來這分雲山莊的莊主解巽，當年乃是雲山流水崖行雲寨的寨主，在湘南、粵北、桂東威鎭一時，七星門掌門重任傳到他二師弟商井手中，也在流水崖建造了「飛珠堂」作爲七星門重地後，解巽始另尋覓這沅水江畔建造這分雲山莊，要知道七星門在武林中雖是一個小門派，但門規甚嚴，不許門下仗勢欺人，解巽開山立寨，已入岐途，淪入黑道之中，可是他還自知顧忌，祇命手下在東北一帶做上賣買，在西南一帶，却不敢明目張膽，七星門創派祖師「七星子」寇公明，他座下共有四大弟子，大弟子解巽、二弟子商井、三弟子羅吉、四弟子卜炎光，寇公明隱居東川，把掌門的重任托給二弟子商井，他知道在他名下四個弟子之中，武功以第一、第三兩個弟子最高，但商井爲人謙和，宅心仁慈，大弟子武功雖高，除一二年中偶來東川省視自己之外，平素行踪不定，不知爲了何事，東奔西走，沒有一定行踪，便將這掌門重任傳給了商井，他知道師兄弟之間，感情極爲融洽，決不會因此而引起不和。

解巽立寨開山，寇公明並不知情，一方面固然是這位武林前輩隱居之後，不大過問世事，與外間極爲隔膜；二則解巽心存顧忌，在西南一帶從未發生過甚麼事，可是解巽一切所爲，他這位二師弟却知之甚詳，當初也曾規勸過大師兄多次，解巽答應過他金盆洗手，可是口頭答應，暗底下還是幹黑道中行徑。商井知道這位大師兄口頭答應他，已是格於師兄弟名份和感情，同時解巽却還自愛，雖然越貨，却並未傷人，除非逼不得已，又知道解巽手下衆多，一時收山，善後也極難料理，若解巽一人洗手，如不好好安頓手下，他的手下仍會到各處橫行，有解巽尅制，還不致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的橫行，故也規勸過便算數，不再喋喋不休，免得師兄弟們心存芥蒂。

然自創派師尊委爲掌門重任之後，情形便不同了，職責所在，他不能眼看七星門中這位大師兄，淪入黑道中不能自拔，而又不能以掌門人身份脅逼這位大師兄收山，他知道解巽聚會之地方，在湖南雲山依水崖行雲寨，他苦思考慮之後，祇有用移船就磡的方式，就在流水崖旁建造「飛珠堂」，作爲七星門的重地，在本門重地之側，行雲寨總不能再繼續坐地分肥了吧！

解巽爲人十分通達，他知道二師弟這般做法，都是一番苦心，照自己這等行徑，倘二師弟以掌門身份，照門規處罰，自己除叛師之外，便是乖乖聽從制裁，這樣做，完全教自己改過自新，他自愧之外，同時十幾年來，也積聚了不少財物，於是便萌了收山之心。

待等「飛珠堂」落成後，解巽也已把行雲寨解散，留下山寨，就放了一把火把它燒了，這便是對「飛珠堂」的尊敬。

當時，江湖上對行雲寨的威名，極爲震懾，解巽立寨之時，心存顧忌，一直都不敢將師門洩露，江湖上人，極少有人知道他師承何人，這次七星門在流水崖行雲寨毗鄰建「飛珠堂」，一般人意料是一山不能藏二虎，七星門和行雲寨遲早必有一場好戲看。

沒有料到七星門「飛珠堂」落成，行雲寨便自動焚毀，毫無疑問，七星門必有使行雲寨無可頡頏的威力，才使行雲寨迴避，因此，七星門的威望便大增。

解巽焚毀行雲寨，就率領手下在沅江鎭偏北建這分雲山莊，同時也洗手退出黑道，不再幹這沒本錢買賣，就把分雲山莊作爲一般手下和他收山後隱居之處。

七星門掌門人商井謙和愛靜，他見大師兄能改過自新，焚寨以表心志，對這位大師兄也肅然起敬，七星門門丁衰微，四大弟子之中，祇有三師弟羅吉名下有兩個傳人、小師弟卜炎光有七個弟子，解巽已成家，膝下有一子一女，故把絕技傳給了子女。商井却未娶妻，祇孤單一人，「飛珠堂」雖落成，故亦十分冷清，爲對這位大師兄示敬，不辜負焚寨爲七星門立威，便將掌門之職，轉手讓給小弟弟卜炎光，因爲三師弟羅吉近年多在關外居住，不知何時何月始能回到關內。

這樣做，在外人看來，七星門的師兄弟倒是兄敬弟愛似的，却不如別

派因爭掌門之位，便師兄弟自相殘殺。

這次分雲山莊邀請外客前來，爲建莊十二年來第一次，乃是因雙重喜事之故，一是莊主解巽五十五大壽；二是，少莊主解劍飛要娶媳婦，此外還有一個原因，當年分雲山莊落成之時，莊主解巽並未宴請好友，頗受各地江湖朋友非議，認爲解巽在江湖走動時需要朋友時有朋友，一旦收山，便看不起朋友，解巽聽到了這等非議，心中大爲歉疚，自知在友情上確是有點欠缺。

但當年爲了師門之事，情緒不定，以致忽略了這一點，故此次趁自己五十五歲壽辰，特將愛子婚事也一併舉行，免得各地朋友路遠迢迢分二次跋涉。

遠在半年之前，江湖上已接到分雲山莊請帖，一看請帖中壽事與喜事同期舉行，莫不認爲盛事，何況少莊主所娶的又是粵北越城嶺「南霸天」祝天坤的愛女祝銀鳳，乾坤雙方，在江湖上都具威名，可算是門當戶對了。

壽期是在四月十五日，婚期在四月十八日，祇相隔三天，各地朋友，在四月初已陸續而來，唯有一位貴客在三月下旬，早已蒞臨了，那便是與莊主在水閣上時常對酌的姓蒼老者。

各地來的賓客，差不多都是水陸兩路的江湖朋友，規模大的山寨中朋友雖則有，但如分雲山莊這等因地而建、面山背水的和細雕精漆的廳房，實所未見，無怪見了要驚嘆，莊中廳房衆多，接待前來的幾百嘉賓毫無問題，解巽當年手下俱未散去，招呼人手方面，也不缺乏。

* * *

這天是十四夜晚，暖壽之期，解巽在二更過後散了席，回到水閣，陪伴這位貴客。二人憑欄遙望沅江江面，祇見水波微蕩，一輪皓月，倒影水中，隨微波晃盪，宛如載沉載浮，四週萬籟俱寂，情境清幽，南風吹來，遍體爽涼，水閣中雖未點燈，但波光反映，也極爲明亮，姓蒼的老者微呷了一口酒道：「解莊主有這等如仙境的起居之所，無怪你近十年退隱之後，不想在外走動了，老朽所居綿山，雖也清靜，但局處山崖之下，放眼都是嶙峋怪石，有山無水，那裡及此處山明水秀，宛如活在圖畫中。」

解巽聞言，輕輕一嘆道：「蒼老哥，惜是老夫當年一念之錯，結下一段不能化解的怨仇，老夫之所以當年投身綠林，也由此事而起，蓋與老夫結怨的對方，功力不在老夫之下，而手下又衆多，老夫祇有一二知交，最初一二年，老夫便是被他手下擾攪得寢食難安，因此便在綠林中開山立寨，召集了不少幫手與對方頑抗，可是在三年之後，對方突然失踪，不知規避到那裡去。

「而老夫手下已聚集了數百人，反正不能善後，祇得苦撐下去，那時老夫心境極爲苦悶，因手下衆多，又是良莠不齊，當年落草之時，雖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子，可是實際上意與願違，手下暗瞞着老夫，常時外出作惡，貽害各處，使老夫愧疚於心。當時老夫因防淪入黑道落草之事爲師門所知，以致忽略手下作惡，迨知詳盡，已惡名昭彰，致使老夫坐立不安。

「老夫除加緊搜索對方與之了結舊怨，結束這種生活外，別無他法能教老夫心神安寧。

「對方當年在北五省也算是威名顯赫，却會一下子匿避無踪，搜索多年，毫無結果，老夫便回南來，在雲山建造行雲寨，安頓手下，直至師門委任老夫師弟執掌掌門重任，在雲山建『飛珠堂』，老夫才算決心金盆洗手，毀了行雲寨，在此建莊隱居，這十二年的歲月，老夫無時不以對頭爲念，老夫不遣散手下，也是此故，老哥說是活在圖畫中，又安知老夫身雖退隱，心却不屬，別說這仍是人世間，即使眞是仙境，那又有何用？」

姓蒼老者聞言，微笑道：「佛門中有云：放下屠刀回頭是岸，解莊主決心洗手退隱，在這十幾年中能尅制着不再重履江湖，這個定力，已屬難能可貴了，若將恩怨二字，也用這份定力尅制，何必怕甚麼心緒不安寧？」

解巽聽了，對姓蒼老者怔視了一陣，道：「老夫從不把恩怨二字放在心上，但不能不防對方把這兩字看重，分雲山莊落成之時，不柬邀各地朋友、老友，便是想把過去一切從此隔斷，作個避世之人，可是對方暗影宛如在心上生根，時常襲上心頭，無法能尅制下去，這次索性大事鋪張，預早分發請帖到各處，不瞞老哥說，便是要引對方露面前來，好歹有個了結。當年雖是錯在老夫，但當時老夫曾極力容讓和化解，直至無法轉圜，始存下有我無他之心，老實說，十二年來，老夫靜居養性，仍不能泯滅殺機，對方若是露面，恐非惹血腥不可，蓋化既不能，拖又使老夫心中忐忑不安，捨心狠手辣之外，實無妥善良策。」

姓蒼老者聽了解巽這樣說，頗驚詫於他坦誠相告，不把自己當作外人，神情一整後點頭道：「老朽與莊主相交不深，莊主這等坦誠相告，可見莊主心胸豪邁爽直，對方這次若不露面，莊主以後可以去了顧忌之心，老朽與令師弟忝屬至交，此次受令師弟相托，代送一份賀禮前來道賀，莊主既有這等隱憂在心，老朽必盡己之所能，相助莊主化解，祇恐流螢之光，無濟於事。」

解巽拱手道：「蒼老哥有此心意，老夫銘感於心，何必這等謙虛？原本陪老哥欣賞月色的，倒訴說這等有掃雅興之事，不提也罷！」說完舉杯豪飲。

這時，月已中天，二人迴顧江面

，不禁俱都一怔，祇見江心之中，有條黑影在水面逐流踏波而來，看他在水面時起時落，晃眼之間，已流瀉十幾丈，解巽神色突變，這人能在水面隨流踏波行走這等寬闊江面，輕功之佳，已達登峯造極地步，自己所邀請的來賓之中，似無這樣上乘輕功之客，夤夜由對岸渡江而來，不知是何路數？

心中正在猜疑，姓蒼的老者已笑道：「這位朋友渡江法兒，倒是不錯，看來是水路上的朋友，否則在這樣遼闊的江面，怕不敢嘗試！」

解巽聽了，仔細一看，這水面來人已離水閣不到三十丈，不過方向却朝水閣左首一排竹林岸旁，看清楚這人脚下踏的是塊木板，在他身後一丈外左右，亦有一塊木板，祇見他右手一揮，他身後那塊木板便由身後飛離水面，落在他身前一丈外，他輕輕一躍，便飛上身前這塊木板上，乘勢滑瀉出幾尺，左手一揮，原本站立的一塊木板，又飛起落在身前丈外，這樣的交替向前飛縱而來，敢情他二塊木板都繫了繩子，一揮一縱，在水面上似踏波般前進。

這樣渡江，較比舟為快，方法也眞妙絕，這人離岸還有三丈多，已在木板上一點足縱上岸。

由於木板在水面上不能着大力，這人乘一點之勢，飛縱出三丈外，輕功確是不錯，就在這人剛上岸之際，二條灰色人影已從左右竄到，分立在這人的身旁，似是與來人說話，祇對答了幾句，便與這人一同往後園走去。

解巽看了，不禁眉頭一皺，姓蒼的老者微笑道：「莊中防備，原來這等嚴密，若十二年來每晚如此，無怪莊主要心中忐忑不安了。」

解巽點頭苦笑，這時，有條人影在通水閣走廊前一閃，解巽道：「是紅兒嗎？進來！」

遮掩進水閣通路竹屛前，轉出一個少女來，一身銀灰色夜行緊身衣靠，身材娜婀，解巽指着她，對姓蒼的老者道：「這是小女解紅梅！」

然後對她道：「快拜見蒼伯伯。」

少女便向老者行了一個大禮，然後對解巽道：「剛才江面來的是巢湖李叔叔的朋友，說是趕來有事見李叔叔，石四哥已陪他去找李叔叔了。」

解巽便揮手對解紅梅道：「妳到李叔叔那裡去問問有甚麼要緊的事，若有……」剛說到這裡，遠遠便傳來叱喝之聲，解巽連忙站起，對姓蒼老者道：「老哥暫且多用一杯，老夫前去看看，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回頭再來相伴。」

姓蒼的老者便道：「莊主請便，天色不早，明天又是莊主壽辰正日，也需提早休息，不必再來招待老朽了。」

解巽便起身拱手，領着解紅梅，匆匆往叱喝之處趕去。

在外莊客房第二座廳房的花壇旁，巢湖「獨角蛟」李俊正與人在動手，對手正是由江面縱渡而來的那個人，只見他雙掌上下翻飛，施展的正是武當獨門陰陽十八掌，「獨角蛟」李俊手中雖有一柄防身的三稜分水刺，但却一點也佔不到便宜，這人在掌法之中，又滲入了擒掌手，不時在掌法變化中，截奪李俊的分水刺，這人不但手法快捷，而且膽色之壯，也是一時無兩，周圍聚觀的也有二十多人，他並不把這夥人放在眼內，居然還出手猛攻，虧得對手是巢湖中一霸，功力深湛，若換了第二個人，怕早已折在他手中。

解巽越看越不順眼，見莊中手下石虎也在旁觀戰，便由暗影中走了出來，向石虎立身處走去。

石虎一見莊主現身，忙趕過來躬身稟告道：「這位朋友前來找李前輩，說有要事面談，小的陪他與李前輩見面，可是李前輩說與這位朋友並不相識。這位朋友却說李前輩喝醉了，神智不清，眼也花了，連長輩都不認識，簡直目無尊長，非要教訓不可，便命李前輩出來受教，李前輩確是喝了不少酒，旁觀來賓怕他們眞有甚麼淵源，故都只看他們過招，不敢插手，但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大家都莫名其妙。」

解巽聽了，對石虎一瞪眼叱道：「你不知李前輩是莊中賓客嗎？既說不認識這斯，為何仍讓這斯放言向李前輩調侃！李前輩即使是多喝了幾杯，你也應該侍候，怎可以教這斯逼李前輩動手，一點出息也沒有！」

說完之後，一閃身，便閃進二人戰圈中，右手一揮，一股勁風把這人逼退四五步，然後對李俊道：「李賢弟，在老夫莊中，有人敢出手向賢弟冒犯，老夫難辭其過，賢弟稍歇，讓老夫來懲治此狂徒！」

那人為解巽掌勁逼退，穩定身形後，不住的對解巽上下打量了一下，一聽解巽語氣，不禁冷哼了一聲，道：「原來是分雲山莊莊主！在下替老友清理門戶，你想維護逞強出頭不成？別人家規，不像你們七星門那樣濫竽，縱容門下做賊做強盜都不管。」

解巽聽了，勃然大怒，那人不但藐視分雲山莊，更出語辱及師門，看來不是找「獨角蛟」李俊晦氣，却是向分雲山莊尋找麻煩來了，對那人打量了一下，看他年齡不過是二十五、六歲，出言却是甚為尖酸刻薄，便叱道：「豎子出言無狀，老夫若容你輕易走出這山莊，立即焚莊遮羞！」

那人聽了，朗聲笑道：「那你豈非壽既做不成，連兒子的媳婦也娶不成了？」接着又冷笑道：「在下若把這分雲山莊放在眼內，也不敢輕身前來犯險了！」

解巽早已被他言語氣得臉色發青，但格於身份，不能當先出手，於是

高聲喝道：「狂徒閉口，老夫就看你有多少功力！」

那人聽了，側頭一想道：「好！」一猱身欺前一步，雙掌猛分而出，向解巽當胸推去，解巽略一滑步，身形一側，業已避過掌勁，那人身形橫移，面對解巽，又是雙掌齊出，不過這次雙掌不是左右猛分，却是左掌疾推，右掌緩緩而出。

解巽一聲冷哼，身形紋風不動，二人相隔約有五六步，那人右掌推出之後，只見解巽寬大長袍已為掌風激盪，緊貼身上向上飛揚，衣角獵獵作响，掌風看來極為强勁，那人一見解巽不閃不躲，試他掌力，便又一點脚，身形疾射而起，左掌猛劈，右掌駢指，向解巽左脅下暈穴上點去，正是武當點穴手法，解巽一聲冷哼，只見人影一閃，已猛旋到那人身後，那人感應亦快，一指點穴，倏忽轉身，雙掌交錯劈出。

解巽身形又如電光石火般閃移，那人身形也奇快無比，掌隨身發，只聽得勁風呼呼，兩條人影忽起忽落，已難分出是誰來，圍觀之人奇怪解莊主為何只守不攻，任憑那人發掌猛攻。這樣有十幾個照面，那人接連猛劈了十八掌，連解巽的衣角也沾不到，才聽解巽冷冷發話道：「陰陽十八掌原來只有這些威力，你師門傳授的，倒是你這張利口，老夫自退隱以來，本想不再出手，因你出言對老夫師門不敬，看來要破例了，你若俯首認罪，老夫還可看在你年少無知份上，從輕發落，如老夫破例出手，下手決不會客氣，到時你不死也得重傷，要如何下場，就由你自己決定。」

那人似知道功力上不及解巽，聞言身子往外微閃，伸手按在腰際，接着往外一揚，衆人還當他欲施暗器暗算。

解巽在他身形往外微閃之際，却當他要滑脚，早已如影隨形般閃到前面，在他右手一揚之際，已圈指彈向他脅下，跟隨右脚一起，把那人踢翻了一個觔斗，踣地不起，那人手中甩出的，却是一支訊號，在廳角一撞，嗤的一聲，發出一蓬火烟，帶着尖銳嘯聲，向空直竄而起。

解巽對石虎喝道：「通知後園各人搜索，是否尚有人匿伏莊內！」

說完，走到那人身邊，一把將他提起來，掌緣在他肩上一切一搓，然後在其後心一拍，這人被解巽圈的指彈中了痲穴，故受到一脚後，便渾身酸痲不能站立，現時為解巽拍開了穴道，可是雙臂却提不起來，不禁對解巽瞪視。

這時，圍觀的人都圍攏了上來，解巽臉色一正，對他道：「你藐視老夫分雲山莊和七星門的武功，剛才老夫施的正是七星門的『七星移斗』身法，對付你陰陽十八掌和巧打神拿，還游刃有餘吧？也許你的武當派功力另有高妙處，可惜你學藝不精，火候未夠，未能盡窺堂奧，不能發揮威力，便在外這樣狂傲了，老夫不是看在你所學的是當今正派門下武功，對你為人不作最壞的看法，這『彈指三絕』便點在你的死穴了，老夫未查明你的來意之前，暫當你是來莊胡鬧，不將你視作仇敵看待，現時暫且教你在莊中屈就幾天，等老夫莊中喜事辦過以後，才放你出來，現在你被老夫獨門手法鎖住了琵琶骨，非七星門中人不能解救，如你妄想溜走，一個走岔了，雙臂必定殘廢，這幾天的屈就，便是老夫對你小小的懲罰。」說完，便命莊中一個手下押了那人下去。

解巽對圍觀來賓一拱手，道：「老夫沒想到這斯這等狂傲，倒驚動了各位，莊中恐尚有他的同夥人，以莊中防衛，來人除非不在莊中，否則決難逃出搜索者耳目，各位請早點休息吧！那斯是誰，老夫等會命人查詢，必能問出一個究竟。」

衆人聞言，俱都告辭回客房去，解巽只拉了「獨角蛟」李俊朝後園走去，同時向李俊問明經過詳情。

李俊酒意已消，他記不起那人與他師門有甚麼關係，怎會說起代師門清理門戶？再說，他從未對師門叛逆和不敬，顯見對方是故意藉口前來鬧事。

他們到了後園，解巽手下三個得力高手，一個是當年行雲寨副寨主卓超、冀東分寨正副寨主「黑天君」甘天生、「三手神猿」方戟，脅下挾了兩個人，正往二人走了過來，卓超把脅下那人向地下一丟，對解巽道：「莊主，這二個人一個伏在八角亭簷角，一個在流水軒的台階旁，都被人點了穴，小弟認清不是莊中賓客，看他們目瞪口呆，似是被人點了定穴，曾在氣海、衝門二穴上替他們解穴，却毫無反應，方賢弟看出他們是被人點了『經外奇穴』，因此趕來請示大哥。」

甘天生也把脅下那人放了下來，解巽一看二人，都是四十年紀左右，一個腰纏軟鞭，一個背上斜插一柄長劍，身上都是穿着黑色勁裝，便命方戟搜他二人的鏢囊，一個鏢囊中除折疊十二枚、一套凹槽透風鏢外，還有三支信號响箭；另一個有二三十顆銀彈，更有二隻磁瓶，封固嚴密。

解巽知道「三手神猿」方戟是點穴能手，他也看出這二人被人點了經外奇穴，知道自己也不能拍開穴道，便也用掌勁把二人的琵琶骨鎖了，才對方戟道：「客房內，也有一個被老夫拿下了，暫時守在外莊側廳花棚內，方老弟也把這二人送去吧，莊內不知是那一位從中相助，能有這般上乘點穴手法的，定是一位高人，這二人的穴道，到了時辰，自會解開，明晨再查問他們來歷，若不是對頭方面的人，就不必難為他們，這事就由方老弟作主算了！」

方戟挾了二人便往外莊走去，解巽就與李俊、卓超、甘天生沿江在莊內看了一遍，各處派出防守莊中手下，聽見他們足音由暗處竄了出來，都頗驚訝，解巽認爲嚴密，直巡視至四更過後，始回到外莊去。

* * *

第二天晨起，分雲山莊鼓樂喧天，至正午，解巽在廳上接受各人各方的友好祝賀，各地到來的賀客，足有五六百人，都是在江湖上有名望的草莽英雄，較爲著名的，有淮河七怪、蓬華四奇、關外千山摩天嶺「靈火尊者」、崂山雙英、太行一虎、泰山三神君等，昨晚莊中發生的事故，因爲莊中廳房衆多，客房不是集中一地，而是分散各處，故只在場二三十人得知，其餘的都不知情，幸好來的都是江湖中人，都知道江湖規矩，這種別人恩怨的私事，例不傳揚，以免一傳揚，有從中挑撥的嫌疑，倒是莊主解巽表面上接受來賓祝賀，滿面含笑，看來極爲愉快，但心中却十分氣惱，原來昨晚所留下的三人，已由「三手神猿」方戟探聽之下，得知了詳情，前來告知過了。

這二人由方戟挾到外莊花棚中，和先前一人同放在一起，因爲三人的琵琶骨被鎖住，不但雙臂難擧，眞氣也不能運用，故不怕他們逃走，方戟一直守在花棚外，兩個時辰後，兩個中年人穴道自解，清醒過來，方戟命看守莊丁反扣了花棚房，隔開五六丈，往石桌旁自管自去小飮休息，不要理會他們，自己則縱身隱在花棚頂隱蔽之處，監視他們行動，兩個中年人醒後起來，發覺雙臂不能擧起，便趺坐運氣，那少年冷冷道：「不必枉費心機了，這是七星門獨門鎖骨手法，若運氣走岔了，反倒受其害，你們已下手過了沒有？」

二人聞言，都閉目搖頭，一個道：「少寨主，想不到在這裡陰溝裡翻船，我們聽到了响箭，便由沿江花叢中掩了出來，我剛縱上八角亭簷，却聽有人輕聲道：『莊內高手雲集，你們趕去也是白走一趟，還不如在此地休息比較舒服！』我正想縱起，突覺腰間一痲，被一塊小石片擊中，不能動彈，耳中只聽得一陣笑聲，似是隔得很遠，過後便糊塗不清了。」

那少年往他腰際一看，見他鏢囊已失去，冷笑道：「我好不容易才找來這份『五瘴散』，未曾施用，便這樣輕易的失去了。」

這二人沒有作聲，起身在花棚中巡視了一匝，見看守他們的兩個人，離花棚外五六丈處的花園石桌上，正在相對小飮，並不注意他們的行動，也冷笑一聲道：「昨晚不是遭人暗算被點了穴道，事情怕是不會這麼失算，你看他們把我們當作了甚麼？這花棚似當作銅牆鐵壁，不怕我們會走脫，我寧願廢了雙臂，也不敎他們小覷了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欵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欵，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欵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欵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欵單
收欵帳號 0013165-3
收欵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欵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欵通知單
收欵帳號 0013165-3
收欵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欵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欵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欵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我們！」

那少年笑道：「你也不想想『江水河』三傑，在桂中威名遠播，怎會輕易中了別人的暗算？這都是我們狂傲輕視，不把這分雲山莊放在眼內，你說是陰溝裡翻了船，可是這一條陰溝較這沅江還闊，『七星門』的武功，我已領敎過了，確是名不虛傳，受挫是技不如人。」

二人聞言，面露驚詫之色，問道：「少寨主，你已和姓解的交過了手？」

少年點點頭道：「不錯，『七星門』的身法詭異，我攻了他二十招，他沒有還招，我連他衣角也沾不到，却被他一招踢翻了，雖然我甩出响箭時稍有疏忽，但他們出手之快和功力之精湛，也敎我心服。如今你我雙臂都被他以獨門手法鎖住了琵琶骨，他曾當面警告過我，如若妄想運氣，一走岔，雙臂便廢，我來時莊中戒備森嚴，一上岸就左右有人竄到，身法俱快，我只得隨機應變，說是找那老賊來的，我與那老賊素未謀面，他陪我找那老賊，見了面當然不認識，我只得強咬他一口，說他叛逆師門，受了他師門所託，清理門戶，老賊酒後聽我一說，氣得臉色發青，便出手和我動武，戰未多久，姓解的便來了，把老賊替了下去。」

那二人沉思一會兒，道：「照說姓解的做壽，各地來的，都是他過去在江湖中的同道，顯見都有交情，爲甚麼莊中要如此嚴密戒備？看來如防強仇大敵似的……我們不設法逃脫，難道任由他們盤詰受辱不成？」

那少年道：「姓解的曾說過，他要查明我們的來歷，若不是對頭派來的，過了喜期就讓我們離去，我和他動手之前，曾出言諷刺他，現在想來，覺得太過衝動，以致破壞了原定計劃，當時若能平心靜氣一點交代幾句，不與那姓解的動手，就閃身而走，想來姓解的也不會阻攔，局面就全都改觀了，以姓解的爲人，不會對我們有甚麼折磨，不過我們要隱去身份，另編一套言詞，否則傳揚出去，壞了我爹和你『江水河』三傑之名，同時爹爹也警告過我，我猺山和七星門沒有一點仇隙，不值得爲一個女子結怨，若是這樣受挫回去，定然有一番斥責。」

那二人中的一個道：「來時我已與韓大哥說過，他明雖阻止，但我知他暗中必跟隨而來，我們過午不回『金坪』居處，大哥便會尋來，以此地這麼疏忽防守，憑大哥的武功，想輕易把我們帶出去，同時這『五瘴散』若是開塞檢視，見風便飄散開來，在場之人，非中這瘴毒不可，若要解毒，他們雖把解藥一切取去，但不知用法，也是枉然，我們也可以和他們交換條件。」

那少年人道：「他們不去動那『五瘴散』又如何？」

二人被問得啞口無言，俱各自長嘆了一聲，悶聲不响，都在皺眉沉思對付方法。

隱在花棚上隱暗處的「三手神猿」方戟聽了，心中凜然，從三人語氣之中，他們此來，似是爲了一個女子，向分雲山莊下毒的，他們口中的「五瘴散」，諒是在那鏢囊中二隻磁瓶中之一，尚幸自己沒有開塞檢視內中是甚麼，否則飛來橫禍，無緣無故的中了毒，那才寃枉，少年提起猺山，這二人又稱他爲少寨主，莫非這少年是猺山九重寨「天魔」穆昭的兒子穆士英？「江水河」三傑是韓雲峯、閔左、霍元魁。這二人定是「分水劍」閔左和「神彈子」霍元魁了，在貴黔滇三省之中，「天魔」九重寨威名赫赫，「江水河」三傑也是當今水路上一等一的好手，想不到會在分雲山莊這樣輕易失手被擒，但此事如不好好處理，定必成爲心腹大患，以「天魔」穆昭的勢力，並不下於分雲山莊，認爲不怕隱患的這個強仇，但不知是那個女子惹來的禍事？要使他們向分雲山莊下毒手，在祝壽其間來下毒？故悄沒聲色的退出花棚，把所聞詳告了解巽。

這敎解巽怎不氣惱？他與猺山「天魔」雖沒有交情，但彼此互相尊重，「天魔」明知兒子和手下前來暗算分雲山莊，並不阻止，顯見對七星門也不怎麼尊重，這事倒要統盤籌思，因此，他雖然受來賓祝賀，表面上不露聲息，裝出歡愉，心中却有極大的心事，一是如何處置這三個人？二是出手暗助點那閔左，霍元魁的奇穴又是那一位？

分雲山莊的大廳和兩側偏廳，十分寬敞，開了數十桌盛筵，足有餘裕，大廳主桌共有三席，左右二側廳的主席，由「玉面郎君」卓超和「黑天君」甘天生主席相陪，正廳正中則是莊主解巽，坐在他左右兩旁的是二個老者，一個鬢眉花白、身材修長，一個赤眉黃髮、體格魁梧，所有來賓中，有一半以上都知道這位赤眉黃髮老者，正是關外千山摩天嶺的「靈火尊者」鄔烈，祇有這個鬢眉花白的，一個都不認識。右首主桌上，也是三人，正中是個五十開外的老者，貌相慈祥，穿一身灰色長衫，使人看來有神清氣秀之姿，上首是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衣着華麗，神情不怒而威，凜然有達官貴人之相，這二個人衆人都明白，正中的是七星門前任掌門人商井，另一個正是現任掌門人「星火手」卜炎光，下首陪的少年，正是三天後未來新郎少莊主解劍飛，左首主桌上，是三個女的，正中一位美婦人，是壽婆李明珠，上首一個女的，四十左右年紀，大家都不認識，下首是莊主愛女解紅梅。

壽宴在極度歡愉中進行，足飮了兩個多時辰，有人見主席上那個鬢眉花白的老者酒量甚豪，來客中有好量

者，見同桌的朋友酒已夠了，便紛紛離座向老者鬥酒，老者來者不拒，連盡了十幾大杯，神色依然，泰山三神君中的「金刀神君」關森，與這位老者已連盡了三大杯，不禁豪性大發，對那老者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尊駕宏量過人，彼此盡一巨觥如何？」

老者微笑點頭，在旁之人見他們鬥酒鬥到用巨觥，俱都拍手助興，關森拱手道：「老朽乃是泰山碧霞宮關森，還未請問尊駕高姓大名？」

老者也欠身道：「原來是泰山『金刀神君』，久仰得很，老朽綿山蒼松。」

關森聞言，連忙欠身道：「尊駕原來是綿山萬籟崖『酒中仙』蒼松，這一場酒戰，老朽聞名已敗，眞是身在泰山，而有眼不識泰山了！」說得旁立之人都哄堂大笑起來。

莊丁這時已捧上二巨觥酒，二人乃捧而鬥飲，衆人都全神觀看，祇有關外千山「靈火尊者」鄔烈，斜乜着眼，對蒼松注視，赤眉深鎖，似在沉思，他在二人飲到一半時，對解巽看了一眼，移近身子對解巽道：「當年本尊者曾上綿山萬籟崖，找那『八相尊者』洪九公，武林中既有內外兩尊者的稱謂，本尊者便想會會關內這位尊者，在萬籟崖下，曾遇到了『酒中仙』蒼松，他的相貌是酒槽鼻、短眉、三角眼、身材矮胖，不如這位這等相貌，當時本尊者向他問上崖路徑，他問本尊者來意，據實相告後，他欲要試本尊者的功力，乃與之對上三掌，在第三掌上，他被本尊者震退三步。他微笑道：『你的掌力渾厚勝我，但欲與『八相尊者』會上一會，怕還遜一籌！』接着便告知本尊者上崖路徑，便搖搖擺擺而走。本尊者找到萬籟崖，才知道『八相尊者』已出門去了，始頹然而返，這『酒中仙』蒼松的功力，並不在本尊者之下，第三掌時本尊者能把他震退三步，那是在他酒後，若在他清醒時，可能與本尊者功力相等，勢均力敵，因此本尊者也打消了與『八相尊者』一較功力之意。這位也稱『酒中仙』蒼松，倒教本尊者大起懷疑了，莊主在替本尊者介紹時，祇說姓蒼，未想到便是他，看他酒量驚人，這位諒是眞的『酒中仙』無疑了。」

解巽聽了，不禁爲之一怔，就道：「老夫與蒼老哥相交雖不深，但係同門師弟至交，此次特順道找師弟來祝壽者，尊者所遇，恐是另有其人了。」

說到這裡，蒼松已將一巨觥酒一口氣飲盡，接着，關森雖也飲盡，但中間已換了氣，面上也漸漸轉紅，二人在鼓掌聲中，對揖回座。

這一頓壽酒，到了申末才罷，已有一大半人醉倒，正將散席之時，莊門上鼓樂聲突然大作，似有賓客到來，外莊總管持着一份大紅拜帖，送到了解巽莊主面前道：「桂中江水河韓雲峯老爺拜訪莊主，已引至賓館相候。」

解巽心知對方是爲莊中所扣三人而來，便對外莊總管道：「賓館客廳設席招待，就請卓大爺前往相陪，說老夫有貴客在座，不能分身，散席後再相見。」

半個時辰後，壽宴已散，賓客大都醉步跌撞回到客房去，泰山三神君的關森，酒量已足，還約蒼松晚來鬥酒，蒼松微笑點頭，關森酒後有點失常，見蒼松一團和氣，便指着他道：「晉中綿山二位人物截然不同，不似那洪老兒，自命正派人物，常擺出一副前輩面目，動輒教訓人，江湖上朋友對之，莫不敬鬼神而遠之。」

蒼松笑道：「是不是老朽陪你鬥酒，當面奉承起來？」

關森道：「泰山三神君素不奉承人，老朽酒後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江湖上一般朋友，都有這種想法。」

一直驕傲自高、不曾開過口的「靈火尊者」鄔烈在旁插腔道：「尊駕說得不錯，本尊者也有同感！」

關森笑道：「鄔前輩與洪老兒，素有『內外兩尊者』之稱，若是見了面……」他還沒有說完。

解巽聽他語氣，含有挑撥煽惑之意，恐他酒後失言，引起蒼松反感，蓋他知道綿山這二位前輩乃係知交，若稍有誹謗，不難會是口舌招惹是非，故此連忙阻止，故以他語道：「關老兄酒量，不下於『酒中仙』，老夫今晚準備了幾埕好酒，讓二位鬥上一鬥，若是關老兄能鬥倒『酒中仙』，那要稱『酒中神』了！」

泰山的另兩位是「飛天神君」賈鵬、「鎭山神君」劉清元，他們二人也已聽出了關森失言，一聽解巽這樣說，忙故意上前笑道：「解莊主說得對，三弟如能鬥倒『酒中仙』蒼前輩，眞是可以稱爲『酒中神』了，莊主尚要接待賓客，我兄弟暫且先退，今晚再見！」說完，向蒼松和鄔烈施了一禮，便拖了關森而走。

＊　＊　＊

解巽來到賓館客廳，見卓超和方戟正陪着一個中年人坐席，這人身材高大，氣宇軒昂，忙拱手道：「是韓朋友嗎？久仰久仰，恕老夫分身不開，有簡慢之嫌。」

韓雲峯也連忙起身拱手道：「久聞解莊主威名，今天才得識荆，恕在下魯莽，不邀而來！」待解巽坐下後，韓雲峯舉杯祝賀過，便道：「在下這次冒昧前來拜訪莊主，乃有所求，剛才已與卓、方二兄談過了，正待莊主作主！」

解巽聞言，對卓超看了一眼，卓超道：「韓朋友說得極爲坦率，但小弟不能作主，要等莊主前來再作酌量辦理，韓朋友所談，乃是昨晚留在莊中的三位朋友之事，據韓朋友說，這三位，一位是猺山『九重寨』穆寨主膝下的少寨主，另二位是韓朋友的『江水河』閔、霍二位兄弟，昨晚闖莊胡鬧，

乃因少寨主穆士英少不更事而起，但起因却與未來的新少奶有關。」

解巽聽了，心中不禁一震，卓超又道：「親翁祝天坤與穆寨主也曾論交，未來新少奶祝銀鳳，在粵北以艷麗出衆著名，及笄之年，各方前去求親的頗不乏人，穆少寨主也爲其中之一，其他方面，都爲親翁謝絕，祇穆寨主一家既未有謝絕，也未許可，正在考慮之中，穆少寨主與祝姑娘雙方也曾見過面，並也曾同遊過，自巢湖李寨主五十大慶之時，姪兒劍飛代莊主前去賀壽，由李寨主介紹親翁，也與祝姑娘見面，二人一見鍾情，因此論及嫁娶，穆少寨主暗戀祝姑娘甚久，原本極有希望娶此心上人，一旦聞說她將下嫁姪兒劍飛，當然是難過之極，他追根究底，乃恨巢湖李寨主入骨，若不是因他做壽爲姪兒介識親翁，則不會相識祝姑娘，就不致使他失戀，他久欲藉故去巢湖向李寨主爲難，一來因爲路途遙遠，二則爲其父喝阻，不許他無理取鬧，故隱忍至今，這次他探得莊主晉壽稱觴，李寨主也前來祝壽，乃勾起舊怨，瞞了其父，前來向李寨主尋事生非，祇知一洩私憤，故不知此舉對李寨主既屬無理取鬧，而更連帶冒犯了分雲山莊，至於閔、霍二位，因苦勸他不聽，祇得暗中爲之維護，待韓朋友聞訊趕來阻止，已有不及，韓朋友此來，乃是向莊主求情，多年來猺山和當年行雲寨，如今的分雲山莊，都無甚瓜葛，雙方既未曾交往，但都聞名已久，未知莊主能允這個不情之請？」

解巽聽完卓超說畢，便向韓雲峯道：「韓朋友，老夫與你，都是久歷江湖，任何事情，宛如眼裡揉不得砂子，要睜得開，才能看得清楚，心裡存不得私，能攤得開，方能捲得攏，韓朋友既如此說，老夫得請問一聲，這位穆少寨主來此除找巢湖李寨主洩憤之外，對本莊還有甚麼企圖沒有？」

韓雲峯聽了，遲疑了一陣，但他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何況解巽以前又是威名赫赫的黑道中著名人物，既然是這樣問起，料已知內情，若是巧辯，也徒費心機，便搖了一搖頭，嘆息一聲道：「年輕人爲了痴情，那裡會顧得到利害，在下於莊主前，所謂『眞人面前不說假話』，穆少寨主除了要找『獨角蛟』李俊洩憤之外，對貴莊當然也有企圖，他最大的目的，是想阻延少莊主的婚事，也是情迷心竅，妄想把這次婚事一拍兩散，至於用甚麼手段，在下就不知情了。不過，他事前時常出入苗疆，以在下想來，必是想尋甚麼藥物之類！」

解巽聽了，對韓雲峯一拱手道：「久聞『江水河三傑』之名，今天能得識荆，果眞是位光明磊落的眞情朋友，沒有把老夫當作外人，就憑這一點，老夫看在韓朋友面上，決計不再爲難這三位，不是韓朋友來求情，老夫縱不要他們的命，也必教他們每人帶點記號回去，這樣吧，爲使老夫少個顧忌，就屈留他們在莊中，過了小兒婚期，老夫就請韓朋友帶他們回去吧。」

韓雲峯拱了拱手，道：「多謝莊主寬大，但在下還請莊主賜個人情……在下保證他們往後不敢走近這分雲山莊一步！」

解巽對韓雲峯看了一眼，臉色一整道：「韓朋友這樣說，未免太過份了吧！要知道姓穆的小輩，當晚既不按規矩，夤夜入莊找李寨主生事，已教老夫難堪，他與李寨主交過手，老夫上前排解，他不但狂傲，還當衆出言侮辱老夫師門，憑這一點，老夫便可以廢了他，但老夫還念在他年少無知，祇當是與李寨主有怨，因此拿下他，祇鎖了他琵琶骨留在莊中，後來搜索到閔、霍二位，從他們身上搜出兩瓶毒藥，始把他們三人留在一起，暗中探聽，原來這兩個瓶內，裝的却是『五瘴毒散』，是準備向莊中所有的人下手的，姓穆的小輩，年紀雖輕，手段却是毒辣非常，這事老夫還隱而不發，若是爲各地朋友得知內情，他們焉有活命之理？老夫若讓韓朋友帶走，他當衆侮辱老夫師門，這等輕易釋放，老夫豈不爲人輕視和恥笑？」

韓雲峯至此，紅着臉無話可說，解巽起身道：「老夫既已說過，看在韓朋友面上，不難爲他們，也決不會折辱他們就是，待小兒婚後，韓朋友來領人便是，韓朋友若無別事，不妨吃了喜酒才回去，恕老夫尚需接待賓客，不能奉陪了。」說完便起身。

這時，韓雲峯祇得起身道：「承情，承情！」眼看解巽一拱手出了客廳。

＊　＊　＊

當晚，分雲山莊燈燭輝煌，到處都設下酒席，因是初夏天氣，氣候溫和，隨客心意，把酒席設在後園亭中或花壇畔，大廳內「酒中仙」蒼松與「金刀神君」關森的鬥酒，是來賓中矚目的好節目，這次他們不是鬥快酒，而是彼此一杯一杯的飲，直至任何一方停杯不能再飲，便算鬥敗。

莊主解巽在開席之時露一露面，此後便不見踪影。

原來自解巽離開賓館客廳不久，「玉面郎君」卓超便找了來，說是韓雲峯也立即告辭。走時，沒有說甚麼，祇是勉強擠出笑臉而已，解巽料定以「江水河三傑」的聲望，有二人被扣莊中，必不會甘休，再說桂中猺山「九重寨」在西南一帶，也是威名遠播的，少寨主陷落分雲山莊，爲了將來威望計，是必設法前來相救，看來今晚不會安靜的了，故命卓超通知甘天生、方戟以及石虎等，今晚全莊戒備，不許稍有疏忽，因此他在大廳開席之時，露面前來陪客，過後到各處巡視，指示莊中手下。

正當解巽離開大廳，蒼松與關森舉杯對飲，衆人目光注視二人之際，

突然有人高聲喊道：「燕山倪寨主，特來向解巽莊主賀壽！」

眾人聞言，俱都一愕，回頭一看，大廳進門處兩旁，已各站立三人，都是一身黑色勁裝，背插各式兵刃！大廳門外，正站立一個五十不到的中年人，一身儒服，神態看來極爲瀟洒，他身後有兩個三十上下的精壯漢子，貌相都很俊美，這中年儒服男子，對大廳中正中瞥了一眼，看見「靈火尊者」鄔烈，啊了一聲便拱手道：「原來『靈火尊者』也駕臨關內了，幸會！幸會！」

鄔烈一看來人，也起身笑道：「倪兄也來賀壽？」

這人跨進大廳，看見大廳之中，有二十桌左右酒席排列，都坐滿了客人，便拱手作了一個四方揖道：「老夫燕山赤心寨倪陰，二十五年前，曾與這裡莊主解巽有點小過節，前時曾聽人說今天是他雙喜臨門，因此特意趕來向他祝賀！」

在座之人，一聽這位儒服中年人便是當年名震北五省的大魔頭，「地煞」倪陰前來尋仇，不禁紛紛起座，尤以坐在他站立附近的二桌，都急忙起座後退。

正中一桌，共有八個座位，蒼松、鄔烈之外還有泰山三神君，下首相陪的，除解巽業已離席外，尚有七星門掌門人卜炎光和商井，卜炎光起立，對倪陰橫了一眼，便對眾人一拱手道：「諸位請坐，這是我們七星門的事，與諸位毫無關係，還請飲酒吧！」

倪陰對這發話人上下的打量了一下，見他四十左右年紀，衣著華麗，神情威嚴，看來自有一股懾人之氣勢，便立即沉聲道：「老夫是來與姓解的他算舊賬，本與旁人無涉，並不以他是七星門中人，也把七星門扯上，尊駕這等發話，是七星門中的什麼人？」

卜炎光臉色一整道：「在下卜炎光，尊駕來向七星門中人尋仇，在下忝屬七星門掌門人，安能置之不理？久聞南有『天魔』、北有『地煞』，尊駕這等恩怨分明，不涉無關之人，不枉爲一代成名人物，但尊駕所欲算賬對象，是我們門中的大師兄，何況尊駕又非單身而來，率領手下上門，我七星門不扯上怕也不成！」

倪陰聽了，朗聲笑道：「老夫也久聞七星門中，兄愛弟敬，聽掌門人之言，果眞不虛，不過你七星門門丁衰微，老夫此來，早已謀定而動，率領之手下，業已密佈莊中，待老夫一聲令下，定必雞犬不留，你七星門自願扯上，怪不得老夫手狠，『神行無踪』解朋友找了老夫二十年，這二十年中，他找老夫『無踪』無跡，老夫對他的行踪却瞭如指掌。」說到這裡，他的笑容收斂了，雙手對四週一拱道：「在場是江湖各地朋友，一半也是老夫相識，怕也不知老夫與姓解的結怨經過。當年老夫對此事諱莫如深，乃是爲了顏面攸關，如今事過境遷，對此事不如前之介懷，但老夫一口怨氣，至今未伸，今晚不妨當眾言明，讓各位論論誰是誰非。

「當年老夫也是與這解巽論交，也可以說得上是個知己，不道這姓解的却是人面獸心之流，老夫當年的未婚愛妻，乃是名噪一時的『羞花仙子』李明珠，姓解的見她貌美，心存不良，暗中勾引，在老夫婚前三天，誘騙她私奔，潛逃無踪，老夫最初還不知情，祇當愛妻是被老夫强仇大敵所擄，曾邀同不少好友，四出偵訪，三個月後，才知道是被這姓解的橫刀奪愛，他爲做成事實，不經明媒正娶，便將她汚沾了，老夫聞後痛不欲生，乃與姓解的誓不兩立，他這『神行無踪』的外號，原來是拐騙朋友之妻潛逃『無踪』，今晚老夫來此，便是要出這二十五年前的一口怨氣，各位，請評論一下，老夫此來該是不該？」

他剛說完，商井起立斥道：「姓倪的，你怎說一面之詞？剛才七星門掌門卜師弟稱你爲一代成名人物，眞太抬擧了你，你怎不把事實當着各地朋友交代一個明白？當年你納聘欲娶良鄉安泰鏢局李廣利愛女『羞花仙子』李明珠爲妻，乃是逞强納聘，女方並不願意，同時更將李明珠囚禁起來，是李廣利托人向解師兄求援，說他女兒願嫁販夫走卒，也不願嫁你這陰險成性、常作賤婦女、惡名昭彰之徒，我師兄一半激義憤，一半也是爲了美色，才於婚前把她救走，因避你追踪，携她四處避匿，日久彼此生情，也是常情，他們結合，有岳父李廣利當面主持，雖未明媒，却也是正娶，解師兄並不因你有『地煞』之名而避匿，乃因爲當年曾與你論交而自愧。

「你不自知暴戾作惡不齒於人，反道解師兄橫刀奪愛，以後你知悉眞相，遷怒於李廣利，上門尋仇，李廣利早料你有此一着，事先避匿，否則，非遭你毒手不可，但你也把安泰鏢局中無辜的鏢師和鏢夥二十一人全數屠殺，此所以解師兄事後反來搜索你之故也，如今你不把各地朋友當作朋友，當面欺瞞，混淆黑白，顚倒是非，卜師弟稱你爲成名人物，豈不抬擧了你？老夫所說，是不是事實，你有骨氣的，該在各地朋友面前交代一下。」

倪陰爲商井揭穿事實，自是老羞成怒，不禁犯了狂傲之性，冷笑道：「是事實又怎麼樣？老夫今天來找姓解的，若眞要別人來論斷是非，與老夫有交情的，決不會聽你的挑撥，沒甚麼交情的，即使與老夫作對，老夫也不會放在心上，你廢話少說，你再開口多一句，老夫就先把你廢了……」

剛說到此處，廳外响箭四處亂竄，嗤嗤之聲不斷，莊中梆子示警之聲，也响了起來。倪陰聽了，冷冷的道：「馬後放砲有什麼用？老夫早已在此了！」

說完走前一步，雙臂一擧，袍袖滑了下去，露出一雙發藍的手，指着商井道：「你先接老夫一招『地煞掌』！」右掌突然疾推而去。

這「地煞」倪陰，能威震北五省，便是因爲這「地煞掌」陰毒無比，當年他與解巽曾交過手，功力不分上下，可說是半斤八兩，後來避匿，並不是爲了解巽，乃是另有一强敵來找他，他自知兩面受敵，必吃大虧，故暫時避避鋒頭，暗中則命人打探雙方動靜，自己乘此機會苦練武功，二十年前，他的「地煞掌」已經成名，爲江湖上一絕，二十年後，功力不問而可知。

他這一掌推出，掌勁未到，一股奇寒之氣已自逼了上來，商井立在正中筵席前，席上的鄔烈和泰山三神君都知道厲害，俱都縱身飛起，商井和卜炎光明知這一掌難接，但在衆目睽睽之下，老是閃避，七星門便會完了，因此各以全力發掌硬接，正翻掌而起之際，突見一股黃光由他們身後越前而出，直向倪陰罩去，這一股黃光，勁力奇大，使倪陰推出的掌勁反擊而回，倪陰反應迅速，身形猛往後退，同時雙掌連環推出，這才算把這股黃光擊散，但身上已濺了不少，大廳中所有的人，鼻端都嗅到了一股酒香，倪陰早已看到了，這股黃光乃是商井、卜炎光身後那個老者口中噴出來的，乃對老者一瞪眼道：「你是什麼人？」

那老者笑道：「老朽是你口中所說『沒甚麼交情之人』！」說完，仍坐在椅上，神態從容不迫。

但倪陰秉性陰鷙，剛才一掌，已用上八成功力，却爲那老者一股酒箭反逼了回來，自知這老者功力非同小可，喝問一句，見老者態度從容，倒不敢貿然上前，祇對老者瞪視一眼，縱開一旁的「靈火尊者」鄔烈與泰山三神君，至此才知道這位「酒中仙」蒼松功力非夷所思，和關森所鬥飲之酒，能聚發爲酒箭，擋退這等强烈的掌勁，眞可說是當今武林中一流高手。

正在這時，正廳屏後人影一晃，已悄沒聲息來到席前，衆人一看，正是莊主解巽，他亦一眼望到廳中形勢，不禁一怔，他「哦」了一聲，然後對倪陰微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分雲山莊今晚眞熱鬧。」

解巽又復回頭對商井、卜炎光道：「二位師弟，這裡事由愚兄擔當，後園另有人來拜莊，就請二位師弟前去接待吧！」

商、卜二人因「酒中仙」出手，已挫了倪陰銳氣，料知師兄會應付得了，於是便轉身往後園去。

解巽正欲開口，大廳外又有人大聲道：「解巽莊主，愚夫婦到來祝壽，並向莊主討人情了！」

語聲甫歇，門外突然走進了五六個人來，排列在大廳門內的倪陰手下欲上前攔阻，早爲當先進廳的那個人用手一揮，都震退下去。

這人身材高大，一臉虬鬚，雙目烱烱發光，隨着他身後的，是個中年婦人，一身玄色勁裝，鬢邊插了一朶藍白相間的絨花，另外三個中年人，一個正是「江水河三傑」中的韓雲峯。

這時，韓雲峯已越前向解巽一拱手道：「解莊主，穆寨主夫婦親自前來向莊主拜壽，並討這份人情！」

解巽看此情形，知是「天魔」穆昭和他夫人「花狐」藍四娘來强討人了，心想這眞是無巧不成事，二股强敵會在一起對付自己了，正想發言，「天魔」穆昭已見到立在不遠處的倪陰，縱聲大笑起來，道：「這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姓倪的，老夫幾乎找了你二十年，不知你縮到什麼地方去，想不到你也來祝壽，正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了！」

說完，虬鬚根根豎起，倪陰聽了，退後一步，「花狐」藍四娘一臉悲憤，揮手對身後二人和韓雲峯道：「你們守在門口，血債血償，今天定教這惡賊血洒當場！」

一時之間，倒教廳中所有的人弄得莫名其妙。「天魔」穆昭正想拱手對解巽交代幾句，一眼瞥見正中一桌上坐的老者，慌忙一躬到地道：「穆昭拜見九公，不知前輩在座，恕小輩魯莽闖席！」

他這麼一說，所有的人都感覺驚奇，尤以「泰山三神君」中關森和「靈火尊者」鄔烈爲甚，這位自稱「酒中仙」的蒼松，原來便是當今武林第一高手「八相尊者」洪九公，午間他們還當着他面，數說他是江湖上朋友對之敬鬼神而遠之的人。

洪九公對「天魔」穆昭一揮手道：「不必謙虛，南有『天魔』，北有『地煞』，當年地煞因你外號排名在他之上，心中不服，那年藍六郎北上，他知道他是你小舅子，有意向你挑戰，用『地煞掌』把他打成重傷，趕回後喪命，你雖北上去復仇，他因與解莊主之事糾纏，沒有和你對面，今日你們對面了，正好有個了結，此地的解莊主，與雙方都有過節，等你們了結後再算，你的『天魔手』和他的『地煞掌』素稱南北雙絕，今晚各顯絕招，倒可教各地朋友開開眼界，老朽知道你和『地煞』各有手下帶了來，老朽在此作客，任誰的手下誰敢動這莊中一草一木，莫怪老朽多事，否則老朽仍代蒼老頭兒飲酒，任誰都不幫！」

他說完，對「金刀神君」關森一招手道：「關神君，替老朽把酒席搬到廳外去，看他們過手，我們仍可以鬥酒！」

關森自知這位酒中仙身份後，態度大爲矜持，紅着臉和洪九公二人，把整座酒席搬到廳外去。

「地煞」倪陰知道今晚局面，對自己大爲不妙，祇能硬着頭皮，吩咐身後二個精壯漢子去通知手下，不許妄動。

「天魔」穆昭也令韓雲峯召集伏伺各處手下都走出大廳，在廳前空曠地方之處準備過手。

這兩大高手一動上了手，果眞功力不凡，穆昭的「天魔手」，掌力凝聚，每發一掌，掌勁尤如一根實質的風柱，直撞而出。

「地煞掌」倪陰掌力陰柔，掌勁飄忽無定，勁未到，一股寒氣先到，一陽剛，一陰柔，各以多年功力，在大廳前庭院中火拚！

「地煞」倪陰看來雖是五十不到，其實已將六十了，與「天魔」穆昭年紀相差不多，二人都有四十年功力火候，這一搭上手，轉眼之間，各自發出了三十多掌，祇見庭院四週的樹木爲掌風餘勁所擊，早已枝斷葉落，地上塵土也衝擊起了一陣黃霧，說也奇怪，別人四周塵沙落葉飛舞，祇有洪九公和「金刀神君」闞森所坐的地方，塵沙落葉却一點也飄不到，陪坐在一旁的「靈火尊者」鄔烈這時心中大大明白，「內外兩尊者」，自己這個尊者，大大不如這位關內尊者，他知道塵葉飄不到他們身邊，乃是洪九公發出了至高無上的「玄門罡氣」護圍了週圍。

突然間聽到了一聲大喝，轟然一響，場中惡鬥二人已硬接了一掌，這聲大喝，正出自「天魔」穆昭之口，一閃間人影突分。

「地煞」倪陰的身形蹬蹬蹬的往後倒衝而出，直衝出了二丈以外，頹然倒地，「天魔」穆昭也被震退了五六步，身形才始站穩，然後也手按腹部搖搖欲墜，藍四娘見狀，立即上前一把扶住他，可是他面如金紙，身剛扶起，哇的一聲，吐出了一蓬紫黑血，身形也漸漸倒了下去。

「九重寨」的少寨主穆士英和「江水河三傑」中的閔左、霍元魁，在韓雲峯的請求之下，解巽作了個人情，解開他們被鎖的琵琶骨，交給了韓雲峯，至少，「天魔」穆昭已替兒子代罪，爲分雲山莊除去了一個心腹隱患。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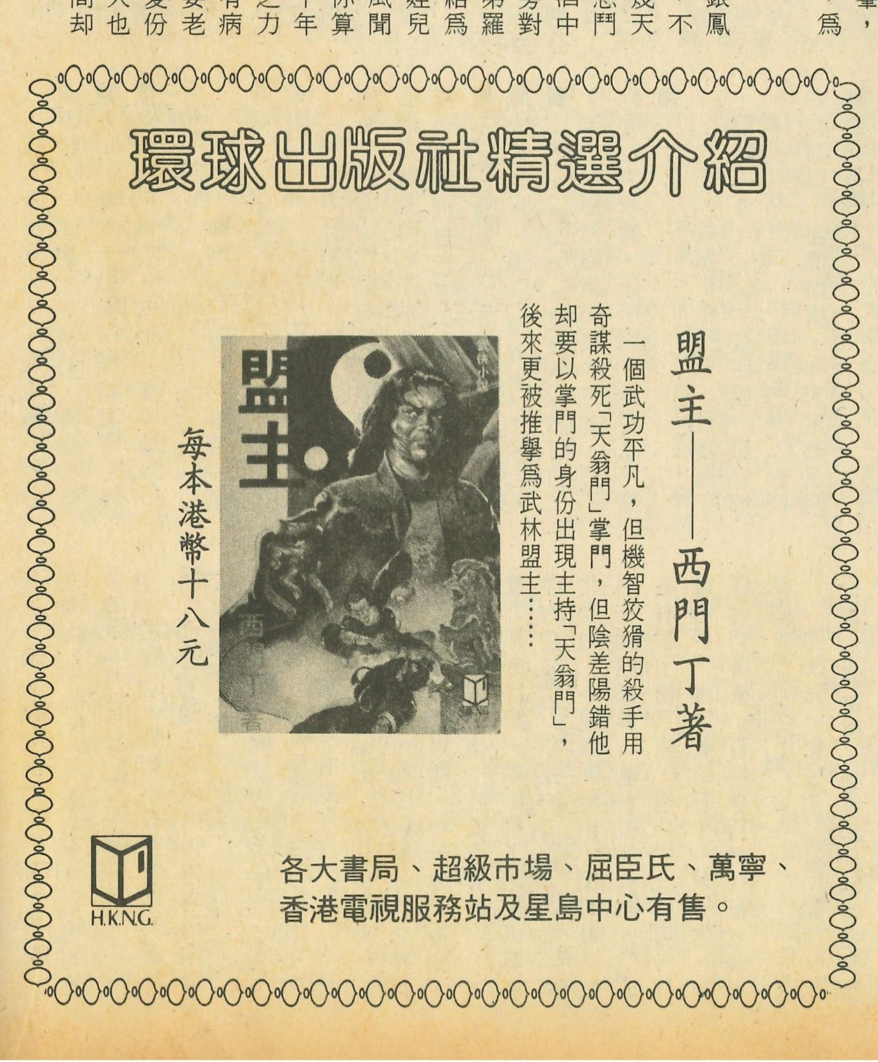
三天後，少莊主解劍飛與祝銀鳳如期完婚，到來祝賀的各地來賓，不但可以在分雲山莊盡情地吃喝了幾天，還看到了難得一見的兩大高手惡鬥，這位武林第一高手，先冒名「酒中仙」蒼松的洪九公，臨走時在水閣旁對解巽道：「老朽此來，完全爲令師弟羅吉所托，老朽在關外，與令師弟結爲忘年之交，他此次知道你祝壽和姪兒完婚，本當進關前來祝賀，但他風聞『地煞』倪陰已邀集手下，南來找你算賬，他自知倪陰功力高强，經二十年苦練，已大爲不同，憑你四兄弟之力，想必也難有取勝把握，便委稱有病，拜托老朽順道前來送份賀禮，要老朽多多照顧，老朽看在他這份友愛份上，同時又因爲倪陰作惡多端，久也欲將他儆誡，故才趕來，不想中間却惹上『天魔』這個兒子的事。

「那晚發現『江水河』三個中的二個，老朽祇當他們是倪陰手下，便賞了他們二塊石子，致教那姓韓的把『天魔』引了上來，假這『天魔』之手，免了老朽出手。

「可是以後，你父子可得小心訓誨後輩，你橫刀奪愛，結下了强仇，你兒子也像你如出一轍般把『天魔』的媳婦也奪了過來，這實是不足爲訓的！」

他笑說之後又道：「總算你們七星門兄愛弟敬，得能化險爲夷，不然就不會這樣便宜呢！」說完之後，他猶有童心般，在水閣附近取出早已藏好的二塊繫繩木板，那是前幾晚穆士英渡江所用遺下的，他丢進水面，一縱一瀉，嘻嘻哈哈地笑着而去。

（完）



黑道戰雲

三期完短篇故事

楊帆·文　可飛·圖

劫金磚勒索　擄人質脅持

上文提要：江湖黑吃黑，自古已然。話說洛陽夜市如書，南城、北城妓院林立，留香院來了一個小伙子戰雲，投靠院主范中原，知道他被「雙蛇會」欺負，出面找陳雪梅理論，顯示武功，陳雪梅欣賞其見義勇爲，願聘爲總管，免收南城妓院規費，矛頭則指向「錦春園」，該園的大掌櫃是五鬼幫的舵把子，明娼暗盜，窩贓熔煉庫金分肥。陳雪梅提議劫奪，戰雲願效勞……

這地窖非常之大，有一半地方是堆屯着木柴，一座大洪爐正在燃着熊熊烈火，爐前一座鐵架子上堆着許多大大小小不一的金元寶，還有兩塊亮晃晃的金磚。

戰雲一揮手，那十來個女郎立刻開始將那些金元寶分別往腰間褡褳裡裝。

戰雲估計那些金元寶、金磚，不過二千多兩，離他們所想像的數目相差太遠，於是拿一根點火的鐵條往熔爐一搗，不禁喟然地搖搖頭。他發覺來的不是時候，早一步來金磚還未有進入熔爐，晚了一步，則已鑄成了元寶，偏偏不早不晚這時候，大部份黃金都在熔爐裡化成金水，那是沒法子拿走的。

沈雪雁走到他身邊，向他打了個手勢，他也沒有體會那個手勢的意思，就連續地揮動着臂膀，指向出口處。

大夥兒又循着原路回到地面，雖是一段極短時間，都被濃烟薰出了眼淚，一個個都像死了老娘。

沈雪雁道：「小滾龍，那點金子不夠舖一張床哩！」

戰雲氣呼呼道：「別廢話，快些扯活，這兒不能久留。」

沈雪雁撮唇吹起了一聲口哨，在庭園拱門外處立刻飛起了一隻鴿子，鴿哨發出响亮嘯音振翅向北飛去。

* * *

鴿子一直振翅北飛，飛過鐘樓，也飛過了「迎春閣」的屋頂，當嘯音响過之際，引起了許多路人圍觀。

突然，一個車把式上了司馬道那輛大車座，颼地一鞭，得得得得地駕車走了。

坐在「迎春閣」店堂裡的一部份人，也紛紛付賬離去，一刹那，屬於「雙蛇會」的人一個也不見了。

「姚武！」黃超武將頭探出車廂外，大聲吼了一聲。

姚武從另一輛大車上跳了下來，揚聲應道：「在，幫主有何吩咐？」

黃超武道：「是怎麼一回事？」

姚武抬手指着天邊，道：「那隻鴿子八成是教他們『扯活』的信號。」

「管他娘的甚麼鴿子，我是問你，他們爲何突然走得一個不剩？」

「這……八成是他們一見幫主親自督陣，不敢冒犯，所以偃旗息鼓。」

黃超武低吼道：「姚武，你說話怎麼老是八成，八成，難道沒有十成十的把握，你八成是你爹的種，另外二成可就不知是誰下的種了。」

姚武捱罵，還得陪笑道：「幫主罵得對，以我看來，他們十成十是被幫主的威風嚇跑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有匹快馬，疾馳到了面前。

馬上漢子翻身而下，疾聲道：「不好了，不好了！錦春園遭劫了啦。」

黃超武心頭一震道：「你說甚

麼？」

報信的漢子重複一遍道：「錦春園遭劫了。」

姚武大叫道：「唉呀，咱們八成是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之計。」

黃超武火從心中起，一揚手中皮鞭，向姚武迎頭迎腦蓋臉面的抽去，沉聲道：「咱們十成十中調虎離山之計，你還在說八成，八成沒個完，八妳娘個蛋！」

說完，可是一連抽了幾皮鞭，打得姚武恨不得往車底下鑽。

* * *

萬花樓仍然和往日一樣敞開大門作生意，看不出有甚麼異樣，所以當黃超武和姚武駕車來到了門前時，一樣有店家上前去拉馬韁，挑車簾，躬身肅客。

黃超武一句話也不說，和姚武大搖大擺地跨進了店堂，一雙棱目不停地來掃西看。

店家滿面和氣擺着手道：「二位這邊坐！」

黃超武沉聲道：「夥計！找你們的總管來！」

店家還沒有答應，戰雲已從另一邊走了過來，拱拱手道：「有何見教？」

黃超武翻翻眼道：「你是甚麼人？」

戰雲答道：「是這裡總管戰雲。」

「戰雲？」黃超武由頭到脚將他打量了一遍，道：「總管不是司馬道麼？」

戰雲搖搖頭道：「沒聽說過這個人。」

黃超武道：「我不想同你囉嗦，找陳雪梅出面談談。」

戰雲道：「閣下找錯了地方。」

姚武插口道：「這是甚麼話，萬花樓是陳雪梅作買賣的地方，咱們怎會找錯？」

戰雲冷冷的笑道：「昨天萬花樓還是陳姑娘作買賣，但今天是我戰雲的，明白了吧？萬花樓是姓戰的買了下來。」

黃超武有點被氣炸了肺，手指節捏得格格的響個不停，他恨不得一掌將戰雲劈成兩半，但他是個老狐狸，情知此刻動手是討不了好的，於是忍住氣，道：「姓戰的，聽你說話的口氣，就知道你是個初闖江湖，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老虎，光棍眼裡不揉沙，說句漂亮的話，你今晚是否去過錦春園？」

戰雲點點頭，道：「去過，聽說那兒買賣不錯，所以去觀摩一番。」

姚武沉聲說道：「姓戰的？你幹得好事……」

黃超武以嚴厲的眼色制止他說下去，接口道：「閑話少說，請轉告陳姑娘一聲。」

戰雲道：「若能見到，一定轉告。」

黃超武道：「先恭賀她收到一個好幫手，然後再警告她，姓黃的不是省油燈，最好出面談談，也許還可以由大化小，小事化無，不然，咱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戰雲哈哈笑道：「放心，這話一定轉告，看樣子你似乎有甚麼把柄落在她手裡了？」

黃超武那張面再老、再厚，也待不下去了，扭過頭道：「姚武，咱們走。」

姚武想在黃超武面前顯顯本事，因此沉聲道：「姓戰的，算我認識了你，只要你在洛陽待下去，總有機會，到時候看老子怎生教訓你！」

戰雲一旋身攔住他去路，道：「你是幹甚麼的？」

姚武冷笑道：「我是錦春園的總管，不服氣儘管前來找我，道子由你劃。」

戰雲冷笑道：「聽你說話的口氣，好像是條地頭蛇？」

姚武道：「是又怎麼樣？」

戰雲輕笑道：「如果你是地頭蛇，可就倒霉了，因爲我是一條來吃地頭蛇的小滚龍……」

他面上含笑，語調輕鬆，誰也料不到他會突然出手，一招「黑虎偷心」打得姚武踉蹌了好幾步。

他還沒有站穩，戰雲腰身一挫，踢出鴛鴦拐子腿，砰的一聲，姚武又摔了一個四脚朝天。

姚武羞怒交集，突然拔出了匕首，當他剛要擲出時，手腕却被一隻小小的脚踩住了。

那是沈雪雁，穿的是釘鞋，痛得姚武齜牙咧嘴。

戰雲揚聲道：「夥計，快馬上衙門報案，就說有人帶着刀子上門生事！」

黃超武發覺戰雲非常之難纏，不得不忍氣吞聲，道：「姓戰的，夠了！」

「哼！」戰雲冷笑一聲，拿過姚武手裡的匕首，隨手一甩，扎在房樑上，道：「像你這種角色，最好出門不要帶刀子，不然就是自討苦吃，滾吧！」

黃超武和姚武如喪家之犬，夾尾飛奔而逃了。

回到錦春園，黃超武本想大發脾性，駡人駡個夠，却想不到司馬道在等着他，不禁使他大感意外。

他楞了一楞，才沉聲問道：「你來幹甚麼？」

司馬道嘿嘿一笑，道：「來爲陳姑娘傳話的。」

「說！」

「陳姑娘說『雙蛇會』銷聲匿跡三年之久，毫無進賬，往日她又是錦衣玉食慣了，實在捱不起苦日子，想請黃幫主幫忙幫忙。」

「沒說別的，我和陳舵主也是多年好朋友，缺錢用只管開口，用不着拐彎抹角耍花樣，要多少？」

司馬道伸出三個指頭晃了晃，道

：「不多，只要三個小數目。」

黃超武楞了楞道：「若說三千兩，那實在微不足道，一句話，明天一大早，我敎人送一萬兩銀過去。」

「嘿嘿」司馬道乾笑了一聲，道：「咱們陳姑娘一季衣服也得化去三、五七千兩銀子，若是爲了三千兩銀子向黃幫主開口，眞是天大的笑話。」

「莫非三萬兩？」

「不對！是三十萬兩。」

黃超武一雙濃眉挑了起來，非但沒有發作，暗暗向姚武打個眼色，冷笑道：「這個數目太大，陳姑娘既然開得出口，總有原因，我得計算一下是否拿得出來，你稍待會兒。」

「請便，請便！」

黃超武離開店堂，來到另一間密室，姚武隨後便到，他急不及待地問道：「查清楚沒有？」

姚武道：「被劫走一兩重小元寶一百廿七個，五兩重的元寶六十六個，十兩重一百七十五個，百兩重金磚兩塊……」

「一共多少？」

「二千四百零七兩。」

「兌成銀子呢？」

「金兌銀，一兌十，約二萬四千兩。」

黃超武冷笑一聲走出密室，來到店堂，緩緩的道：「司馬道，陳姑娘一定要三十萬銀子？」

「嗯！少一個錢她都不會要！」

「這個價太離了譜，她手頭上只有二萬四千兩的貨，憑甚麼要賣三十萬兩銀子？」

司馬道乾笑了一聲道：「黃幫主，那兩塊金磚上各有八個大字，寫着：『百兩足金，應天銀庫。』値價的就是這兩塊金磚，一塊賣五萬兩銀子不貴吧！光棍一點就透，還用我多講麼？」

黃超武道：「那丫頭片子也太狠了！」

司馬道站起來說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想在黑道上混，不狠是不行，陳姑娘還說，以後天日落爲限，黃幫主請慢慢斟酌吧！」

拱拱手，便扭頭離去。大搖大擺毫無畏懼之色。

姚武目中怒火如熾，瞪着司馬道一搖三擺的背影，突然一晃右臂，立刻有十數個手執兵器的壯漢蜂湧而出。

黃超武低聲叱道：「不許亂來！」

姚武沉聲道：「司馬老兒太狂了，不教訓他一下，實在忍不下這口鳥氣了。」

黃超武道：「狂自由他狂，此際不是動武的時候。姚武，吩咐弟兄們待命，我要傾盡全力和那丫頭片子鬥上一鬥。」

* * *

子夜。

萬花樓賭館中的賭客相繼散去後，一天的買賣就結束了，但是對「雙蛇會」的人來說，歡樂的時刻才剛剛開始，他們在那間寬敞密室裡大排盛宴，舉杯慶祝。

席開十五桌，男女濟濟一堂，好不熱鬧。

戰雲成了席間的英雄，也成爲了大夥兒的敬酒對象，尤其是那些亡命女門人，把視線集中在「小滚龍」身上。

戰雲三杯到肚，意氣風發，站起來揚聲道：「今天每個人都有功，前往迎春閣的人鎮定沉穩，才使黃超武的注意力轉移，跟我到錦春園的各位姑娘們一個個身手矯捷，行動快速，我現在代表陳姑娘宣佈，司馬道賞銀二百兩，馮天雷、蔡無雙各賞銀子一百兩，其餘不分男女每人各賞銀五十兩，明天一早就可到櫃上領賞銀。」

滿堂又是一片歡呼之聲。

坐在他身旁的陳雪梅瞥了他一眼，輕聲道：「小滚龍，你好像沒有問過我哩！」

戰雲毫不在意地笑道：「我應該可以代妳作主，因爲我今天爲你弄到二萬多兩銀子。」

「你方才却爲我散去了一小半。」

「怎麼？不開心？」

「你太狂！」她又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嘴角上却流露出淡淡的笑意，「却想不到我竟然能夠容忍。」

陳雪梅的笑，可以用冷艷兩字去形容。平時看上去總覺她那張美麗臉孔上似乎缺少了甚麼似的。但在三杯落肚，雙頰酡紅之際，却變成嬌媚可人了，她偏過頭去，櫻唇凑在戰雲的耳邊，低聲道：「小滚龍，你看到了沒有？」

「甚麼？」

「那些女娃兒的眼睛。」

「怎麼樣？」

「好像每個人都想咬你一口。」

戰雲自然聽得懂她的意思，却是故意道：「她們只不過是對一個陌生的面孔好奇罷了！」

「小滚龍，要不要打一個賭？」

「妳說吧。」

「只要你一招手，就有三十七個女娃兒投進你的懷抱裡。」

戰雲自然明白她的意思，所謂三十七個女娃兒，就是指那三十六個女亡命徒及沈雪雁。他喃喃道：「這並沒有甚麼稀奇！」

「哼！你好狂！」

「並非我狂，」戰雲有意無意的看了她一眼，道：「而是在座共有三十八個女人，總還有一個女人沒有將我看在眼內。」

陳雪梅的目光跳動了一下，緩緩道：「要得到那個女人的投懷送抱並不難，先要看看你是否有膽量接受。」

「當女人投懷送抱時只要閉上眼睛，張開雙臂，並不需要甚麼膽量。」

陳雪梅冷冷的道：「這個女人，與衆是不同的。」

戰雲輕笑道：「這句話我昨晚就聽見過一次。」

陳雪梅緩緩的道：「你必須要有作『雙蛇會』頭兒的雄心，然後將那個女人變成押寨夫人。」

戰雲心頭不由暗怔，這是任何人都聽得懂的强烈暗示，他到洛陽來，只不過是一天一夜稍爲多幾個時辰，他所想追求的兩樣東西——美人與財富居然同時送到了他的面前，彷彿是神祇顯露的奇蹟。

不過，他並未欣喜若狂，因爲他明白，得來容易的，消逝也必然快。

他逐漸將面上那種凝重的神色化開，聳肩一笑，道：「陳姑娘，若是想爬上『雙蛇會』頭目的寶座，那就算是非份之想了。」

這句話答覆顯然是出乎陳雪梅意料之外，使得她沉下臉冷哼道：「想不到你還是個很安份的人。」

「狂要有個限度，有些地方是要安份的。」

陳雪梅的面色變得有點青白，雙眼瞪得很大，顯然非常氣惱，她覺得，戰雲並不是拒絕了「雙蛇會」頭目的寶座，而是拒絕了她的示愛。

坐在同一桌的沈雪雁雖然在陳雪梅的面前不敢對戰雲過份親熱，但却暗中留意他們的言行。一見陳雪梅面色大變，就猜想必定是戰雲說了甚麼頂撞她的話，連忙舉杯離座，揚聲道：「我們大家敬蛇王陳姑娘一杯，祝陳姑娘青春常駐，美艷如花。」

衆人紛紛舉杯致敬，這才將陳雪梅和戰雲之間的尷尬場面化開。戰雲感激在心，暗暗向她眨眨眼睛，以示謝意。

陳雪梅冰雪聰明，怎不瞭解沈雪雁的心意，當敬酒畢之後，她輕聲問道：「小滾龍，你覺得雪雁怎樣？」

戰雲楞了一楞，說道：「她是一個很稱職的副手。」

「就只有這麼一句評語？」

「她很美，輕功也不錯。」

「聽你的口氣，似乎還不曾利用你身爲總管的職權？」

「我並非急色兒。」

「今晚呢？」

這般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語氣又將戰雲逗火了，他故意冷冷道：「很難說，聽說總管和副手是住在一間屋子裡，雖然是各有一張床，畢竟是聲息相通的。」

陳雪梅突然站了起來，揚聲道：「各位不妨盡情一歡，我要先走一步……」

又向戰雲道：「小滾龍，送我回去！」

戰雲不禁神情一楞，終於還是離座站了起來。

外面早有傳呼，大車停在萬花樓的門口，車把式搭起車簾在那兒等候，戰雲默默地跟在陳雪梅身後跨進了車廂。

一路上，誰也沒有先開口說話，大車一直趕到院落，下了車，陳雪梅教車把式將車趕走，這表示不需要車了。

戰雲這才開口說道：「陳姑娘，是不是我說錯了甚麼話，要罰我走路回到萬花樓去？」

「你今晚不回萬花樓了。」陳雪梅說完之後，扭身就往裡走。

戰雲站在原地不動，冷冷道：「妳打算享用妳的手下麼？」

陳雪梅回過身來，嫣笑道：「你想得太邪了，我從來還沒有開過這種例子，我只是很想和你談談，這裡多的是客房。」

「並非我想得邪，而是我不願被人享用。」戰雲跟了過去。

「你却盼望第三十八個女人投進你的懷抱裡？」

「那是我享用她，而非她享用我。」

「哼，你太狂了！」

二人來到陳雪梅的閨房，婢女要來侍候，陳雪梅將她們揮退，親自爲戰雲倒了一杯茶，笑道：「雨前龍井，能解酒。」

她是那麼溫順，使戰雲感到內疚，他覺得自己的言行確是太過狂傲，連忙口中稱謝，雙手接過。

「我要送你一份禮物。」她打開櫃櫥，拿了出來。

那是一把長劍和一副刀囊，長劍是青銅包鞘，象牙嵌柄，一看就知道是極品，刀囊則是鮫皮作的，囊中齊齊排列着十二柄小刀，這使戰雲內心非常之感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陳雪梅笑道：「你忙了一整天，我也沒有閒着，下午我找到你那位范大哥，跑遍了洛陽城，才買到你喜歡用的兵器，若不稱手再找工匠打造。」

「陳姑娘……」

「你不能叫我的名字麼？」

「那似乎有些高攀。」

「就委屈你一點吧！」

「雪梅！」戰雲終於叫出了她的名字。「我這個人心眼兒直，說話硬，難免有頂撞妳，但是我無法說出使人悅耳的話。」

陳雪梅輕笑道：「沒關係，我聽了還挺順耳的，大概是平日大夥兒對我說好聽的話說得太多了吧？」

「既然如此，我又要直言了。」

「你說吧！」

「我知道妳突然離席的原因。」

「說說看。」

「妳妒嫉沈雪雁？」

陳雪梅點點頭道：「可能。」

「那麼，妳爲甚麼又要派她來作我的副手？」

「那時和現在的感情不同。」

戰雲楞了一楞，道：「妳的話令我吃驚，進展得似乎太快了。」

陳雪梅落落大方道：「男女之間的情愫是非常微妙的。」

戰雲不想使他們的感情問題過份深入，因此掉轉話題，道：「雪梅，談談令尊吧！」

陳雪梅的神采立刻黯淡下來，喃喃道：「他老人家失踪了。」

「一直沒有消息？」

「沒有。」

「有了過去的教訓，妳怎麼還有勇氣在黑道上闖蕩？」

「我要報復。」

「向誰報復？」

「向一切仇視我父親的人。」

「雪梅，妳的性格很强烈。」

陳雪梅反問道：「你呢？」

戰雲點點頭道：「性格也很剛强。」

「兩個剛强的人碰在一起不知會怎麼樣？」

「也許鬥個沒完。」

「不會，」陳雪梅凝視他，語氣變得非常柔順。「因爲，我發覺對你竟能容忍。」

「爲甚麼？」

陳雪梅別過頭去，輕聲道：「大概是因爲我太喜歡你的緣故。」

戰雲默默無言，過了半晌，才輕輕的扳過她的肩頭，道：「雪梅，老實告訴我吧！妳喜歡過別的男人嗎？」

「喜歡過。」

「誰？」

「我父親。」

戰雲的心頭像捱了一記焦雷，受到極大的震動，倘若陳雪梅是個蕩婦，他還可以泰然和她相處，然而，她竟如此的純潔，自己是闖進她的心頭一個男人，這……

怔神了良久，他才想到較爲適體的話，道：「雪梅，謝謝妳對我的重視。」

陳雪梅的身子靠近了一些，緩緩道：「依你的性格，你應該更豪放，但我發覺你在我的面前，言行都非常之拘謹。」

「並非拘謹，而是尊敬。」

「尊敬我在『雙蛇會』的地位？」

「是吧！」他的語氣模稜兩可。

陳雪梅再靠近一些道：「這對你將是一種束縛，讓我爲你解開吧。」

戰雲還沒有體會她這句話的涵義，陳雪梅已經抱着他的腰，將粉頭靠進他的懷裡。

不知是出於一種甚麼情緒，戰雲突然輕輕的將她推開，站起來，冷冷道：「雪梅，客房在那裡？」

陳雪梅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眼淚汪汪地道：「小滾龍，你討厭我？」

戰雲溫柔地道：「雪梅，夜已深了，該睡了，黃超武不是省油燈，明天他的花招夠咱們忙的。」

陳雪梅沒有再說甚麼，粉首低垂，抬手一指，道：「客房就在隔壁。」

「妳也該睡了，明天見！」戰雲拉開房門走了過去。

他連燈都沒有點上，就和衣在床上躺下。

朦朧間，好像房門打開了，他看到了燈光，也看到了人影，他知道是陳雪梅，但是他故意閉緊了眼睛。

「小滾龍。」陳雪梅輕輕地叫着。

「唔！」他漫應着，仍是閉着眼睛。

「看我一眼。」她已來到了榻前。

「睡吧！明天再好好看個仔細！」

「現在。」她的語氣像是哀求。

戰雲睜開了眼睛，他想立刻閉上，却怎麼也閉不攏來。

陳雪梅只穿着窄細的胸兜的小衣，外罩一件薄如蟬翼的開胸衫，戰雲看到她那堅挺的胸部和白晰修長的腿，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比她穿得少的女人，也從來沒有見過比她美的女人。

陳雪梅將燈台放在几上，雙手交叉在胸前，低着頭道：「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男人單獨地待在一間屋子裡，也從沒有在男人面前穿得這麼少的衣衫，不管你說我是下賤也好，淫蕩也好，我只是要証明一下，我不是一個小女孩，而是一個成熟的女人。」

戰雲已然被酒燒熱了他的心，現在他的心起了一縷烈烈的情燄，使他一時喪失了理智。

他拉着她的手貼在自己火熱的臉上，另一隻手順着她的頸項向下稍移，找到了肚兜上的鈕扣。

突然，靜寂的長街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接着，大門如雷般的敲起來。

陳雪梅渾身一震，疾聲道：「大概出了甚麼事？你出去看看來的是甚麼人？」

戰雲的衣衫是齊齊整整，快速地穿上了鞋，奔出房門去，只見馮天雷已經進入了大門，正向廂房疾步走來。

戰雲迎將出去，問道：「馮天雷，甚麼事？」

馮天雷一個箭步躍上階台，疾聲說道：「總管，萬花樓那邊出了事，沈姑娘被『五鬼幫』的人架走了。」

「哦？」戰雲不禁大吃一驚：「是甚麼時候的事？」

「誰也不知道，若不是黃超武派人前來傳話，還不知道沈姑娘出了事哩。」

「黃超武怎麼說？」

「他說，因爲你對他的態度傲慢，而且又傷了姚武，要你午正親自到錦春園去賠罪，不然，沈姑娘就有性命危險。」

戰雲沉吟了一陣，道：「好，你先回去，反正離午正還有好幾個時辰，讓我仔細的想一想。」

馮天雷去了，戰雲回到了那間客房。

顯然他們的談話已被陳雪梅聽到了，她劈頭就問道：「你打算准怎麼辦。」

戰雲冷笑道：「黃超武不愧是個老江湖，他算準我非去不可。」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是陷阱，我也要去，不過我沒有耐性等到正午。

「你現在就要去？」聽語氣，陳雪梅顯然大吃一驚。

「我要給他一個措手不及。」

陳雪梅緊皺着眉頭，說道：「你準備大幹一場麼？」

戰雲搖搖頭，道：「不！即使妳落到黃超武手上，我也不會領帶大批人手去蠻幹！」

「你打算……」

「我一個人去。」

「不行，」陳雪梅低吼了一聲，她自然不願意自己心愛的男人去爲另一個女人冒險。

「爲甚麼不行。」

「太危險，也不值得。」

戰雲語氣森冷地道：「雪梅，我明白妳的心意，別以爲我去闖龍潭虎穴是爲了救沈雪雁，我去是爲了挽回『雙蛇會』的面子，不然以後咱們如何在洛陽地面上混世面？」

陳雪梅低頭不語，長久，才吁了一口氣，道：「我勸你也起不了作用，你自己小心點吧！我第一次喜歡上的男人，還沒有領略到甜蜜的滋味，就要我爲他收屍，那未免太殘忍。」

戰雲語氣沉穩地道：「妳儘管放心，我身邊帶着妳爲我選購的利劍和飛刀，誰也傷不了我一根汗毛！」

說罷，轉身而去。

約莫有四更天了！

天亮前的那一刹，穹蒼顯得特別黑暗，無星、無月，乍看之下，似乎偌大的天頂在頃刻之間就要坍下來了。

錦春園內也是一片漆黑，看不見絲毫燈光，雖然表面上看來非常之沉靜，但內中必定是危機四伏，處處都隱藏了殺機。

戰雲是含忿而來，却不衝動，他從後園上了墻頭，並不立刻往下跳，橫身伏在墻上一動也不動。

他沒有夜襲的經驗，但他却在漆黑的夜色中狩獵過各種狡猾凶殘的野獸，他更懂得如何去察覺野獸的氣息。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他終於弄清楚了敵情，在他置身的範圍內一共有四處暗樁，而且這四處暗樁還是活動的，隨時互相連絡。

現在他要先拔掉三根暗樁，然後逮住一個活口，他必須施放他的飛刀，爲了不使對方發出絲毫呼聲，要很準確地一刀穿心。

又費了一盞熱茶的時間，其中三處暗樁已伏在花木草叢之中不動了。他暗暗感謝范中原，若非他的指引，陳雪梅爲他買的飛刀不會如此稱手。

當另一暗樁活動到了他脚下時，他悄然飄落，長劍迅如閃電般架在這傢伙頸上。

那傢伙向後一倒，仰躺在地上，驚道：「你……是誰？」

「我是將你們總管打得東倒西歪的小滾龍。」

「小滾龍？」

「你的三個伙樁已被我放了血，現在就只剩下你了，你最好放聰明點。」

「你要……怎麼樣？」

「回答我的問話，」戰雲的長劍不鬆不緊地橫架在他的頸上，「剛才你們到萬花樓架來一個女人，囚在何處？」

「不……不知道。」

「想死？」

「我……只知道有這回事，的確不知道那位姑娘囚在何處。」

「黃超武睡在那間房子？」

「幫主是宿在玲瓏閣。」

「那裡是玲瓏閣。」

「在東邊，屋頂是琉璃瓦，外面有粉墻。」

戰雲日間曾兩度來此，已知道玲瓏閣位於何處，於是又問道：「那裏面除了黃超武之外，是否還住了別人？」

「還有兩個侍候幫主的娘兒，一個叫銀子，一個叫荷香。」

「沒有別人了？」

「非經傳喚，連姚總管也不敢擅入，這時候，只怕粉墻內外有人在暗中巡更守夜。」

「你說的都是實話？」

「句句實言。」

「好！念你沒有說假話，姑且將你腦袋留在頸上。」話聲中，長劍向外一帶，一時鮮血迸射。

戰雲說話算數，他只挑斷了那傢伙的喉管，放了血，沒有割下他的腦袋。

摸索着取下他方才投出的三把飛刀，戰雲又向玲瓏閣方向摸去，在花園中他又發現了幾處暗樁，都機警的閃過去了。

來到粉墻下，却聽到墻內有人說話。

「彭老二！」一個沙啞聲音的道：「千萬不能打盹兒，萬一出了漏子，吃飯的傢伙就得搬家啦！」

「我說劉二麻子，咱們忙了整整一天，眼睛怕有千斤重，那能不打盹兒，萬花樓那邊咱們已經插了旗桿，有動靜早就放起了信號火箭，再說，前後園都有暗樁，鳥兒也別想飛進來。」

「都是小心一點爲妙。」

「說的也是，劉二麻子，我靠着墻脚瞇瞇眼，待會兒再換你養養神。」

戰雲還記得姚武說話那種腔調，於是，輕咳了一聲，揑着嗓門低聲說道：「彭老二，你要瞇一瞇眼，我就割下你的腦袋當夜壺。」

話聲中，人已低着頭從拱門走了進去。

那兩個守夜的站得畢直，腦袋都彎到了腰間，抬也不敢抬頭。

戰雲走到他們面前，低聲叱道：

「抬頭！」

二人方一抬頭，戰雲的長劍已從他們的頸間劃過，兩顆腦袋飛了一丈多遠。

戰雲站在墻脚處沉吟了一陣，自己年輕力壯，此刻却感到有點困乏，考慮黃超武已到了半百的歲數，而且他又作了妥當的安排，想必經已進入夢鄉。

膽氣一壯，飛身躍到廊下，以長竹撥開一扇窗戶，閃身而進，放眼細看，才發現這兒是一處廳堂。

廳堂兩邊各有一扇門，戰雲先選中順手那邊的扇門，房門一推就開，中間一榻，榻上睡着一個人，長長的頭髮被在雪白的枕頭上，看得十分清楚，身體也特別嬌小，毫無疑問是個女的。

戰雲又輕輕的將房門帶上，來到反手那邊的一間房門處，輕輕一推，房門上了門閂。

他打算用劍尖去撥，想想不妥，黃超武身爲一幫之主，武功必然不弱，輕微的响動也可能驚醒他。

擒賊先擒王，打蛇要打頭，這兩句話誰都會說，作起來却不簡單，那必須具備四個字——穩——準——狠——快，尤其是最後那個「快」字更爲重要。

戰雲又回來方才進來的那扇窗戶處向外探視，一切安靜如初，這才躍了出去。

順着屋壁向反手方向繞過去，來到那間屋子的窗下，只凝神細聽一下，果然聽了男人的鼻息聲。沒有錯，黃超武必睡在這間屋子裡。

他又輕輕的動搖了一下窗櫺，估計好了，退後一丈，突然飛兒躍起，左肩超前，猛力向窗櫺撞去。

砰然巨响，窗櫺粉碎，戰雲已落脚在榻前了。

他的行動快如閃電，沉睡中的黃超武也不慢，聞聲已然飛身躍起，戰雲猛力劈出一掌，堪堪被他躲過。

他爲甚麼不用劍，而要用掌，只因爲他要留下黃超武的活口，否則沈雪雁絕對無法脫險的。

黃超武躲過他一掌之後，凌空一折，一脚踢向戰雲的下頦，脚尖過處，虎虎生風。

戰雲低頭閃過，然後騰躍而起，一劍向對方的左臂削去，他知道，這個時候不狠是不行了，却想不到黃超武身形靈巧得很，又令他一劍劈空。

此刻，床上的女人尖聲大叫，這一喊，外面立刻火把晃動，人聲喧騰，有不少人向這邊趕來。

只聽姚武在外面喊道：「先回去，絕不能讓那小子逃掉。」

聽步履之聲，似乎他已快速地向屋裡衝進來。

黃超武突然叫道：「姚武，慢一點進來。」

他的喊聲未落，姚武已出現在門口，他身後有好幾支明晃晃的火把。

原來黃超武與床上的女人像剮了毛的白羊，一絲不掛，姚武一露面，他連忙抓床頭邊的衣衫。

就在這刻不容髮的一刹那間，戰雲已然閃到他的背後，左臂勾住了他的頸子，右手長劍架上了他的咽喉。

黃超武想抓衣衫遮羞，結果還是遮不了！

戰雲沉聲道：「姓姚的，你知道我是爲甚麼而來，最好別讓我說廢話。」

姚武見黃超武受制，自然是不敢妄動，冷冷的道：「最好還是你痲煩說一遍。」

戰雲道：「放人。」

黃超武道：「姚武，咱們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將那娘們放掉。」

姚武擺了擺頭，向他的手下示意。

戰雲沉叱道：「慢點，先將那位沈姑娘帶到這兒來，她若是受了一點損害，這筆賬就要算在你們黃幫主身上。」

姚武也不答話，示意他一個手下走。

不多一會兒，沈雪雁出現了，驚呼道：「小滾龍，你來了！」

戰雲關懷地問道：「雪雁，他們有沒有傷害你？」

「沒有！」

「妳怎麼濕淋淋像個落湯雞？」

「他們將我囚在地窖裡，悶出了一身汗。」

「妳快些回去，一到萬花樓，就立刻放出鴿子，就是傍晚放的那一隻，哨音我聽得出來的。」

「好！我回去之後，立刻就帶人來接你。」

「不用，我一個人能夠來，也能夠回去，這點小事若是驚動了官府，往後咱們大家也不好混。」

黃超武哈哈大笑道：「小滾龍，你眞是條漢子，姓黃的眞服了你。」

沈雪雁怒道：「別聽他口蜜腹劍，千萬要小心點。」

戰雲道：「妳快些去吧！我最愛吃老薑的。」

沈雪雁走了，局面就如此僵持着。

黃超武道：「小滾龍，咱們談宗交易如何？」

「說說看。」

「陳雪梅化多少銀子僱用你，我加一倍。」

「只怕你出不起。」

「總得有個價？」

「你用不着化銀子僱我，只要你乖乖給陳雪梅三十萬兩銀子，『雙蛇會』從此再也不會找你的碴子兒。」

黃超武冷笑道：「其實你也不一定是對她忠心，只不過被她美色迷昏了頭而已，溫柔鄉是英雄塚，你最好小心點。」

戰雲沉叱道：「你要小心點才眞，

若是嘴裡再不乾淨，我可要敲下你滿嘴狗牙。」

黃超武不再開口了，他見多識廣，知道這個年輕小伙子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時光在沉靜中溜過，終於天空中响起了鴿子的聲音。

姚武道：「姓戰的，那娘兒已經安然的歸去，你可以鬆手了！」

戰雲道：「黃幫主，麻煩你送我一程。」

黃超武哈哈大笑道：「小滚龍，我還以為你是一條飛天入地的神龍，却也害怕不能安然走出錦春園。」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說到這裡，戰雲復又揚聲道：「姚武，你聽清楚，在我離開錦春園之前，若是有一點風吹草動，你的幫主就要腦袋搬家，你最好別耍花樣。」

姚武側身一讓，擺擺手，道：「你放心吧！」

戰雲就那樣的勾住了黃超武的頸子一步一步的向外走。

剛走出拱門，忽然聽後面有個女人的聲音叫道：「慢一點，慢一點！」

趕來的人是銀子，她手裡拿着一件衫，以懇求的語氣道：「天都亮了，這樣實在太不雅觀，讓我給幫主加件衣服。」

此刻天際業已放亮，戰雲對四週環境看得十分清楚，雖然四面都圍滿了人，却都在三十步之外。若是不答應，那似乎顯得他對這個少女也生畏懼，於是，緩緩鬆開左臂，繞到黃超武面前，劍尖仍然抵住對方的咽喉，沉聲道：「衣服給他披上，妳別想耍花樣。」

銀子為黃超武披上衣服，在衣袂飄飛之際，她的手指以衣衫為掩護在戰雲的右臂彎處輕點了一下，她雖然是黃超武的玩物，却練過推拿功夫，對人身經脈穴道了解非常清楚，她點的正是右臂麻穴。

儘管她出手不够份量，却使得戰雲的右臂顫動了一下，當劍尖離開咽喉的那一刹間，黃超武雙腳猛彈，人已倒飛出去。

戰雲情知着了道兒，孤身自然不便久留，而且目的又已達到，於是連連騰身，如閃電般向後園遁去，他知道那裡沒有伏兵，便於逃走。

孰料姚武已暗暗安排妥當，銀子趕來為黃超武加衣遮羞就是她安的一着伏棋，當戰雲來到後園，騰身越過牆頭，花木中突然射起一陣如雨點般的密集箭雨，人在空中不便閃避，手中有長劍，却也是護得上面護不了下面，護前也不能護後，一雙小腿同時中了五箭。

幸好牆外沒有埋伏，戰雲落地後，咬牙拔出五支箭簇，忍痛逃逸，橫在眼前又有一座高墻，他拚盡全力翻了過來。

所謂慌不擇路，只看小巷他就鑽，逐漸，已不聞追兵之聲了，但是他的雙腿已經發麻。

心頭狂跳，他突然想到了在狩獵時被他一箭射中仍然帶傷奔逃的野獸。

他又往前捱了一陣，突然看見一個老婦人在井邊洗衣服，這時他只能靠二隻手爬行，老婦人看見他兩腿血漬斑斑，嚇得大叫，一個少女聞聲而出，當她看到了戰雲時，也失聲大叫道：「小滚龍，你怎麼樣了？」

戰雲仰着頭來看，這少女竟是菱姑，不禁訝然道：「菱姑，妳怎麼會在這裡？」

菱姑道：「這是我的家，昨晚，范掌櫃教我送家用回來，我就住下了，你的腿……」

戰雲截口道：「菱姑，妳別問，快扶我到屋裡去。」

老婦人訝然道：「菱姑，他是誰？」

菱姑道：「我是昨晚跟妳說的那個小滚龍，別站着，快來幫幫忙。」

＊　＊　＊

陳雪梅的面色鐵青，冷聲道：「雪雁，妳說說看，有臂胳有腿的，為甚麼會讓人架走了？」

沈雪雁低着頭，吶吶道：「對方有四個人，突然將我攔住了……」

陳雪梅截口道：「妳那一身輕功呢？咱們在黑道上混，怎會被人家逮活的？」

沈雪雁苦着臉，道：「當時他突然圍上來，我立刻騰身而起，誰知那幾個傢伙竟然下流地抓住我的褲管，我總不能讓他們把我的褲子扯下，光着屁股走路呀？」

「哼！」陳雪梅又是冷笑了一聲，「妳還有理由，妳說吧！明知咱們在跟『五鬼幫』鬧事，妳一個人三更半夜跑到街頭上溜躂個甚麼勁兒？」

「我……我……」沈雪雁期期艾艾道：「我感到悶得發慌，所以出去透透氣。」

「只怕不是這個原因？」

沈雪雁啞口無言。

陳雪梅沉聲道：「妳的心事我知道，妳看我帶走了戰雲，心裡挺不是味道，以妳的想法，他是妳的人，對不對？在大庭廣衆之下妳覺得沒有面子，所以妳離座而去，我沒說錯吧？」

沈雪雁更加訥言無語，因為陳雪梅說中了她的心事。

陳雪梅憤然道：「若是戰雲有三長二短，妳如何向我交代？」

沈雪雁揚起頭來，沉聲道：「我拚着性命不要，也要為他報仇。」

陳雪梅沉聲道：「為戰雲報仇是我的事，妳只有一條路——自絕。」

沈雪雁語氣堅定地道：「好！我一定自絕，以向舵主交代。」

說到這裡，馮天雷與蔡無雙二人疾步而進，他們都面帶愁容。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惡江湖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漢垂涎美色　公然糾纏行兇

上文提要： 黃書郎整治了古班後，連忙跑回水火洞放下銀票與藥物給兩老，又馬不停蹄地趕到線眼打更老六的家，經過打更老六的打聽，得悉剛有兩個人從黑紅門後門走出來，手上抬着一個麻袋，登上一輛大車，往城外駛去，黃書郎連忙追趕，結果輕而易舉地把大車上的三人制服，並着令他們脫光衣服，又用麻繩把他們拴起來，趕往林子內……

黃書郎把三人押入林子，找個林密的地方，割了幾根老山藤，眞絕，一人一棵樹，就那麼纏在樹身上。

黃書郎拍拍手，笑呵呵的道：「三位，再見了。」

連百瑞吼道：「你怎麼走了？」

黃書郎道：「我不陪了。」

連百瑞怒極了。

這時候任誰都會火大，他狂吼：「惡客黃鼠狼，你把爺們光溜溜的綁在樹身上，你媽的，如果野狼來了，豈不對爺們挑肥揀瘦的啃吃掉，你……」

趕車老李也叫道：「這比你殺了我們還殘忍吶！」

黃書郎笑道：「你們三人三對六的相互看得見，野狼如果來到，你們三人一齊叫，狼就會害怕的逃走了，豈不聞——狗怕摸狼怕說這句話。」

黃書郎為甚麼不向三人逼問小流球的下落？

不必問，因為他相信小流球被他們裝在大車上的大袋子裡，這是往涼河黑紅門總堂送去的。

他何必在此多費唇舌？

他走得很輕鬆，而且吹着口哨聲。

＊　＊　＊

現在，黃書郎走到大車旁了。

他指着車內冷冷笑，道：「小流球，你個小王八蛋，先叫你苦上一夜，我先送你去個地方，他媽的，你得給我個交代，要不然我剝你的皮……」

黃書郎跳在大車上，他揮動長鞭趕大車。

「喳！」

大車動了，只不過大車往前走了七八里，黃書郎在車上又笑笑，道：「我去弄黑紅門的寶物，你他娘的就應該找個地方躲起來，他媽的你是豬呀！」

大車上沒反應，但黃書郎知道小流球是被連百瑞裝在大袋子裡面。

如果裝在大袋子裡面，就一定會把小流球的嘴巴堵起來，不能叫他在半路上叫救命。

黃書郎更明白，小流球一定吃了不少苦頭，說不定已經被打成殘廢了，當然，被打得死去活來是可以想得到的。

他不會擔心連百瑞幾個人會跑來追他。

如果三個大男人裸着身子，怕是藏還來不及，更何況三個人都受了傷。

只不過一旦想起被綁在樹身的連百瑞三人，黃書郎心中並不快樂，他也擔心眞的出現野狼，因為連百瑞三個人如果遭到狼吻，這筆賬黑紅門就會算在他的頭上了。

黃書郎當然不怕黑紅門，只不過不想要他們死——死人總是有干天和的事情。

大車又馳了七八里，黃書郎看看天色，快五更天了吧，天反倒黑了。

他把大車停下來，道：「小流球，你他娘的大概已經吃足了苦頭，我本來是要好生修理你一頓，也好叫你以後嘴巴閉得緊一些，只不過我們之間也已合作有年，這一頓揍，就等你的傷好了再算。」

他跳下了車，長鞭插在車轅上，掀開了窗帘，伸手便拉過那個大布袋。

他發現車上還有吃的東西在，他笑了。

黃書郎將布袋往地上猛一甩，發出「咚」的一聲響，便聞得「啊！」的一聲。

這聲音有些細細的，但黃書郎並不放在心上，他以為把嘴巴堵住就會發出那種聲音。

他低下身子還在布袋上打了一巴掌、踢了一腳，怪聲怪氣的道：「打更的幫了你的忙，我才及時的攔住車子，小流球，我是為了救人家文彩姑娘才出馬的，你他娘的就是以為沒銀子，就躲在一邊涼快呀！」

他慢慢的拉開了布袋口的繩子。

他便也先是一楞，因為小流球的身上不會這麼香，小流球的身上經常發着汗臭。

黃書郎伸手在口袋子裡摸着。

袋子裡面是個人，這一點是不會錯的，因為他的手抓住了一把頭髮。

他也抓住一根帶子，那帶子把半個人頭也纏住了。

袋子裡面傳出「嗚嗚」聲，黃書郎急忙把袋子裡的人提出來，於是……

於是他怔住了。

那是個女子，從穿的衣衫，便知道是個姑娘。

怎麼不是小流球？

黃書郎一直以為袋子裡面是他的老搭檔小流球，怎麼會變成個姑娘？

這個姑娘又是誰？

黃書郎立刻取下纏在姑娘頭上的布巾，灰濛濛中他吃一驚，却已聞得那姑娘泣道：「是你，黃爺，他們……他們把我……」

黃書郎咬着牙，道：「妳是文彩姑娘？」

那姑娘流淚，道：「是我爹上了他們的當，一杯酒把我爹灌倒，便把我搶入他們的後宅，半夜裡把我裝在布袋裡，要把我送到涼河去，今夜若不是遇上黃爺搭救，阿彩死定了。」

黃書郎忿怒的道：「向冲這狗東西，為了討好黑紅門少主，他盡做些缺德事，我饒不了他。」

文彩拭着淚，道：「黃爺，自從我爹在酒館遇見你黃爺以後，還以為黃爺一句話，早把事情擺平了，却沒有想到黑紅門還是找上我們，黃爺，如今不知我爹怎麼樣了。」

黃書郎道：「黑紅門再黑心，也不會要了妳爹的命，妳放心，這些亂子我頂了，妳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文彩嘆口氣，道：「清河鎮上我死了娘，父女二人住在兩間房子裡，我老爹又被他們用酒灌倒，我却又不敢再回去，黃爺，你要替阿彩作主呀！」

她好像要跪下去了。

黃書郎急忙扶住文彩，道：「妳想得有道理，不如我先送妳去個地方暫時避一避風頭，且等我好生把黑紅門整一整，妳以為如何？」

文彩姑娘點着頭，道：「黃爺，阿彩如今只有聽黃爺你的安排了。」

黃書郎道：「妳放寬心，押妳去涼河的三個人都被我綑在林子裡了，一時間他們是追不及的。」

文彩道：「那三個人眞可惡，他們把我擄去之後還打我，他們欺人太甚了，我要回去問問他們，為甚麼要欺侮我們……」

文彩姑娘就要回頭，黃書郎當然不能叫她回去找那幾個人，因為連百瑞幾個人已經被他剝光了衣裳，光溜溜的拴在林子裡。

他拉着文彩又上了車，安慰的道：「姑娘，妳對惡人去講的甚麼理，快快去找個地方藏一藏，我還得為妳老爺辦事去。」

文彩氣忿的道：「天理何在，王法何在吶！」

笑笑，黃書郎道：「江湖之上沒王法，江湖上只論誰的胳臂粗，黑紅門三十六分堂有上千的人，他們如果不玩狠，難道吃風喝涼去？只不過……嘿……」

文彩在車上道：「黃爺，你就不怕他們？」

黃書郎道：「王八蛋不怕他們，只不過我也是個不要命的角色，玩狠是不？誰怕誰？」

文彩一笑，道：「你說不怕又怕的，我不懂呀！」

黃書郎道：「動上傢伙便拚命，只不過千萬別被他們活捉，那可就有罪受了。」

黃書郎的話，立刻引得文彩一窒。

她伸頭看了黃書郎，道：「你說對了，黃爺，我在黑紅門的後院，聽到有人在哎唷哎唷的叫，好像很痛苦的樣子。」

黃書郎立刻便想到了小流球。

是的，他本是攔路要救小流球的，却不料反而救了文彩姑娘。

他想着文彩說的那人，一定就是小流球，但黃書郎總得先替文彩找個地方藏起來。

他的心中強忍着急燥，如果小流球還能叫，這表示他還能忍受，如果小流球不喊叫，那便慘了。

* * *

黃書郎把車趕到八里莊的時候，已經是過午一大陣子了，頭頂上的太陽照得人的頭發麻，黃書郎就覺得身上好像要着火了。

這一回他可眞逗人，大車就停在俏寡婦的那個不常啓開的大門口，他

上前去拍門，而且叫的聲音也眞大，就怕別人聽不見似的。

劉寡婦還有人來拍她的門？這是鮮事，立刻附近站了幾個人。

這些人當然是愛管閒事的人。

愛管閒事的人也是多事的人，這種人只要甚麼地方聚了人，他準定擠過去湊一腳，起起鬨，罵罵人，丟幾塊石頭砸砸人，然後指着一羣不相干的人叫着——他媽的，你們是幹甚麼的。

現在，就有個黑漢走過來，他戟指車上的黃書郎叱道：「他娘的，你莫非走錯了門？」

笑笑，黃書郎道：「老兄，你怎知我走錯了門？」

黑漢面色一寒，叱道：「混賬，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黃書郎靦覥的笑笑，道：「我知道，我知道。」

黑漢開罵了。

他衝上台階揪衣裳，惡狠狠的叱道：「你娘的，知道了你還敢拍門叫啊……揍你！」

黃書郎忙搖手，道：「老兄，請你千萬別打我，行不行呀？我只不過是來叫門，又未曾幹甚麼傷風敗俗的缺德事，你何必打人。」

黑漢一聲吼，道：「還嘴硬，你前來拍劉寡婦的門，這是壞人名節，你知不知道。」

黃書郎道：「知道，知道！」

他這一聲回答，附近圍看的人中已經有人喝道：「知道還要來，他娘的，找揍打了。」

黑漢更是揪住黃書郎的衣衫不鬆手，光景準備當街要揍黃書郎了。

黃書郎立刻對黑漢道：「老兄，我請問你，屋裡的小寡婦是你甚麼人？」

黑漢指着十幾個看熱鬧的人，道：「我們都是八里莊的好鄰居。」

黃書郎一笑道：「只是鄰居呀？」

「不錯，小子，你又是誰？」

黃書郎指着自己的鼻子，挺着胸道：「我是小寡婦她娘的大妹子婆家表姪子的堂兄弟呀！」

黑漢一瞪眼，叱道：「他娘的，甚麼拐彎抹角的一大串屁親戚，八竿也打不着。」

黃書郎道：「別管遠與近，好歹是親戚，我的好朋友，我遠從九里灣駕着馬車來，可是有事找我這門遠親，希望有個人陪陪她說說話，夜裡睡在一張床上也不會再寂寞，我們為她着想呀！」

黑漢發火了。

他幾乎一拳打在黃書郎的鼻頭上。

黃書郎當然不會被這黑漢打中，他只稍稍一偏，伸手便托住黑漢的臂，急忙道：「你打人？」

黑漢怪叫，道：「你奶奶個熊，老子火了還殺人，你竟然當着大伙說出下流的話來，夜裡想同小寡婦睡在一張大床上，哇呀呀，老子馬上宰了你。」

黃書郎看大伙，他無奈的道：「我這位遠親死了小丈夫，你們就把她囚在這小小的三合院裡，白天沒人同她說上半句話，夜裡孤燈對愁眠，怎麼的，拿她當囚犯呀！多可憐！」

黑漢怒道：「為你自己可憐吧，小子，我就老實的告訴你，劉寡婦她不可憐，她就快過好日子了。」他頓了一下，又道：「若不看在你遠從九里灣來，老子早就宰活人了。」

黃書郎道：「甚麼好日子呀？」

黑漢高聲道：「劉寡婦守節一百天，期滿之後便是我們石大哥的人了，她跟了我們石大哥過日子，這以後吃香喝辣穿金戴玉，日子想也知道多舒坦，還用得着你來作賤人家？滾，你娘的老皮。」

他用力猛一推，黃書郎心中已有了氣，他曾聞得劉寡婦提過，八里莊出了個惡霸叫「喪門神」，這人就叫石不悔，他只等百日之後就來抬人了，也難怪附近沒有人敢來找小寡婦說句話。

黃書郎心中冷笑，但他還是呵呵一笑，道：「我的這位黑老兄，你老兄敢情把我的意思弄錯了，我是說找人來陪一陪我這位遠房的小親戚，可不是我陪她呀！」

黑漢猛一怔，道：「誰？」

黃書郎指指大車，道：「我的大妹子呀，她們從小在一起長大的，這些天不見面，我大妹子又聞得我這位遠親已為新寡，於是央我把她送來的。」

黑漢一瞪眼，道：「你怎麼不說清楚，中間來個大喘氣，還以為……」

黃書郎笑笑，道：「不就是你一開始就要揍人嗎？我怕挨打呀！」

黑漢看看大車，道：「你大妹子長得怎麼樣？」他往大車走過去，又道：「長得醜，你們最好馬上走回頭路，我們石大哥最討厭醜女人。」

黑漢要去掀車帘，黃書郎上前猛一擋，道：「老兄，你幹甚麼？」

黑漢怪笑道：「看一看你的這位大妹子好看不好看吶！」

黃書郎道：「和我這位遠房的親戚差不多，也許……也許還要好上那麼一些。」

黑漢驚喜的道：「眞的？」

黃書郎道：「漂亮不漂亮，你老兄馬上就知道。」

他伸手掀起車帘子，低聲對車上的文彩道：「大妹子，我們到了，下車吧，下車去叫門。」

於是，文彩攏着一頭烏溜溜的秀髮，輕盈的扭動着細細的腰肢走下車。

黑漢的眼也直了，他張口結舌的吸大氣。

「唔！天仙吶！」

黃書郎拍拍黑漢的肩頭，道：「她不是天仙，她是我的大妹子。」

黑漢似是大夢初醒的豎起大姆指，道：「你的這位大妹子眞夠瞧，漂亮！」

「馬馬虎虎啦！」

「好看……」

「還算過得去。」

「你們九里灣出美女呀！」

「也有醜得嚇死人。」

「老弟呀！我代表我們石大哥，歡迎你這位大妹子蒞臨我們八里莊。」

「老兄，你不揍我了吧？」

「我道歉！」

「老兄，怎麼對我這般客氣了？」

「剛才是誤會，現在話說明白，都是一家人了。」

黃書郎心中罵——去你娘的一家人！

他吃吃笑得叫人猜不透他爲甚麼會笑，但黃書郎邊笑邊道：「你老兄大概見我這位大妹子好看，所以你變得像個人樣了，不像剛才要吃掉我的狠了。」

黑漢聳肩大笑，道：「美女面前，我總是很有風度的，哈哈……」

黃書郎指指大門，道：「我可以去叫門了吧？」

黑漢立刻跳上台階，笑道：「我替你去叫門。」

黃書郎點頭笑笑，道：「有勞大駕。」

黑漢拍着門，高聲道：「開門啦，妳的九里灣娘家有人來看妳了。」

這一聲叫，十丈外也聽得很清楚。

三合院並不大，那叫聲，小寡婦早就聽見了。

其實大門外的人聲早把小寡婦引在大門後，她隔着門縫望出去，發現來的是黃書郎，她想發笑，因爲她聽到黃書郎說的話。

這時候她聞得黑漢的叫聲，立刻拉開了門。

黑漢眼睛也亮了。

漂亮的女人永遠令人愉快不已。

黃書郎已走上前，他叫得一聲：「嗨！小表妹。」

小寡婦眞會配合，她幽幽的道：「表哥。」

文彩更會配合，她輕擺柳腰走上前，雙手拉住小寡婦，道：「表姐，阿彩來陪妳。」

她怕小寡婦露出吃驚樣，立刻又道：「進去吧，小表姐，屋子裡去說話，外面盡是些不相干的人，這些人吃撐了，最愛管閒事。」

她說着，還斜過身子瞟了那些看熱鬧起鬨的人。

眞管用，圍觀的人立刻全走了。

那黑漢吃吃笑道：「姑娘呀，我們是好人，我們大家在保護妳小表姐的安全呀！」

文彩冷冷道：「黃鼠狼向雞拜年，沒操好心眼。」

黑漢雙目一緊，道：「我可不是甚麼黃鼠狼，姑娘，眞的黃鼠狼是個凶徒，那傢伙吃肉不吐骨頭，黑心老九就是那王八蛋，這些天黑紅門傳下殺絕令，也是黑紅門的鐵令，要門下的人一定要殺了那小子，別的人也可以，只要有人殺了黃鼠狼，黑紅門有重賞。」

這幾句話很叫黃書郎感到興趣，他回過頭來冷冷一笑，道：「老兄，黑紅門發下甚麼鐵令，賞金又是多少？」

黑漢嘿嘿笑道：「鐵令一下，全體動員，賞金不少，白銀一千兩。」

黃書郎道：「眞不少，官家捉拿江洋大盜也不過這個數目。」

他正要一同進門，黑漢上前拉衣衫，道：「你不可以進去。」

黃書郎道：「爲甚麼？」

黑漢道：「寡婦門窄，男人免進。」

小寡婦拉着文彩已走進門，聞得黑漢的話，她回過頭來，道：「我表哥來看我，帶着我表妹，爲甚麼不能進來？你們別欺人太甚吶！」

黑漢道：「我是替石爺辦事，任何男人不許走進妳的門，妳又不是不知道。」

小寡婦雙目一紅，她要哭了。

提到石不悔，小寡婦就覺着自己可憐。

是的，進門三天便死了丈夫，婆家在這八里莊是巨富，弄個三合院等於把她囚起來，如今姓石的欺上門，婆家不管這碼子事，却把姓石的樂透了——他等候百日一過，就硬抬人了。

小寡婦太可憐，她心中實在夠委屈，如今又見黃書郎這種表情，她以爲黃書郎也只不過是個小混混。

她覺得自己眞倒楣，如果黃書郎有本事，他又怎麼會被這黑漢喝叱而不敢大聲反抗的？

黃書郎對黑漢道：「老兄，你行個好，我進去喝盅茶就上路。」

黑漢怒道：「想喝茶太容易了，走，我去給你找碗茶，喝完你快滾，最好別來了。」

黃書郎道：「爲甚麼不再來？」

黑漢指着文彩笑道：「以後她二人在一起，就用不到你來操心了。」

黃書郎道：「可好，連我的大妹子你們也不放她回去九里灣了。」

黑漢哈哈笑道：「是個明白人，哈……」

黃書郎道：「你們的石爺不一定會喜歡我這大妹子，再說，過幾天我大妹子就要回九里灣。」

黑漢哈哈笑道：「你放心，如果我們石大哥不喜歡有兩個，你的這位妹子是我的了，哈……」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我的大妹子又不是豬。」

黑漢雙目凶光一現，道：「娘的，你拐彎駡杜大爺是個豬呀！」

黃書郎笑笑道：「你老兄站在豬圈

裡，八成就是豬。」

他的話聲很大，附近的人又圍上來了。

圍上來的人不是要揍人，來的人是想看打架。

這年頭，只要有人在打架，那比看狗咬架還過癮——血流五步流的是別人身上的血，看熱鬧的人那管這些。

黑漢果然發火了。

他大吼一聲衝上前，出拳直往黃書郎的面門就打。

他的拳風挾着呼嘯聲，好像一拳就要人的命。

黃書郎只把頭一偏。

「噹！」

「啊！」

也不知怎麼弄的，黃書郎的鋼棒已敲在那人的拳頭上，打得黑漢抖手甩不迭，痛得他直流眼淚……

看樣子，黑漢的手上骨頭要碎了。

他吼駡：「操你娘，你敢回手打杜爺，你死定了。」

黃書郎笑笑，道：「我不能死，因爲我還想叫我的大妹子嫁給豬。」

黑漢怪叫道：「老子是豬，你小子就是豬的大舅子。」

他只一叫，圍觀的人哈哈笑了。

黃書郎也笑。

他低聲對黑漢道：「豬，我不陪你了，我要進去喝茶了，哈……」

姓杜的怒吼，道：「你若敢進門，老子不出拳，老子動刀宰了你。」

他反手掀起褲管，敢情在他的腿上還插着一把短刀。

他拔刀猛一揮，咬牙道：「老子左手照殺人。」

他的右手已腫脹起來，無法握刀子，但那股子凶焰隨着短刀在左手而見高漲。

黃書郎忙搖手，道：「老兄，何必動刀子，殺人可是不太好的事情，你應該明白人命之可貴，人命只有一條，死了就甚麼也沒有了哇！」

姓杜的冷哼一聲，道：「王八操的，你怕了是嗎？你怕挨刀子，是嗎？你他媽的武大郎找上西門慶——找挨殺，是不？老子今天就叫你知道，我們之間到底那一個才是一頭笨豬。」

黃書郎忙笑道：「說你是豬，你並非眞是豬，也用不着動刀子吧！」他頓了一下，對圍觀的人又道：「你們大家說，他是人還是豬？」

衆人想笑又不敢，姓杜的火大了。

他咬牙切齒的道：「好小子，今天杜大爺放你的血，叫你知道耍嘴皮子的後果。」

黃書郎道：「你眞的要殺我？」

「我饒不了你小子。」

「何必呢，我又沒有姦你的大妹子，壞了你老娘的名節，我看你就……」

他的話未說完，姓杜的怪吼一聲：「老子宰了你這不長眼睛的小畜牲。」

別以爲他左手握刀，殺法倒還是挺俐落的。

但見他腰身一挫半尺多，左手斜着猛一切，身子已欺近黃書郎的身前尺半處。

那正是個最佳的近身搏殺距離。

看吧，冷芒已層層的往敵人罩上去了。

「厲害。」

黃書郎邊叫邊閃，他並未出手打回去。

而圍看的人却發覺快要出人命了。

就在一掄搶攻中，忽聞得黃書郎道：「你給了我二十一刀，我只給你一棒，你划得來。」

「咚！」

「啊！」

姓杜的頭上挨了一傢伙，打得他倒退七八步，只不過他只把頭甩了幾下，又不要命的往上殺去。

黃書郎不動，他手上的棒動。

「咚！」

「唔！」

黃書郎這一傢伙打在姓杜的頂門上，眞奇怪，姓杜的頭上只起個疙瘩，却未流血。

這就是功夫，出手捏拿得準，而不讓對方流血，也算是功夫一種。

姓杜的未流血，不流血他就不害怕，他在晃了幾下頭之後，忽然斜往地上滾。

一片刀芒在地上出現了。

黃書郎冷笑，道：「地堂刀，眞不容易。」

就在他的話聲甫落，手中鋼棒猛一掄，眞巧合，一棒便把姓杜的短刀打飛。

「啊！」

姓杜的厲嗥如豬，他的左手腕好像要斷了。

「操你娘，有種你別走。」

「我進去喝茶。」

「馬上叫你知道厲害。」

「我可以進去了嗎？」

「他娘的老皮，你俏皮吧，你諷刺吧，當你倒下去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是個豬。」

黃書郎笑笑道：「你放心，如果我倒在這裡，你就把我當豬一樣殺刮恁你爲了。」

姓杜的咬咬牙，道：「好，好，這可是你說的，你可別在杜大爺召人來的時候溜掉，老子們會找上九里灣的，你等着。」

黃書郎道：「老兄，你可要快呀，晚了我就不等你們來了。」

姓杜的不開口了。

他好像丢不起這個人，尤其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他的臉色已變得像厲鬼一般難看。

圍觀的人不開口，笑的人也不笑

了。

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黃書郎會把姓杜的打得如此慘，而且人家一出手就擊中。

他們不看跑走的黑漢。

他們只看着輕鬆的黃書郎。

有人在私議。

「小寡婦怎麼會有個有本事的表兄，這件事好像沒有人知道嘛！」

「劉家要遭殃了，他們虐待小寡婦。」

「也不見得，等到石爺到來，看吧，這人一定吃不完兜着走。」

看熱鬧的議論紛紛，黃書郎却舉手對衆人打招呼，道：「嗨，各位辛苦了。」

只可惜沒人回他的話。

黃書郎又道：「看人打架也辛苦，各位要不要進去一同喝杯茶？」

他這話叫人不敢領教，圍看的人立刻往小街上移去，只不過他們站得遠遠的，因爲好戲還在後頭吶！

＊　＊　＊

所謂好戲，當然是姓杜的去搬人馬了。

黃書郎可不管這一套，他雖然知道姓杜的去找人，但黃書郎就是如此做。

他心中早就打定主意了。

借着這個機會，把姓石的好生整一整，也好給秀秀的問題先解決。

秀秀就是小寡婦的閨名，她姓梁，梁秀秀的名字早就在黃書郎的心中生了根。

此刻——

黃書郎走進門，他示意秀秀與文彩二人往屋子裡走，他却回身關上了門。

誰說寡婦門男人不可以進？去他娘的。

黃書郎就爲梁秀秀抱不平。

今天，他本來是不惹事的，如果黑漢找上門，黃書郎也不是省油燈。

＊　＊　＊

跟着秀秀與文彩二人走進那一明一暗的正屋裡，秀秀忙着倒茶水。

眞是對了眼，文彩一見就喜歡秀秀，當然，秀秀更喜歡文彩的到來。

三個人坐下來，秀秀拉着文彩道：「妳好漂亮。」

「妳也一樣長得美。」

黃書郎却淡淡的道：「女人太美會惹禍呀！」

秀秀與文彩不笑了。

黃書郎道：「秀秀，我把文彩暫時藏在妳這裡，唉！她與妳一樣，都是可憐人。」

他把文彩的遭遇對秀秀說了一遍。

文彩又在落淚了。

秀秀也掉淚，她對黃書郎道：「文彩妹妹在我這兒最好不過，黃爺，你快走吧，石不悔殺人不眨眼。」

黃書郎道：「秀秀，別爲我擔心，就算是黑紅門門主『虎頭蜂』左宗正，也不見得就能把我怎麼樣。」他又對文彩道：「這幾天妳就住在這裡吧，等我弄清楚妳老爹的情況，我自會有安排。」

文彩掩面落淚了。

她實在很想見到她老爹，父女二人雖然相依爲命，日子還是太平的，然而，她却被黑紅門的少門主左少强盯上了，如今弄得有家歸不得，她能不哭？

黃書郎陪着文彩與秀秀二人走入屋子裡，秀秀立刻爲二人端上茶水。

黃書郎道：「秀秀，折騰了一夜至今未進食，妳先爲我們弄些吃的。」

秀秀看看文彩，心中有着說不出的味道，也許這正是女人的直覺。

她的心中已有了黃書郎的影子了，如今黃書郎又帶來文彩，而文彩又是個大美人，尚且還未出嫁，相形之下，她的心就沉了。

文彩却沒有這種心眼，她只切盼能見到老爹。

黃書郎見秀秀很會做吃的，她的手脚十分俐落，沒多久便把兩碗麵食送上桌，小菜三樣都可口，秀秀坐在一邊看，她微微笑着不開口。

黃書郎開口了。

他總得先把文彩的情況講出來，也好叫秀秀心中明白他爲甚麼把文彩載到她的三合院裡來。

他放下碗筷抹抹嘴，淡淡的對秀秀道：「本來是想人不知鬼不覺的把文彩藏在妳這裡的，後來想想實在不妥，不如正大光明的來。」

「黃爺，你却惹禍了。」

「我知道，當我知道那黑炭頭是姓石的人之後，我就弄個小小的圈套等他們了。」

「他們？」

「是的，姓石的一帮潑皮，我如果整倒姓石的，妳以後的日子就太平了。」

秀秀道：「我不擔心我自己，我擔心的是你，黃爺，你只是一個人。」

笑笑，黃書郎道：「秀秀，我就知道妳的心底好，爲別人着想的都是好人，妳就爲我着想，只不過……」

他看看文彩，又道：「文姑娘實在可憐，她只有個年邁的老爹，父女二人過着平淡日子，却不料黑紅門的少主左少强盯上了她。」他咬咬牙，又道：「如果左少强沒結婚，男追女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偏就左少强已婚，而且三個老婆他輪流睡，他盯上文彩姑娘，目的是他們開的白紅院，秀秀，妳知道把一個好姑娘玩弄以後再推入火坑中去爲他賺那些骯髒銀子，這是缺德不冒煙的噁心事。」

他頓了一下，又道：「姓左的幹這種事不只一回了，哼！他用重聘先誘人上鈎，却被我遇上了。」

秀秀道：「如此說來，文彩姑娘實在可憐。」

黃書郎道：「黑紅門弄的重聘被我取走了，却不料他們在清河鎭上玩陰的，暗中將文彩老爹灌倒，把文彩裝入袋子裡連夜運往凉河，又被我誤打冒撞的救下，秀秀，我把文彩送到妳這兒，妳不會拒絕吧？」

秀秀見文彩拭淚，而黃書郎又說得很坦然，便笑笑，伸手拉着文彩，道：「我怎麼會拒絕？我們兩人都是天下最可憐的女人，可憐人不同情可憐人，那又有誰會來同情我們？」

文彩低低的道：「謝謝姐姐。」

便在這時候，大門外傳來咒罵聲：「喂，九里灣來的臭小子，還不挾着尾巴滾出來。」

黃書郎當然聽到了。

秀秀吃驚的道：「黃爺，他們來了，你能擋得了他們人多嗎？」

黃書郎笑呵呵的道：「沒有三兩三，豈敢上梁山，妳二人千萬別出去，只當沒有這回事。」

文彩上前施一禮，道：「黃爺，你爲我阿彩在拚命，好叫我心中感激。」

黃書郎道：「我不敢說這碼子事也算英雄救美，只不過江湖就是這樣，路不平總得有人踩，妳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反倒令我不自在。」

文彩道：「黃爺，如果他們人多，你能躲就躲起來，要知道，好漢架不住人多，雄獅難敵衆犬吶。」

秀秀道：「黃爺，由我出去吧，如果姓石的來，我送他兩句好聽的……」

黃書郎一瞪眼，道：「這是甚麼話，我是個躲在女人保護裙下的人嗎？」

他起身往門外走。

兩位姑娘跟出來。

黃書郎回身沉聲道：「關緊了門別出來，我告訴妳二人，甚麼地方有打架的、鬧事的，妳們就躲得遠遠的，別去惹閒事，血濺身上會倒楣的。」

秀秀拉着文彩走了。

兩個人回屋把門緊關上，黃書郎這才哈哈笑了。

他笑了一半臉皮一緊，因爲大門外正有人高聲大罵：「操你先人，你小子躲在娘們胯裡不出來呀！」

黃書郎當然笑不出來。

有人大聲咒罵，他怎麼會笑得出來？

他不但不笑，而且也「咯咯咯」的咬着牙。

他就是咬着牙打開大門的。

於是，他發覺大門外站了七個高矮不一，胖瘦俱全，黑白老少全有的漢子。

其中一個是被他打得手不能再動的黑漢。

七個人正中間橫着一個怒漢，這個人就算臉皮子不動也嚇人一跳，唔，那一雙倒吊的掃帚眉，上面還垂下幾根特別長的長眉毛，相書上說，有這種眉毛的人，從小就死爹娘，頭天討個老婆入洞房，明天就得趕着去落喪，生個兒子下面缺個洞，生個女兒下面多一塊，如果能發財，也是過路財神留也留不住。

那個人就是這麼一副德性，可也眞是怪，他長得還夠塊，站在那兒高出別人一個頭。

黃書郎看看七個人，他面無表情。

那黑漢奔到黃書郎面前，他戟指着黃書郎的鼻尖罵：「操你娘，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容得你在此發潑撒野欺壓到爺們的頭頂上呀！」他更逼近一步，又罵道：「你小子才是個道道地地的豬，這是我們石爺的地頭上，吸！石爺就在你面前，你撒野呀，我的兒！」

黃書郎笑笑，道：「其實全是誤會，我們遠來探親戚，可不是來打架的，方才我就是看在石爺的面子上，才不敢過份的放肆。」他笑對黑漢又道：「十分我已讓九分，你總得留條路叫在下過去吧？」

黑漢聳動鼻子冷冷哼一聲，道：「石爺來了你便好話了？老子告訴你，你自己封死你的退路了，兒！」

黃書郎道：「這麼說，我好像無路可走了？我說老兄，別太絕情呀，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人，有道是——人在何處不行善，得饒人處且饒人吶！」

黑漢戟指黃書郎，轉過頭對怒目逼視的石不悔道：「石爺，你聽聽，打得我腕骨都裂了，他這時候反倒說出光棍話來，操他親姥姥的，他這算那號人物。」

終於，石不悔開口了。

他那低沉的粗破鑼聲實在叫人不順耳，道：「朋友，你是從九里灣來的？」

「是呀！」

「送你大妹子來此？」

「是呀！」

「我的手下杜明對我說，你的妹妹長得美，是嗎？」

「是呀！」

「你送你大妹子前來陪劉寡婦？」

「是呀！」

「那好，看在你那漂亮的大妹子份上，石大爺今天開恩放你一馬，只不過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甚麼事？」

「以後不用再來了。」

「爲甚麼？」

「因爲你大妹子永遠住在八里莊了。」

黃書郎一笑，道：「開玩笑，我大妹子還未嫁人，怎好長住八里莊。」

石不悔哈哈笑道：「你大妹子當然要嫁人，只不過她只能嫁給一個人。」

「誰？」

「我！」

「你今年多大了？」

「男人一枝花，今年三十八。」

「你三十八歲尚未結婚？」

「石大爺當然結過婚，只不過我打算再收兩房妾，就叫你大妹子和劉寡

婦一起嫁我了。」

黃書郎哈哈一笑，道：「我說石爺，你打算要討三房妻妾？」

「四房，因爲我已經妻妾各一了。」

黃書郎道：「天爺，你不怕累死？大床上的戰爭，很傷精元的呀！」

石不悔嘿嘿笑道：「石大爺有用不完的精力，有關這一點，大舅子就不用費心了。」

黃書郎道：「我的大妹子未過門，我他娘的便當上你的大舅子了，你可眞的嘴巴甜。」

石不悔道：「我對自家人總是關懷備至的。」他走上一步，又道：「大舅子，且等你的大妹子跟了我，八里莊你就是我最受歡迎的人了，哈……」

黃書郎道：「行，我就讓我的大妹子跟了你，只不過，我這裡還有個小小的條件。」

石不悔道：「我知道你的條件是甚麼。」

「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甚麼條件？」

石不悔指着黑漢杜明，道：「要他向你賠禮，是不是？他對你不禮貌。」

黃書郎猛搖頭。

石不悔倒是一怔。

他上下左右的仔細看看黃書郎，道：「大舅子，難道你還想對你未來的妹夫敲竹槓，來一個獅子大開口的，要一份重重的聘禮不成？」

黃書郎呵呵一笑，道：「要聘禮多俗氣，我的條件不是要銀子。」

石不悔面皮一鬆，道：「只要不是敲竹槓，一切便也好商量了，我未來的大舅子，你的條件又是甚麼？」

黃書郎道：「石爺，年頭不對了，弱女身邊少不了壯男，爲的是保平安，你想當我的大妹夫，但不知你能不能有本事保護我大妹子的平安？」

石不悔的倒吊眉猛一仰，仰天大笑，道：「我天眞可愛的大舅子，我只要站在這兒跺跺脚，八里莊就覺得晃三晃，吸，我站在那個小土坡上吼一聲，八里莊的房屋就會倒他娘的一大片，你說說看我的本事怎麼樣？」

黃書郎一笑，道：「我未來的大妹夫，我是個求實際的人，你那裡單憑嘴巴兩張皮，我却要親自試一番。」

石不悔嘿嘿笑道：「如何試法？」

黃書郎道：「很簡單，咱們兩個較較手。」

石不悔哈哈笑着聳肩，道：「你行嗎？」

黃書郎道：「那要動過手才知道。」

石不悔不笑了。

他看看一邊的杜明——杜明身上沒有流血，但他的傷還眞不輕。

他再看看附近站了幾十個看熱鬧的人，心中琢磨。

他冷視着四週，咬咬牙，道：「大舅子，刀槍無眼，你不怕我傷了你？」

黃書郎道：「如果你能傷得了我，我一定會十分十分的樂透。」

石不悔道：「你還樂透？」

黃書郎道：「我爲甚麼不樂？我的大妹子有人保護了，她再也不需要他的大哥了，哈……」

石不悔也笑了。

「你說得對，大舅子，我自不會要你的命。」他橫着伸手，吼道：「刀來。」

斜刺裡，一個年輕漢子托着一把厚背砍刀，恭謹的把刀遞在石不悔的手上。

眞厲害！石不悔接過砍刀猛一掄，刀芒疾閃，發出「咻」的一聲，他走上前一步，道：「我親愛的大舅子，我對你的提議，覺得正是不打不相識，你出手吧。」

黃書郎道：「親愛的，咱們不能在街頭上動武，吸，那邊有個土坡，咱們到那兒比劃，你不反對吧？」

石不悔立刻哈哈笑了。

他笑的模樣是嚇人的，他把厚背砍刀往肩頭上扛着，盡量把聲音放低，道：「聽你的，只不過我也有個小小的條件，希望大舅子能體諒這個。」

「哦，你也有條件？」

「當然！」

「是甚麼條件？」

石不悔哈哈笑道：「我等劉寡婦已經等得心火爆發難以自制了，只可恨劉家那個老頭子，他非要他的寡婦小媳婦等候滿守制百日之後，才能叫我娶進門，他媽的，我又不能亂來。」

黃書郎道：「百日並不長。」

石不悔道：「可是我等得慌。」他頓了一下，道：「聽說你的大妹子模樣嬌、長得俏，所以，我……我的條件就是等一會我們比過武，你也認爲我很能符合你的條件，那麼……嘿……今天，我就把你的大妹子娶進家。」

黃書郎也一楞，他想不到姓石的猴急了。

只不過他心中還眞的在發笑——好個急色鬼，等一會叫你爬在地上起不來。

黃書郎只是一怔，旋即撫掌笑道：「好哇，早晚總得進你的家門，那一天進都一樣，我親愛的大妹夫，咱們這就上土坡上比劃吧。」

他跳上了車，趕着車，後面，石不悔率領着七個漢子緊跟着。

當然，八里莊那條小街上的人們早就知道了，遠遠的跟來了烏鴉鴉的一大羣人。

我說過，這年頭看熱鬧的人最多——閒着無聊去起哄，從不想到大禍會臨頭。

八里莊這場架當然不會波及看熱鬧的人，因爲這只是小小的一場比劃。

雖然是一場小小比劃，但却是八里莊地頭蛇「喪門神」石不悔與人較量，自然吸引了不少人前來圍觀。

八里莊的女人也遠遠的站出大門外來了。

男人都去土坡了，女人當然會走出大門外。

＊　＊　＊

黃書郎坐在大車上，他還回過頭看看劉小寡婦的小小三合院，他心中在笑着想：「爲了能讓妳過過太平日子，我把正經事也擱在一邊，今天爲妳去修理這喪門神了。」

大車無法趕上土坡。

黃書郎把大車停放在土坡下的一棵老松樹旁，他緊緊腰帶摸摸傢伙，便輕鬆的往土坡上走着。

石不悔也輕鬆，他的肩上扛着刀，左手甩呀甩的大步走在坡道上。

七個漢子緊跟着，臉上都是笑瞇瞇的可愛多了。

他們本來是橫眉豎目的惡煞，這時候都在笑，因爲等一會把不長眼睛的小子打倒在地，他們就會馬上回去辦喜事了。

石不悔辦喜事，手下的人都會大吃大喝一頓，更何況石不悔只要高了興，每個人就會分個十兩八兩銀子花上個三五天的了。

現在，黃書郎上了坡，他只四下瞄了一眼，便把這兒的地形看得一清二楚。

土坡右邊有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土地公廟——兩尺寬三尺高的小廟，台階上放了個土香爐，約莫只有個小飯碗那麼大，香爐上插着一撮香竹籤，這大概是天底下最可憐的土地公了。

黃書郎就覺得這位土地公實在夠寒傖。

土坡邊三面種了許多竹子，野草蓋滿一大片，倒是個放牛羊的好地方，只不過土坡上沒有牛和羊，土坡上來了一批人。

石不悔站在黃書郎面前，笑呵呵的道：「我未來的大舅子，你取傢伙吧！」

於是，黃書郎舉起他的那根鋼棒在手上。

黑漢杜明忙上前，他低聲對石不悔道：「老大，那小子的鋼棒我知道，打着旋轉送上身，叫人防不勝防呀！」

石不悔沉聲道：「那是你，不是我，哼！平日裡叫你們多練功，你們偏是愛喝花酒賭幾把，到了骨節眼上，你們就抓瞎了，眞替我丟人吶！」

這話黃書郎當然也聽到了，他只是一笑。

石不悔右腕一翻，對黑漢杜明道：「站一邊去，仔細的看看甚麼叫武功。」

黑漢閃到後面，他仍然忿怒的看着黃書郎。

黃書郎打得他兩條臂痛苦難當，他當然恨死黃書郎了，如果黃書郎眞的與石不悔結爲親家，杜明便只有啞巴吃黃蓮——苦在心裡了。

他希望石不悔一刀劈死黃書郎。

他當然不會知道，石不悔早就存下殺黃書郎的心了。

石不悔的心中最是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殺了黃書郎，三合院裡的兩個女人都是他的了，如果黃書郎的大妹子問起她的哥哥，石不悔就會一推六二五的不知道。

黃書郎笑問石不悔，道：「咱們閒話也免了，你可以出刀了。」

石不悔哈哈笑道：「那有妹夫殺大舅子的道理，還是你先動手吧！」

黃書郎一笑，道：「想不到我未來的妹夫挺有禮貌的，那麼，我先放馬來了。」

他「來」字出口，鋼棒一招鳳凰點頭。

那是虛招，但石不悔可不管對方是虛是實，斜着一刀殺過去，口中沉喝：「小心了。」

那一刀根本就是要人命的一刀，只有血海深仇的仇人才會如此出手。

黃書郎久經仗陣，他只一看便明白。

「厲害，你這是要我的命……」

「一開始，我就想要你的命！」石不悔運刀如風。

黃書郎左閃右擋的道：「我是你的大舅子呀！」

「老子不要活的大舅子，多麻煩。」

「你六親不認了？」

「我的人也是你這小子修理的？打狗不看主人，你還想活？」

只這一句話，附近的黑漢杜明可樂透了。

他這時候熱血沸騰，如果石不悔要他去死，他也會拍着胸脯慷慨赴死了。

就在石不悔一掄搶攻中，黃書郎突然一個觔斗翻上天，只見他頭下足上猛一閃，便聞得「砰」的一聲響。

「唔！」

石不悔的後腦杓上挨了一記，還眞不輕，打得他往前「蹬蹬蹬」的連退七步，差一點沒有爬在地上。

他把頭用力一搖，摸摸後腦杓上起的雞蛋那麼大的一個肉包包，怪聲回頭吼罵：「我操，你他娘的好可惡呀！」

黃書郎未追着幹，他哈哈笑着道：「挨棒子沒有甚麼嘛，如果剛才換了是我，挨了你的刀，我非死不可。」

石不悔咬咬牙，他雙手抱刀了。

這是玩命的殺法，如果拿刀的人擺出這種架式，就表示他玩命了。

黃書郎只等着石不悔「哇哇」叫着又殺來，他忽然靠邊斜身，只一橫鋼棒，便聞得「噹」的一聲火花飛濺，他的左手尖刀在這時候突然出手了。

那兩極的冷焰在一閃之間，便聞得「啊！」的一聲。

好淒厲的一聲，狂叫，石不悔的厚背砍刀落在地上。　（未完・四）

上文提要：知道了敵衆我寡的驚人消息後，張四姑率衆趕往少林寺，留下江楓與青鳳燒去他們的荒野基地，青鳳規勸江楓施展媚術拉攏藍鳳，使天王門中人投誠，江楓衡量過利害後，只好答應，完成任務後，青鳳帶着江楓往見藍鳳，江楓利用「惑心術」，果然令藍鳳爲其所迷，江楓把握機會，施展出挑逗的攻勢……



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林中獨拒强敵　一掌擊斃高手

她實在是個定力奇强的人，在激動難抑的情慾火焰中，仍然未忘記掩上廳門，才牽着江楓走入臥室。

床上的事，不說也罷，反正這不是至情至性的愛戀，雙方都有點勉強，一個是抗拒不住，一個是心懷別具。

但江楓還是勝利了，他全力施爲，完全征服，佔據了藍鳳的身心，也擊潰了藍鳳心中潛伏的一點反抗意識。

藍鳳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歡愉，油然生出無限愛戀，望着懷抱中的男人，長長吁一口氣，道：「江郎，你贏了，說吧！要我怎麼作？能不能允許我在情勢有變時，像青鳳一樣，追隨在你的身側？」

她是個理智重過感情的女人，情話出口，也有着公事公辦的生硬，缺少了那種纏綿動人的味道。

「隨時歡迎，青鳳和我都將翹首寄望。」

藍鳳微微一笑，道：「不嫌棄我這殘花敗柳就好了，事實上，天王門和天后宮中，超過十七歲的女弟子，已很難找出一個處子之身，我們命苦啊！但可以告慰你的是，你是第二個佔有我身子的男人，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願，自薦枕蓆。」

「天王是第一個了？」江楓道。

「很高興聽到你有點醋意的質問，」藍鳳道：「這表示你相當重視我，不過，不是他，他雖然有心，我却借故推拒，我是有點才氣的女人，可以幫他做很多事情，我不夠美麗，缺少溫柔，也是他沒有强迫我的原因。」

江楓點點頭，挺身坐起，但却被藍鳳一把又拉倒在床上，笑道：「你是不是有點怕呀？」

「一旦天王門門主闖進來，或是有人來傳報戰情，這等相擁而卧，會不會傷了妳大小姐的尊嚴呢？」江楓道：「我要替妳着想啊。」

「我的令諭很嚴厲，未得到我的回應時，沒有人敢闖進來。」

「天王呢？他也不敢麼？」

藍鳳笑一笑，道：「他是唯一一個可以闖進來的人，但他們今天要聚會，研商大局，這一次全面動員，還有東、南、西、北四大神通使者與會，教主也可能親臨主持，大會定於今夜開始，最快也要明天才會回來。」

江楓看看辰光還早，打蛇順棍上的說道：「這麼說來，天王、天后、天馬、三大組合之上，另有一個統治的人物了？」

「對！你心中有甚麼疑問，儘管請問，」藍鳳道：「我知道的，一定回答，但我不是全盤瞭解，無法作一個明確的全盤描述。」

「天后宮宮主，是不是天王門門主的夫人？」

「是。」藍鳳點點頭，道：「但他們夫妻反目，已經分開了，所以，多了

一個天后宮的組合。」

「爲甚麼呢？」江楓道：「他們分開得有點怪。」目光轉注藍鳳身上，一臉期待之色。

「江郎，這是很大的秘密，聽過了，最好能埋藏心中，別說出去，一旦外洩，他們會全力追殺你，那就不是我的心願了。」

藍鳳果然知道很多秘密，眞要好好領教一下了。

江楓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他們假裝反目了，使天王門的勢力擴充一倍？」

「這本是他們的計劃，也算成功了，但却變了質，多了一個天后宮，天王門門主却失去了一個艷麗無雙的夫人，」藍鳳道：「能幹的女人，接觸到權勢之後，就會迷戀，天王夫人黃秋氏假戲眞演，分開之後，就不准天王再登堂入室，天后宮眞的成了一個獨立組合，擴大到現在的規模，眼下論實力之强，早已不在天王門之下了。」

「只是如此麼？」

「還會怎樣呢？」藍鳳臉上笑得詭秘，早已隱示出別有內情。

「秋夫人是不是有了新歡，」江楓道：「才使她決絕的和天王一刀兩斷？」

藍鳳道：「你怎麼會這樣想？」光滑赤裸的身體，一下子滚入江楓懷中，笑道：「不幸的是，被你說對了，就像我一樣，被你引誘失身，害得我爲情分心，要如何在照顧情郎的安全下，又能讓天王門不受傷害，看來是不大可能，黃天王一生嬉戲於美麗的女色之中，但他也受到兩個女人最大的傷害，一個是他老婆秋離花，一個是他最信任的女弟子藍鳳。」

知她在借故述說心中的牢騷、悲痛，江楓只有緊緊抱住她玲瓏的身軀。

「據說，秋離花被教主看上了，她得到最妙的武功傳授，也和教主上了床，三大天系組合中的首腦，眞正見過教主的，可能只有她了，天王門門主、天馬堂總堂主，好像都未見過眞正的教主，可笑的是，秋離花也非常看重我，她認爲我不會爲男人動心，幾次給我說，要我到天后宮去，出任第四宮宮主，但我不喜歡她們的作法，女弟子都要大力習練媚術，以取悅男人，當作武器，用於江湖，想不到我竟也是在劫難逃。」

這番話，像尖刀一般，刺入江楓的心中。

大概是藍鳳也警覺到了，低聲道：「江郎，別誤會啊，我只是心中感慨，就順口溜了出來。」

「唉！我在想，我以『惑心術』對付妳，是不是有欠光明？」

「說這些太晚了，我好像眞的已被你誘去了心，老實說，不如此，你絕對無法使我屈服，現在，我好想學一點女人的溫柔，你使我找回了女人的身份，走吧！江郎，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替你洗個澡，我學過媚術，但從未用過，今天就開張大吉吧！」

藍鳳是眞的想改變自己，但江楓却一心想再探出一些三大組合的內情，只不過，又不便追問得太急，引發藍鳳的不滿。

這是一段痛苦的相處，眞情無法交流，也無法率性坦然的表達甚麼，好像每一句言談和動作，都要經過三思才行。

但藍鳳却漸漸的放開了自己，在勉强自己去服侍江楓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女性的溫柔，她開始認眞的交出了自己，也說出了胸中所知的隱密，由艱澀到無怨無尤的付出了眞正感情。

江楓也感受到一種發自藍鳳內心的情意，傳達了過來，如不以眞正的感情回應，恐難羇絆住這匹難馴的野馬。

他放開了胸懷，由心中接受藍鳳。

說也奇怪，靈犀相通之後，立刻另有一番局面，談話流暢了，兩人之間再無滯礙。

藍鳳眉宇間浮現的一片淡淡輕愁消失了，却泛生無盡纏綿的情愛，依偎江楓懷中，幽幽說道：「我不能纏住你，再留在這裏，也不知道他們會商之後，如何安排圍攻你們的策略，但我會盡力幫助你，春蠶到死絲方盡啊，江郎，我不惜爲你而死。」

「不要輕言死亡，我要妳活下去，希望這一戰之後，我們還能夠重溫舊夢。」

藍鳳點點頭，替江楓穿上衣服。

江楓悄然離去。

藍鳳沒有相送，但星目中含着淚水，直到江楓的背影消失，淚珠兒才順腮流下。

她堅强過人，連流淚也不願江楓看到。

* * *

江楓趕到了和青鳳約定的會合地方，等候了一刻工夫，青鳳才急奔而至，道：「三魔，五怪似是在找尋甚麼，在這裏巡視良久，逼得我不得不遠遠的躲起，我擔心他們已然動疑，那就使藍鳳的處境危險了。」

江楓呆了一呆，道：「要不要趕回去通知藍鳳一聲呢？」

「不用了，最重要的是她如是眞爲情牽，」青鳳道：「以藍鳳的冷靜善謀，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只要你們不是被捉姦成雙，她都有應付的辦法，擺得四平八穩，現在，就要看你是否已眞的佔據她的芳心了。」

「妳猜呢？」江楓道：「她是我所遇過的最頑强的敵人，心中一直有一股抗拒的火焰不息。」

「那就麻煩了，我知道她立定了一個志願，這一生絕不作男人玩物，也不願依賴男人，她要以一個女人的身

份，在江湖上爭一席之地。」

「另外有一件事，妳大概還不知道，那就是天后宮大宮主秋離花，曾經邀請她到天后宮出任四宮主，但却被她婉拒了，她是個才華洋溢的人，我看到她內心中的掙扎，惑心術生生扭曲了一個人的思想抱負，爲惡之大，莫過如此，它是人性上的枷鎖、戮人意志的兇刀，除了用以反抗媚術惑心術外，絕對不能再用。」江楓道：「此術還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施術之後，征服了對方，但你也必須要相對的投入，術法才不會失靈，常常施展它，如何得了。」

「但如別人施媚術算計你時，你難道會坐以待斃嗎？據我所知，天后宮中女弟子，都是把媚術列入重頭課業，她們不同於你的是，術下俘擄之臣，用過就殺。」

江楓道：「爲反擊媚功施展的『惑心術』，是何結果，我還沒經驗過，除了反擊媚術，這個工夫，絕對不能再輕易施展了。」

青鳳突然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藍鳳屈服了，是麼？你擔心又多了一個聰明的妻妾，江郎，這種事，張姨會幫你解決的，你就不用發愁了。」

「還有一件恐怖的事，當別人爲術所屈，全心接納了我時，我也不自覺的接納了她，生出憐惜，我眞的是有些怕了，」江楓道：「這麼一個鬼術法，施展下去，怎麼得了，豈不變成受盡萬人唾棄的色狠了？」

青鳳也聽所得呆住了，這眞是殺人一千，自損八百的事，天狐「惑心術」不同於一般媚功的地方，是自己也要付出很多，以情酬情，才能使情基穩固，這樣的奇術，究竟是好是壞呢？人爲術迷，但也得到了箇郎的眞正愛情。

「但此行的目的，總算是達到了，」青鳳笑一笑，道：「以後的事，誰又能預料呢？亂世兒女，能有一段刻骨相思之情，天也不算薄我了，張姨說過，她要你眞正的接納藍鳳，你不必感到愧咎，走吧，張姨還在等我們呢！」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分由四面八方傳來。

青鳳突然就地一滾，隱失不見。

夜色之中，遁術更能發揮出借物隱形的作用。

「好，好，諸位都來了。」

這兩個好字，語意雙關，讚青鳳應變得好，使他無旁顧之憂，也有警告來敵，他要放手一搏的語氣。

四個人幾乎是同時出現。

使江楓心頭震動、大吃一驚的是，來人不是三魔、五怪，也不是天王天鵝，而是天馬堂的人，天馬堂中四個最難對付的人。

他們是陰陽秀才白天化、一品刀梁魁、天馬行空司徒藝、金鳳凰申雪君。

申雪君今夜的裝束不同，背上似是多了一個囊袋，想來，定是她獨步武林的絕技——十鳳齊飛了。

「白院主果然是算無遺策，」司徒藝抬頭望着江楓，道：「你就是江楓了？長得一表人才，他們呢？」

「他們是誰？」江楓冷然一笑，道：「就是江某一個人，也夠四位手忙脚亂了，一品刀梁樓主應該還記得萬梅坪中的教訓吧！」

他的話已然暗示青鳳，不可隨便出手。

「果然是一個狂妄小子，」司徒藝道：「今夜縱然不要你死，也讓你脫去一層皮，先讓天虛子副總堂主死得稍有慰籍。」

江楓暗暗運氣調息，和藍鳳大半天的纏綿恩愛，實在有一點疲累之感，不管江楓的內功多麼精深，還未能逾越人的範圍。

看江楓閉目不理，司徒藝心頭火起，低聲說道：「院主，這小子托大得很，我先給他一點教訓。」

白天化一皺眉頭，忖道：「我問你一聲，只不過是一句禮貌，我這副總堂主的身份，可不在你福壽院的管轄之下。」正待欺身而上，突聞颯的一聲，一道冷芒飛射而起，橫空旋飛。

「馭刀術」刀光疾轉如輪，罩向江楓。

久聞一品刀梁魁的飛刀能在百步內取人首級，是江湖上極爲少見的神技。

今晚，眞是大開了眼界。

看刀勢的飛轉，已不是技巧運刀，而是以內力馭刀，和「馭劍術」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同之處，劍是直擊，刀是橫飛。

「馭劍術」大都是人劍合一，人融入劍，有如電掣閃飛而來。

刀却是脫手飛出，旋轉如輪。

司徒藝暗暗忖道：「福壽院中的六大樓主，果然都是身負絕技的人物，只此一刀，就非我所能了。」

江楓微閉的雙目突然睜開，輪轉而來的飛刀，已然近身。

江楓突然擧步一跨，人竟騰空而起，閃越刀輪，斜向一品刀梁魁飛去，冷冷說道：「不夠火候，你的『馭刀術』如能再快一些，也許已經取去了我江某人的首級，只可惜啊，差那麼一點點。」

口中說話，右掌已到了梁魁的前胸。

看上去，江楓是一板一眼的動作，實則快速至極，逼得梁魁不得不雙掌揮出，接下了江楓的一擊。

掌力接實，微微輕震，但梁魁却震得連退了五步。

噹的一聲，旋飛的鋼刀突然落地。

原來，梁魁全力運掌，控制飛刀的力道消失，已無馭刀之力。

梁魁身軀站穩，突然一張口，噴出來一股血箭，道：「這是甚麼掌力？摧心裂腑，院主，小心了。」

身軀倒下，口中鮮血不停湧出來。

「梁院主，快些運氣調息。」白天化人影一閃，已擋在江楓身前。

不聞梁魁回答之聲，似已氣絕而逝。

白天化震驚了。

江楓一掌震退梁魁，截斷了他馭刀的內勁，白天化還不太放在心上，但梁魁突然倒地死去，白天化却驚駭不已。

司徒藝也呆住了。

聽說七寶和尚一掌震死天虛子，那是在天虛子全無防備之下，大意鑄錯。

但江楓這一擊，可是在梁魁全力戒備之下。

如一桶冷水兜頭澆下，司徒藝一股狂傲之氣，陡然消失無踪，心頭上竟生出强烈的畏懼之感。

生死大事啊，一個人，只有一次的死亡機會。

白天化臉色凝重道：「江楓，你這是甚麼武功，如此的霸道兇殘。」

「聽說你有未卜先知之能，文是狀元之才，武列絕世高手，」江楓道：「猜猜看，我用的是甚麼掌力？」

「絕對不是無相神功，它陰柔、歹毒，傷人於不知不覺之中，」白天化道：「應該是摧心掌一類的歹毒武學。」

「不是無相神功，被你猜對了。」江楓笑道：「但說它是摧心掌，就十分可笑了，天馬堂福壽院中六大樓主之一，接不下一記摧心掌，你這作院主的，不覺慚愧麼？」

白天化雙頰發熱，但他心中明白，今夜遇上的是一生中從未遇過的高手，任何一個疏忽大意，都可能送了老命，他暗暗吸一口氣，平復波動的心情，道：「老夫的意思是說它屬於陰柔一類的武功。」

江楓施出這一掌之後，也覺着心神波動，立刻覺悟到這種貫注全力的一擊，三五掌就會大喘氣，疲累不堪，原想能力戰三五個時辰也不至筋疲力盡的想法，立刻打消，對雪、霜二女的期許，也打了一個大折扣，敵人眞要有三五百人的合擊，再加上十幾個高手力戰，絕沒有突圍而去的可能。

過去，他把自己估計得太高了。

這種稍有疲累的感覺，絕不能讓白天化等瞧出來。

主意暗定，笑一笑，道：「不是陰柔，就是剛陽，這範圍太廣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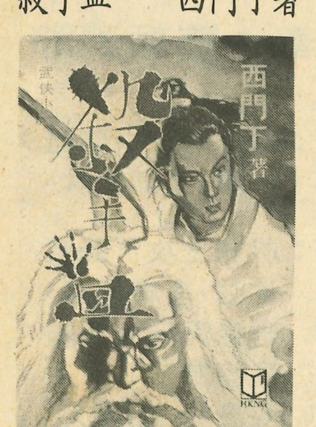
江楓借機扯談，暗中調息。

「老夫就承認吧！我從未見過這種掌力，也未聽說過這種武功，」白天化道：「江少兄能不能明白說出來，讓白某一開茅塞？」

（未完・四十八）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殺手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 $15.00

雙龍闖關——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 $15.00

天蘭——馮嘉著

每本港幣 $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上文提要：柳倩因一時呷醋，害人害己，反被巫素素將她送到高鴻等四人的私邸，被他們凌辱姦污，忿不欲生，成了癲狂。巫素素從高鴻私邸脫了身，找到小莊、小高，三人詐騙得來的賭款捐出賑災，路上遇到「脫陽」而死的青城五老之老四、老五，還有門神雷震岳，何以會因同性戀而致死。此刻，高登被高鴻等追殺，三小施計引人圍觀，趕走高鴻，小莊得怪人贈送「狐步秘要」……

對浪女發生興趣　見相公亦不例外

柳倩要報答鐵雄飛對她的關照，今夜要讓他如願。

鐵雄飛四十出頭。

二人在六七分酒意之下上了床。

柳倩是過來人，鐵雄飛四十出頭，居然還是處男。

「雄飛，你以前沒有……」

「有……有……怎麼會沒有？」

「你不用騙我，你摟人的姿勢，以及亂撞瞎戳的作風，正顯出了你迄今可能沒有碰過任何女人。」

「妳就把我看得那麼無能？」

「不是無能，而是敬佩你能守身如玉。」

「慚……慚愧……沒有女人要我……」

「四十多歲的處男，不能說沒有，卻太少了。」

最後還是她主動幫忙才上了路。

一個是識途老馬，一個是老童子，這一把火燒起來，竟然持續了兩個時辰。

柳倩不再恨別人了，至少她已不再恨巫素素了。

她有錯在先，況且一個人獲得了愛，就會改變作人的態度。

鐵雄飛很能持久，這才是男人的眞正「本錢」。

* * *

這是這大鎭上最有盛名的酒樓——太白居。

菜好，酒地道，服務也好。

所以沒有到這地方吃過飯的人，算是一大遺憾。

今天有雨，來此吃飯和避雨的人更多。

二樓上和樓下都是滿座。

只有三樓上被人家包了。

似乎偌大三樓上，只有一桌，這桌上也只有三個人。

爲首的是「陰陽震九州」林歌。

這個人眞絕，比女人還美還媚，女人爲之側目。

另外二人似是他的長隨，一胖一瘦都生得十分威猛。

他們是「秦嶺雙煞」婁天和婁地。

樓下亂鬨鬨，三樓上却靜悄悄地。

就在這時，樓下來了二人。

一看座無虛席，就上了二樓。

偏偏二樓上也沒有坐位。

有空位但要和別人一桌。

這二人正是高鴻和徐起。

小二在一邊哈着腰陪笑道：「二位大爺，眞抱歉！也許是今天下雨之故，客人特別多。」

徐起道：「還有三樓？」

「是的，大爺，只不過半樓。」

「三樓也成。」二人正要往上走，小二一攔，道：「大爺，三樓已被人家包了，眞是太對不起了。」

「包了？」高鴻攤攤手，道：「眞不巧！」

徐起道：「你們掌櫃的發了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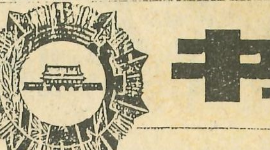
桂峯牌 KWEI FENG BRAND

連續多屆榮獲國家優質產品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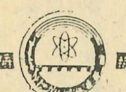
複方西瓜霜

居家旅行 常備良藥

证书



桂林中药厂 桂中药师 复方西瓜霜 产品
被评为一九八七年度国家医药管理局优质
品。特发此证书。



（噴劑）

廣西桂林中藥製藥廠出品
廣西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
桂林市支公司經營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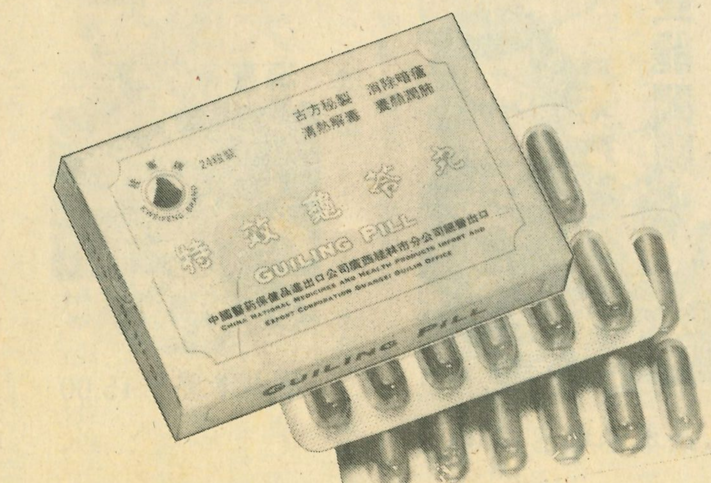
經銷處：源豐行
電話：5-628896　傳眞：5-8114584

功能：消炎、清毒、降火、止痛。
主治：上呼吸道所引起的炎症和疾患，兼治牙痛，口舌炎，創傷出血、燙傷、燒傷等症。

桂峯牌 KWEI FENG BRAND

特效龜苓丸

古方秘製　消除暗瘡　清熱解毒　養顏潤肺



功能：滋陰降火，清毒止癢，益氣健脾。

主治：風邪上攻，頭目昏眩，皮膚熱毒，暗瘡濕疹，皮膚搔癢等症。

服量少　功效大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經銷處：源豐行
電話：5-628896
傳眞：5-8114584
分銷處：金鷹貿易公司
電話：3-340467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廣西桂林市分公司經營出口

哩！」

二人正要下樓，徐起又道：「小二，你說三樓上被人包了？」

「是……是啊！」

「爲甚麼一點聲音都沒有？」

「一共是三位，這三位貴客好靜，不猜拳不行令，當然就很靜哩！」

高鴻道：「我們上去看看總可以吧！」

小二吶吶道：「看看是可以的，只不過不能在上面久耽。」

高、徐二人上了樓。徐起道：「小二……」

「小的在。」

「上面的空間很大，三個人佔這麼大的地方，也未免太浪費了。」

「這……」小二在一邊猛抓頭皮。

高鴻道：「不錯，我們就在這兒叫菜，只不過別人包的費用，我們願付一半，以示公允。」

小二吶吶道：「二位大爺，這件事我要先問問這三位貴客，總要人家答應才行是不是？」

小二還沒問，林歌頭也沒抬，道：「不可以！」

小二攤手苦笑道：「二位大爺，很抱歉。」

徐起道：「我就不信邪，老子非在這三樓上吃飯不可，我看誰能把我攆下樓去。」

林哥道：「試試看吧！」

徐起道：「小二，給我們來一道紅燒海參、一個葱爆羊肉、一個糟溜魚片，然後來一壺好酒。」

小二沒有動。

徐起大喝一聲：「快去！」

「是的，大爺！」顛着屁股奔下樓去，心中却罵着×你娘！你對我嚇唬有甚麼用！躭會……

二人坐下來，雙方互不搭腔。

由於剛才徐起大聲喝了聲，二樓上的人就注意了，所以小二下樓，就有人問過他，他也說了。

此刻有人在三樓梯口上向上窺伺。

不一會，一個小二送酒菜上樓。

這工夫林哥道：「拏過來！」

小二道：「貴客，這酒菜是這兩位叫的。」

林哥道：「給我拏過來！」

「大爺你也要，我們再爲您做一道。」

林哥道：「這樓上我包了，凡是送這三樓的菜，自然都是我們的了，拏過來！」

最後一句疾言厲色，屋頂都像要揭去似的。

小伙計當然不敢不答應，就往林哥那邊去。

徐起一字字地道：「伙計，你要是敢把那酒菜放在別人桌上，我就把你從樓窗中丟出去。」

「乖乖！都是吃生米的！」伙計就向這邊移動。

林哥冷峻地道：「你把酒菜送到別人面前，就要小心那兩隻手了！」

伙計楞在兩桌之間，不知該如何是好。

此刻不但梯口有人，也有些乾脆上來觀看。

武林中人才敢上來看這火爆場面。

甚至敢上來看的，全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這工夫林哥離座，伸手一抓，伙計左手的菜就飛了起來，衆人大聲喝采。

徐起一揚手，伙計右手中的酒也向他飛來。

伙計驚得尖叫着後退。

兩個人一人搶到了酒，另一個人搶到了菜。

他們當然亦不知足。

他們還要兩種都搶到手，事實上，他們現在搶的也許不是酒菜，而是面子。

兩人一手托酒或菜，一手迎敵。

林哥貌似美婦，一舉一動都十分誘人。

徐起內勁渾猛，掌掌隱含風雷。

兩人打了三十來招，未分勝負。

高鴻站了起來，道：「林歌，我們現在要你們下去，包金由我們來付。」

林哥的忠僕婁天和婁地道：「你以爲你是誰？別不知愁哩！」

高鴻冷森地一笑，道：「你要不要試試看誰不知愁？」勾勾手指頭，極盡輕視之能事。

婁天和婁地雙雙地撲上。

這二人雖是林哥的長隨，但武功奇高。

他們之所以願爲林哥跨刀，也是基於一種極之正常的心理，即使每天能看到林哥也舒服些。

他們二人當然還沾不上邊兒。

高鴻以一對二，也不含糊，三十招後還稍佔了點上風，三樓上又有二十餘人觀看，而且還在增加。

有人竊竊私語，到底哪一方面能勝？

大多數人以爲「狐步」門的師兄弟二人勝算較大。當然，也有少數的認爲林哥這邊多一個人，希望較大。

就在這時，由掌櫃的帶着帳房及廚師們七八個人全上了樓，跪了一地，要求他們不要再打了。

雙方幾乎同時住手。

林哥狠聲道：「看在小生意人經營不易份上，算了！包金由你們付吧！」

徐起道：「包金雖不多，却應該各付一半。」

林哥把一塊銀子丟在徐、高二人桌上。

只聞「噗嗤」一聲，一個十兩的銀元寶穿破桌面落地，以拋物線狀丟出的銀子能穿桌而下，自然非同小可了。

林哥離去。

徐、高二人縱聲大笑。

那知笑聲未畢，三樓上又來了二人，居然是「鈎子」海棠和「隔牆倒」司徒紅兩個浪女。

這兩個女人眞正是荒腔走板已極。

她們爲何如此放浪？原來和家庭有關。

她們的父母，一邊是開妓院的，一邊是販賣人口的。正是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了。

二女的服裝相同，都披了斗篷，往高、徐二人桌邊一站，道：「二位要不要看一場艷舞助興？」

二人不出聲。當着很多人面前，他們以爲只要開口搭腔，就有失身份，他們自視甚高。

海棠道：「二位忌葷？」

二人還是不出聲，低頭吃喝。

海棠和司徒紅交換了一個眼色。

二人再上前半步，低聲道：「二位請看……」

二人雙手一分，原來她們的斗篷頗似大氅，中央有三個繫帶，一扯就開，大氅左右分開，二人不由目瞪口呆。

此刻梯口處仍有很多人。

甚至還有人已經在另一邊桌處就座了。

其中一個俊美年輕人坐得較近些。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二女分開大氅在幹甚麼？

她們衣內有甚麼？

衣內有高、徐二人所响往的寶物，而前來亮寶？

二人格於身份，愛看而又不大好意思看。

不看吧，又覺得不看白不看，未免可惜。

原來二女的大氅之內是全裸的。

兩人的胴體十分迷人，相距又不到一步。

他們幾乎都能嗅到女人身上的肉香。

這工夫，二女合上大氅，迅速地繫上帶子，轉過身來道：「諸位誰能猜到我亮的是甚麼寶？」

那麼多的高手都無法回答這問題。

只有一個年輕人道：「如我猜對了，二位有何獎賞？」

海棠道：「也讓你欣賞一下。」

高、徐二人微微一楞，似乎覺得這年輕人的口音很熟。

二女立刻就點點頭。

少年人道：「不過是以妳們與生俱來的『本錢』作了一次人格的試金石，結果妳們大開眼界了是不？」

二人笑笑點頭，道：「你猜對了。」

說話間向少年人分開大氅，亮出了赤裸的胴體。

少年人所坐的方向及角度，有一部份旁觀者可以看到，有人驚叫了起來。

驚叫是不稀奇的，因爲這太意外了。

那知這麼一開一閉，立刻繫上了帶子，大多數看到的人也都是驚鴻一瞥，視野中開了一次火花而已。

只有這少年人道：「沒有『鬍子』，是畫上去的。」

誰也未看清，只有這小子看清了。

也就是海棠和司徒紅都沒有體毛。

那地方的茸茸黑毛是用毛筆畫上去的。

本來畫上去的假毛和眞毛是有別的。

只不過好色之人在這瞬間如何能觀察入微？看出是假的「鬍子」？

有些人大笑。

少年人冷笑。

最尷尬的是高鴻和徐起，因爲他們二人也未看出那「鬍子」是畫上去的，而他們已聽出這少年人的口音，正是裴元度之女裴蒂。

裴蒂恨自己的放浪失身，自然更恨父母不能以身作則，今天是特地和二女一起來出高、徐二人的洋相，自己的父親和這二人一樣沒有人格。

她們要徹底摧毀這些僞君子的假面具，素日岸然道貌，骨子裡却和一般的小人物一樣地齷齪、卑微。

正是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漏屋中培出。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來。

裴蒂和二女狂笑着下樓而去。

小部份人看到二女的胴體者，自然知道二女的用心，不過是試探高、徐二人，給他們難堪而已。

那是一面鏡子，是人是妖？一目瞭然。

二人受了侮辱，心有不甘。

旁觀者紛紛下樓，有三個人剛才坐在一邊觀看，他們也正要走，徐起道：「慢着！」

這三人之中有武當俗家大弟子楚雲飛。

另外二人是「赤砂手」龍九及「一步登天」孫泰。這三人走得很近，他們三人以龍九的功力較高。

龍九道：「甚麼事？」

徐起道：「剛才是我師兄弟二人和那林哥之間的事，你們二人坐在這兒，像一號人物似的，幹甚麼？」

「看熱鬧！」

「好，你們看夠了嗎？」

「還湊合。」

「那麼你們三個雜碎給我爬下樓去！」

龍九道：「誰會爬下去？一會便知。」

高鴻道：「我看你們還是乾脆滾蛋算了。」

龍九道：「別人在乎你們『狐步門』

，龍某見識過。」

徐起一滑而至，攻出半招又往他身後一閃。

龍九是響噹噹的人物，也不由心頭一凜。

「狐步」果然不同凡響。

龍九全力應付，自然不會馬上失招。

另外的楚雲飛和孫泰，已和高鴻動上手。

二對一，也不過是暫時平手。

高、徐二人都施展較高的「狐步」，似想一下子就震垮對方的信心和鬥志，在二十招內折服對方。

這當然還辦不到。

但三十招後，龍九等三人顯然守多攻少了。

徐起道：「要不，另有一個辦法。」

三人動手而不出聲。

徐起道：「你們三人把褲子脫下來套在頭上，下樓去吧，反正別人也看不到你們的臉。」

龍九道：「我們不會那麼窩囊！」

五十招內三人都有失招，孫泰和楚雲飛還挨了三掌。

高、徐二人是想號令武林之人，自然非同小可。龍九中了一掌，表示已不可爲了。

五招內，龍九重傷，孫、楚二人倒下了。

樓上又有人觀看。

這些人雖然佩服高、徐二人的絕學，開了眼界，但也極不滿他們的霸道。

他們曾要龍九等把褲子套在頭上下樓。

當然，高鴻等並沒有這樣，只是大笑着下樓而去。

* * *

江湖上盛傳兩大絕頂高手由隱而現。

那就是令狐慈和莊嚴。

令狐慈昔年失踪，本來都以爲他早就死了。

如今復出，謠言似已澄清。

莊嚴就小莊的父親。

據說莊嚴也會「狐步」。

似乎武林中的「狐步」武學，已成爲武學的主流了。

這二人要在黃山殉情崖上對決。

理由是，雙方各執一詞，令狐慈說，他是「狐步」正宗，莊嚴則力斥其謬論，於是訂下對決之期。

就是這個月底，入夜後午夜以前。

此消息一旦傳出，看熱鬧的人絡繹於途。

這才是兩大頂尖高手。

他們的對決是史無前例的盛會。

誰是眞「狐步」？誰是假的？即可有分際了。

今夜，就是對決的正日。

黃山殉情崖上在傍晚就到了五十餘人。

天一黑，足有百人之多。

由於星月無光，不知正主兒來了沒有。

爲甚麼不選個月明之夜呢？

亥時正左右，正主兒來了。

令狐慈跛了一足，可見昔年八成是死裡逃生的。

莊嚴還是老樣子，只是老了些吧！

這殉情崖高五六十丈，過去很多情人在此跳崖殉情，因爲崖壁直削、寸草不生。

崖下都是些嶙峋的怪石和湍急的淺溪。

能見度太低，旁觀者在二十步之外。

他們並不能看清這二人的面貌。

只不過這是錯不了的。

當今之世，會「狐步」的中年以上之人，除了「狐步門」的三兄弟，那就是已死的高登，以及莊嚴了。

另外有三個年輕人，那就是小莊、小高和裴蒂了。

所以雖然天很黑，也不會有人懷疑這二人不是莊嚴和令狐慈二人，況且身材也可以看出來。

在衆多武林人物中，相信高鴻、徐起、裴元度及司馬長鞭等人也必在其中，他們非看不可。

莊嚴抱拳道：「各位同道，今夜之對決也是不得已之事，『狐步』武學爲我所創，有人偷藝，流傳而洩密，而主腦人物，即爲令狐慈。」

令狐慈冷冷地道：「這是一面之詞！」

「你還不承認？」

令狐慈道：「在下創研『狐步』在先，在江湖中走動使用『狐步』奇學也比你早些。」

莊嚴道：「我雖是『狐步』創始人，在江湖中走動使用此學，的確比你晚些，這也是造成誤會，以爲此學是你所創的原因。」

令狐慈大聲道：「各位先進同道，大家說句公道話，誰是眞的？誰又是假的？請直言！」

有人說令狐慈是眞的。

也有人說莊嚴是眞的。

本來武林中認爲令狐慈是「狐步」創始人的人較多，由於高、徐及裴等人行爲不端，印象弄壞了。

在黑暗之中，也無法查點人數，到底支持誰的人多些？

有人道：「我想眞的『狐步』必然厲害些，假的差些，以勝者爲眞，應該可以如此認定。」

另有一人道：「這說法未必中肯。」

先前那人道：「不以勝者爲眞，難道以敗者爲眞不成？」

那人道：「創始人雖然創研了此學，若是以後受過傷，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也有可能不如非創始人高明。」

最後還是以勝者爲眞的主張人數較多。

於是二人亮劍動上手。

閃閃劍芒在黑暗中閃爍。

人影在劍芒中穿掠轉折。「狐步」對「狐步」，詭譎對詭譎，加之天黑，令人眼花撩亂。

「狐步」的身法莫測高深。

圍觀的人站了三面，其中一面即絕崖。

他們爲了看清些，逐漸逼近。

每個一瞬都可能有結果。

每一刹那，都可能有勝有敗，或者一人飛下絕崖。

才六十多招，圍觀的人步步進逼，相距對決的二人不足七八步了，有人大叫，不要太接近而影響了對決者。

但這沒有辦法，前面不動，後面的會往前擠。

就在二人拚得十分激烈，各出險招絕招時，觀衆的人牆好像突然經不住太大的壓力而像潮水一樣決堤而湧上。

兩人也正是關鍵時刻。

莊嚴在令狐慈的頸上刺了一劍，可以隱隱看出，鮮血標出七八寸多高，二人幾乎同時翻落崖下。

百十觀衆發出一聲驚呼。

人潮散開，到崖邊向下望去。

有三個人在令狐慈頸部流的鮮血處查看。

他們正是高鴻、徐起及裴元度。

易了容之下，看來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自然不會有人認識他們，況且天又這麼黑。

稍後他們繞道下崖找尋，却未找到兩具屍體。

他們以爲，對決的二人，至少有一人是無法倖存的。

那就是令狐慈。

在落下絕崖的瞬間，他的頸上中劍，標起血柱。

那是左頸上大血管被切斷的現象，這樣墜崖而下會能活命嗎？

只不過另一個，也就是莊嚴，腋下中劍，到底傷到甚麼程度？天黑是看不清楚的。

石筍上有點血漬，其他一無所見。

只有一些乾的水草在附近。

據百十觀衆的估計，兩位高人的遺體可能已被人運走，即使有一人傷得較輕，大概有活的機率也微乎其微。當然也可能被溪水流走。

* * *

金大有和范禹在小酌。

這光景午餐已過，食客很少。

「老余，你目前很得意。」

「得意甚麼？」

「和花旗夜夜春宵呀！」

「有點膩了！」

「你們不是配合得很好嗎？」

「女人還是嫩的好，老梆子眞沒意思。」

「難怪女人經常抱怨男人喜新厭舊了。」

「你要是有意思，我爲你拉攏一下。」

「我成嗎？她欣賞的是你的『大喇叭』，對我這丈八蛇矛只怕興趣不大，有了新的戶頭了？」

「還沒有。」

這工夫梯口出現一人。

來人竟是貌如婦人的林哥。

余大有揚揚手，道：「林大俠，過來一起用如何？」

林哥也不客氣，過來就坐下，又點了幾道菜。

范禹暗暗忖道：這人眞是尤物。

他沒見過一個女人比林哥還要美俏的。

世上居然有這麼動人的男人。

雖然他們雙方過去不來往，余大有却頻頻向林哥敬酒，而林哥也頻頻回敬。

飯後三人分了手，都有事各走各的。

先是林哥走了，不久，范、余二人也分了手。

第二天范禹在一個小鎮上，發現街上圍了不少的人，走近一看，不由心頭大震，地上僵卧的人正是好友余大有。

看來已死了多時，但臉上似乎還有笑容。

世上眞有人含笑而亡嗎？

衆人在七嘴八舌，有人說一個時辰之前由此經過，還沒有看到這具屍體，可見是剛倒斃的。

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余大有至少已死了五個時辰以上了。

范禹和余大有朋友一場，弄了一口棺木，裝殮，把棺木扛到郊外，挖了個坑就要立刻掩埋。

他一邊鏟土，一邊喃喃禱告，道：「老余，你一生愛財，臨走却一文也帶不了，這是何苦。」

「老要飯的，你在幹甚麼？」

范禹回頭一看，竟是三小。

小莊道：「埋誰呀？」

范禹恨三小，冷冷道：「少管閒事！」

小高道：「老賊，這可不是閒事！」

巫素素道：「眞的，范禹，余大有死得可疑。」

「有甚麼可疑，反正武林中人終必死于非命。」

小莊道：「你既是他的朋友，不想把這事弄清？是誰殺了他的？」

「怎麼弄清？」

「至少你也該知道他是如何死的？」

「我檢查了幾遍，找不出內外傷來。」

小高道：「那就差不多了！」

范禹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莊道：「最近死了幾位一流高手，你知道吧？」

范禹道：「你是說『青城五老』的老四李海和老五周海，以及『門神』雷震岳等？」

「對，還有吧！」

范禹道：「還有『長白派』掌門姜一中！」

「對，你知道他們是爲何死的？」

「不知道。」

「死相和余大有一樣。」

「這……你們怎麼知道？」

「有幾個人是我們親手埋了的。」

「你們埋的？」

「對，相信我們不久以後還會埋你！」

「你們咒我死？」

「不是咒你死，而是你勉勉强强在武林中也算一塊料子，下一個要收拾的一定是你，不過你可以馬虎點，你生前就窮，死後一鋪一蓋兩條蔴袋就成了。」

范禹開始戒備道：「莫非是你們三個小崽子謀財害命？」

小高道：「要說謀財嘛，余大有腰纏萬貫，姜一中也有點積蓄，你范禹除了下面那根丈八蛇矛，還有甚麼値錢的東西？」

小莊和巫素素都忍不住大笑。

范禹道：「滾開！別干擾我埋人！」

小莊道：「范禹，把棺材打開來看看！」

范禹三角眼一瞪，道：「怎麼？你們以爲棺中有殉葬寶物，原來你們是來偷墳劫墓的。」

小莊道：「打開來！」

范禹厲聲道：「你們要劫棺中之物，先要過我這一關！告訴你們，由于死得突然，他的棺中甚麼也沒有！」

小莊道：「你打不打開？」

范禹先出了手。

先是小高和巫素素合擊，不是敵手。

小莊一上，未出二十招，范禹就挨了一掌，道：「小子，才一個月不見，你就出息得太多了！」

不一會又挨了一掌。

范禹道：「好好，我打開，你們居然要發死人財！眞他娘的給你們的師門及父母丟人。」

他把棺木上的少許泥土撥開，把棺蓋撬開。

小莊道：「老賊，你看！」

「看甚麼？」

「余大有臉上的興奮之色。」

「那有甚麼稀奇，大概是臨死時想到了得意的事。」

「老賊，把他的褲子扯下來看看！」

「甚麼？脫褲子？」

「是啊！」

「你們以爲他的褲內有陪葬寶物是不是。」

「叫你扯下你就扯下來！」

「侮辱死人，可能會被他的靈魂干擾的。」

小高道：「他和你一樣，一生未作過好事，當然也未作過甚麼太大的壞事，死了之後，甚麼也帶不走，褲子裡只有一個『大喇叭』，眞是可惜。」

范禹道：「可惜甚麼？」

小高道：「花旗愛上余大有，當然是因爲他的『本錢』特殊，正好能配合她的『門簾桃源洞天』，如今他死了把『喇叭』帶走不是很可惜？」

「不可惜又能如何。」

「你要是夠朋友，應該割下來用錦盒裝好送給花旗，這份禮物眞是太隆重了。」

「天下那有這種事？」

「有有！」小高道：「家鄉下有個寡婦，在丈夫死後，偷偷地割下來用盒裝好藏起……」

「你少胡扯！」

「這寡婦晚上常常拿出來欣賞。當然囉！只怕是派不上甚麼用場了，那知他的兩個女孩子偷偷看到，不知是甚麼東西，母親不在時她們正自看得出神，突然被猫叨了去……」

范禹道：「你少編故事。」

小高道：「兩個女孩子大驚，萬一母親問起怎麼交代？兩女只好抓了一隻蔴雀放在盒中。」

「蔴雀？」

「是啊？小孩子不懂事，也是一時之計，深夜兩女裝睡，她們的母親取出盒子，盒子一啓開，蔴雀就冲了出來，於是寡婦大聲道：大妞二妞快亮燈，妳爹的『東西』成了精，打得窗戶『砰』一聲……」

小莊大笑，巫素素邊笑邊罵。

范禹道：「你們這些小崽子消遣死人。」

小莊道：「范禹你們是朋友對不？」

「那還用說。」

「如果有人陷害他，你會爲他復仇對麼？」

「當然！」

「好！你看！」小莊扯下了余大有的褲子。

巫素素捂着鼻子走開了。

范禹厲聲道：「這是幹甚麼？」

小莊道：「看清楚，他的龜頭上是否有乾了的精液？」

「有又如何？」

「好，你再嗅嗅看！」

「嗅嗅看？你們要侮辱老夫，士可殺不可辱。」

小高道：「你也算是『士』嗎？叫你嗅嗅是另有用意的。」

范禹不嗅，小莊道：「不嗅就讓你們二人用口棺木！」

范禹還眞不敢惹他們，這時巫素素道：「范禹，你嗅一下就知道了。」

范禹以爲巫素素這話有道理，不會騙他。

他探身棺中嗅了一下，忽然噁心起來。

小莊道：「是甚麼味道？」

「米田共臭味！」

小高道：「有沒有想出原因來？」

范禹突然一怔道：「你們以爲他有分桃斷袖之癖？不，他和花旗打得火熱，怎麼會來這一手。」

「對，」小高道：「他和花旗是『大喇叭』對『大門簾』，想想看，近來他有沒有和甚麼男人在一起。」

「男人？」

「對，比較養眼的男人。」

范禹突然一拍後腦大聲道：「對了！」

「甚麼對了？」

「昨天我和他在一起小酌時，『陰陽震九州』林哥忽然上了樓，余大有一打招呼，他就和我們坐在一桌。」

「這就是了！」小高道：「大概見過林哥而對他不想入非非的男人，只怕也不多見吧！」

「難道余大有會和他……有那麼容易？」

「怎麼？你以爲要玩林哥還會很難？」

范禹道：「不怕你們見笑，我的確有此想法。」

小高道：「你是不是也很想來他一下子？」

「老弟別開玩笑哩！把棺材蓋上把他埋了吧！」

埋了余大有，朋友一場，范禹在墓前伏地悲慟。

三小已經走了。

小莊道：「你們二位以爲是不是林哥？」

小高道：「十成十。」

「爲甚麼？」

「因爲幾乎沒有人能抗拒他的誘惑。」

「目的呢？」

「誰的目的？」

「暗殺高手，而且不留痕跡的目的！」

小高道：「其實這樣更容易惹人注意。」

小莊道：「對，越是全身沒有內外傷，越是引人注意，令人疑竇對不？」

小高道：「這問題就複雜了，林哥爲甚麼會以這方式殺死一些高手，都和他有仇？」

小莊道：「我無法準確地回答你的問題，但至少我可以提醒你，這也和武林大陰謀有關。」

「武林陰謀主角又是誰？」

小莊道：「應該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等人，當然，也許還有更神秘，更高層次的人物。」

「這就不對了，小莊。」巫素素道：「人所共知林哥和高、徐、裴等人勢不兩立，不久前還在酒樓衝突過！」

小高道：「是啊！要說他們是狼狽爲奸，我不相信。」

小莊道：「如果不是這樣，又怎能算是『狼狽爲奸』，他們會不會是故意衝突給別人看的？」

小高向巫素素攤攤手，表示存疑。

在此同時，范禹哭了一會站起來，忽然心頭一震，地上有兩個影子。

毫無疑問，他身後還有一個人。

他閃身迴頭，身後竟是林哥。

愛走「旱路」的人乍見林哥，簡直就像三年不知肉味的野狗見了骨頭一樣，范禹眼都直了。

林哥嫣然一笑，道：「范大哥！」聲音具有磁力。

這種磁力要比女人的鶯聲燕語更迷人。

「林老弟，眞是幸會。」

「老哥，見到你眞好。」還有點嗲勁。

「是啊！老弟你……」

「老哥，這是誰的墓？」

「余大有的。」

「他怎麼哩？」

「不知爲何，無疾而終。」

「太可惜了！一個大好人就這樣離我們而去。」林哥掏出潔白的手絹擦淚，有點楚楚可憐。

「老弟，不要悲傷了，人已去了，悲傷無益。」

「老哥，眞是好人不長命啊！」

「是啊！」

范禹又道：「老弟要去何處？」

「隨便走走，老哥住在哪一家客棧？」

「大興。」

「眞巧，我也打算住這一家客棧。」

范禹似乎忘了余大有因何而死。

當然也並非如此。

他此刻又以爲余大有之死可能另有原因。

這麼一個柔柔的美男子怎麼會殺人？

這天晚上，范禹住入這間客棧，還和林哥對飲過。

以後的事大概也只有林哥一個人知道了。

第二天，客棧小伙計發現范禹死了。

三小本已在三千里之外路上，聽路人邊走邊談，談的是「窮仙」范禹死了，渾身無傷，三小立刻折了回來。

幾乎不必再檢查他的下體。

三小可以猜到此和余大有以及其他無疾而終的高手差不多，也是「脫陽」、「鬆死」的。

果其如此，范禹眞是死得不寃枉。

由於范禹是個窮人，地方上的人只有把他交給善堂。

通常善堂是管這類事的。

在范禹被埋葬前，三小又偷偷看了一下。

果然，就是那麼回事。

小高抱怨道：「小莊，如果還有人是這麼死的，嗅那『本錢』的事由你自己來作吧！」

巫素素道：「我還以爲你的鼻子可以免疫呢。」

小莊道：「能者多勞！」

巫素素道：「至少有一樣好處！」

小高道：「甚麼好處？」

巫素素道：「嗅久了，你再也不怕任何惡臭了！這就叫着『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小高道：「素素，下次妳聞聞如何……」

巫素素低聲截口道：「看，那不是林哥？」

兩小望去，果然有個似林哥的男人進入一家飯館。

三小走近看，由於這飯館不是樓房，發現他們就在迎門處，林哥面向內，面向外的是「赤砂手」龍九。

小莊道：「龍九又差不多了！」

小高道：「小莊，你果然猜中了！」

巫素素道：「林哥殺人的嫌疑很大！」

小高道：「只不過他的方式很不同而已。」

小莊道：「這叫着後庭花下死，作鬼也風流！」

巫素素道：「咱們要讓他這次失手。」

小莊道：「當然，遇上了就不能不管。」

巫素素道：「即使插手管也要技巧點！」

稍後，在吃飯時，小莊趁巫素素不在，和小高耳語，小高道：「怎麼？你要我來這一手？」

「我知道你很有一手。」

「但我相信他的功夫更絕，要不那會每和他玩這個的人準死！」

「你對自己沒有信心？」

「怎麼？你在激我？」

「小高，我們此刻不是在戲謔，更不是在走邪路要你玩相公，而是打擊魔鬼，爲武林除害。」

小高勉强點了頭，道：「如何能瞞過林哥？」

「見機行事。」

「赤砂掌」龍九在那酒樓上支援過林哥，結果被高鴻等侮辱了一頓，所以他恨高鴻等人。

自然也就同情林哥了。

* * *

深夜，龍九和林哥對酌，有了六七成酒意。

然後回房，龍九要去洗澡。

這也是林哥要和他這麼作的。

林哥已上了床，不久脫光了衣衫，而且熄了燈。

他來這手，到底自己是否也有快感。

有人問過那些相公，大多數却說沒有快感。

這和女人之有快感不一樣。

這可能是因爲造物者當初爲人類研究造此器官時，其功能只是排洩，而未考慮其他的用途在內。

根據此一理由，林哥和一些高手（都是些老頭子）作這事，怎說都不會有吸引力的。

龍九在出浴前，被人點了穴道。

此刻一個人走入黑暗的屋中。

不必交談，因爲交談也很尷尬。

有甚麼好談的呢？不像男女作這事，在語言上還能增加些情趣，男人雌伏，這算甚麼？

一個近六十歲，一個也三四十了吧，而且都是高手。

所以進屋之人脫光，就上了床。

上面這個人還是個外行，因他玩這個是第一次。

對「後庭花」有經驗的人太少太少了。

這畢竟是違反自然，貶損人格的行爲。

上面的人外行，下面的人却內行。

他十分熟練地「領港」。

好像突然間使那「後庭花」開放，順利地進入。

只不過進入以後小高可就大爲驚奇了。

原來這人妖的確與衆不同。

這正是爲甚麼一些高手只要和他玩這個就一定一去不返，原來他會一種特殊的技巧。

也可以說是一種技術——邪惡的技術。

他能隨意控制內部的肌肉，鬆鬆緊緊、滑滑澀澀，甚至能使內部之肌肉作相反方向的相對摩擦。

像內部有一個靈巧的舌頭捲動或舔吸似的。

小高既驚奇又有點怕。

也許一不小心，就會像余大有、范禹以及「門神」雷震岳等人一樣，來一次「脫陽」安樂死。

只不過，林哥是何許人，怎會不知。

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年輕人怎麼會一樣。

尤其小高是此中高手，壯大而堅硬。

他一上對方就知道了，不一會，他一翻身，把小高翻到地上，正要燃燈，另一人破門而入。

那當然是小莊了。

林哥的身手非比等閑，但此刻不能認眞，抓起衣衫就自後窗溜了。

小高在地上哼哼道：「小莊，你害人不淺。」

小莊道：「我在此向勇敢的探險烈士致敬。」

「探險？」

「是啊，這是個『魔洞』，進入者包死不活，你有此膽量，應該爲你豎立一座巨碑流傳百世。」（未完・八）

速效 戒煙靈

戒煙者福音：
只需一星期
百年煙癮即戒掉

經中國遼寧省戒煙協會鑒定，
有效率達98%以上。







提防假冒，購買時請認明
龍牌商標，方爲正貨。

本品採用三十多種珍貴中藥提煉，性味溫和，只需吸聞，使用方便，對人體無毒、無害，安全可靠。經遼寧省衛生廳批准，已正式生產出口發售。

功能：戒煙速效，預防感冒，對舒緩喉部不適等有顯效。

經銷商：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上文提要：由於敵方誠意求和，誅殺元兇，以求息事寧人，金燈門中人決定離開王府，秘密調查敵方之行動，他們分批入住敵方的據點連雲客棧，王俊假作貴公子，與扮作侍從的于重住在緊傍敵方下榻的梅花院旁；傍晚，敵方派出「勞山一劍」徐傑試探王俊，發現他不懂武功，深感奇怪，王俊力請對方飲酒賞歌不果，遂獨自往梅花院相邀，一名綠衣麗人接見他……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深語反抗無從　釋懷坐以待變

綠衣麗人道：「只請他一個人？」

王俊道：「在下只約了徐兄一人。」

綠衣麗人道：「能不能連我也一齊請？」

王俊笑一笑，道：「這個，只怕有些不太方便。」

綠衣麗人道：「爲甚麼？」

王俊道：「在下請了兩名歌娘清唱下酒，只怕唐突了佳人！」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我也有一副很好的歌喉，唱起來，不比濟南府中的歌娘差，爲甚麼不請我一起去呢？」

王俊道：「這個麼？在下……」

綠衣麗人道：「你這等遊學浪子，在女人羣中長大，難道還怕多我一個女人？」

王俊心中一震，暗道：「是啊，我要請歌娘清唱下酒，難道還怕多上一個女人不成！」

心中一念，口中說道：「好！如若姑娘肯賞光，在下是求之不得。」

綠衣麗人道：「白梅，請徐爺來。」

但聞室外的白衣少女應了一聲，片刻之後，帶着勞山一劍進來。

綠衣麗人一指徐傑，道：「王公子請的可是這一位？」

徐傑神情冷肅，一言未發。

王俊道：「不錯，正是這一位。」

綠衣麗人道：「徐兄，你可知道王公子是何方人士？」

徐傑一怔，答不上話。

王俊急急接道：「在下原藉盧州。」

綠衣麗人格格一笑，道：「王公子，我看咱們改一改了？」

王俊奇道：「改甚麼？」

綠衣麗人道：「改在我這兒用酒飯。」

王俊道：「在下酒席已備，歌姬在座，正在等候在下。」

綠衣麗人道：「那容易，吩咐店伙計一聲，要他們搬過來就是。」

王俊霍然站起身子，道：「姑娘，不行，姑娘是不願意去？在下也不敢勉强。」

轉身向外走去。

綠衣麗人沒有喝止，徐傑也站着沒有動。

但那白衣少女却一橫身，攔住了門口，道：「王公子，既來之，則安之，怎麼這麼快就要走了？」

王俊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下請酒，非是受難而來。」

白衣少女道：「如若王公子不拿出一點眞實本領來，只怕你這場大難受定了。」

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王俊的右腕脈穴。

王俊呆了一呆，道：「妳要幹甚麼？」

白衣少女道：「留下你！」

王俊大聲喝道：「你們講不講理？」

白衣少女低聲道：「不講理。」右手微一加力，王俊立刻疼出了一身大汗，身不由主的蹲了下去。

但他很倔强，一聲未哼！

白衣少女突然放開了王俊的右腕，低聲對綠衣麗人說道：「稟姑娘，他不會武功。」

綠衣麗人臉上掠過一抹訝異之色，道：「有這等事？」

緩緩離坐，走了過來。

王俊被白衣少女玉手用力一握，腕骨欲裂，雖然强忍着痛若，未叫出聲，但事實上，已疼得淚水盈睫。

那決非一個會武功的人所能裝得出來。

綠衣麗人走到王俊身側時，王俊還强忍下痛苦，由地上緩緩站起。

他瞪大了一雙眼睛，不使眼淚流出來。

但那綠衣麗人似是仍未全信，右手一抬，纖纖玉指，點上了王俊的「玄機」大穴。

那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任何人，只要有一閃避之能，都不會讓人點中穴道。

但王俊却無能閃避。

綠衣麗人指勁未發，笑一笑，道：「王公子，對不起啦！小丫頭不知輕重，捏疼了你的腕骨。」

王俊冷笑一聲，道：「這是甚麼意思？」

看他滿臉激忿之色，綠衣麗人已確知王俊不會武功，遂收回了點在「玄機」大穴上的玉指，嫣然一笑，道：「公子說的是，小丫頭不知禮數，開罪了公子，我要她過來賠罪。」

不論王俊的舉動間，引起了他們多少的懷疑，但王俊不會武功，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决非江湖人物。

那一切的經過，都只是一種巧合了。

王俊雖然疼得汗流浹背，但他的神智仍然十分清醒，明知此刻已經渡過了試驗之關，苦笑一下道：「姑娘，不用賠罪了，只是在下想不明白，姑娘這是何用心？」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王公子，你是讀書人，對江湖中的事情，瞭解得不多，世間青山到處有，爲何偏要到濟南？如肯聽我相勸，還是早日離開此地吧。」

王俊活動了一下右腕，道：「姑娘，濟南府一城山色半城湖，在下慕名已久，此番遊踪至此，還準備遊玩一番，就此離開，豈不是有些敗興麼？」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王公子，三五日內，濟南府也許會有大變，閣下留此，只怕很難盡興，妾身很抱歉，使公子受了一場無妄之災，因此奉勸此言，公子聽與不聽，悉由自主了。」

這些時日之中，王俊增長了不少閱歷，也學會了控制自己的情緒，故作訝然道：「姑娘，在下還有些不解，可否指點清楚一些？」

綠衣麗人道：「我已經說得太多，王公子是讀書人，有些事，只可意會，不能言傳，若公子一定要留在此地，那就換一處客棧住吧！妾身言盡於此，公子請便吧！」

王俊心中暗道：「這綠衣女子不知是何許人物，看起來，她似乎比那位勞山一劍的身份高出很多。」

心中念轉，人却回首對勞山一劍徐傑一揮手，道：「徐兄，咱們相約之事……」

徐傑急急接道：「王兄，承蒙盛情，在下只有心領了。」

王俊歎息一聲，道：「看來徐兄確有礙難之事，在下也不便勉强，在下告辭了。」

徐傑道：「王公子，多多保重，陸姑娘適才之言，還望公子多想一想。」

王俊道：「多謝指教。」

轉身向外走去。

于重站在房門口處，正等得十分焦急。

見王俊無恙歸來，心中頓然一喜，急急迎入內室，道：「大哥，你……」

王俊道：「經歷了一場大劫，總算是平安無恙。」

于重道：「衣服上汗水隱隱，似是吃了很大的苦頭？」

王俊點點頭，把經過之情形，說了一遍。

于重輕輕吁口氣，道：「果然驚險萬分，那綠衣女子的指擊之處，乃人身十二大死穴之一，如是她稍一狠心，立刻可制你於死地。」

王俊道：「我全無反抗之力，就算她眞的要取我之命，也是沒有法子了。」語聲一頓，接道：「勞山一劍徐傑在江湖上的身份如何？」

于重道：「甚有名望！」

王俊道：「梅花院中，房舍甚多，但我只見到了徐傑和那綠衣婦人，看情勢，那綠衣婦人的身份似是高過徐傑甚多。」

于重道：「大哥，你可知道那綠衣婦人的名字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知道，但徐傑稱她爲陸姑娘，想來，她還是待字閨中的身份了。」

于重道：「陸姑娘……陸姑娘……」

王俊道：「不錯，武林之中，可有這麼一位姓陸的人物？」

于重道：「是不是羅剎女，還無法肯定，這女魔頭以羅剎斷魂刺，又號美人奪命鏢，馳譽江湖，爲江湖上四大兇惡的暗器之一，人人知其名，但却很少人見過她，更不知她的眞實姓名了。」

王俊道：「這麼說來，她未必是羅剎女了？」

于重道：「除了羅剎女外，小弟就想不出還有甚麼人，能使勞山一劍徐傑對她那樣敬重。」輕輕吁一口氣，又道：「但大哥此行最大的收穫是他們那一句奉勸之言，三五日內，濟南府可能要發生一場大變。」

王俊道：「這才是他們趕來濟南的用心，但有甚麼大變呢？」

于重道：「到目前為止，我和三弟、四弟等，還查不出甚麼頭緒，但這一定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見血封喉刀、美人奪命鏢，世上四大兇人，已有兩個到了此地，自非尋常之事了。」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兩大兇人集中於此，用心只有一個。」

于重道：「大哥指教，他們有何用心？」

王俊道：「殺人。」

于重道：「對，殺人！」

王俊道：「但他們要殺的是甚麼人呢？當今之世，有幾人有此身份，受這兩大兇人的合力狙殺？」

于重道：「這就是咱們的困惑之處了。」

王俊道：「我想這不是甚麼大隱密，他們此來，此間人必有所聞，咱們至少也可以打聽出一點消息來。」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向以耳目靈敏見稱，但這一次，却把我給難住了。」

王俊道：「目前情形看起來，王武學的事情，似乎只是一段插曲，他們眞正的目標，似非對他。」

于重道：「現在的事情已經很明顯，他們處置了殺害王舉人的兇手，旨在一消王家的氣忿，怕把事情鬧入官府，壞了他們的大事，不惜忍痛懲兇。」

王俊雙手合擊了一下，道：「對了！他們是不是對官府中人下手？」

于重沉吟了良久，道：「至少，不是濟南府的官吏。」

王俊道：「他們在濟南府城，隱身以待，那是說，他們準備對付的人，一定會到濟南府中來了？」

于重道：「是。」

王俊忽然想起了那兩位歌姬，道：「二弟，那兩位請來的歌姬呢？」

于重道：「被小弟遣走了。」

王俊道：「哦？」

于重道：「大哥久去未返，小弟放心不下，已和四弟、六妹約定，準備闖入梅花院中，以查究竟，大哥只要再晚上片刻回來，我們就可能有所行動了。」

王俊點點頭，道：「四弟、六妹呢？」

于重道：「他們見到掌燈大哥之後，已然各回原位去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除非別無選擇，我們不和他們衝突。」

王俊道：「他們本來對我懷疑甚重，經過這一番試驗之後，他們的疑慮已消，只是，他們勸我搬離此地，不知是否該答應他們，倒是叫人難作決定了。」

于重道：「今日已晚，咱們明日早些離開就是。」

王俊道：「看來，咱們留在此地也是無法再查出甚麼，我們離開此地，更可以鬆懈他們的戒備之心。」

于重笑一笑，道：「大哥，看來你慮事之週，小弟已是望塵莫及了。」

王俊還未來得及答話，于重已搶先說道：「歌姬業已遣走，但酒席還未撤退，大哥請去用酒吧。」

王俊道：「我已再無心情了。」

于重道：「這席酒非吃不可，如若他們疑念未消，還會來找大哥一談。」

王俊霍然站起身子，道：「不錯。」舉步走出內室。

他獨居一席，不過在喝完第一杯酒後，室外人影一閃，勞山一劍徐傑快步走了進來。

王俊緩緩站起身子，道：「徐兄，怎會有空來此？」

徐傑回顧了一眼，笑道：「兄弟想了一想，覺得既和王兄訂約，如是不來，豈不掃了王兄的興緻？」

王俊苦笑一下，道：「在下已經興緻索然了。」

徐傑道：「哦！王兄不是請來了兩位歌姬麼？」

王俊道：「已被兄弟遣回去了。」

徐傑道：「為甚麼？」

王俊道：「在下往訪徐兄，只想痛飲一番，想不到幾乎被捏斷了一條手臂，那還有心情聽賞歌姬之樂。」

徐傑笑道：「陸姑娘也是一番好意，眞金不怕火，她心中也有一縷歉意，王兄，你也不用計較這些了。」

王俊讓徐傑坐下，却未替他斟酒，自己乾了一杯，道：「徐兄，道不同難相為謀，兄弟和你徐兄，文武殊途，很難交往，所以，兄弟決心聽從那位陸姑娘的勸告，明日就離開此地了。」

徐傑笑了一笑，道：「說的也是，留此心中不安，還不如早些離去的好。」

王俊心中暗道：這傢伙好緊的口氣，看來很難從他口中探出甚麼了。

心中念轉，人却挽起酒壺，替徐傑斟了一杯，接道：「徐兄似是對那位陸姑娘有些畏懼。」

于重一直隱身室內，未現身出來，小廳中，只有王俊和徐傑兩個人。

徐傑輕輕吁一口氣，道：「王兄猜得不錯，在下對陸姑娘，確有一些畏懼。」

王俊心中暗道：「好厲害啊！這個人，當眞已到了守口如瓶的境界。」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徐兄，你和那位陸姑娘是舊識，還是新交？」

徐傑道：「王兄，你是讀書人，最好別問和你無關的事。」

王俊道：「閣下的意思是……」

徐傑接道：「在下只是奉勸王兄，需知江湖事沾惹不得，一點不好，就可能惹火上身，那可是一樁大麻煩了。」

王俊道：「徐兄的意思是……」

徐傑雙目中寒芒一閃，盯注在王俊的臉上道：「王兄，你不覺得聽的事情太多了麼？」

王俊心中一動，暗道：「看來，他是有為而來了。」搖搖頭，道：「在下和徐兄一見如故，想不到，咱們初度交往，就鬧個相見何如不見，徐兄殷殷盛情，兄弟心領，明天一早，兄弟就離開此地，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下也不敢多留徐兄了。」

徐傑突然哈哈一笑，道：「王兄，你已經兩歷生死大劫了，也許你的運氣不錯，就在下所知，陸姑娘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人如此客氣過。」

王俊道：「還算客氣麼？幾乎捏斷了在下一條手臂。」

徐傑道：「所以，她有那麼一份歉疚，要在下再來相訪，請王兄早些離去。」

王俊道：「攆我離此……」

徐傑接道：「這是為你好。」

忽然端起桌上的酒杯，一飲而盡，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徐傑遠去的背影，王俊又喝了一杯。

還想站起身子，回到內室去和于重商量一下，耳際忽然響起了于重的聲音，道：「大哥，坐着別動，喝你的悶酒，生你的悶氣，未得小弟招呼之前，不可鬆懈。」

這是用傳音入密功夫，聲音不大，但王俊却聽得很清楚。

王俊人已站了起來，伸了一伸懶腰，又坐了下去。

他已知道不少江湖中事，于重這麼傳警，想必是還有監視自己的人。

果然，王俊又喝了兩杯悶酒之後，那個全身綠衣的麗人走了進來。

她帶着一臉笑容，自行入室，說道：「聽徐傑說，王公子對我有了很大的誤會。」

王俊坐着未動，笑一笑，道：「在下對那位徐兄也有些誤會。」

綠衣麗人笑道：「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能有你這麼一份豪氣，不得不叫人佩服！所以，我越想越不放心。」

事機突然間，有了很大的轉變。

王俊也覺得情勢不對勁。暗暗吸一口氣，淡淡說道：「姑娘的意思是……」

綠衣麗人接道：「我想把你留下來！」

王俊道：「留在那裏？」

綠衣麗人道：「梅花院中。」

王俊一皺眉頭，道：「為甚麼？」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我想，我先把自己的為人說明一下。」

王俊心中暗道：「于重隱於內室，亦可聽得到她談些甚麼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請說吧，我洗耳恭聽。」

綠衣麗人道：「江湖送我一個不太雅的外號，叫作女羅剎。」

王俊接道：「羅剎為鬼怪之意，憑在下所見，姑娘怎麼看，也不像羅剎。」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有一種外表美麗的羅剎，心狠手辣，舉手就會殺人，正像一條美麗的毒蛇一樣，愈是外形美麗的蛇，愈是毒性强烈。」

王俊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姑娘眞的是位女羅剎麼？」

綠衣麗人道：「不錯，希望你相信我說的話，因為，我如證明了這件事，你就可能會丟了性命。」

王俊道：「唉！姑娘這是威脅我？」

綠衣麗人道：「就算是吧！不過，我這威脅，隨時可能成為事實。」

王俊道：「姑娘要在下做些甚麼？」

女羅剎道：「這才是正題，勞駕請到梅花院，暫時住下，多則十日，少則五日，就可以放你離去了。」

王俊道：「如是姑娘眞會殺人，在下只好從命了。」

女羅剎突然伸出玉腕，纖巧細長、白玉般的手指，忽然間抓住了王俊的右腕。

不見她如何快速，就像是探囊取物一般，一伸手就握住了王俊的右腕。

滑嫩、柔輕的手，忽然間變得像精鋼一般的堅硬，道：「我很喜歡殺人，但也講理，尤其對你這樣的書生人物。」

她留力未發，但王俊已感覺到，只要她稍為加力，立刻可以使自己的腕骨碎裂。

只聽女羅剎冷然一笑道：「王公子，你有一位隨伴的保鏢，是麼？」

王俊道：「是！」

女羅剎道：「請他出來吧！」

王俊心知無法隱瞞，高聲說道：「王重，你出來！」

他心急之下，易姓不改名，于重改稱為王重。

于重緩步走了出來，雙目盯住在女羅剎的身上，道：「放開我們公子！」

女羅剎嫣然一笑，道：「王公子，你這個保鏢不錯，至少很有膽氣。」

于重道：「在下月支紋銀三十兩，就是要保護少東主的安全。」

女羅剎道：「如若要你們少東主不受傷害，最好的辦法，就是你也乖乖的聽命。」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王重，不可妄動。」

于重應了一聲，說道：「公子，你沒有事吧？」

王俊道：「我很好，不過，我已經

落入人家的掌握，只要你一動，我就可能傷在別人的手中了。」

于重道：「公子準備怎麼辦？」

王俊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似乎只有聽人家之命行事了。」

于重道：「在下奉命追隨公子，如若公子有了閃失，在下如何向老東主交代？」

王俊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光棍不吃眼前虧，你總不能眼看着讓我死在這位女羅刹的手中。」

于重目光轉注到女羅刹的身上，道：「敝東主雖不是江湖人，但他財雄勢厚，姑娘用不着和他結怨。」

女羅刹道：「有錢人，我見得很多，你如果怕你們少東主寂寞，那就最好和他一起到梅花院中。」

王俊道：「王重，你不用去了，咱們不是江湖人，也捲不到江湖恩怨之中，這位羅刹姑娘說過，多則十日，少則五天，我就可以出來了。」

女羅刹已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王俊被拖着右臂，只好緊隨在女羅刹的身後走去。

于重圓睜雙眼，望着兩人，但却沒有追過去。

走出室門，正好遇上一個店伙計提着一壺開水走過來。

王俊一眼間，已瞧出他身上佩戴的暗記，這人正是言小秋所改扮。

那一壺開水，大有文章。

王俊急急以目示意，不要他輕舉妄動。

言小秋一閃，讓開去路，一欠身，道：「公子，你要的開水。」

女羅刹道：「送到梅花院去，我要請這位王公子便飯。」

言小秋應了一聲，緊隨在兩人身後，直入梅花院。

女羅刹帶王俊走入正廳，才放開了握在王俊右腕上的五指，道：「公子請坐。」

回頭見言小秋也跟了進來，不禁一皺眉頭，道：「你此來作甚？」

言小秋誠惶誠恐的說道：「不是姑娘吩咐在下來的麼？」

女羅刹道：「哦！放下水壺去吧。」

言小秋又一躬身，放下水壺而去。

女羅刹親自倒了一杯茶，雙手奉上，道：「王公子，你那位保鏢的武功不錯吧？」

王俊道：「應該很不錯，家父由十幾位應徵的武師中，選中了他。」

女羅刹道：「看起來，他不但武功不錯，而且也很識時務。」

王俊忽然間發了書獃子氣，道：「羅刹姑娘，如若剛才我那位保鏢的出手救我，妳眞的會殺了我麼？」

女羅刹道：「不但會殺了你，而且也會殺了他，別忘了我是女羅刹，殺人很多。」

王俊道：「殺了我，也許可能，但妳能殺了他，我就有些不信了。」

女羅刹道：「要不要我證實一下給你瞧瞧？」

王俊道：「那倒不用了，但在下倒有幾點疑問，想請教姑娘。」

女羅刹道：「說。」

王俊道：「姑娘對在下懷疑甚麼？爲甚麼一定要把我關入梅花院中，妳才甘心？」

女羅刹道：「城樓失火，殃及池魚，你不是城，至少你是池魚。」

王俊哦了一聲，道：「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在下就算有舌戰羣儒之能，妳也不會放我了？」

女羅刹道：「嗯！」

王俊道：「所以，是非之分，不談也罷，但不知道這幾日中，姑娘要如何處置在下？」

女羅刹道：「這要你王公子合作了，如若你王公子能夠不惹麻煩，咱們可能只把你關在一雅室之中，好酒好肉，奉以上賓，如閣下不安份，那就很難說了。」

王俊歎息一聲，道：「父母餘蔭，家產萬貫，老實說，我活得很愉快，實在不願意死，甚至不願受到一點傷害，這也是我阻止我那位保鏢和你動手的原因。」

女羅刹道：「所以，我對你也很客氣。」

王俊道：「好吧！姑娘找一個雅室，在下自行去就是。」

女羅刹道：「王公子，你不覺得自己所受的太委屈麼？」

王俊道：「好委屈，可是，我有甚麼法子呢？」

女羅刹道：「王公子這麼肯合作，小妹倒也有些不好意思了，所以我也希望能給你王公子一點優待。」

王俊道：「甚麼優待？」

女羅刹道：「王公子喜歡甚麼？」

王俊道：「寡人有疾，只愛酒和女人。」

女羅刹道：「好，我們給你準備一些好酒，供你食用，再給你一位美女相伴。」

女羅刹笑一笑，突然擧手拍了兩掌。

一個年輕美婢擧步而來。

女羅刹道：「帶這位王公子去吧！記着，王公子是富家公子出身，妳要溫柔一些。」

白衣女婢應了一聲，走到王俊身側，一欠身，道：「公子，你是想要小婢點了你的穴道呢？還是蒙着你的眼睛、綁上你的雙手？」

王俊心中一動，忖道：「看來他們要把我送往別處！」

心中念轉，伸出了雙臂。

白衣女婢也不客氣，先綑上了王俊的雙臂，然後又取出一塊黑巾絹帕，蒙起了王俊的眼睛。

她不但動作熟練，而且紮實得很

，雙目被蒙上之後，眞是形同瞎子，不見絲毫天光。

耳際間，響起了白衣女婢得聲音，道：「王公子，咱們可以走了。」

王俊道：「到那裏去？」

白衣女婢道：「你只要跟着走就是。」

王俊道：「好吧！在下自己走呢，還是跟着你姑娘走？」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跟着我走了，不過，希望你對小妹客氣一些。」

王俊道：「姑娘，這話似乎是應該由我說。」

白衣少女道：「咱們走吧。」扶着王公子向外走去。

她似乎是有着很豐富的扶人經驗，很自然的承受了大部份的力量。

這就使得王俊走得很安穩。

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大約有十餘丈。

然後，登上了一輛篷車。

王俊已學會了沉着，在車上一語不發，但心中却暗暗計算着時間。

大約有一頓飯的時光，篷車停了下來。

王俊被扶下篷車，緩步走入一座宅院之中。

解開了蒙面黑紗時，王俊發覺自己停在一座雅室之中。

一間臥室，佈置得很雅潔。

一座書房，擺滿了很多的書。

白衣少女擧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緩緩說道：「王公子，這地方，勉强可以吧？」

王俊道：「還不錯！囚居之處，能有這麼一個地方，那已經很叫人滿意了。」

白衣少女道：「我奉命在這裏陪你。」

王俊故意斜着眼睛，打量了白衣少女一眼，道：「姑娘，這個不太妥當吧？」

白衣少女道：「有甚麼不妥當的？」

王俊道：「在下風流成性，只怕會傷害姑娘。」

白衣少女道：「我想，我也先說明一下，我雖然奉命而來，我的脾氣很壞，所以，你最好還是小心一些。」

王俊道：「姑娘，妳不該來的……」

白衣少女接道：「但我已經來了，所以，你只好湊合一下了。」

王俊暗中留心看，發覺那白衣姑娘的眉間泛起了一股冷厲的肅殺之氣，心中暗暗忖道：「看樣子，這丫頭不好對付，眞的要小心一些才行。」

心中念轉，故意歎息一聲，道：「姑娘，那位羅刹姑娘沒有對你說過麼？」

白衣少女撇撇嘴巴，道：「說甚麼？」

王俊道：「貴上告訴過在下，在我被囚的時日之中，貴上會安排一位女伴相陪，想來不是姑娘妳了。」

白衣少女道：「就是我，除了我之外，你不會再見到第二個人。」

王俊道：「這個……」

白衣少女接道：「不用這個那個，我陪你，主要是照顧你的生活，別再胡思亂想，打歪主意，再告訴你一句話，別準備找機會開溜，我奉命可以格殺勿論。」

王俊道：「這和在下與貴上談的條件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白衣少女冷笑一聲，道：「想想你如何活下去吧！別只管算計着如何得到我。」

王俊輕吁一口氣，說道：「在下涙蕩慣了，如是姑娘對在下管制太嚴，可能會使我發瘋……」

白衣少女不禁怔了怔，說道：「那樣嚴重麼？」

王俊輕嘆道：「姑娘可是不相信在下的話麼？」

白衣少女道：「是有些不太相信。」

王俊道：「妳如何才肯相信呢？」

白衣少女道：「瘋給我瞧瞧，如你眞的會瘋，我就解衣寬帶，捨命奉陪，瘋不了，你就乖乖的住在這裏。」

蓬然一聲，帶上木門而去。

王俊緩緩站起身子，順着門縫瞧去，見那白衣少女竟自行進了另一個門戶之中。

這是一座小四合院，一個兩丈見方的小天井，四面都是房子。但那一方是出這座院落的大門，王俊却無法分辨出來。

傾耳靜聽，不聞聲息，似乎是已經離開了濟南府城。

王俊幾次想打開木門，但是最後都忍了下去。

他明白，此時一個處置錯誤，很可能會有性命之憂。

既無脫身之能，只有坐以待變了。

隨手抽出書架上一本書來，正想展卷閱讀，房門又被推開。

那白衣少女手中捧着一碗麵，走了進來道：「你餓麼？」隨手把麵放在木桌上。

王俊緩緩轉過臉兒，望了那白衣少女一眼，道：「不餓。」

白衣少女道：「你聽着，你現在是階下之囚，少擺你大公子、闊少爺的脾氣，不吃，你就給我餓着。」

王俊淡淡一笑，道：「姑娘，餓死了是我的事，話不投機半句多，妳請便吧。」

白衣少女突然一伸手，奪過了王俊手上的書，放回書架，格格一笑，道：「少爺，你眞能看得下麼？」

王俊忽然間感覺到，這是一位很難纏的女孩子，暗暗吁一口氣，道：「哦！我看不下，又能如何？」

（未完・六）

上文提要：：唐郎脅持胡永豐出城後來至魏鎮，重遇柳青青母子，費盡一番唇舌，方獲柳青青諒解，於是暫時擱置刺殺金希凡，歡聚了三天天倫之樂，第四天，唐白柳着涼，唐郎上街買葯，發現金希凡的手下進入冷逢春府第，懷疑令旗幫與金廷勾結，於是通知陸漫漫，並着她通知如來佛，唐郎返回元城，在客棧前遇見卜十二，兩人遂一同晚膳……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同黨洩露行踪　官兵掩至圍剿

卜十二道：「放心，他未見過，十一哥，如來 佛那邊可有消息嗎？」

「爲兄正想要你跟他聯絡，就說我有事與他商量。」

卜十二一口答應：「好，稍後小弟便設法與他聯絡！但上次小弟曾與他聯絡過，却未見回音，十一哥，難道你不知如何與他聯絡？」

唐郎道：「十二弟，你說錯了，我早已脫離黃蜂殺手集團，他無權命令我做任何事，是我自己請纓要殺金希凡的！其實連請纓也說錯了，小兄再度出山，爲的便是報殺妻之仇！」

卜十二一臉愕然地問：「殺死兩位大嫂的，不是駱常奔嗎？他不是已死在你劍下？」

「動手的是駱常奔，下命令的却是金希凡！」

卜十二面露微笑：「既然如此，你又何須與他聯絡？」

「小兄自有道理！」唐郎故意問道：「你可知道陸師妹躲在那裡？」

「不知道，小弟也想找她！」

當下兩人一搭沒一搭地閑聊着，直至一頓飯吃畢，唐郎方道：「你要出城須盡早，否則城門快關了！」

卜十二長身走了兩步，回頭問道：「十一哥，小弟若找到頭兒，又如何跟你聯絡？」

「你在附近找尋暗號吧！小兄有空便會溜進城來！」唐郎邊說邊招小二會賬，卜十二不再逗留，下樓而去。

唐郎離開飯館，已失去卜十二之踪影，心中暗道：「走得好快！」他暗中留意一下周圍，未見有礙眼的人，便抬步走向金風客棧。

他走了十來步，對面一家賣胭脂水粉的小店裡走出一位中年婦人，手提竹籃，悄悄地尾隨唐郎之後。

唐郎絕無留意這位望之毫不起眼的中年婦人，雖經左顧右盼，仍認爲無人跟梢而直入金風客棧。

那婦人十分乖巧，一路前行，直至另一條小胡同方拐了進去。胡同內有位大漢站在一扇木門外，婦人一上前，他問道：「可有消息？」

「他走進金風客棧，未查房號。」

「長得什麼模樣？」

婦人乃將唐郎之外表身材描繪一番，那漢子塞了一塊碎銀給她：「不可洩漏，否則小心你家人的安全！」言畢他便走了。

* * *

唐郎進了房，劈頭便問：「十八妹，孩子病情好了沒有？」

柳青青道：「好多了，你一路平安吧？」

唐郎道：「爲夫幹了這許多年殺手，若連這點本領也沒有，你會看得上我麼？」柳青青抿嘴一笑。唐郎很想在她臉上香一口，却因兒子瞪着一對大眼睛，未敢造次，改口道：「你們母子吃過飯否？」

「吃過了，你呢？」柳青青見他表

示用過，又問：「找到人否？」

「兩個都找到了，爲夫都請他們通知如來佛，今日城內平靜吧？」

「我母子連門口也沒走出去過，怎知道！嗯，你一身風塵，快喚小二送水洗澡，否則休想上我的床！」

唐郎一笑出門，探頭一望，不見人影，唐郎信步踏出走廊，目光一及，見門外有人影一閃，心頭剛一跳，又聞上面傳來一個輕微的踏瓦聲！

他如一頭受驚之兔子般，心頭暴縮，立即彈跳回房，急道：「十八妹，外面情況不妙，快抱柳兒到別處去！」

柳青青反應極快，似已有準備，先把兵器佩上，再戴上一張人皮面具，然後抱了兒子出房，邊道：「柳兒乖，有壞人要殺你爹娘，不可作聲。」

唐郎提着劍尾隨其後，柳青青回頭道：「你跟着出來，不是要害死我母子？」

「就怕你一個人衝不出重圍！」

柳青青指指斜對面，低聲道：「那房是空着的，我帶柳兒到那邊避一避，你另找地方躲起來，非萬不得已，不可暴露！」

唐郎連聲稱善，躍上走廊之橫樑上，柳青青輕輕拍開一扇窗子，抱着兒子躍進去。

俄頃，只見幾位大漢昂然走進來，其中幾位在華陀廟已露過相。當先那人神態有點緊張，手中緊握着鋼刀，呼道：「唐十一郎，你已被包圍，速速投降，尚可留你兒子一條小命，否則教你全家死絕！」

唐郎暗中咬牙罵道：「傻瓜才會信你，你們想將我一家殺盡，未免太過狠毒了！」

六七個大漢自他脚下一穿而過，唐郎隱忍不發，忽然頭頂上又傳來一個輕微之踏瓦聲，他一顆心立即提起，把眞氣運至雙臂。

一個大漢一至門外，倏地飛起一腿，將門踢開，房內空空如也，那漢子道：「不在店內！」

另一人道：「咱們來得快，且四處都已佈下了線眼，他除非插翅而飛、借土而遁，否則應還在店內，分頭找一找！」

唐郎一聽此言，便知道今夜少不免一場斷殺了，忽然，一名大漢無意中抬頭，高呼道：「橫樑上似乎有人……」

唐郎反應敏銳，未待他說畢，雙脚用力一蹬，雙掌向上一托，但聞「嘩啦啦」一陣亂响，磚瓦碎裂，屋頂已被他擊穿，他人亦自洞中射了上去！

夜風習習，撲面而來，唐郎人在空中，已將軟劍際於手中，振腕一劈，「刷」地一聲响，軟劍過處，已將那名守在屋頂上、呆如木雞的大漢殺傷！

這一劍雖未能取其性命，但傷勢嚴重，那漢子已完全無能爲力，伴着一道慘叫聲，仰天跌倒，再一道磚瓦之碎裂聲響，緊接着，已滾下地去了！

唐郎一劍得手，目光一掃，只見附近屋頂也有人，他迅速作出決定，振衣躍向另一棟房子，再一跳，已踏上圍牆牆頭！

下面有人呼道：「點子要逃跑，快發暗號，通知外面的弟兄！」

唐郎決意將他們引開，因爲他認爲自己行踪洩漏必是在進城時，讓他們認出來的，而對方未必知道柳青青母子。是以他立即躍上另一棟平房，故意踏瓦而行，要引開對方，好讓柳青青母子有機會逃脫！

果然四周都有人呼叫：「點子向西跑了！」唐郎不徐不疾地跑着，一對眼睛四周掃射，粗略一算，追來的竟有十來個人，而且人人輕功不錯，他心頭吃了一驚，一時之間又拿不定主意！

此刻他若發力狂奔，尚有機會逃脫，但萬一柳青青母子不愼洩漏行踪，那又如何？他虧欠她母子已經太多，再不能讓她母子在自己身邊被殺！

主意一定，他倏地轉身向來路奔回去，喝道：「金廷走狗，老子跟你們拚了。」

一名大漢首先奔至，唐郎未失冷靜，左手一揚，道：「先吃老子一鏢！」那漢子吃了一驚，身子向左一偏，唐郎早料到他會如此，蜂腰斜伸，軟劍過處，劍刄恰好落在對方上臂骨及小臂骨中間，「噗」地一聲，一條小臂抓着鋼刀，跌落屋瓦上！

唐郎知他已無力爲惡，脚尖一轉，自他身旁急掠而去，目光一及，只見一道纖細的人影由客棧內衝起，向左飛去。

那女子懷中似乎抱着一個人，唐郎起初尚以爲是柳青青，定睛一望，却覺得她比妻子稍爲矮瘦，正在詫異間，又聞客棧內有人呼道：「唐郎的女人帶着孩子跑了！」

唐郎立即躍下小巷裡，不管三七二十一，拍開一扇窗子，躍了進去！

但聞一陣驚呼聲响，唐郎目光一及，只見房內坐着兩個老頭，正在品茶閑聊，乍見一個陌生人躍了進來，難免失色。唐郎道：「快取一套乾淨的衣服來，否則殺了你倆！」

其中一個老頭只道自己聽錯，顫聲問道：「你……壯士只要一套衣服？」

唐郎急得有如熱鍋上之螞蟻，喝道：「難道還要我再說一遍？別張聲！」

那老頭手脚倒也俐落，很快便自床底下拉出一套衣服來，唐郎又着他們到廳內去，迅速地換了衣服，又戴上一張人皮面具，最後把軟劍纏在腰上，再縛上腰帶，跳了出去。

唐郎出了小巷，裝出顫魏魏地走至客棧後頭，貼耳在牆上聽了一下，裡面亂糟糟的，却未聞出個結果來，

唐郎見四周無人，遂冒險踰牆而進。

他一落地，便見到住客們在廻廊上交頭接耳，乃繞路走至西廊，却見斜對面一扇窗子上，露出一張又陌生又熟悉的人頭來，估計是柳青青喬裝的，乃走過去。

「十八妹？」

那人點點頭：「十一？」

唐郎把人皮面具掀了一掀，重新戴上，低聲道：「有人將對方引開，快把柳兒交給我，先溜開再說！」

柳青青道：「外間無人麼？孩子仍由我帶着，你先出去，若無危險才通知我！」唐郎點點頭，仍然翻牆出去。

小巷內只有幾個閑人經過，唐郎決定冒險，乃向上呼道：「野草閑花無限數！」那是告訴柳青青，外面非常「荒涼」，沒有人在。

過了一忽，即見柳青青揹着兒子，越牆而來，她一落地便道：「快跑，店內有人見我出來！」她率先穿進一條小巷。

唐郎連忙隨後保護，兩人急急而走。柳青青頭也不回地問道：「大哥，你可有可靠的朋友住在附近？」

「沒有，何不去找黃大叔？」

「那裡離此太遠，只怕路上不安全！」

唐郎道：「他們應該尚未發現你！」說着話已至巷口，唐郎忙又道：「把柳兒放在地上，慢慢走出去。」

柳青青忽問道：「適才是誰引開對方的？」

「不知道，只看到背影！」

「你去看看，若人家有危險，需想辦法搶救！」

唐郎遲疑地道：「但為夫又怎放心讓你母子獨自上路！」

柳青青道：「他們已知道咱們是三個人，如果少了一個，反而更加安全！」

唐郎覺得有理，出了小巷，獨自轉向左走去，頭也不回地道：「稍後為夫會去黃大叔那裡找你！」街道上一切如常，唐郎快步而行，街上越是平靜，他心中越是不安，這說明那引開金廷走狗的人，必然身陷險境！

唐郎越走越快，向左急奔，幸好此時街上行人已不多，他索性躍上屋頂急奔。忽聞前面傳來一個叫聲：「點子在此！」

唐郎弓着腰急跑幾步，正想伏在屋脊後先觀察一下，又聞一個女人的聲音：「你們是什麼人？作甚？」

「別廢話，唐十一郎在何處？」

「誰是唐十一郎，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來找親戚的！請你們讓開！」

唐郎聞聲心頭一震，因為這是陸漫漫的話音，他忍不住走至屋緣，悄悄下望，黑暗中，依稀見到下面有兩個大漢堵住一位女人，正是剛才那位引開金廷走狗的人！

陸漫漫明知唐郎已找到妻子，她仍肯冒這個險，唐郎做夢也想不到，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耳畔又聞一個大漢冷笑道：「找親戚？你是何處人？找那一位？」

陸漫漫道：「你們管不着！」

「誰說的，好歹也得跟咱們走一趟衙門！」

唐郎不敢再猶疑，自另一端輕輕躍下，再轉身走出去，裝作驚喜地道：「鳳姪，你怎地在此，為叔還以為你不來了！」

陸漫漫亦認出唐郎的聲音：「大叔，這兩個無賴攔住姪女！」

唐郎顫魏魏地走上前，道：「兩位大哥，這是老漢的姪女，她自老遠走來……」說至此，他人已至兩位大漢之中間，雙肱倏地猛力撞出，左首那個靠得近，肋骨被撞斷兩根，右首那位受傷較輕，也痛得怪叫起來！

唐郎一動上手，便再也不停，雙腿連環飛踢，將那兩個大漢踢飛！與此同時，在附近搜索的金廷走狗亦已聞聲趕至！

唐郎一手抓着陸漫漫之手，道：「快跑！」手上用勁，將陸漫漫向上一拋！

陸漫漫反應亦快，凌空折腰，伸手在屋簷上一拉，借力躍上去！可是眨眼之間，便見她如斷線風箏般跌下來！原來上面早已伏了人！

唐郎剛想跳上去，猛見陸漫漫跌下來，連忙張臂將她抱住，目光一落，見她嘴角沁血，不由問道：「你覺得如何？」

「小妹沒事，大哥你快跑，別跟這羣瘋狗瞎纏！」

唐郎將她放在地上，道：「不，你走，待愚兄押後！」

屋頂上傳來哈哈的笑聲：「兩位果然恩愛，教人只羨鴛鴦不羨仙，不過你倆今夜休想再跑，做對同命鴛鴦吧！」

他話未說畢，陸漫漫便將唐郎輕輕推開，揚手發出兩柄小飛刀，口中仍呼道：「大哥快跑，日後再為小妹報仇……」聲音忽然一變：「反正小妹活着也沒有什麼意思！」

武俠世界　歷史悠久
譽滿香江　馳名海外
訂閱請電㊄四六六七九九內線廿七洽

唐郎心頭再一震，脫口道：「胡說！」他的軟劍際了出來，已見前後都有人堵住了，只好改口道：「咱們一齊衝，殺一雙歸本，殺兩雙有賺！」

「好，今夜咱們便殺個痛快！」陸漫漫也將刀抽了出來，兩人一齊向前衝過去。

屋頂上那人道：「快截，一個也不能漏掉！」

巷口狹窄，要衝出去十分困難，但對方人雖多，却也無法發揮優勢，唐郎在這種形勢之下，最有經驗，而軟劍更能發揮尋縫抵隙之特點。

「師妹別急，守得住便行！」唐郎說話間，軟劍已送進面前那漢子的小腹，乘勢揚腿，把他踢飛，那漢子水牛般大小的軀體把後面的同伴迫退。

唐郎似早已料到，一個風車大轉身，眼明手快，左手把陸漫漫拉後，右手軟劍過處，把對方的大腿肉削下一大片來。

慘叫聲中，唐郎左手虛揚一下，「看鏢！」身子却再一個轉身，向前急奔。

上面那漢子不為所動，冷冷地道：「好好地堵，甕中捉鼈，不怕他飛上天去。」

唐郎去勢極猛，那幾名漢子有點心怯，其中一個大喝一聲：「先吃老子一刀！」揮刀急砍。

唐郎一躍而起，脚底在那漢子的天靈蓋上一踩，彈高幾尺，凌空折腰，翻出丈餘遠，反在那幾個漢子之背後。

這一記，充份顯示出唐郎之機智及應變能力，他脚落地，頭也不回，反握軟劍，向後一送，又傷了一名敵人！

待那些漢子定下神來，唐郎亦已轉了身，呼道：「金廷走狗，漢人敗類，今日某要殺盡你們。」只在彈指之間，他一口氣殺傷數人，那些漢子心裡已先怯了幾分。

唐郎殺進人叢，左掌右劍，上打下踢，頃刻間又傷了兩個漢子，其實，唐郎的功力並無這般深厚，只不過他豁了出去，正所謂一人拚命，萬人莫敵，他贏的是氣勢及勇氣。

按理說唐郎脫困，陸漫漫的情勢會更加危險，但實際上並無影响！屋頂上那漢子又驚又怒，罵道：「眞是飯桶，連死鴨子也制服不了。」

「煮熟的鴨子也會飛上天去，」唐郎哈哈笑道：「閣下若果有種，為何不敢下來試試？」

那漢子吃不住激將，一躍而下，恰好唐郎脫手發出一枚蜂鏢，那漢子的武功顯然在其他人之上，凌空覷得眞切，舉刀一格。

「噹！」蜂鏢吃他一格，登時沉下，鏢上機括受震，蜂尾之三枚小針應聲噴射出來，那漢子正好落下，三枚小針全部射進其腰間，他驚怒地罵道：「惡魔，居然使暗器！」

唐郎動手絲毫不慢，冷笑一聲：「再吃我一鏢！」左手一揚。

那漢子剛落地，雙脚未穩，聞言不由自主地矮矮身，唐郎軟劍直刺其顏面，那漢子慌忙舉刀一格，說時遲，那時快，唐郎左腿揚起，已踢在其腰間，他那裡還站得穩？向後急飛。

唐郎拉着陸漫漫的手，道：「快跑！」轉身而逃。

那中蜂鏢的漢子道：「快追，走漏了一個，咱們都不能交代。」

其中一個受傷漢子冷笑道：「邱老大，咱們今天全是拜你所賜，若非你貪功，不上報總管，咱們又怎會受傷？要追，你自己去追吧！」

那姓邱的蒙面漢厲聲道：「你們眞的不要命？」

「咱們都已受了傷，再追更加會無命，反正失職的是你，不是咱們！」另一個漢子道：「要追，你便自己追吧！」

姓邱的大怒。「好，你們不聽命令，日後教你們好看，老子便追給你看！」他腰間兩度受創，剛拖着沉重的腿走了一步，猛覺後背一涼，吃驚地回過頭去。

只見剛才那漢子正用鞋底拭去刀上之血。「邱老大，你只能怪你自己，怪不了咱們，希望你下一生做人厚道一點。」

姓邱的睜大一對眼睛。「你們竟敢暗殺我……不怕……」

「怕！」那漢子冷笑道：「正是怕總管責怪，是以只好殺了你！你適才若非威脅咱們，又怎會迫咱們動手？」

另外一個手起刀落，將其劈為兩段，「蔣老二，咱們吃他幾年烏氣，今日好不痛快，如今怎辦？」

姓蔣的道：「派人暗中跟踪，另外派人去通知總管。」

那漢子道：「好，小弟去通知總管，就說邱老大不肯通知他老人家，匆匆捉拿，反被對方殺死。」當下撿起地上之蜂鏢，扶傷而去。

* * *

唐郎拉着陸漫漫穿出胡同，又轉進另一條小巷，見一扇門半掩，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衝了進去。

院子裡有個婦人正在洗衣裳，見狀驚呼起來，唐郎裝出兇相。「別叫，否則一劍殺了你，有人問起也不許亂說，快把門關上。」

那婦人在長劍脅迫下，不敢再吭聲，慌慌張張地上前把門關上。只見那一老一少往內堂跑去，忍不住道：「好漢請手下留情，不要傷及無辜。」她邊說邊追進去。

房內跑出一個孩子來，問道：「娘，甚麼事？」

婦人低聲問道：「強兒，剛才你有否見到有人進來？」

「沒有呀，娘，他是誰？」

婦人衝至另一間卧室，見床上躺着一位老頭，睡得正好，才放下心頭

大石，再走到後門，只見後門開着，料那對煞星已逃逸，連忙將後門緊緊關上。

「強兒，若有人拍門，不可隨便開之。」婦人剛說畢，大門便被人拍響。拍門聲越來越响，門板幾被拍爛，婦人膽顫心驚地走前問道：「誰呀？」

外面傳來一個吆喝聲：「操你娘的熊，再不開門，老子便撞門進去。」

婦人急再問：「你們到底是甚麼人？擅闖民宅……」

「咱們是官府的，來追緝汪洋大盜，你是否將他們窩藏起來？」

婦人大吃一驚，慌忙打開大門，門一開，外面便閃進四五名大漢，其中一個指着婦人道：「剛才有人見那兩個大盜逃進你家，快把人交出來。」

婦人聲音似哭。「官爺……民婦不知道他們是汪洋大盜……而且他倆已由後門走了。」

「搜！」爲首那個又對婦人道：「帶我去後門看看！」婦人不敢違抗，帶他到後門。大漢把門推開，向外看了一眼，只見後門又有一條胡同，乃回頭高聲問同伴。「搜到人否？」

他的同伴都說沒有，那大漢涎着臉在婦人身上摸了一把，道：「若有那兩個大盜的消息，必須高呼，否則拿你問罪！走！」煞星們走後，婦人忙把門關上，回想起來，暗自慶幸，幸無招至大禍。她喘了一陣氣，方再去洗衣裳。

唐郎和陸漫漫去了何處？匿在婦人家翁床底下！他一進去，便先封了其睡穴，因此婦人看不出異狀，待那些煞星到來，唐郎又悄悄拍開其睡穴，老頭在夢中驚醒，大漢更加不疑，最後唐郎又再封了其睡穴。

陸漫漫道：「十一哥，你準備長期匿在此？」

「你身上吃了一腿，傷勢不輕，先替你推血過宮，免生後患，只是男女有別，不太方便。」

陸漫漫躺在地上，舒開四肢，閉着雙眼道：「只是治傷，又不是……甚麼……十一哥，你動手吧，小妹胸腹間疼得難受。」

唐郎先搓熱雙手，然後盡量小心，落掌在她胸腹上，運勁推揑。陸漫漫難受地道：「十一哥，你不必顧忌……小妹絕不會怪你。」

唐郎不爲所動，問道：「你爲何要冒這個險？」

「對，小妹倒忘了，十八姐和小侄兒安全了否？」陸漫漫雙眼忽然沁出兩滴淚珠來。「小妹……願意替你做任何事……」

「傻妹妹！值得麼？」

「值得，做後心頭舒坦多了。」

唐郎心頭一緊，雙眼望向黑暗處，雙掌不小心碰到兩團軟肉，只聽陸漫漫「嚶嚀」一聲，雙臂纏了上來。唐郎駭然一驚，連忙縮手，正容道：「對不起，愚兄不是有心的，三十妹，我已有妻有子，而且年紀比你大了許多歲，你另找別人吧，我一直把你當作小妹妹……啊，不如咱們結拜爲兄妹吧！」

陸漫漫語聲酸澀。「師兄妹跟結義兄妹有何分別？何必多此一舉。」

「不管如何，你冒險救我妻兒，愚兄終生感激你，希望你早日找到個如意郎君。」

陸漫漫知道無望，但仍不死心，大着膽子問：「十一哥，假如小妹願意當小星或貼身丫環又如何？」

「第一，愚兄擔當不起；第二，愚兄已說過一直只當你是小妹妹，根本沒有男女之情，這會幸福嗎？」

陸漫漫噓了一口氣，淡淡地道：「那小妹之婚姻也不用十一哥擔心……好啦，請停手，小妹已不痛了！」

唐郎默默地住手，心中充滿歉意，却不知該說些甚麼。陸漫漫道：「走吧，總不能長居於此。」

「你準備去何處？」

「你該去找十八姐，免得她擔心，小妹自有去處。」

唐郎淡淡吸了一口氣，道：「咱們先找套衣服換上再說。」當下兩人在那婦人家中，悄悄拿了兩套衣服換上，又換了張人皮面具，然後才由後門離開。

出了門，唐郎改變主意，道：「三十妹，你跟愚夫婦一起，不許分開，直至殺了金希凡爲止。」

「十一哥不必爲我擔心。」

唐郎沉聲道：「聽話，不許要孩子脾氣。」陸漫漫眼圈登時紅了，頗覺委屈。

忽然，唐郎見斜對面茶館內，有個人之背影十分熟悉，那人背向着大門，坐了一桌子的大漢，其中幾個似曾相識。

唐郎抖一抖陸漫漫的衣袖，低聲道：「卜十二在茶館內。」

陸漫漫乍然一醒，低聲答道：「他怎會跟那些人在一起？咱們需小心。」

唐郎看了附近一眼，道：「咱們由後門進去，聽他們在說甚麼。」兩人繞了半圈，由茶館後牆跳進，唐郎着陸漫漫進去，他則躍上屋頂，伏在瓦上，運功凝神偷聽。

只聽卜十二道：「你們抓不到人，與卜某無關，依規定不該再來纏我。」

一個陰惻惻的聲音，教人聽得混身不舒服。「如今不是講道理的時候，你不再幫咱們，以前之協定，便一筆勾銷。」

卜十二有點生氣，又帶着幾分無奈。「若我再幫你們，又有何好處？」

那人道：「第一，不用死！第二，事後讓你到大內來供職，也可享榮華富貴。」

卜十二道：「這倒不必，卜某只想過幾年安穩的日子，我還能如何助你？」

「老夫知道他倆必尚在附近，只要

你現身，他們必會與你聯絡，只要他們現身，哼哼，這次看煮熟的鴨子還能飛上天否。」

卜十二道：「閣下把唐十一看得太簡單了，他上了一次當，還肯再來找我？怕一見到卜某，便一劍將我殺了！」

那人冷笑一聲：「他要殺你，你便不會抵抗？難道你連三招也抵擋不了？他最多只能攻出三招，咱們的人便會現身，事成之後，你便永遠安樂了，再也不用忐忑過日子！」

這幾句霸氣十足，分明是以勢壓人，卜十二自然聽得出來，心中雖怒，那敢發作，只好答應。「在下盡量試試。」

那人又加上一句：「提起精神，別讓唐郎懷疑，爲你自己之安全計，你不能走離咱們的眼下，嗯，你先走吧！」半晌又聞他道：「老林小蘇，你倆第一批跟踪，老胡小趙第二批，老鄧小李第三批……輪流上前跟踪，方不至洩漏。」

半晌，又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莫公公，咱們一直在此等候消息？」

「不，換個地方，通知他們有事便到泰豐樓，那裡正在城中心，馳援方便，老王，你付賬，咱們先走。」

唐郎立即探頭由屋脊上望下去，只見四五個漢子走出茶館，爲首那人十分枯瘦，走起路來「隨風擺柳」，動作有點怪異，唐郎心中罵道：「又是一個閹官。」

他悄悄由屋後溜下去，見陸漫漫在灶房旁向自己揮手，連忙躍下，低聲道：「快走。」

兩人走到後巷，陸漫漫問道：「十一哥，他們的話你都聽清楚了，準備如何？」

唐郎咬牙道：「卜十二果然是個軟骨頭，咱們被出賣了，只怕如來佛還不知道，那就糟糕。」

陸漫漫道：「頭兒英明神武，他不會貿然現身的，料十二哥作不了惡！十一哥，你打算如何？」

「你還喚他十二哥！若非咱們命大，早已身首異處了，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再慢慢商量，反正絕不能放過他。」

陸漫漫道：「不錯，該想個辦法殺了他，方能洩恨。」

「不急，他如今對咱們反有好處。」唐郎在前帶路，走向黃楊木家，到那裡，不由先左右顧盼一番。

「十一哥，此是何處？」

「自己人。」唐郎只說了三個字，便敲起門來，他敲的是暗號。俄頃，但聞裡面有人問道：「相逢何必曾相識。」

唐郎答道：「同是天涯淪落人。」

門打開，唐郎拉着陸漫漫進去。開門的正是黃楊木。他將門關上，唐郎便道：「陸三十是自己人，大叔，拙荊和犬子到了麼？」

黃楊木道：「早到了！外面沒有人吧？」說着已至廳裡，只見柳青青由卧室走出來。

唐郎道：「青妹，這位便是陸師妹，是她假扮你，引開金廷走狗的。」

柳青青親熱地拉着她的手，道：「三十妹，當眞多謝你啦，你實在是我家之救命恩人，愚姐也不知該如何感激你。」

陸漫漫在柳青青面前，一直抬不起頭來，怯生生地道：「份屬同門，理該拔刀相助。」

「但你這是冒着性命危險……大哥眞有福氣，他的師妹都肯爲他冒險。」

一句話把陸漫漫的粉臉羞紅了，柳青青忙道：「三十妹，彼此是一家人，快請坐下，不必客氣！咦，你跟大哥這般熟，怎地跟十八姐這般生份？」

柳青青一番話，把陸漫漫壓得喘不過氣來，唐郎心中暗笑。「人說女人嫁了之後，性情便會變，誠哉斯言，想青妹也逃不出這條規律。」

黃楊木亦道：「都坐下吧，告訴大叔，你們是如何逃脫的？」唐郎乃將經過說了一遍。

陸漫漫加上一句。「咱們之行踪是卜十二洩漏的。」

黃楊木臉上變色，「那小子原來是個叛徒，你怎知道？」

柳青青又將在茶館竊聽之情況說了一遍。

黃楊木問唐郎。「十一子，你準備如何殺他？殺他容易，脫身却難。」

「慢慢想辦法未遲，反正有卜十二在生一天，那些走狗都跟着他，若此時去刺殺金希凡，反而是個良機。」

柳青青脫口道：「不行，我絕不會讓你去令旗幫殺人，莫說成功機會只有一線，即使讓你殺了金希凡，難道還能脫出魔掌？昨夜能逃脫，乃是僥倖，可一不可再。」

唐郎吸了一口氣。「爲夫不能不殺那斯，而且也得殺卜十二。」

陸漫漫道：「只要十一哥要去殺人，愚妹必定奉陪左右，拚死協助，但十八姐說得有理，可否等如來佛來了才動手？」

唐郎反問：「如果他不來呢？」

「他不是對你說過，他一定會現身協助你麼？他若不現身，你何須動手？如此也不違反規定，更不是失信。」

柳青青道：「三十妹說的全是正理，大哥你可不能拿性命開玩笑。」

唐郎一時委決不下，不由拿目光望着黃楊木。黃楊木忙道：「老夫早已退出江湖，你們來此避難倒無所謂，要老夫出手則絕無可能，一切由你們三個決定，別指望老夫出主意。」頓了一頓，忍不住又道：「不過，凡事皆以穩爲要，因爲貓有九條命，人只有一條命，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其實，他的話已說得很明白，唐郎仍不死心。「大叔，你經驗豐富，請

從旁指點……」黃楊木未等他把話說畢，已長身道：「老夫去燒水泡茶侍客。」

柳青青白了丈夫一眼。「連大叔也這樣說，你還不死心，你不爲自己不爲我，也得替兒子想想。」

唐郎揮揮手，道：「你倆別煩我，待爲夫好好想一想。」這刹那，柳青青突然發現丈夫已恢復了以前的一切，身上隱隱透出殺氣，知道再不能規勸，便進房看兒子去了。

唐郎指指對面那間房，道：「三十妹，你受了傷，到房內運功療傷吧，說不定隨時都有危險，隨時需要動手。」

陸漫漫走後，唐郎一個人坐在桌前，以手支頤，苦思冥想，他要想出一個兩全其美之方法。

嚴格來說，金希凡跟他並無直接之仇恨，但唐郎自從到寒山寺之後，便幡然大悟，深覺自己雙手染了不少無辜者之鮮血，他覺得唸經修性，未能彌補自己之罪過，唯一之辦法，便是殺一兩個惡魔，爲民除害，爲國爲百姓做點好事。

殺金希凡可一舉數得，何況尚可解救那些尚在過惶恐不可終日，只有今天沒有明天之同門師兄弟。

別人可以不殺，金希凡非殺不可，不殺了他，唐郎沒法甘心退出江湖。

金希凡能夠當上大內總管，武功之高可想而知，唐郎亦知道對方之武功必在自己之上，不過他仍然有信心，因爲殺人不是比武，武功固然重要，但機智、佈置、策劃以及其他方面之配合却更加重要。

困難的是金希凡如今住在高手如雲之令旗幫內，單一個范鐵漢便足夠自己應付，何況尚有那許多人，而自己只得陸漫漫協助，他是絕對不會讓妻子參予的。

這一天，唐郎也不知是如何過的，渾渾噩噩，吃飯拉矢，所說的話全不在心中留下印象，直至日落，他仍呆呆地坐着。

陸漫漫有點心驚，低聲道：「十一哥，你休息吧，慢慢再想不遲。」

柳青青道：「三十妹，你不必理他，他想通了自然會睡，想不通也休勸得動他。」

黃楊木不來打擾他，他把卧室讓給陸漫漫，拿着舖蓋，睡在廳裡。

柳青青一早便睡着了，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見唐郎摸進房來，伸手去解自己之羅裙，她稍抬高腰微微相就，夫妻親熱，竟不說一句話。

＊　＊　＊

當太陽由窗子射進來時，柳青青便醒了，她目光落在丈夫臉上，只見他睡得爛熟，雙頰微微泛紅，似已有了計較，只是雙鬢又添了幾許白髮，心頭一陣絞痛。

吃早飯時，陸漫漫見唐郎容光煥發，忍不住問道：「十一哥，你昨夜幾時睡的？」

「愚兄也不知道，只知道睡得很好，你睡得好麼？」

陸漫漫點點頭，黃楊木放下竹箸，道：「十一子睡得好，必有好消息奉告。老夫雖不願加入，但却喜歡聽人說計劃。」

唐郎道：「小侄是有一個計劃，這計劃叫做將計就計，只是缺乏人手。」

黃楊木問道：「你需要多少人協助你？」

唐郎目光一亮，急問：「大叔，莫非黃蜂殺手已有不少人跟你聯絡？」

黃楊木搖搖頭。「你先把計劃說出來聽聽。」

「昨日小侄想了一整天，由於咱們根本不了解對方，甚至金希凡是否住在令旗幫總舵，也有疑問，豈能進去殺人？是以必須引他現身。」

黃楊木道：「引他現身容易，千萬不要引火焚身。」

「小侄的計劃，是先將對方之勢力逐漸鏟除，不與對方主將接觸，先除其羽翼，最後方殺金希凡，卜十二不是要引我現身麼？小侄便故意現身，裝作毫不知情，待對方派人來時，咱們的人便在半路攔截，把那姓莫的閹人先宰掉，再由小侄計算時間，也殺了卜十二。」

黃楊木問：「你有幾分把握？」

「以迅雷不及掩耳以及暗算突襲，小侄認爲有八分把握，而且事後必可及時撤退。」

「你認爲需要幾個人協助你？」

唐郎吟道：「如是好手，五六人已足夠。」

柳青青這時才插腔問道：「事後你打算撤去何處？須知對方極有可能尚有線眼埋伏，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唐郎目光一黯，道：「若是如此，自然不能來此。」他抬頭望着黃楊木，他深信黃楊木出身黃蜂殺手，絕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所謂狡兔三窟，他豈會只築一窟？

黃楊木懶洋洋地伸了個腰，道：「老夫還有個秘密的地方可供匿藏，但是除了你們三個之外，無人知老夫在此，因此你這個計劃，根本沒法進行。」

唐郎咬牙道：「殺不了莫公公，小侄仍有把握獨自一個殺死卜十二，只要三十妹暗中協助，便不虞被人跟踪。」

黃楊木冷笑一聲：「你比誰都清楚，此刻殺死卜十二，只有壞處而無好處。」他邊說邊長身而起。

柳青青問道：「大叔，你去何處？」

「十一子，你要仔細推敲一下，老夫出去買些吃喝的東西，順便到街上溜溜，摸摸天氣。」黃楊木走了幾步又回頭。

（未完・九）

上文提要：隴山莊的事辦完之後，谷飛雲仍然扮成四師哥的模樣和辛七姑趕去華山，一路上曉行夜宿，在酒樓上和丁易聯絡。一天，來到一處酒樓，見一青衫書生和一藍衫公子，兩個都是戴了面具的，二人忽然間打起來，丁易暗將藍衫公子制服，讓青衫書生下樓去，藍衫公子原來是項中英，他知道面對的是四師哥，便將來意說清，谷飛雲將他帶來的毒葯全部沒收……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風傳奇

圖報復尋衅洩忿　遭廢臂淫徒受懲

清眞子悚然一驚，暗道：「莫非今晚又有甚麼事不成？」一面放下火石，問道：「谷少俠深夜趕來，諒必敝派又有甚麼事故了？」

「道長說得極是。」

谷飛雲就把通天教教主野心未戢，他們下四弟子孟時賢在華山派失敗之後，又命他在隴山一處山坳間，以隴山莊莊主的身份，暗中主持西路各門各派的顚覆活動，並勾結金母門下大弟子陸碧梧，以迷失散迷失金母，擔任西路總令主，在短短兩月之間，終南、紫柏、岐山、白石山等大小門派，悉被買通內奸，在掌門人身上暗下『歸心丹』，悉數降伏，如今由金母以西路總令主身份，率同終南等門派，正向華山趕來，簡扼的說了一遍。

清眞子聽得大驚失色，站起身道：「善哉！善哉！谷少俠這消息太重要了，西鳳金母武功通玄，她被迷失本性，親自趕來，敝派只怕無人能敵，此事還得趕快報告掌門人才行。」

谷飛雲含笑道：「道長且請坐下來，聽在下把話說完了。」

清眞子只得返身坐下，但從他神色看出，這位老道長內心十分焦急。

谷飛雲朝他笑了笑，接着又從自己母親失踪說起，如何發現隴山莊，和丁易二人假扮他們總管、副總管，如何以驪龍珠替金母及平半山等人解去身中之毒，以及自己如何改扮隴山莊莊主孟時賢，詳細說了一遍。

清眞子聽到這裡，才算鬆了口氣，打着稽首說道：「谷少俠當眞神出鬼沒，無形中庇護了各門各派，眞是功德無量，金母等人既已完全清醒，不知少俠趕來敝派，還有甚麼賜教？」

谷飛雲道：「這就是在下夤夜趕來貴觀的緣由了。」

接着就把自己請金母和平半山等人交換意見所作成的協議，大概說了一遍，以及昨晚項中英銜命趕來，携有唐門「微塵散」之事，也說了出來。

清眞子連連點頭道：「如此就好，有金母和平掌門人決定之事，敝派自當遵命，只是谷少俠最好面見掌門人，說明此事經過。」

谷飛雲道：「在下先來拜訪道長，就是要請道長陪在下去晋見掌門道長。」

清眞子道：「事不宜遲，貧道這就陪谷少俠前去。」接着輕輕歎息一聲道：「尹長生是敝派俗家弟子中最具聲名之人，沒想到他居然喪心病狂，作出欺師滅祖的事來，眞是令人痛心之至。」

谷飛雲問道：「醉道長呢？還在貴觀吧？」

清眞子道：「醉道長已在兩天前離去，他沒有說甚麼，好像還不知道西路發生的事。」

谷飛雲心中暗想：「醉道長就是爲了終南等門派都出了事，才特地趕上華山來的，怎會甚麼都沒有說就走了

呢？」接着又暗暗哦了一聲，忖道：「是了，醉道長可能是遇上乙道長了，已知自己和丁易混入隴山莊的事，所以放心走了。」

心中想着，已經來至元眞子的靜室前面，淸眞子走上石階，在窗下以「傳音入密」朝裡面說道：「大師兄，小弟淸眞有緊要之事求見。」

只聽靜室中傳出元眞子的聲音，說道：「二師弟請進。」

淸眞子回身朝谷飛雲道：「谷少俠請隨貧道進去。」

話聲一落，也不和谷飛雲客氣，當先跨入雲房，稽首道：「大師兄，是谷少俠來了。」

元眞子先前聽他說有緊要之事求見，現在又說谷少俠來了，心頭不由一怔，急忙迎着谷飛雲，稽首道：「谷少俠遠蒞，貧道失迎之至。」一面朝淸眞子道：「師弟，你快去把燈點上了。」

淸眞子道：「大師兄，谷少俠此行十分機密，還是不點燈的好。」

元眞子聽得心頭一震，忙道：「谷少俠想必有甚麼見教了？」

淸眞子道：「谷少俠請坐，此事還是由貧道向掌門人報告好了。」

三人就在椅上坐下，淸眞子就把谷飛雲剛才說的，詳細說了一遍。

元眞子聽得很仔細，隨即問道：「谷少俠之意，要貧道如何做呢？」

谷飛雲就以「傳音入密」和元眞子說了一陣。

元眞子連連點頭道：「既有金母和平道兄、齊道兄幾位已經商量妥當之事，又有谷少俠親自趕來，貧道自當遵辦，那就煩勞谷少俠覆上金母，華山派悉憑調遣。」

谷飛雲站起身道：「多謝老道長答允，在下這就告辭了。」

元眞子道：「谷少俠到了華山，怎麼……」

谷飛雲抱抱拳道：「在下還得立即趕回去，兩位道長，恕在下少陪。」

元眞子已經知道他喬裝隴山莊莊主孟時賢，自然不好挽留，當下就和淸眞子一起送了他出來。

谷飛雲走下石階，再次抱拳道：「兩位道長請留步，在下走了。」說完，立即轉身掠起，但見一道人影破空而起，宛如離弦之矢，穿雲直上，瞬息之間，已消失在漫天星光之下。

元眞子輕輕歎息一聲道：「崑崙一派，累世單傳，但每一代都是武林拔萃奇才，不是其他門派所能企及，眞是令人妒煞羨煞。」

＊　＊　＊

招商客棧後進樓下，右首一排三間廂房，住的是一位公子爺和兩名跟班。這位公子爺，正是如今被稱爲九公子的項中英。

此刻，他房中還有燈火，那就表示他尚未入睡，忽然，房門上响起拍門之聲，項中英抬目道：「進來。」

原來房門只是虛掩着，經人輕輕推開，探進一個頭來，接着閃進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連連陪笑道：「公子還沒睡？」他是地鼠孫發。

項中英受了四師兄一肚子的窩囊氣，正沒好氣，聞言冷聲道：「你來作甚？」

孫發湊上一步，壓低聲音說道：「屬下是給公子報訊來的。」

項中英問道：「甚麼事？」

孫發道：「剛才酒樓上的那個丫頭片子，敢情不敢再在這裡落脚，如今落脚在城外七里外的一座三官堂裡……」

項中英沒待他說完，虎的站起身子，說道：「你如何知道的？」

孫發聳聳肩，說道：「屬下聽公子口氣，好像和那丫頭片子有着過節，試想她傍晚時光還上酒樓來，自然打算在城裡過夜，屬下略施追蹤之術，稍爲留意，竟然發現她出城而去，那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不敢再在城中落脚了，屬下一直尋到七里外的三官堂，就沒有她出來的足迹，便可以斷定她在那裡落脚了。」

「你做得好。」項中英接着道：「不過此事不能讓四師兄知道。」

孫發道：「公子放心，屬下二人是奉命跟公子的，怎麼會說出去呢？」

項中英摸摸身邊長劍，心想：今晚說甚麼也要把這丫頭片子毀了，方雪胸頭之恨，試想當日要不是遇上師傅(通天教教主)，自己早已變成獨眼龍了，這一針之仇，自然非報不可！一念及此，立即說道：「咱們走，哦，高升呢？」

孫發道：「屬下回來之後，已經要他趕去暗中監視。」

「好！」項中英一手熄去燈火，舉步走出，來至後院，越牆而出，一路疾行，越過城垣，才展開輕功。六七里路，不過盞茶光景，就已趕到。

三官堂離大路極近，只有一間廟宇，但廟前却有兩棵高大的榕樹，樹下各有一方橫石，專供路人休息之用，這樣一間小廟，自然沒有廟祝，此時當然也不會有燈火。

孫發口中發出咕咕兩聲夜鳥的啼聲，啼聲方落，一道人影已從左首大樹間疾然飄落，那是高升，他朝項中英抱抱拳道：「公子來了。」

項中英問道：「這廟中還有甚麼人嗎？」

高升道：「沒有。」

項中英又道：「那丫頭呢？」

高升道：「就在裡面。」

項中英道：「好，你們兩個守在這裡，別讓她跑了。」

孫發道：「公子放心，她跑不了的。」

項中英一手提着長劍，走近廟門，他不理會廟門是閂着的還是虛掩的，飛起一脚，就把兩扇廟門踢得砑然分開，舉步走入。

三官堂只有一進殿宇，本來坐在簷前石階上的青衫少年，給這聲砑然大响驚得迅快站了起來，一手橫抱鐵琵琶，秀眉挑動，冷然道：「原來是你。」

「不錯，正是本公子。」項中英目射厲色，沉笑道：「小丫頭，妳沒想到本公子會找到這裡來吧？」

青衫少年冷聲道：「你找來又待怎樣？」

項中英道：「妳仗着瞎眼老賊尼一手飛針，打傷本公子眼睛，今晚本公子就是找妳算賬來的，本公子也不爲已甚，只要妳自毀一隻右眼，就可饒妳不死。」

青衫少年目中微露詫異之色，說道：「我用飛針打傷你眼睛？你沒認錯人？」

項中英怒笑道：「難道妳不是瞎眼老賊尼門下？」

「當然不是。」青衫少年微哂道：「但以你這副德性，被人射瞎眼睛也是應該的了，要我自毀右眼，憑你配嗎？」

項中英大笑道：「本公子說出來的話，從無更改，配不配，妳馬上可以知道。」

青衫少年手中鐵琵琶一擺，說道：「你給我聽着，用飛針打傷你眼睛的並不是我，你一再尋釁，也不像是甚麼好東西，本姑娘正該好好教訓教訓你！」

話聲甫落，突聽黑暗中响起一個淸脆的女子聲音，說道：「且慢！」

項中英目光一注，沉喝道：「甚麼人？」

只見從大殿神龕後面，款步走出一個苗條黑影，這人一身黑衣，連臉上也蒙着一層黑紗，雖然看不淸她的面貌，但從她聲音和身裁上，已可看出她是個女子，而且年齡也不會太大。

青衫少年望着她還沒開口，黑衣女子已經先開口了：「他要找的是我，自然該由我來教訓他了。」說到這裡，口氣突然轉寒，叱道：「項中英，你眞該死！」

項中英一向自視甚高，青衫少年說要教訓他，黑衣女子也說要教訓他，教他如何還忍耐得住，一時目射厲芒，逼視着黑衣女子，沉喝道：「妳是甚麼人？」

黑衣女子冷聲道：「你不用問我是誰，今晚我不會再讓你留着雙眼，走出三官堂大門去的。」

項中英鐵青着臉，哼道：「好個賤婢，原來妳就是瞎眼老賊尼的門下……」

黑衣女子叱道：「項中英，本來我只要取你一對賊眼，不想妄開殺戒，你却一再出言無禮，辱及師尊，那就莫怪我劍下留不得你了。」

喝聲出口，嗆的一聲從她手中飛出一道銀練，劍尖一指，寒聲道：「你亮出劍來，我要你死得口服心服。」

項中英大笑一聲，緩緩掣出長劍，說道：「很好，本公子要找的人，今晚總算找到了，不過在動手之前，本公子要問妳一句話，我和妳素不相識，自無怨隙可言，妳却用度厄金針傷我右目，出手如此歹毒，總有原因吧？」

黑衣女子冷冷的道：「對你這種江湖敗類，只取一隻右眼，已經便宜你了，還要甚麼原因？本姑娘話已說完，要出手了。」

「哈哈！」項中英又是一聲大笑道：「姑娘只管發劍，我倒要看看盲師太門下究竟有些甚麼驚人之藝？」

黑衣女子冷哼一聲，手中細長軟劍倏地一抖，登時幻起七八縷精練，快若掣電，激射出去，只此一劍，便可看出她劍法精奇，使人不可捉摸！

項中英不由一怔，要知他出身西峯山莊，本是武林世家，又拜在羊角道人門下，對劍術一道，原本已有相當造詣，和乃兄中豪合稱西峯雙英，後來因右眼中了度厄金針，痛得發足狂奔，巧遇通天教主，反而因禍得福，拜在通天教之門下，劍術武功再得通天教主眞傳，自非昔比！

但乍見黑衣女子這一劍上竟有七八縷劍光，如冷電迸發，根本無從封架，心頭不禁大吃一驚，急切之間，身形一側，舉足斜跨半步，避開對方劍光指襲，右手抬處，劍如匹練，朝前猛劈出去。

他身爲通天教教主門下九弟子，避招進招，正是最拿手的傑作，因爲在避招之間進招，可乘敵不備，也是扭轉攻守之機的最好機會，尤其這一劍大開大闔，勢勁力足，劍風豁然，好像把他身前空氣都劈了開來，光聽聲音，就十分凌厲。

黑衣女子驟不及防，立被逼退了一大步。項中英是何許人，一劍出手，既把對方逼退了一大步，立即乘勢追擊，長劍迴環，匹練橫空，一連三劍，均似長江大河，虎虎生風，使的全以劈擊爲主。

劍法本以輕靈爲主，黑衣女子手中是一柄細長軟劍，使出來的劍法，輕巧有餘，但遇上項中英全力劈擊，若要和他硬打硬砸，女孩子家內力較弱，自然不敢用劍封格，這一來只有連連後退的份了。

青衫少年眼看黑衣女子和項中英交手不過三四招，就被逼得無力還手，口中冷喝一聲：「姓項的休得賣狂！」

身形飄動，一下直欺上去，手中鐵琵琶隨勢橫掃過去。她這鐵琵琶可是沉重的外門兵器，但聽噹噹兩聲，金鐵大响，把項中英劍勢一舉震蕩開去。

黑衣女子被逼得連連後退，心頭自是十分怒惱，這回但覺壓力大減，精神陡振，一聲嬌叱，細長軟劍立還

顏色，揮動之間，七八縷精練像火樹銀花般飛洒而出。

青衫少年更不待慢，鐵琵琶縱送橫截，連續揮出。

刹那之間，劍光如銀蛇亂閃，琵影挾呼嘯橫飛，項中英立時由優勢被逼落下風，幾乎有措手不及之感，但他只被逼退了兩步之後，已經活開步法，身如逆水游魚，雙肩忽左忽右，轉側擺動，一個人從兩件兵刃之間進退閃避，乘隙遊走。

銀練般利劍鋒芒和交叉劈過的鐵琵琶，只是從他肩頭胸口劃過，不過毫釐之差，就可使他洞胸碎骨，伏屍當場，當眞生死一髮、驚險萬狀，但兀是連他衣角也沒掃上一點。

項中英自然知道只要展開「通天身法」，縱使最强的敵人，也奈何自己不得，但身歷斯境，眼看身前身後，寒芒流動，琶影交織，也不禁感到觸目驚心，心想：「這兩個丫頭片子竟然會有如此凌厲的招式？」

他怎知她們一個是盲師太的門下，盲師太以一手「準提劍法」，令黑道羣邪聞名喪膽。「準提劍法」練到精純，可以在一招之中，發出一十八劍之多，每支劍影，都是實實在在的利劍，你如果把它看作幻影虛招，那就得賠上你的老命。

黑衣女子雖已盡得盲師太眞傳，但究是功力尚淺，一招之中不過發出七八支劍光，但也令人難以化解。

青衫少年則是樂師司徒曠的女弟子，司徒曠名列武林六藝，武功別走蹊徑，青衫少年是他唯一徒弟，從小以鐵琵琶作兵器(鐵琵琶中還藏有一支細劍)，別看她一經動上手，就純走剛猛一路，實則樂師替徒兒設計的這套武功，可說擷各家之長，剛中有柔，也有它小巧精緻的一面，如果和她記硬拚，那就註定非上當不可。

這一陣工夫，黑衣女子一柄細長軟劍永遠是一發就有七八道銀練，愈出愈奇，奇正相連，使到急處，前面的七八支劍影還未消失，後面的七八支劍影已相繼而來，銀練交織，宛如撒下了一面銀色的天羅！

青衫少年一張鐵琵琶也從縱送橫擊，大開大闔之際，响起錚然清鳴，她右手忽然從琵琶中抽出一支細長長劍，左手揮舞琵琶，右手長劍連揮，密集刺出。這一來，她以琵琶專門封格敵人兵刃，却以長劍攻敵不備，使的劍法全以點刺爲主，宛如無數利錐，參差刺出。

項中英在兩人三件兵刃的交相搶攻之下，縱然身法奇奧，但手中一支長劍也僅堪和對方二人打成平手，休想佔得半點上風。這眞把平日不可一世的項中英激得憤怒無比，一張清瘦的臉上已經脹得通紅，連雙目之中也滿是紅絲，快要噴出火來。

奉命守在山門外的流星高升和地鼠孫發，沒有項中英的呼喚，自然不敢擅入，但雙方叱喝和兵刃交擊，自然聽得清清楚楚，好像除了在酒樓上遇見過的丫頭片子(青衫少年)，還多出一個丫頭來了！

這三人交上手之後，公子一直沒有佔得優勢，還落了下風。

高升悄悄拉了一下孫發的衣角，說道：「這兩個丫頭片子看來很扎手，咱們公子要把她們拏下，只怕不容易呢！」

孫發壓低聲音道：「你沒聽說有一個還是盲師太的門下，這老尼姑四十年前已經是沒人惹得起，她調教出來的人，自然錯不到那裡去。」

高升道：「還有那個使鐵琵琶的丫頭，方才一時之間還想不起來，你當她是誰的門下？」

孫發問道：「誰的門下？」

高升笑了笑道：「你想想看，天底下有誰把樂器當兵刃使的？」

孫發矍然道：「樂師門下？」

「沒錯，」高升道：「所以這兩個片子都是大有來歷的人，咱們公子自然討不了好了，如果讓他們再打下去，只怕非落敗不可，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他沉吟着沒說下去。

孫發問道：「只有甚麼？你怎麼不說下去呢？」

高升又笑了笑道：「只有你才有辦法。」

「我？」孫發聽得一楞，接着恍然道：「你要我……」

「別無選擇。」高升道：「難道你要看着公子傷在兩個丫頭片子手下？再說，你只是幫公子把兩人拏下而已，又不是要了她們性命。」

孫發搔搔頭皮，沉吟道：「拏下她們自非難事，只是公子沒有吩咐……」

高升道：「公子怎好叫你出手，這是咱們替公子效勞之時，還不快去？」

孫發應了聲「好」，身形突然一矮，快得當眞像一頭地鼠，貼地抵掠，朝動手的三人中間欺去，人還未到，雙手揚處，飛出兩蓬淡淡輕烟，分向黑衣女子和青衫少年迎面撒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黑衣女子和青衫少年陡然聞到一股異香，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沒有，但覺一陣天昏地黑，三件兵器同時墮地，人也跟着砰砰兩聲，一齊摔倒下去。

項中英還沒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孫發已經站了起來，垂手叫了聲：「公子。」

項中英目光一注，問道：「是你把她們放倒的？」

孫發囁嚅的道：「是……是……」

「哈哈！」項中英敞笑一聲，拍拍孫發肩膀，說道：「你做得好！」目光一轉，又道：「你們快去門外守着，別讓人進來，我倒要瞧瞧這兩個丫頭片子究竟是甚麼人？」

孫發答應一聲，迅快退出。

項中英返劍入鞘，一手一個的提着兩人走上大殿，從身邊取出火摺子

，隨手晃着，在香案上找到半根蠟燭點着了，然後走近兩人身邊，一手撕下黑衣女子的蒙面黑紗，目光落到她臉上，呈現在眼前的，竟是一張清麗如玉的嬌靨，此刻被孫發用迷香迷翻，雙目微闔，更如海棠春睡，好不嬌艷動人，我見猶憐。

這張粉臉，項中英記憶猶新，臉上登時浮起一絲得意的獰笑，用手在她臉頰上摸了一把，說道：「原來是妳！」

這位姑娘，正是被他假冒谷飛雲之名、白璧玷瑕的全依雲。項中英看到她，淫心陡起，右手疾落，一連點了她五處穴道，左手嗤的一聲，撕開她胸前衣衫，口中嘿然道：「好個賤婢，妳用度厄金針打傷本公子眼睛，沒想到還會落到本公子手裡吧？」

右手食中二指再朝她束腰絲絛剪去，回頭看到旁邊還躺着青衫少年，心中忖道：「這小妞也不能放過。」一念及此，又走到青衫少年身邊，撕開她身上的衣衫。

不過一會工夫，兩位姑娘身上衣衫都被剝光，燭光之下，併列着兩個有如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胴體，當眞是活色生香，充滿了青春的誘惑，好不迷人！

這一情景，就是柳下惠碰上了，都會無法克制，何況項中英本是淫惡之徒，他口中發出一陣快意的淫笑，喃喃說道：「這是妳們自己送上門來的，哈哈，一箭雙鵰，當眞是一箭雙鵰，本公子豈可辜負了妳們的美意……」

嘶！一聲極其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從天井飛入，項中英色迷心竅，忙着替她們寬衣解帶，還未警覺，整個人已被砰的一聲震飛出一丈多遠，背脊撞上牆壁，口中發出一聲驚啊，定睛看去，不知何時，殿上已經多了一個藍衫青年。

項中英最熟悉這人也沒有了，他，正是自己最切齒痛恨的谷飛雲。

他「啊」聲堪堪出口，谷飛雲早已滿臉怒容，雙目寒光暴射，沉喝道：「項中英，你這敗類，今晚當眞留你不得。」

這兩句話的時間，項中英業已定過神來，立即掣出長劍，朝谷飛雲一指，切齒厲笑道：「姓谷的小子，該死的是你，本公子正要找你，你倒自己送死來了。」

他投到通天教門下後，今非昔比，只當方才驟不及防，才會被谷飛雲一掌震飛出來，這回長劍出鞘，早已起了殺機，喝聲出口，人已騰躍而起，抖手一劍，朝谷飛雲當頭直劈而來。

這一劍他蓄勢已久，仇人相見，本來已經份外眼紅，何況來得又不是時候，破壞了他一箭雙鵰的好事，自然更仇上加恨，出手更要全力以赴，但聽劍風豁然，匹練激射，端的凌厲無前！

谷飛雲只是空着雙手，沒有兵刃，但他那會把項中英放在眼裡，直等劍光離頭頂三尺光景，才右腕抬處，屈指凌空彈出。

他使的是孤峯上人(實是頑石大師)的「彈劍神功」(實是少林寺七十二藝中的彈指神通)，從前須得彈到劍身，才能把敵人的長劍彈斷，如今他練成「紫炁神功」，相距還有三尺，一縷指風已擊上劍身，但聽錚的一聲，激射而來的一道匹練突然齊中折斷。

項中英還以爲自己另投名師，練成「通天劍法」，這一劍縱然不能把對方立劈劍下，也足可把谷飛雲逼退數步，決不敢硬接，何況谷飛雲手中又沒有兵刃，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谷飛雲一身功力會有如此深厚，只是屈指輕彈，就把自己長劍齊中彈斷。這一下，當眞使他大出意外，也大吃一驚，倉猝之間，總算他應變不慢，凌空撲來的人，趕緊猛吸一口眞氣，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硬把身子往後倒翻出去。

等他落到地上，谷飛雲只往前跨上一步，就已到了項中英面前，寒聲道：「你淫惡滔天，谷某說不得要爲世除害。」右手振腕一指，正待朝他眉心點去。

項中英也橫上了心，一聲不發，舉起手中半截斷劍，猛向谷飛雲胸口扎來。

他這一記形同拚命，幾乎用上了十成力道，一下就刺到了谷飛雲胸口，谷飛雲好像毫無防備，但項中英已感到刺去的斷劍生似被一層無形氣幕擋住，再也刺不進去。

這時谷飛雲點出的一指，也快要擊中對方眉心，突然間心中暗道：「此人已投到通天教教主門下，自己若是殺了他，必然會要孟時賢查報，這一來，豈非給自己增添許多麻煩？不如讓他多活上幾天，等到了桐柏山再收拾他，就不用顧忌這些了。」

一念及此，點出的手指疾然下落，一下點在他肩頭上，沉喝道：「今晚權且饒你一命，廢你一條右臂，只是給你一個薄懲而已，你走吧！」

項中英的斷劍刺上他衣衫，就刺不進去，心知要糟，突覺右肩一麻，整條手臂再也提不起來，聽谷飛雲口氣，已經廢了自己右臂，心頭又驚又怒，厲聲道：「好，姓谷的，你給我記着，老子有仇必報，咱們走着瞧。」

雙脚一頓，縱身往廟外掠去，再也顧不得廟門口被制住穴道的兩人了。

谷飛雲跟着走出，雙手左右一揮，解開高升、孫發二人穴道(他不知道是孫發施放的迷魂粉末，不然，就不會放過他們了)，喝道：「項中英那淫惡之徒，我已廢去他一臂，你們兩個還不快滾？」

高升、孫發那敢多說，正待舉步，谷飛雲喝道：「慢點，你們把身上長

衫脫下來再走。」

兩人不敢違拗，只得脫下長衫，放在地上，然後急步奔去。

谷飛雲提着兩件長衫，回入大殿，蓋在兩位姑娘光緻緻的玉體之上，然後右手輕拂，替兩人解開穴道，只見兩位姑娘依然雙目緊閉，昏睡未醒，心中暗道：「看來她們是着了項中英的道，這淫賊我非殺了他不可。」

他不知道項中英使的是甚麼迷藥，這裡又找不到冷水，心想：自己身邊的驪龍珠，可解百毒，大概也可以解迷藥了。當下就從身邊取出驪龍珠絲囊，俯下身子，把絲囊朝黑衣女子鼻孔湊近過去，目光這一注，發現這黑衣女子竟然十分面善，只是記不起在那裡見過，一時只是怔怔的望着她，心裡正在思索着這位姑娘會是誰呢？

驪龍珠專解天下奇毒，區區迷魂藥粉自然一聞即消，全依雲雙目乍睜，只見一個面貌熟悉的男人蹲在自己身邊，自己却仰臥在地，不，自己竟然身無寸縷，一時又羞又急又怒，纖掌揮處，「啪」的一聲摑在谷飛雲的臉頰上，切齒道：「惡賊，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

谷飛雲平白無辜的挨了一個耳光，心知姑娘家誤會了，急忙移開一步，口中叫道：「姑娘不可誤會，在下是谷飛雲，那姓項的淫賊已被在下廢去一臂逃走了，在下見解開二位姑娘穴道，你們還沒清醒，推想二位可能是中了賊人迷魂香一類迷藥，才用驪龍珠湊近姑娘鼻孔，俾可解毒，姑娘身上這件長衫，是在下要他兩個跟班留下的，姑娘快請披上。」

二位姑娘的衣衫都被項中英撕破了，所以谷飛雲才要高升、孫發留下長衫。

全依雲聽他這麼一說，不禁紅暈雙頰，依言披上長衫，站起身來，一雙盈盈秋水望着谷飛雲，襝衽道：「谷少俠仗義相救，小女子感激不盡，錯怪少俠之處，還請多多原諒，小女子要走了。」

她俯身拾起長劍，又在一堆撕破了的衣衫中取出一個革囊，正待離去，谷飛雲忙道：「在下想起來了，妳是全依雲全姑娘。」

全依雲只得點了下頭，不禁目含淚水，垂首道：「小女子賤名，少俠忘了也罷！」

谷飛雲道：「姑娘能否再稍待片刻？」

全依雲道：「谷少俠還有甚麼見教嗎？」

谷飛雲道：「這位姑娘中毒未醒，在下把她救醒之後，只怕又會引起誤會，有姑娘在，可以替在下解說，還有一點更爲重要，在下雖然遲來一步，但二位姑娘依然冰清玉潔，白璧無瑕，希望二位姑娘不用放在心裡。」

全依雲再也忍不住，兩行淚水像斷線珍珠般從粉頰上直滚而下，幽幽的道：「全依雲早已白璧玷瑕，今晚賤軀又袒裼裸裎，醜態畢露，悉呈少俠之前，賤妾眞是無顏見人……」

她和谷飛雲站得極近，說到這裡，嬌軀一陣顫動，搖搖欲倒，順勢一下撲入他懷裡，嗚咽不已！

谷飛雲一手拿着驪龍珠絲囊，一手趕忙把她摟住，柔聲道：「姑娘不可傷心，姑娘遭此不幸，全由谷某而起，谷某眞是愧對姑娘，今晚……在下之意，姑娘如不嫌棄，在下頗想和姑娘結爲兄妹，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全依雲聽得芳心可可，自從她見過谷飛雲之後，心中一直縈繞着他的影子，但自傷白璧有玷，不願和他見面，今晚無巧不巧又是他救了自己，一時忍不住，才說出心裡的話來。此刻聽他說出願意和自己結爲兄妹，姑娘家深愛着這個人，自然願意和他多接近了。她拭着眼淚，抬起頭來，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盯着他，說道：「你說的是眞心話？」

谷飛雲看她宛如梨花帶雨，另有一種楚楚動人的美，心頭不禁一蕩，玉人在抱，眞想輕輕吻她一下，但自己決不能這樣做，當下趕忙定了定神，柔聲道：「在下說的自然是眞心話了，妳願意的話，我就叫妳妹子。」

全依雲心頭一甜，趕緊把頭低了下去，埋在他懷裡，低低的道：「那我該叫你大哥才是，大哥，我好高興。」

她雙臂一環，把他抱得緊緊的。

要知她身上只披了一件長衫，裡面可空空如也，這一抱緊，兩身相貼，谷飛雲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她緊貼着自己的嬌軀，豐盈而苗條，凹凸玲瓏，溫香玉軟，心頭又是一陣蕩漾，急忙笑道：「愚兄也很高興有妳這樣一個嬌美如花的妹子，好了，妳快站好了，愚兄還要替這位姑娘解迷呢！」

全依雲只得放開手，站直身子，臉上依然紅紅的，但有了笑容，問道：「大哥，你這是甚麼呢？」

谷飛雲把手中絲囊遞了過去，說道：「這是驪龍珠，專解天下奇毒，妹子，就麻煩妳把這個絲囊放近這位姑娘的鼻孔，給她聞上一聞，就可醒過來了。」

全依雲接過絲囊，走近青衫少年身邊，把絲囊湊近她鼻孔，給她聞着。

說也奇怪，驪龍珠才湊近她鼻孔，青衫少年立即倏地睜開眼來，一眼看到全依雲，就道：「是姐姐救了我嗎？」

一下翻身坐起，這一坐起，才發現自己身上不着寸縷，只是覆蓋着一件男人的長衫，翻身坐起，長衫自然迅快的滑落下去，心頭大吃一驚，急忙抓緊長衫掩住身子，口中尖叫出聲。

全依雲沒想到驪龍珠會有這麼快速的靈效，看她很快醒來，翻身坐起

，還來不及和她說話，急忙把長衫披到她肩上，才道：「妳先把衣衫穿好了再起來。」

青衫少年想起方才和項中英動手，忽然一陣天旋地轉，昏了過去，一念及此，不覺大吃一驚，失色道：「莫非是那惡賊……我……」

她急得再也說不出話來，眼中淚珠也隨着奪眶而出。

全依雲柔聲道：「姑娘不用害怕，姓項的淫賊還沒有得逞，就被我大哥趕來，廢了一條右臂，已經逃走啦，現在沒事了，妳穿好長衫，可以站起來了。」

青衫少年穿好長衫，才行站起，看到谷飛雲站在神龕前面，不禁雙頰發赧，羞澀不安。

全依雲道：「他就是我大哥谷飛雲咯！哦，我叫全依雲，妹子妳叫甚麼名字？」

青衫少年羞澀的道：「我叫沈嫣紅。」

全依雲道：「我的大哥，妳也叫大哥好了。」

沈嫣紅脹紅了臉，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谷飛雲含笑道：「沈姑娘不知還記不記得，我們曾見過三次面，兩次是姑娘和令師在一起，搏殺鄭州虎段天發，昨晚在酒樓上，還是在下叫姑娘走的。」

沈嫣紅睜着一雙鳳眼，打量着谷飛雲，才道：「經谷大哥這一說，我想起來了，我們在鄭州確曾見過，但昨晚酒樓上好像……好像……」

谷飛雲突然想起昨晚在酒樓上自己扮的是隴山莊主，這就笑道：「姑娘說的沒錯，昨晚在下易了容，所以姑娘認不得了。」

全依雲道：「原來你們早就認識了。」

沈嫣紅給她說得臉上更紅，忙道：「我們只是見過三次，都是偶然遇上而已，妹子連谷大哥是誰都不知道。」

全依雲神秘一笑，輕聲道：「現在不是認識了嗎？」接着哦了一聲，朝谷飛雲問道：「大哥昨晚易了容，那是爲甚麼呢？」

谷飛雲道：「此事說來話長，一時之間也說不清楚，不如過一天再慢慢的和妳說吧！」

全依雲自從認了谷飛雲做大哥，連自己也不知道本來鬱鬱不開的心境，忽然間竟然開朗活潑起來，偏着頭道：「大哥是不是有甚麼秘密，不肯和我說呢？」

谷飛雲笑道：「妹子說對了，愚兄易容而來，確實有一件十分重大之事，但却並不是不肯和妳說，實是因爲說來話太長了，不是一時說得清楚的。」

全依雲眨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說道：「大哥既有十分重大之事，用得着小妹效勞之處嗎？」

谷飛雲含笑道：「目前還沒有，不過愚兄改扮了另一個人，暫時還不便和妳們見面倒是眞的。」

全依雲聽說暫時不便和自己見面，心裡一急，不依道：「那麼大哥今晚一定要說清楚了才行。」

谷飛雲對這位剛認了兄妹的妹子，心裡有一份極深的憐惜，不忍拂逆，抬眼望望天色，不過三更才過，這就含笑道：「好，好，我說，我說，妳們兩個都坐下來了。」說完，走到石階上坐下。

全依雲、沈嫣紅跟着坐下。

谷飛雲就從自己救出父母說起，在老爺嶺母親忽然失蹤，如何找上隴山莊，一直說到今晚自己趕去華山派，回途經過這裡，發現高升、孫發二人鬼鬼祟祟的站在廟門前，心中生疑，才進來瞧瞧。這段經過，他盡量說得簡略，也足足化了頓飯工夫才算說完。

全依雲道：「大哥這麼說，你假扮隴山莊主，是要到桐柏山去了，武林大會一共有四個總令主，他們實力雄厚，你這樣不是太危險了？」接着回頭道：「沈姐姐，妳有沒有事呢，我們一起跟大哥去好不？」

沈嫣紅道：「小妹原是找家師來的，一路都沒找到他老人家，和姐姐作伴，自然好了。」

全依雲喜孜孜的道：「那就這麼辦，我們和大哥只作不識，暗中跟着大哥，大哥有甚麼事，只要知會我們一聲，我們就可以辦了。」

沈嫣紅咭的笑道：「這辦法很好。」

谷飛雲攢攢眉道：「這樣妳們也會很危險，萬一給人識破了怎麼辦？」

「不會的。」全依雲道：「有我和沈姐姐在一起，還怕甚麼人來？」

谷飛雲心知自己如果不答應，她們也會偷偷的跟去，倒不如答應她們跟去，這樣自己還可以暗中照顧她們，這就頷首道：「妹子，妳們要跟去可以，但一定要聽話才行，不可惹事。」

全依雲含情脈脈的看着他，說道：「你是我大哥，我是小妹，路上一切自然都聽大哥的了。」

「好了。」谷飛雲道：「時間不早了，我還要趕回去，妳們……」

全依雲道：「我就在附近的農家借宿，沈姐姐和我一起去好了。」

「這樣也好，明天愚兄還不會離開華縣。」

谷飛雲沉吟一下，又道：「明晚初更，我在這裡等妳們。」

全依雲點着頭，說道：「小妹記下了，沈姐姐，我們走吧！」

谷飛雲和她們一起走出三官廟，回頭道：「妹子，愚兄要先走了。」

話聲甫出，人已化作一道長虹，凌空飛起，瞬息不見。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 三才會、西門堡、黑虎莊三派聯手搶奪血劍、血書，都無法得逞，反被徐不凡殺傷。他和朱玉梅郡主分手後，找到兗州府提督褚鵬傑，打了幾個回合便安營紮寨，天亮，鍾玉郎帶了四衣衛攔截，呂忠喪了命，又被兗州府總捕頭許大力截鬥，徐不凡邊打邊起程，褚鵬舉帶兵圍截，正在脫不了身，朱玉梅出面解圍。告別她後，又和褚艮相鬥，兩敗俱傷……

血劍屠龍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郡主幾番退敵　寃家屢次相逢

兩名金衣使者也不慢，衝上來攙住褚艮。

石娘娘突然從天而降，厲色喝問道：「老賊，怎麼樣？姑奶奶我再陪你走三百招？」

一名金衣使者挺身而出，道：「幹就幹，四衣衛的人還從來沒有怕過那個！」

雙方怒目相視，惡戰一觸即發，褚艮忽然沉聲說道：「你們想死也別急在一時，如果未在兗州府兵馬的鐵蹄下變成肉泥，四衣衛會在谷口替你們收屍。」

吆喝一聲，褚艮在四衣衛的人簇擁下退出山谷。

褚艮傷不在輕，亟需調息，故而藉詞退走，徐不凡何嘗例外，自然也未敢逞強窮追，當即服了兩粒靈丹，就地盤膝而坐，行起功來。

丁威道：「石娘，甏到鍾玉郎那小子沒有？」

石娘娘道：「姓鍾的狠性多詐，被他溜了，正因爲追他費時太久，未能及時趕到，差點鑄成大錯。」

「天木怎未同返？」

「我叫他去察看一下四週的情勢。」

話至此，高天木也到了，毛奇說道：「天木，附近的情勢如何？」

高天木望着徐不凡，道：「情況很不妙，朱玉梅已走，褚鵬傑的兵馬隨時可到，另外，兗州府總捕頭許大力及其手下，前一日林內所遇的那一隊兵勇，乃至三才會的三位堂主，西門堡主西門貂等，均在這週遭不遠，很快就會趕到。」

褚鵬傑的大隊兵馬是最大勁敵，幾乎沒有求勝的機會，四衣衛高手如雲，能不敗已屬幸運，現在四方強敵壓境，處境可謂險到了極頂。

屋漏偏逢連夜雨，徐不凡又負傷在地，大家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

現在該怎麼辦？每一個人的心裡皆有這一個相同的問題，却沒有一個人能提出妥善的方法來。

這些話，徐不凡聽得眞切，事情急如燃眉，他必須有所決斷，是以行功僅及一半，便站起身來。

王石娘忙道：「主人，你的傷好了？」

徐不凡道：「差不多了，已無大礙。」

「四外强敵環峙，蠢蠢欲動，請主人速作定奪。」

「我想聽聽你們大家的意見。」

「情勢緊迫，石娘娘建議從速離開此地。」

「妳是說不戰而退？」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傷亡，避免禍及無辜，這是最佳的選擇。」

「怎麼退，走鍾雪娥的那條橫溝？」

「不行，奴才發現古月蟬正在那裡。」

「走回頭路？」

「更不行，那會與褚鵬傑碰上。」

「如此，乾脆從四衣衛這邊殺出去？」

「兩敗俱傷不說，只怕其他各路的人馬會趁火打劫。」

「那妳究竟有何萬全之計？」

「石娘以爲，最好速施仙法，遠遠離開。」

「這……光天化日之下，恐會驚世駭俗。」

「荒山野地，應該不會有人注意到。」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徐不凡經過一番愼重的斟酌，爲了避免大量流血，禍延無辜，終於決定接納石娘娘的意見。

於是，命二老八駿閉起雙目，緊抓在血轎四週，與王石娘、高天木三人一齊施展法術，血轎立告騰空而起，沒入雲端，越過重重高山，大片平原，落在泰山東南方的徂徠山。

高天木馬上說道：「主人內傷未癒，請速行功，褚忠、褚艮的爪牙遍及山東全省，等一下說不定還會有魑魅魍魎。」

與褚艮硬拚三百合，又經過這一陣施法，徐不凡確有力不從心之感，聞言未置一詞，隨即席地而坐，閉目行起功來。

*　*　*

王石娘望望天色，日已偏西，再看看附近的環境，倒還平坦寬闊，血轎就停在山路後方不遠的地方。

這山路原來北上泰安，遊歷泰山的官道，行旅車馬，時有往來，血轎落下時，就會嚇走好幾個人。

當石娘娘發現這些時，心知不妥，原想換一個隱密的所在，無奈主人正在行功，不便驚動，只好加强戒備，小心防範。

路上出現一輛馬車，車上坐着三個人，巴爾勒坐前排，布魯圖與烏蘭格坐後排。王石娘輕喊一聲：「糟，咱們快蹲下來！」

蹲下也沒有用，血轎目標太大，巴爾勒師徒已經發現了，馬車靠邊停下，大步走過來。

二老八駿快速移動，在徐不凡前面排下一道人牆，王石娘、高天木故意向前走了幾步，以便有較多緩衝的空間，因爲行功運氣之人最是驚擾不得，輕則走火入魔，重則喪命。

人還沒有到，布魯圖就打着哈哈說：「兩位，久違，久違！」

王石娘皮笑肉不笑的回應道：「幸會，幸會！」

烏蘭格故示關切的道：「是甚麼風把各位吹到山東來了？」

高天木言不由衷的說：「我們是來遊泰山的。」

布魯圖接過來說道：「那好，我們也是陪家師來遊泰山的，稍待結伴而行好了。」

巴爾勒師徒相繼停下脚步，朝二老八駿那邊張望，王石娘道：「聽說貴師徒不是要進京去的嗎？」

布魯圖道：「在京城訪友不遇，故而先東來一觀名山古刹。」

「到京城去拜訪那位？說出來我們也許知道行止。」

「家師在京城的舊雨新知甚多，未遇的只是幾個小人物，兩位不會認得的。」

「鍾玉郎的乾爹，四衣衛的首腦，算小人物？」

王石娘詞鋒絲絲入扣，布魯圖不願正面作答，再度望望二老八駿，道：「怎麼沒見血轎主人徐不凡？」

「我家主人正在練功夫。」

「那就不必驚擾他，跟兩位說也一樣。」

「布魯圖，你好像有事？」

「是家師想看一看天下第一名劍——血劍！」

「對不起，血劍乃武林至寶，不可以隨便給人看。」

「如果我沒有記錯，徐不凡曾公開表示，血劍是可以供人觀賞的。」

「現在改了。」

一直不曾開口的巴爾勒忽然虎吼一聲，道：「改了也得改回來。」

暗暗提足一掌眞力，大踏步的往前闖，布魯圖、烏蘭格緊隨左右，一步一趨。

小不忍則亂大謀，王石娘、高天木心裡明白，此刻處理不當，就會闖下滔天大禍，暗將功力叫足，雙雙向後閃退。

巴爾勒在八駿二老之前停住，憑他高大的身材，立即明白，徐不凡頭頂熱氣騰騰，滿身是汗，正當緊要關頭，血劍在旁邊，多一半露在劍鞘外。

紅粉送佳人，寶劍贈英雄，武人見到血劍，沒有一個不動心的，巴爾勒心頭一陣悸動，語帶威脅的道：「本法王不希望驚動徐不凡，把血劍拿過來，我看看就走。」

高天木道：「要看現在就可以看得到，不必拿。」

「遠看不如近看，行功療傷的人如果受到攻擊，後果可不堪設想。」

「巴爾勒，你在威脅我們？」天叟丁威怒沖沖的說。

「這不是威脅，是事實。」

「告訴你，炎黃子孫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不想惹事，就把血劍拿過來，徐不凡一旦被襲，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巴爾勒，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滾，二老八駿但凡還有一個活人在，你就休想動一動我家主人。」

巴爾勒的臉色陰沉沉的，像暴風雨前的天氣，又開始舉步向前闖，二老互望一眼，雙雙電縱而出，强行攔阻，巴爾勒吼叫一聲：「找死！」雙掌

倏合乍分，分襲天地二叟。

王石娘怕二老吃虧。「讓我來！」纖手揚起，猛劈一掌，却被布魯圖截住，鬥在一起。

高天木也是同樣的心意，被烏蘭格在半途攔下來。

巴爾勒好厲害，雙掌震退二人，前進之勢不變，八駿上來阻擋，依然擋他不住，天叟丁威急如熱鍋裡的滾油，聲嘶力竭的道：「老夫跟你拚了！」

想拚命的不止他一個，石娘、天木、毛奇、八駿，都是同樣的心意，可惜……

高天木、王石娘被布魯圖、烏蘭格纏死了。

天地二叟擋不住巴爾勒。

八駿也同樣奈何不了他。

二老八駿前仆後繼，前繼後仆，巴爾勒鐵弓硬馬，步步緊迫，卒至打退了最後一個人，血劍已在他伸手可及之處。

「不許動！」

「不許動！」

王石娘、高天木鞭長莫及，被番僧逼到圈外去，情急之下，風火劍與乾坤圈，當作暗器擲出去。

巴爾勒眞不愧為是韃靼第一高手，借力打力，竟將風火劍、乾坤圈導引向另一個方向，猛襲徐不凡，而他自己腰一彎，血劍已垂手可得。

緊張，緊張，二老、八駿、石娘、天木都嚇出一身冷汗，巴爾勒的手眼看就要抓到血劍了，另有一隻春雪般地嫩手比他更快，已拔劍而出，順手將風火劍、乾坤圈也打歪了。

巴爾勒見是一個蒙面女子，怒不可當的喝問：「妳是誰！」

來人二話不說，連攻三劍五掌，硬將巴爾勒逼退出二三丈遠後，才冷冷的吐出三個字：「斷腸人！」

「斷腸人？中原武林道上還沒有聽說有妳這一號人物。」

「廢話少說，知趣的即刻滾出山東，滾出中原，回到你蠻荒韃靼去。」

「大膽，從來沒有人敢跟本法王如此說話。」

「你現在已經聽到了，請你們師徒立刻滾蛋！」

「假如本法王說不呢？」

「那姑娘我就用武力趕你走！」

斷腸人可不是虛張聲勢，話未落地，招已出手，又是一輪快攻，不論掌指劍法，皆有板有眼，無懈可擊。

煮熟的鴨子飛了，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巴爾勒血脈賁張，氣冲斗牛，立時氣提丹田，功行雙臂，以餓虎撲羊的架式攻向斷腸人。

血劍乃天下神器，穿心指、綿陰掌係武林絕學，斷腸人如虎添翼，神勇異常，像巴爾勒這種不可一世的絕頂高手，一時半刻之間竟也奈何不了她。

巴爾勒越打越氣，斷腸人愈戰愈勇，貶眼三十招已過，依然勝負不分，巴爾勒突然驚哦了一聲，道：「妙目神尼是妳甚麼人？」

敢情他已從斷腸人的武功路子上看出端倪，斷腸人冷哼一聲，道：「神尼是我甚麼人與你無關，接招！」

盡全力劈出一掌，巴爾勒馬上反手還擊，一柔一剛兩股暗力一撞，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空氣絲絲作響，廻旋的氣流激起一團狂風。

斷腸人被反彈之力震退五六步，巴爾勒也馬步不穩，退了二三步，略佔上風。

對這個結果，巴爾勒顯然大為不滿，殺氣騰騰的道：「斷腸人，來，再接本法王的三掌試試。」

突聞徐不凡的聲音說道：「讓我來接！」

斷腸人回頭一看，見徐不凡行功已畢，神采飛揚，業已站起身來，忙嬌聲說道：「你好了？」

徐不凡道：「好了，和四衣衛的頭頭大戰三百合，現在已可以與韃靼法王再戰三百合。」

話還沒有說完，發現布魯圖、烏蘭格虛晃一招，已與巴爾勒結伴離去，馬車去勢如風，帶起滿天塵砂，徐不凡自知追已無及，惡狠狠的罵了一句：「又是一個老狐狸！」

斷腸人將血劍還給徐不凡，亦揮手而去。

「斷腸人，妳等一等，我還沒有當面謝妳呢。」

「江湖兒女，不時興這一套。」

「我還是有很多話要說。」

「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堆廢話，不說也罷。」

「妳一定是小琬，不然不會捨着命來救我的。」

「你在胡說些甚麼，你的未婚妻可能已經死了。」

「小琬，別折磨我，快回到我的身邊來，我不會計較妳的容貌，我永遠永遠愛着妳。」

斷腸人已人去聲杳，徐不凡情感大動，忍不住突來的酸楚，單手掩面，淚下如雨。

＊　＊　＊

泰山丈人峯下，有一個王家莊，莊主王員外是泰安縣的首富，也是有名的大善人，舉凡修橋舖路，扶弱濟貧，往往一擲千金，毫不吝惜，加之長袖善舞，廣結善緣，更是方圓百里內的聞人，連縣太爺都不得不另眼相看，奉為財神上賓。

這麼一個大好人，又非武林中人，却突然接到一面血旗，一張血帖。王員外嚇得不得了，連夜派人進城去，請來縣衙的張捕頭，及十名捕快，加上莊裡的護院壯丁，全部動員起來，打算抵抗血轎主人徐不凡。

徐不凡很守時，日上三竿，血轎便準時抬進了王家莊的大院。

張捕頭一聲吆喝，率衆一湧而上

，道：「你們被捕了。」

徐不凡走出血轎，見發話者是一個五十來歲，身穿差服的人，含笑說道：「這位差爺尊姓？」

張捕頭大模大樣的道：「我是縣衙裡的張捕頭。」

「剛才張捕頭說要逮捕我，不知是為了何事？」

「褚總督早已佈告週知，你是欽命要犯。」

「姓褚的行動的確夠快，如果旁的事也有這麼高的效率，誠為齊魯百姓之福。」徐不凡語氣一轉，心平氣和的道：「張捕頭，咱們打個商量，先讓在下將王家莊的事解決，然後再談逮捕之事如何？」

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張捕頭平時作威作福慣了，當然不吃這一套，眼一橫，眉一豎，厲色說道：「住口，官府辦事，說一不二，那有你討價還價的餘地。」

衆捕快從旁吶喊助威，抖動着鐵鍊，就要上前鎖人，惹惱了天叟丁威，喝道：「他媽的，跟你商量是客氣，惹火了我把你綑起來。」

張捕頭聞言大怒，拔刀就砍，丁威反手一掌，就將他震得離地飛起來，正巧撞向王石娘，石娘娘再用力一推，張捕頭原來是個不學無術的綉花枕頭，又跌跌撞撞的衝向徐不凡。

噹！一聲，張捕頭揮舞着的刀，無巧不巧的撞上露在劍鞘外的血劍，當場一斷為二。

八駿中的老大，上前一把就把張捕頭的脖子抓住了。「老八，拿條繩子來，先將這個老小子綑起來再說。」

徐不凡急忙阻止道：「放了他，張捕頭吃糧當差，奉命行事，並沒有錯，不要為難他。」

老大鬆手放人，衆捕快耳聞目見，早已嚇傻了，一個個噤若寒蟬，再也沒有人敢張牙舞爪。

王石娘道：「王員外在那裡？」

張捕頭據實答道：「在客廳。」

高天木以命令的口吻道：「帶我們去。」

張捕頭連聲應是，領着大家走進一棟樓房內的大客廳。廳內正有一個頭頂光禿禿的，滿面紅光，穿着極為講究的花甲老頭來回踱着，一聽到脚步聲，立即迎向門口，迫不急待的說：「張爺，逮住了沒有？」

不用回答也明白，張捕頭垂頭喪氣，徐不凡主僕就跟在身後。

徐不凡上前說道：「你就是王員外？」

花甲老頭點頭說道：「老漢正是王仁。」

徐不凡冷笑道：「王仁？你眞會挑選好字眼，這似乎正應了一句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古話。」

王仁莫名所以的道：「年輕人說話可要留口德，請勿血口噴人，老漢一不作奸，二不犯科，可是規規矩矩的老實人，不信你可以問問縣衙裡的張爺。」

張捕頭替他極力辯護，道：「王員外的確是泰安縣的大善人，大好人，遠近皆知，同聲讚譽。」

徐不凡振振有詞的道：「王仁不仁，偽善行惡，打着仁義道德的招牌，幹着男盜女娼的勾當，泰安縣的千萬官民都被他騙了。」

張捕頭還是不信，道：「王員外在此落戶二十年，並無不良紀錄。」

「他是箇中高手，自然不露痕跡。」

「王員外面慈心善，言忠信，行仁義，不可能是大奸大惡之人。」

「其實，古今中外，凡是大奸大惡之人，差不多都是這一副嘴臉。」

王員外氣忿忿的道：「老漢為人如何，有目共睹，用不到我來多說，而且我們素昧平生，自無怨仇可言，請勿信口雌黃。」

徐不凡道：「你的罪狀，血帖上寫得一淸二楚，何必裝糊塗。」

張捕頭望了王仁一眼，道：「甚麼？還有血帖？血旗給老夫看了，怎麼沒拿血帖出來？」

王石娘道：「全是些見不得人的骯髒事，他當然不敢給差官看。」

徐不凡道：「其實他並不叫王仁，他的本名叫汪七。」

有好幾名捕快驚呼一聲，同聲說道：「二十年前，在皖魯邊區，有一名採花大盜黑煞汪七，不知糟踏了多少良家婦女，莫非就是他？」

徐不凡道：「他不僅是採花大盜，也是江洋大盜，天知道幹了多少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大案子。後來，金銀財寶撈足了，搖身一變，變成了現在的王仁王員外，王大善人，寡廉鮮耻，莫此為甚。」

微微一頓，接着又說：「果眞能就此隱姓埋名，藉行善以贖前愆，安安份份的做人，倒也罷事，偏偏淫心不改，惡根未除，每於夜深之後，出外擄劫美貌少女，供其發洩獸慾，二十年來被他蹂躪殺害的少女，多達百人以上，其中不乏名門閨秀，甚至與他交往甚篤人家的女兒。請問張捕頭，泰安縣可有女兒失踪的人家報案？」

張捕頭道：「有，報案的人月有數起，多年累積下來，已達五十件以上，却始終杳無音訊，屍體無存，連一個案子也沒有破，三天前，歹人色膽包天，竟連我們縣太爺十五歲的小女兒也擄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徐不凡道：「算你們縣太爺走運，如果黑煞汪七還沒有玩膩，可能還活着。」

王員外臉色鐵青，眼神不定，氣虎虎的道：「老漢王仁，絕非黑煞汪七，與少女失踪案毫無牽連，這話完全是空穴來風。」

「不是空穴來風，是地獄來風。」

「地獄來風？你……」

「告訴你，有不少女孩在閻王爺面前告了你的狀。」

「哼，簡直是鬼話連篇。」

「且不管是人話鬼話，起碼是實話，我徐不凡從來不信口開河。」

「江湖傳言，你徐不凡討債尋仇，最講求的就是眞憑實據，你一再誣指老漢是黑煞汪七，我要你拿出証據來。」

高天木跨前一步，道：「証據就在你家裡。」

王員外呼地站了起來，道：「我家裡會有証據？胡說。」

王石娘一言不發，走到王員外身後去，在壁上一陣摸索，王員外猝然從身上摸出一把匕首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揮刀猛砍，身手敏捷，刀法精純，儼然是一流的功夫，石娘娘冷不防差點受傷。

逼退王石娘，王員外方待奪門而逃，血光暴現，血劍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二老閃身而出，立刻將他押起來。

徐不凡在牆上敲打了幾下，啓開一道暗門，暗門內是一間暗室——一間設備豪華香氣四溢如新婚洞房的暗室。

楠木雕花的牙床，發出淡紅色的光澤，羅紗爲帳，金玉其鈎，軟綿綿的厚褥墊上，躺着一位半裸的少女，冰肌玉膚，曲線玲瓏，雙目緊閉，似在昏睡中。

脚步聲驚醒了少女，拉着被角遮住身子，驚惶顫抖的聲音說道：「不要，不要，汪七，我不要跟你好，我不要跟你好。」

說至後面，發現進來的人還不止汪七一個，惶悚的面容一變而爲放聲大哭：「張捕頭，快來救我，他不是王仁，是黑煞汪七，一個大色狼，大惡霸。啊！爹！媽！」

過份的悲痛，終至泣不成聲，放聲大哭起來。

徐不凡道：「這一位大概就是你們縣太爺的千金了？」

張捕頭道：「正是，這汪七眞是一個人面獸心的傢伙。」

徐不凡道：「姑娘，不要怕，我們是來救妳的，快穿好衣服下床來，床底下還有名堂呢。」

少女餘悸猶存，蜷縮在牙床一角，道：「我……我的衣服都被老賊剝光拿走了。」

徐不凡命二老押着一名護院，去取來少女的衣服，大家先行退出，待她將衣服穿好下床後，才又重新走進去。

「汪七，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徐不凡聲色俱厲的道：「如果不想皮肉受苦，就將床下的機關自動打開吧。」

黑煞汪七堅不吐實：「床下根本沒有機關。」

「徐某得到消息，你床下別有洞天，埋屍無數，再不動手，小心我用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

「老夫這密室，只有老夫一個人知道，你怎麼曉得別有洞天？」

「是被害的孤魂野鬼告訴我的。」

「這簡直是一派胡言，老夫就不信死人還會告狀。」

「信不信由你，再不動手就會有苦頭吃了。」

天叟丁威見他死不認帳，盛怒之下，拿他自己的匕首，在汪七的大腿上戳了一個血窟窿，咬牙說道：「怎麼樣，要不要再多戳幾個？」

血如泉湧，急痛攻心，黑煞汪七自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得開動機關，整個牙床全部向前移了八尺。

牙床的後面，有一個黑漆漆的大洞，徐不凡命人取來燈籠繩索，吊下去一看，大家馬上看到，洞內有無數赤裸裸的屍，腐屍的下面，盡是骷髏白骨，令人怵目心驚，還虧被汪七洒了不少香料，否則，單是惡臭之氣就難以忍受。

徐不凡氣憤不已的道：「汪七，被你玩膩了的，或者是不肯屈從的，你就開動機關，把她們推下洞去，任其饑渴而亡，任其腐爛潰敗，變成白骨，你還有沒有人性？還算不算人？」

黑煞汪七默然無語，張捕頭說道：「來人哪，將黑煞汪七給我抓起來。」

徐不凡不待衆捕快動手，搶先說道：「不必勞動諸位大駕，徐某受人之託，有我自己懲處的辦法！」

手起劍落，卡察！人頭被毛奇接住，屍首被徐不凡一脚踢進洞裡去，動作瀟洒，乾淨俐落已極。

處理完骷髏頭，徐不凡撕下一張黑名單塞進去，面對屈死的寃魂禱告了幾句，與二老等人走出暗室。

張捕頭率衆追出來說道：「徐不凡，慢走，我們的事還沒有完呢。」

徐不凡笑道：「張捕頭，我不想爲難你，更不想傷害你，你應該心裡有數，憑你們這幾個人，還奈何不了我徐不凡。各位如願爲泰安的百姓做點事，請將屍體起出，通知家屬，擇地安葬，以慰死者。」

張捕頭道：「這些事本捕頭會做，也知道不是你們的對手，但職責在身，不敢違誤，可否請徐公子赴縣衙一行？」

徐不凡道：「對不起，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跟衙門打交道。」

守在外面的八駿老四，這時慌張的進來說道：「公子，事情不好了，兗州提督褚鵬傑又追來了。」

徐不凡吃了一驚，道：「消息傳得好快，在那兒？有多少兵馬？」

老四急急說道：「已經到了莊口，人數多少還不清楚。」

徐不凡來不及細想，提足就往外奔，展目望向莊口，果見褚鵬傑騎馬馳來，當徐不凡到達轎旁時，褚鵬傑也已下馬到了面前。

後面又跟進來一羣馬隊，看眼色，徐不凡認得全係清一色的校尉，個個年富力强，身手矯健，人數約二十三、四，無疑都是褚鵬傑手下的精英。

褚鵬傑的目光從泰安縣的捕快，二老八駿臉上掃過，落在徐不凡身上，冷冷說道：「徐不凡，你好滑溜，當時四面包圍，又在陡峭狹谷之中，你們是怎麼溜掉的？」

徐不凡雙眉一挑，道：「天無絕人之路，上天入地都可以，再說，閣下的動作也不慢呀，可惜兵馬太少，有失你提督大人的威風。」

褚鵬傑是最講究派場的人，只因大隊人馬趕不及，只得先領一支先鋒來，聞言沉聲說道：「兵不在多在精，只要能逮到你徐不凡就夠了。」

「褚鵬傑，我與你們褚家，可以說仇深似海，恨高如山，但徐某做事一向很有分寸，絕不株連無辜，在沒有得到你殺人的確証前，還不準備對你下殺手。」

「可是，你殺害我的兩位兄長的事，却是鐵証如山，本提督現在就要你還我一個公道來。」

「可以，我吃飯的傢伙就扛在肩膀上，歡迎你來拿。」

褚鵬傑驀地咬牙吼了一聲：「好！」拔刀而上，劈頭就砍，徐不凡舉臂一架，掃出一腿，褚鵬傑回刀橫斬，又被徐不凡險險避過，褚鵬傑一招「長虹貫日」，被徐不凡的「回頭望月」化解，褚鵬傑右刀左掌，徐不凡左臂右掌，噹！一聲，刀背相撞，火花四濺，蓬！又一聲，硬拚一掌，褚鵬傑當場退了五六步。

「拔劍。」

「你不是我的對手，無此必要。」

「拔劍。」

「無血不歸，我現在不想殺人。」

「拔劍。」

褚鵬傑堅持要徐不凡拔劍，激怒了一旁的王石娘，風火劍幻出一團光幕，挺身而上，道：「想玩刀動劍，冲着我來好了，王石娘願奉陪到底。」

兗州提督氣得哇啦大叫，與王石娘大打出手，二十幾名校尉正欲跳下馬背，圍攻二老八駿，這十個久經沙場的老將，精得像猴子，出其不意，一齊動手，將二十幾匹馬腿全部打斷了。

登時，馬倒人翻，一陣大亂。

高天木鼓掌直讚：「幹得好！幹得好！」

徐不凡亦大爲激賞，道：「咱們走。」

於是，徐不凡在前開路，四駿抬轎，另四駿，二老護在轎側，王石娘、高天木殿後，乘亂殺出一條通路，突破重圍。

徐不凡主僕久經磨練，脚程極快，褚鵬傑、張捕頭等人沒有一個能追得上，霎眼便奔離莊院，一逕北進，來到丈人峯脚下的登山步道口附近。

眼見週遭車馬行旅甚多，徐不凡深感不便，正想快速繞過去，直奔濟南府，忽見三匹快馬停在面前，一個銀鈴似的聲音說道：「徐公子要到那裡去？可是想遊泰山？」

抬頭一看，原來是朱玉梅，正脈脈含情的望着自己，忙深施一禮，道：「是郡主，妳怎麼也到這兒來了。」

朱玉梅望望高聳入雲的丈人峯，道：「本宮是來遊泰山的。你呢？」

「我是路過。」

「泰山景色壯麗，冠絕齊魯，不親身一遊，實在可惜。」

「在下家仇未雪，師恨未報，縱有一遊之心，也提不起興緻來。」

「如果本宮誠意邀請你呢？」

這下可把徐不凡難住了，朱玉梅一再仗義相助，尤其人家是金枝玉葉的郡主，既然已經開口了，於情於理，都無法拒絕，但陰陽兩界，師仇家恨，自己的事情委實太多，確又分身乏術。

正感委決不下，來路上，褚鵬傑已領着他手下的校尉，泰安縣的捕頭捕快追上來，當下靈機一動，道：「就算在下答應，恐怕也會有人反對。」

「誰敢反對？」話說一半，褚鵬傑已至眼前，朱玉梅臉色一寒，改口說道：「褚提督，這泰安縣可不是你兗州府的地盤，你來幹甚麼？」

褚鵬傑道：「徐不凡是欽命要犯，三道六府，隨處都可以抓他。」

「徐不凡是本宮的朋友，我說不可以。」

「小賊心狠手辣，惡性重大，連杜太傅的獨生子都敢殺，必須從速逮捕，以正國法，望郡主三思，免遭魯王爺的責怪。」

「父王那邊，本宮自己會擔着，用不到你操心。」

玉面一沉，旋又叱道：「滾！掃了本宮的遊興，小心我殺了你。」

褚鵬傑欲再爭辯，兩名婢女已離鞍飛過來，雙劍一陣掃劈，硬將褚鵬傑等人，逼退到山路彎處看不見的地方去。

朱玉梅這才重又綻出笑容，道：「不凡，這一下你總該可以放心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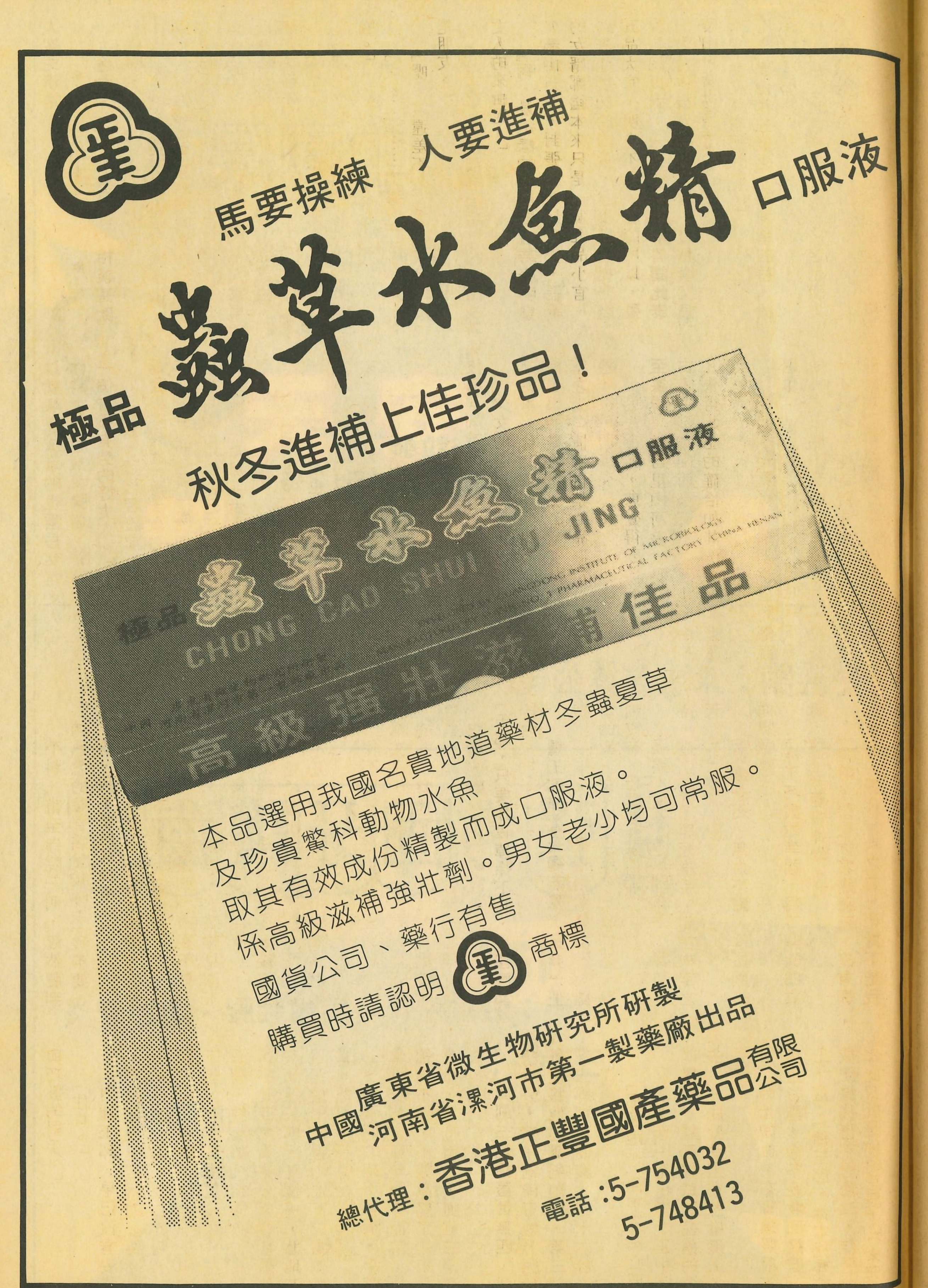
徐不凡聽郡主直呼自己的名字，心裡感覺怪怪的，道：「郡主在此，他當然不敢冒犯虎威，郡主一走，褚提督一定還會再回來。」

「你是躭心二老八駿與血轎的安全？」

「他們已經是在下生命中的一部份。」

「這好辦，本宮叫阿春阿香留在這兒，看他們誰敢動。」

朱玉梅對徐不凡可謂仁至義盡，再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只好爽快的答應下來，命將血轎抬往一個僻靜所在，略作交代，當即與朱玉梅登上丈



人峯的步道。

＊　＊　＊

途中，二人並肩而行，相談甚歡，不知羨煞了多少青年男女。

「不凡，俗稱妻父爲岳父或泰山、或丈人，你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在下不清楚，請郡主指教。」

「哎呀，你這人也眞是的，人家早就叫你的名字了，你還叫人家郡主，聽起來怪不舒服的。叫我玉梅。」

「郡主乃金枝玉葉，在下不敢。」

「別人是不敢，你可以，快叫啊。」

「這……玉……玉梅。」

「嗯，這還差不多，這樣我們才像是朋友。」

「玉梅，妳還沒有說岳父、泰山、丈人的來由呢。」

「啊，是這樣的，相傳古時唐明皇來泰山祭天，封張說爲封禪使，張說的女婿鄭鎰本來只是一個九品小官，藉着他妻父的力量，一下子便提升爲五品大官，明皇不悅，責問所以，張說無詞以對，一旁的黃旛綽答謂此泰山之功，後人引伸附會，遂稱妻父爲泰山，妻母爲泰水。」

「岳父又有何典故？」

「泰山爲五嶽之一，亦稱五岳，故泰山亦稱作岳父。」

「岳父也被稱爲丈人，一定是因丈人峯而起？」

「不錯，丈人峯爲泰山的主峯，所以就順理成章的也稱岳父爲丈人了。你將來如想飛黃騰達，希望你也能找一個有權有勢的好丈人。」

「玉梅，我已經沒有這個資格，因爲我小時候就訂親了。」

朱玉梅心頭一震，但表面上仍力持平靜，道：「你已經訂親了？恭喜恭喜，不知是那一家的姑娘這麼好福氣。」

「是常恒甫的女兒常小琬。」

「啊，常家也是將門之後，可謂門當戶對，那一天歡迎你們到濟南王府來，讓本宮親眼瞧瞧這位小琬姑娘。」

「這恐怕有困難。」

「有甚麼困難？」

「小琬在五年多前便失踪了，我還沒有找到她。」

少女的心，似朝露，似晨霧，適才的那一層陰霾好像又散了，在朱玉梅心扉的最深處，似乎又升起一線希望之光，情不自禁的靠攏在徐不凡身邊，拾級而上。

愈往上爬，愈覺得神清氣爽，及至峯頂，數百里山河盡收眼底，莫怪古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壯語，徐不凡覺得此話的確恰如其份，誠非虛語也。

峯頂甚是寬廣，名刹林立，攤販麕集，遊人來往穿梭，更是目不暇給。朱玉梅不喜歡人多的地方，拉着徐不凡朝一座寺院走去，想找一處清靜的地方歇歇脚。

不料，甫至寺院一側，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嬌聲喊叫：「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做那種事。」

隨着喊聲，從寺院後面牆角處跑出一位姑娘來，正是上官巧雲。

上官巧雲頭髮蓬亂，衣裳不整，邊喊邊跑，狀至狼狽，一眼瞥見徐不凡與朱玉梅在一起，陡然楞住了。

不旋踵間，鍾玉郎也從寺後追出來了，死拉着上官巧雲不放，及至發現徐不凡、朱玉梅時，才悻悻然的鬆開手。

徐不凡一直是上官巧雲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曾幾何時，父親因他而死，現在又移情別戀，一時醋海興波，妒火中燒，濃濃的殺機襲上心頭，竄上眉梢，斷然決然的對鍾玉郎說道：「玉郎，只要你殺掉徐不凡，我甚麼都給你。」

鍾玉郎聞言受寵若驚，在鼻子上擦了一下，當即提足兩掌眞力，大踏步的衝上來，厲色說道：「徐不凡，聽到沒有，巧雲要我殺掉你。」

鏗鏘！徐不凡拔劍在手，蓄勢以待，道：「哼，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血劍一出，無血不歸，你拔劍一向很愼重……」

「爲了巧雲的幸福，爲了剷除四衣衛，我今天要殺掉你。」

「哼哼，想殺你家鍾爺爺，沒有那麼容易，憑你一人之力，絕對不是我與巧雲的對手。」

「住口。」

對鍾玉郎，早已沒有妥協的餘地，更沒有浪費言詞的必要，喝聲中徐不凡血劍一挺，分心就刺，鍾玉郎騰挪三尺，順勢也拔出一支劍來，掃他下盤，徐不凡提足一躍，左鐵臂砸他肩胛，鍾玉郎沉肩矮身，長劍上挑，徐不凡回劍橫掃，原想斬斷他的劍，不意鍾玉郎反應極快，貼地迴旋，利用迴旋的機會，從下三路連攻七劍八掌，外加三記漂亮的螳螂腿。

鍾玉郎的確不含糊，手脚並用，掌劍交加，順勢彈身而起，攻勢仍自綿綿不斷，不禁激怒了徐不凡，殺機更熾，虎吼聲中，血劍三絕招已告連續施出。

血劍三絕招蓋世無匹，鍾玉郎睹狀大駭，第一劍尚可勉力應付，第二劍便將他的佩劍削斷，第三劍一出，鍾玉郎那敢硬接，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拔腿就溜。

「那裡跑。」徐不凡決心要他的命，左鐵臂猛一甩，通！正中後背，悶哼聲中，鍾玉郎跌跌撞撞的向前衝出去，一屁股跌坐在懸崖邊上，差點失足墜下。

劍光如血，在日頭照射下，射出萬道彩霞，徐不凡收回鐵臂，揚劍而上，道：「鍾玉郎，你本兇殘野狠，修成正果後仍不思悔改，作惡多端，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未完．二十）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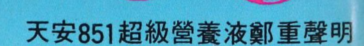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
“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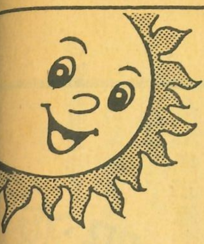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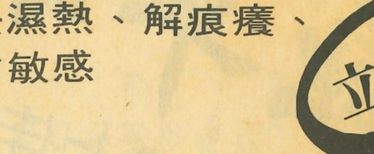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每天壓力，消聲匿迹？

無論是來自工作、家庭、朋友、個人……你每天到底要承受多少壓力？

一天辛勞完畢，壓力重逾千斤，怎樣才可以令這些壓力徹底消聲匿迹，令你可以抖擻精神，再次充滿朝氣活力去迎接新的一天？

尤其是在睡眠時,有人不停爲你輕輕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直至黎明起床!況且還有人整夜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最持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

加上整夜柔軟舒適的感覺，令你平靜安睡……任何壓力，也會消聲匿迹！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爲你消除每天壓力,最少也有十五年！



